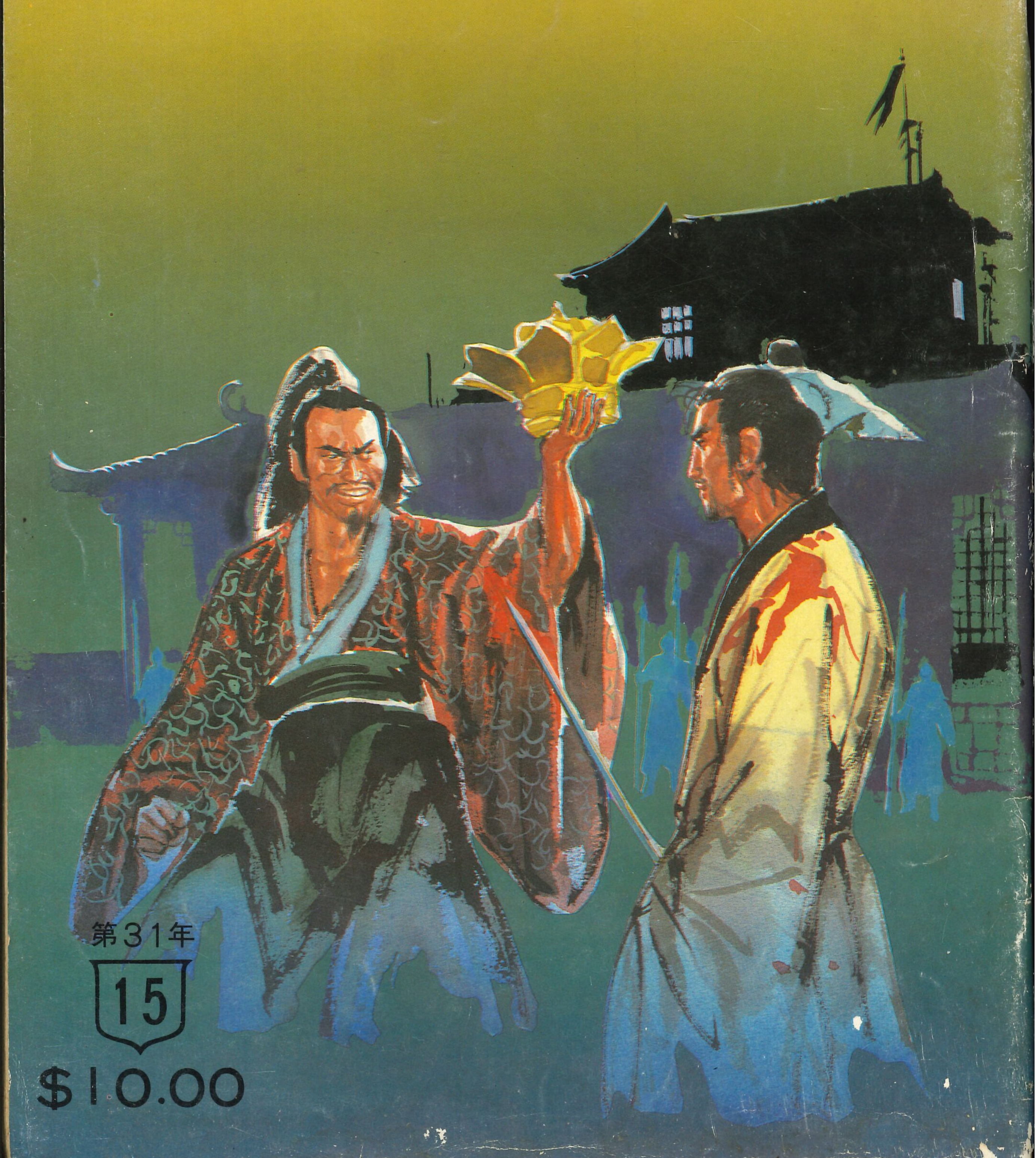
武侠世界



第31年

15

$10.00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新作「毒劍金鈴」故事描述黃山論劍大會上，慕容世家的慕容傲雪和楊柳山莊莊主司馬雲龍雙雙爭奪劍魁寶座，慕容傲雪未料到手中長劍被人淬毒，於決鬥時刺傷司馬雲龍，令其毒發身亡，大會以爲慕容傲雪使詐，幸而埋劍山莊少莊主倫少亮冷眼旁觀，認爲事情有可疑，大會遂給慕容傲雪半年時限尋找眞兇，可是……故事情節離奇曲折，耐人尋味，打鬥場面激烈緊張，結果更是出人意料之外，到底慕容傲雪能否找出眞兇呢？司馬雲龍是否眞的毒發身亡？請細意閱讀，保証令你拍案叫絕！

司空羽先生所撰寫的「刀神」在今期結束，迂迴曲折的故事情節，以及簡潔凝鍊的筆調，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下期，我們將推出司空羽先生另一新作「乳虎雛龍」，喜讀司空羽先生佳作之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萬貫先生新著「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之「虎嘯龍吟」。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15期
(總號15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元 ·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恩怨錄

吳道子・文
可飛・圖

毒劍金鈴



武林精英　黃山論劍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這句話或許有點兒誇張，但無可否認，黃山景色的確兼具宇內各大名山之長。

對於武林人仕來說，黃山在他們心目中之份量，實不下於嵩山、武當山、峨嵋山等各大門派之發源地。

因為，每五年才舉辦一次的盛事，便是在黃山舉行，這便是每個武林人物都關注的黃山論劍大會。

論劍大會，顧名思義，只有劍士才能有資格參加，不過，每一屆大會都設有旁觀席，武林中人，不論是用劍還是用刀，只要付出紋銀五兩，便可以入場一飽眼福，觀看武林頂尖劍客施展渾身解數，爭奪武林劍中之魁的銜頭。

最初，旁觀席是不收費的，只是到來參觀的人實在太多，使場面過於混亂，難以控制，所以才徵收入場費，一來希望能減少旁觀者數目，二來可以幫補籌備經費。

紋銀五兩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以當時的生活水平，已足夠一個五六口之家整個月之溫飽。但是，對大多數的武林中人來說，這消費卻是微不足道，他們老遠的跑到黃山來，光是盤川，已是一筆可觀之數目，又怎會計較那區區五兩銀入場費？

因此，到黃山來參觀論劍的武林中人，並沒有減少，大會方面卻多了一筆收入。

為了避免別人說大會藉論劍斂財，大會方面特地宣佈，由這一屆開始，將撥出一筆款項，鑄造長達三尺的金、銀劍各一柄，獎予最後決賽的兩名劍手，勝者得金，負者得銀。

雖然黃山論劍大會之主要宗旨，乃是切磋劍術，而且歡迎用劍的同道參加比賽，但人貴自知，身手較次的劍客都不願意參加，以免在數以千計的武林中人眼前落敗獻醜。

因此，參予論劍的高手，每一屆都只有十餘人，包括八大門派的代表以及一些武林世家的好手，加上數名以劍法享譽江湖的俠客。

這一屆的奪魁熱門，據武林人仕推測，乃武當掌門梧桐道長、華山派掌門尹志清、楊柳山莊莊主司馬雲龍以及慕容世家的慕容傲雪。

每屆論劍，都選在重陽那天舉行，因為參加比賽的人數並不太多，通常在一天之內，劍魁便會產生。

不過上屆卻是例外，武當掌門梧桐道長與慕容世家的宗主慕容松劇鬥一日一夜之後，梧桐道長才險勝一招。

這時只不過是九月初，論劍大會的工作人員還在趕建着看台，已有數不清的武林人物湧到黃山山麓附近的太平縣，惟恐來遲了的話，便會錯失參予這五年才有一次的盛事之機會。

太平縣登時熱鬧起來，客棧房間供不應求，遲來的只能借宿於民居，甚至露宿荒郊野嶺。

縣城外的空地上，增添了不少臨時小食攤子、酒肆等，以應付從四方八面湧來的人潮，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小攤檔——一個小型賭坊。

有人說，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便一定會有賭場，這句話很可能是誇大了一點，不過，經常有江湖人物出沒之處，十居其九都會有賭坊存在，這卻是不能否認之事實。

事實上，這是不難理解的，江湖人物追求的是一份刺激，否則他們不會跑江湖，而他們是絕對不能靜下來的，當他們不賭命時，便只有賭錢才可以提供那一份刺激感受。

他們喜歡賭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便是大部份江湖人物都是在刀口下過活的，不知道能否安全渡過當天，所以他們都有着有酒便當喝，有錢便該花的心理，若是在倒下那一刻，身上還懷有鉅款的話，那不但是個浪費，說不定還便宜了那個把他殺死的仇人。

所以十個江湖人中，佔了九個喜歡賭。

不過，這兒的「賭坊」卻只是個一人攤檔，沒有普通賭場應有的牌九、番攤、骰寶，只有獨沽一味，便是賭誰可以在這次黃山論劍中掄元。十五名參加者，各有不同賠率。

大部份的賭場都有限紅，那便是對投注額有所限制，這兒也不例外，不過，它只設有下限，沒有上限，多多益善，小注則不歡迎。

賭客投注，一律以銀票交易，每注最低限度白銀三十兩，取回收條一張，有結果後，於大會結束翌日回原處憑收據領取彩金。

照說這種對賭客絲毫沒有保障的賭博方式，絕難吸引顧客的啊，誰敢保證賭檔主人到時仍在？要知道這絕非有規模之賭坊，只不過是爛攤子一個罷了，檔主若然跑掉，往那裏找他？

事實卻剛好相反，投注的武林人物多得不可勝數，檔主簡直應接不暇。

原因簡單得很，因為他們對這檔主極有信心，知道他絕對不會跑掉。

開設這賭檔的，乃是江湖中名氣比諸今天到來參加論劍的十五名高手，還要響亮得多的賭王之王裘一敗。

裘一敗是否他的真正名字，無從稽考，但他的確從來沒有敗過，求也求不着；這當然是指賭博那一方面，而不是指他的武功。

不過，裘一敗的武功，卻也差不到那裏去，否則也難以活到今天，因為輸了錢撒賴，企圖使用武力的人處處皆是，可勝不可輸的賭坊，更比天上的星星還要多，若沒有一定之武功身手，甫離開賭坊不久，贏回來的銀兩便會瞬即被洗劫一空，除非所贏的

錢根本微不足道。

裘一敗號稱賭王之王，賭的當然不是小注碼，他每次贏的當然不是微不足道之數；因此，雖然曾親眼目睹他的武功身手的人並不多，江湖中每一個聽過他名字的人，都直覺上認為他的武功毫不簡單，絕對不似他的外表那般平凡輕鬆。

只是這三數年來，已沒有聽過任何有關裘一敗在賭博方面的傳奇故事了。

難道裘一敗戒了賭？

當然不是，賭王之王怎會戒賭？只不過是再沒有人願意和他賭罷了！

天下間有的是賭坊，他若要賭的話，何愁沒地方可賭？

莫非所有賭場，已把他列入不受歡迎人物名單，不准他內進？

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所有賭坊的確不歡迎裘一敗，事實上，天下間又有那一間賭場會歡迎逢賭必勝的顧客？不過，他們却絕對不敢把裘一敗拒諸門外。

為了應付裘一敗，各賭坊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便是讓他在賭坊佔上一份兒，每年分紅若干；這樣一來，裘一敗又怎好意思跑去贏自己有份兒的賭坊之錢？

如此這般地，裘一敗在各省各縣的賭坊都當上小股東，也如此這般地，裘一敗再也沒有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

因此，他不辭勞苦的，特地跑到太平縣來，開設了這檔小攤子，為的是賭上一番。

來這裏參觀論劍的武林人仕，雖然明知裘一敗乃賭王之王，逢賭必勝，却也樂於和他賭一賭；因為這次賭法與普通不同，任他裘一敗賭術如何高明，也不可能必勝，只要自己眼光準確，定能在賭王之王手中贏錢，而這個機會，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太陽快下山了，頂上微禿、身材肥胖的裘一敗，滿臉笑容的點算着這天裏收到的銀票……三佰……三佰八十……四佰八十……

「賭鬼，我料得一點也沒錯，你果然在這裏騙錢！」

裘一敗嚇得一跳，連忙抬起頭來。

攤檔前，站着一個廿餘歲的俊朗青年，雖然衣着殘舊，却絲毫掩蓋不住那過人之風采。

裘一敗臉上的笑容登時消失得無影無踪，不，應該說他的笑容登時變了質，再也不帶半點得意之色，取而代之的，乃是尷尬的苦笑。

「倫二少，這是天大的冤枉啊，小的賭錢向來老實，童叟無欺，絕無任何不誠實手法。」

「賭鬼，你以為我是三歲孩童嗎？若單靠運氣，怎可能逢賭必勝？」倫二少冷哼了一聲道。

「倫二少，這當然不能全依靠運氣，技術好，贏的機會自然高嘛！」

「技術？甚麼技術？出千的手法嗎？」

「技術和出千怎麼相同啊，這其中分別很大哩！譬如說，能夠運用技巧和力道，一把擲出豹子，便是技術，用上灌了鉛的骰子，便是出千。」裘一敗辯道。

「我沒有空和你分辯，你既然說沒有欺騙成份，那麼可敢和我賭上一賭？」

「怎麼不敢？請你說吧，怎麼賭也可以！」裘一敗提起賭便精神，豪氣萬千的道。

「賭法很簡單，我出一個題目來賭，你若敢賭的話，便算你贏第一回合，賭注便是你現時手裏銀票之數，至於第二個回合之賭注，則是此數之四倍。若你不敢賭的話，第二個回合當然不必賭了，但你手裡的銀票則悉數歸我，如何？」

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之事，只要肯賭便贏了頭注？

裘一敗並非蠢人，怎會不知道箇中大有文章？但是，他乃賭王之王，又怎能示弱？

「倫二少，可否約略透露題目之性質？若是賭武功……」

「你放心吧，我的題目，絕對不是賭你我之武功誰高誰低的。我將會出一個題目，答案只有兩個，而目前來說，我也不知道答案，但很快便有事實証明，這和你現在賭誰能登上劍魁寶座的賭法差不多，不過，若你不願意選其中一個答案的話，可由我來選。」

「好，請你說出題目吧！」

「聽着，我的題目是：裘一敗能否活過今天？你只要回答可以或不可以便成。」

裘一敗聽了，登時臉如死灰。

他若回答不可以的話，他只有死掉才能勝出這場賭博，這化算嗎？

當然，他可以回答「可以」，這樣一來，只要他能活過今天，他便可以贏一大筆。

不過，他知道只要「可以」這兩個字說出口，便不啻給自己宣佈死刑。

「倫二少，這……這……」

「怎麼樣？賭還是不賭？」

裘一敗如鬥敗了的公雞，把銀票奉上，搖頭道：「倫二少，小的不賭了。」

倫二少毫不客氣的接過銀票，笑道：「賭鬼，我沒說錯吧，賭博若沒有欺騙成份，又怎能穩操勝券？」

裘一敗為之苦笑不已。

「噢，是了，你這檔子是賭誰能勝出這次論劍的，可接受我的投注嗎？」

裘一敗聽了，頓即恢復精神，急道：「當然接受了，倫二少投那一個的注？」

倫二少瞧了瞧攤檔上列出的各人賠率一眼，從那疊銀票中抽出了數張

，道：「每注最低三十兩，十五注即是四佰五十兩，對嗎，賭鬼？」邊說邊把那數張銀票交給裘一敗。

「對，對，但是你投的是那一個？」

「噢，我對每一個人都有信心，所以我投他們每個人一注。這樣，不論他們那一個勝出，我屆時都有錢可收，對嗎，賭鬼？不過，到時你可不能跑掉啊，若我在這兒找不着你的話，當我找到你的時候，追討的可能不只是彩金那般簡單，最低限度也會加點利息，你明白嗎？」倫二少微笑道。

裘一敗臉色微變，瞬即恢復常態，陪笑道：「倫二少，請你放心，小的便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跑掉。」

即使是瞎子，也能看見裘一敗的笑容背後，隱藏着怨毒的咒駡。

倫二少笑了笑，道：「諒你也不敢。」隨即把餘下的銀票塞進懷裏，揚長離去。

裘一敗與那個被他稱為倫二少的俊朗年輕人之對話，一字不漏的傳進坐在不遠處之茶亭中的兩個人耳朵裏。

這兩個人，其一約二十一、二歲，書生打扮，貌若潘安，腰間更懸着一柄配着古色古香劍鞘之長劍，也不知道是拿來裝飾用的，還是真的有實際用途。

另外一人之年紀更輕，絕不會超過十七歲，從衣着看，似乎是那書生之僮僕。

俊俏書生喃喃自語道：「真奇怪，這人究竟是誰？」

書僮打扮的則悄聲道：「少爺，你剛才不是說，他乃賭王之王裘一敗的嗎？難道他是冒充的？」聽語氣，果然是俏書生之書僮。

俊俏書生搖頭道：「小菁，我指的不是裘一敗，而是適才從裘一敗手上搶去銀票的那一個。」

「小……少爺，這怎可算得上是搶啊？那些銀票分明是贏來的，誰教裘一敗不敢賭啊？你還說他是賭王之王哩！」

「小菁，若然他賭下去的話，恐怕會輸得更慘。」

「怎麼會呢，少爺？他只要點一點頭，便已先贏頭注了，跟着更可以回答能夠活過今天便成，難道以他的武功，連活過今天的信心也沒有嗎？」

「你真是天真！裘一敗老奸巨猾，怎會想不到這一點？他之所以不敢賭，解釋只有一個，那便是那個甚麼倫二少的武功，比他高出很多，只要他說出『能夠』這兩個字，很可能便會橫屍當場，別說活過今天，便是多活一刻也難！」

「不會吧，少爺？」

「你認為那姓倫的沒有這個本領嗎？以我之觀察，這人雙目精光內蘊，深藏不露，修為已達返璞歸真之境界，比起我來，還要高明得多哩。」

「少爺，我指的不是這個啊，那姓倫的看上去並不似壞人嘛，又怎會為一個賭注而出手殺人？」

「小菁，人不可以貌相；以貌取人，始終會有一天吃上大虧的。裘一敗這廝，雖然以賭術行騙，却也沒有做過甚麼大惡之事，即使遇上嫉惡如仇的武林高手，也毫不心怯。可是，你可留意到嗎？剛才他遇上那姓倫的時，簡直好像耗子碰見貓兒般，戰戰兢兢的惟恐惹惱了對方。若然這姓倫的乃是個白道俠客，他何須如此恐懼？」

「少爺，你認為這姓倫的，乃是個殺人不眨眼之魔頭？」

「我不敢肯定，不過，我可以肯定他並非俠義中人。」

「少爺，邪魔外道中，好像沒有那一個是姓倫的啊！」

「我奇怪的便是這一點，能令裘一敗一見膽寒的，絕對不可能是藉藉無名之輩。為甚麼在江湖中，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他這號人物呢？」

「少爺，我知道了，這姓倫的定是出道不久，所以江湖中，知道他名號的人不多，而裘一敗定是最近曾領教或目睹過他的手段，所以見之膽喪。」

「唔，也有可能，下一次遇上這姓倫的時候，我們得小心一點。」

「少爺，你認為這姓倫的，會否到來參加論劍呢？」

「很難說，參加論劍的十五名高手當中，雖然沒有姓倫的，却有一個不明來歷的年輕人，名叫甚麼席無名的，也許是他也說不定。」

「一定是了，席無名不正是藉藉無名嗎？這一定是姓倫的化名。」

「若真的是他，那便頭痛了，慕容表哥武功雖高，能否勝過他却是疑問。」

「少爺，為甚麼你不參加論劍啊？表少爺說你的劍法，比他高明得多哩！」

「那只不過是他謙虛罷了！不錯，南宮家的劍法，的確比慕容家的稍勝，而我亦曾經多次擊敗表哥。但是，那時只是練劍性質，沒有認真用上真力，若真正比武，我之內力比表哥相差甚遠，那裏是他的對手？」

「少爺，這有甚麼關係啊，若果真的是你們兩人決戰，我肯定表少爺定會讓你得勝的。」小菁道。

「小菁，你錯了。在別的方面，表哥可能會讓我一讓，但說到爭奪劍魁銜頭，他絕對不會相讓半分的。」

「他對虛名看得這樣重？難道奪魁比你還來得重要？」

「小菁，你可知道這廿多年來，南宮世家為何都不參加論劍嗎？」

「我怎知道啊，事實上，我早已想向你問個清楚的了！歷屆掄元的高手，有那一個之武功，能勝過老爺？」

「爹他老人家之所以不參予論劍，主要便是為了保持南宮、慕容兩家之良好關係。要知道爹雖然淡薄名利，

姑父却非常重視這天下第一劍手之虛銜，一直都對於未能一償夙願、登上劍魁寶座而耿耿於懷；上一屆，他和武當派的梧桐道長劇鬥一日一夜後，以一招落敗，回家後更氣得吐了數口鮮血哩！爲了避免在論劍大會碰上姑父作爲對手，屆時勝也不是，敗也不是，爹便索性不參加。你說吧，他們慕容家把奪標看得這般重要，又怎會因我之關係，輕易放過大好機會？」

「少爺，你認爲今次論劍，表少爺可有機會掄元嗎？」

「機會很大，表哥天資過人，加上近年來日夕苦練，修爲已青出於藍，比姑父有過之而無不及；反觀今次參賽的其他對手，均無顯著之進步，尤其是上屆劍魁梧桐道長，因年紀關係，已漸走下坡。因此，我推測表哥之眞正對手，將會是席無名，若然那席無名便是適才那個甚麼倫二少的話。」

「少爺，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暗中協助表少爺一臂之力？」

「如何助他？」

「找個機會把這斷解決掉，讓他不能參加論劍，這樣，表少爺便可順利奪標。」

「小菁，你想得實在太天眞了，若是憑我的武功，也能把姓倫的解決，他根本便對表哥毫無威脅，我何必多此一舉？若他的身手比表哥還要高，即使不分伯仲，我找他動手，還不是自討苦吃？」

「少爺，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由我們兩人聯手啊，憑我們南宮世家的雙劍合璧，這姓倫的武功即使再高，也難逃過一敗之命運。」小菁道。

「這怎麼可以？我們身爲南宮世家中人，怎能罔顧江湖規矩，以衆凌寡？」

「少爺，你不是說這姓倫的，絕非是俠義中人嗎？對付邪魔外道，何須顧忌那些臭規矩？少爺不要那麼執着了，除此之外，還能有甚麼更好之辦法？難道你不願意看見表少爺奪得天下第一劍手這無上榮耀嗎？」

俏書生長嘆一聲，道：「我怎會不希望他奪得這名銜？爲了能夠專心練劍，他一天未曾當上劍魁，姑父便一天不許他成親……」

「小……少爺，原來你焦急的是這一個，既然如此，你還考慮些甚麼？」

俏書生臉上一紅，微嗔道：「多嘴！天快黑了，我們還是先回客棧吧。」

小菁道：「那麼，我們是否向那姓倫的動手？」

俏書生默默點頭，站了起來，往城裏走，小菁急忙跟了上去。

主僕兩人身形甫消失，挨坐在不遠處一株大樹下打瞌睡的一個衣衫襤褸老者，驀地張開了眼睛，喃喃道：「小娃兒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南宮老兒是如何教導子女的，哼，讓老夫看看你倆如何碰釘子。」

* * *

月黑風高，距離黃山不遠的太平縣城裏，兩條纖小的黑影，正悄悄地摸向一間小客棧。

兩條黑影雖然都是黑巾幪面，但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也能看出是兩個女的，因爲在緊窄的夜行衣下，兩人玲瓏浮凸的身材，根本無所遁形。

不過，這兩個夜行人的輕功身法端的高明，尤其是身形較高的那一個，簡直如一縷黑煙般，難怪在武林人物雲集的太平縣中，能夠神不知、鬼不覺的沒有驚動任何人。

當然，亦有可能她們之行動，早已被一些耳目銳利的武林高手察覺，只不過這些高手抱着閑事不理的心態，懶得一看究竟。

兩名夜行人數個縱身，來到客棧中一個院落。

身形較高的那一個，隨手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擲進其中一個房間，揚聲道：「姓倫的小子聽着，有種的便出來！」

那房間的窗「啞」的一聲打開了，跳出一條灰影，正是曾戲弄裘一敗的俊朗青年。

「兩位小姑娘，深宵時分跑到客棧來找男人，不覺得害臊的嗎？」

「哼，果然是個輕薄之徒！姓倫的，姑奶奶乃是送你往西天極樂的，有膽量的，便跟隨我們到城外受死！」

姓倫的青年大搖其頭，笑道：「年輕人即是年輕人，甚麼也不懂得！妳們以爲我是誰，白痴嗎？受死我已是老大不願，還要我跑到城外去受死？」

那幪面夜行人想不到這姓倫的竟會如此作答，一時之間竟不懂得對應，變得啞口無言。

倫姓青年得勢不饒人，續道：「怎麼樣？妳倆是不是眞的要殺我啊？若是眞的話，還不過來動手？若再呆在這裏不動手，我可要回房睡覺了。」

這時，不少住在客棧裡的武林中人已聞聲來到，站在一旁看熱鬧。

幪面女子畢竟是名家之後，在衆目睽睽之下，要她和同伴聯手合攻一人，簡直比要她的命還要難過，若單對單，她又毫無信心取勝，登時不知所措。

「小姐，別顧忌那麼多了，我們上吧！」身材比較矮小的幪面女子悄聲道。

「對了，對了，快點上吧，妳還忌憚些甚麼？妳們幪着臉，別人看不見樣貌，即使明天遇上你們，也不會嘲笑妳們的，放心吧！」姓倫的青年笑道。

身形較高的幪面女子可說羞得無地自容，怒喝道：「姓倫的，別說廢話，拔出你的劍來吧！」

倫姓青年一愕，道：「拔出我的劍來？妳難道不知道，我是不用劍的嗎？這可奇怪了！」

那名矮小幪面女子嬌叱一聲，道

：「不必裝模作樣了，你以爲不拔劍便可以逃過一死嗎？看劍！」不由分說便欺身上前，當胸一劍刺向倫姓青年。

另外那名幪面女子要喝止已來不及，只得銀牙一咬，也掄起長劍撲上，配合着同伴之攻勢。

倫姓青年看見二人來勢洶湧，當下也不敢怠慢，腳踏七星步，不退反進，欺身上前，伸手便抓向率先攻到的矮小女子手中長劍。

矮小女子雖然劍法不俗，對敵經驗却是有限，看見對手這反常舉動，劍勢登時爲之一窒！

高手過招，那容如此？倫姓青年便藉着她稍爲猶豫之際，左手一圈，易爪爲指，以食、中二指把對手劍葉挾着。

矮小女子大吃一驚，急忙運勁向後猛扯，只是長劍好像被鐵鉗緊箍着似的，不能移動分毫。

幸好這時，另一幪面女子之長劍已適時攻至倫姓青年，逼使他撒手後退，否則矮小女子能保着長劍才怪。

倫姓青年鬆開對方劍身，向後急退兩步，避開另一長劍，朗笑道：「小妞兒，我和妳們往日無仇，近日無怨，爲何這般狠心，要取我的命了？」

「哼，姓倫的，你自己做過些甚麼事，應該心中有數，何須姑奶奶多言？」

坦白說，若要幪面女子眞的說出倫姓青年曾做過甚麼壞事，她可不知如何說起。

「噢，原來妳們是裘一敗那匹夫所指使而來的，他這傢伙眞沒志氣，竟要兩個丫頭代爲出頭。」他的口裏雖然說得輕鬆，手底下却絲毫不敢大意，施展着奇幻無比之身法，在兩柄長劍中左穿右插。

兩名幪面女子也不分辯，繼續以凌厲非常之家傳劍法緊逼對手。

十多個照面後，倫姓青年已看出兩人之家數，不禁大爲皺眉，暗忖道：「南宮世家的雙劍合璧！這兩個妞兒竟會是南宮世家的人？裘一敗何時與南宮世家扯上關係了？難道她們不是受裘一敗指使前來的？若然不是，她們爲何又找上我了？」

一連串的疑問，在倫姓青年腦海裏閃過，而這些疑問，任他想破腦袋，也難以找到答案，他又怎知道對方把他誤作另外一人哩！

眨眼間，又是數十招過去了，身形較高、亦是武功較高的那名幪面女子不禁暗暗吃驚，忖道：「這廝果然厲害，赤手空拳已是如此，若有劍在手，那還了得？今天定要把他傷在劍下，否則表哥對着他時，定難有勝望。」手底一緊，精招盡出，着着指向對手要害之處。

倫姓青年臉色略變，雙眉一揚，寒聲道：「妳們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聽着，我不管妳們爲何要找上我，識相的便趁我還沒有動火之前，速速消失，否則我對妳們不客氣！」

「哼，死到臨頭，還在口硬？」較高那名幪面女子嬌喝一聲，家傳絕招「野渡無人」業已使出，閃電般攔腰削向對手。

矮小女子自小便和她一起練劍，可說心意相通，亦配合地使出一招「大江東去」，封斷對手之退路。

「來得好！」倫姓青年冷哼一聲，氣運全身，對橫腰劈來之長劍視若無睹，只隨意以左臂招架，右掌自腰間急提，五指併攏，弧形削出，反擊幪面女子喉間。

「你這是找死！」幪面女子劍勢不改，只把身形略挫，避開來勢，以免兩敗俱傷。

在她意念之中，對手以臂來擋她的長劍，可說是螳臂擋車，要知道她的長劍雖非削鐵如泥之神兵，也是鋒利無比，對方只不過是血肉之軀，一擊之下，不被橫腰砍成兩截才怪！

可是事實却是大出意料之外，長劍劈上對方手臂之上時，竟如擊敗革，更被反彈得虎口一麻！幪面女子登時大吃一驚，急忙抽身後退！

可惜她發覺得實在太遲了，倫姓青年的右掌已閃電般反拍而下，距離天靈蓋只有數寸之遙！

「我命休矣！」幪面女子面露駭色，長劍墜地。

「掌下留人！」一條灰影電射而至。

倫姓青年聽見來人之聲音，急忙收回眞力，輕輕在幪面女子額上一拍，借勢向上飄起丈餘，避開另一矮小女子之長劍，徐徐落在數丈之外。

來人竟是日間於大樹下瞌睡的衣衫襤褸老翁。

「甘老怪，果然是你這好管閒事的傢伙！怎麼了？這丫頭是你的兒媳嗎？」倫姓青年大爲不悅的道。

「不，不，老兒至今連伴也沒有一個，何來兒媳？」

「既然不是你的兒媳，爲何要阻止我殺她？」

「我的二少爺，你應該知道她死掉的爺爺和我的交情不錯啊，她爺爺若知道我見死不救，日後我到陰間時，怎有面目見故人？」

「哼，你剛才沒看見她要把我置諸死地嗎？她那一劍劈向我的時候，你爲甚麼不喝止？莫非你希望看見我被劈成兩截？甘老怪，你可要從實招來，是不是你指使這兩個丫頭殺我的？」

「小混蛋，憑她倆又怎能動你分毫啊？這只不過是一場誤會，並沒有人指使她倆來殺你的，稍後我才向你解釋吧！」

「哼，你若不給我一個滿意解釋，我連你的骨頭也拆掉！」

甘老怪回過身來，對驚魂未定的幪面女子叱道：「妳這娃兒眞不知道死字如何寫法，看妳們今後還敢不敢如此魯莽！有機會時，我倒要問一問妳

的老子是如何教女兒的！」

幪面女子被罵得垂下頭來，吶吶道：「謝謝前輩救命之恩，晚輩再也不敢了。」從來人之衣着及姓氏，她已知道甘老怪便是先祖父生前摯交江湖怪傑甘不凡，那敢不敬！

「還不快點消失，在這兒嚕嗦幹嗎？若再惹起這小混蛋的火來，我也保妳們不住！」甘不凡罵道。

幪面女子連忙拾回長劍，向甘不凡福了一福，與矮小女子匆匆離開。

在場旁觀的武林人士，看見戲已收場，亦一哄而散。只是，每個人心裏都暗中推敲着，這姓倫的青年究竟是何身份，竟有着如斯出神入化之武功。

「少亮，你這小混蛋，剛才為何大動肝火，竟要辣手摧花了？」

「哼，這兩個丫頭簡直不分皂白，甫到來不由分說便要殺我，若我武功稍差的話，豈不是糊裡糊塗的被她倆殺掉？這種人留來幹麼？事實上，我剛才已警告過她們的了，她們不但不聽，還變本加厲的向我施辣手，這才惹起我之火來，老怪物，經過情形，你應該看見的。」倫少亮冷哼了一聲道。

「我也知道是兩個丫頭不對，不過，幸好你剛才那一掌及時卸去眞力，否則後果堪虞。」甘不凡道。

「我才不害怕，理虧在她們，即使南宮世家毫不說道理，跑來找我算賬，那又如何？惹起我的火來，把他們姓南宮的殺得一個不留！」

「小搗蛋鬼，不要說這些意氣話了，數年沒見你，讓我們進房才詳談吧！」

倫少亮點點頭，與甘不凡從窗口跳回房裏。

「老怪物，你剛才說南宮家兩個丫頭找上我，乃是一場誤會，究竟是甚麼誤會？」

「小混蛋，你應該知道南宮、慕容兩家交情，關係向來都深厚非常，對嗎？」

倫少亮點點頭。

「今次黃山論劍，慕容家的慕容傲雪乃是其中之一參賽者，而且奪標機會極大，婉丫頭便是專程來捧她的表哥的場。」

「婉丫頭便是我剛才差點兒斃掉的那一個嗎？」

「對了，她便是當今南宮世家宮主南宮奇的獨生女婉兒，至於另外那個，則是她的侍婢小菁。」

「她的表哥參加論劍和我有何關係？我又不是女的，難道她害怕我搶去她表哥？」

「不，她只是擔心你會搶掉慕容傲雪的劍魁寶座。」

「眞是胡鬧，她應該知道今次十五個參賽者當中，沒有一個姓倫的，我怎會和她表哥爭這虛銜？」

「她以為你是席無名。」

「更不成理由，她倆甫到來便道出我的姓氏，怎會誤認我是席無名？」

「小混蛋，江湖中從來沒有席無名這一號人物，所以她們直覺上認為這是個假名，是你這倫二少爺的化身。」甘不凡隨即把日間聽來的，一字不漏說出來。

「原來如此，這丫頭可說用心良苦了，事實上，慕容傲雪若知道她倆用這不正當手段來幫助他奪魁，會有何感想？」

「這倒是眞的，慕容傲雪這小子高傲得很，若知道婉丫頭如此胡來，定會大為不悅。」甘不凡道。

「事情已過去，不要說它了。老怪物，你跑來這裏幹麼？看熱鬧嗎？我倒不知道你對劍法也有興趣哩！」

「我來這裡之目的說來話長，先說你的吧，你怎麼會跑到黃山來的？」

「在家裏悶得發慌，所以到處跑跑罷了，這裏既然有熱鬧可看，怎能放過？」

「我不是指這個，而是問你為何能夠跑出來？倫老兒當年不是曾經說過……」

「老怪物，埋劍山莊只不過是埋劍，並不是連人也埋掉，別說我們兄弟倆，便是爹，甚至爺爺他們，均可隨意到處走動，只要把劍留在山莊裏，便不算出爾反爾。」

甘不凡雙眼一翻，沉默了片刻才道：「我倒忽略了這一點，當年倫老兒的確只是說倫家劍永不重現江湖，長埋山中，並不表示倫家後人從此絕跡江湖，咦，既然如此，為何這數十年來，總不見你爹到江湖走走？」

倫少亮道：「爹經常都離家外出的，只是他醉心的乃是天下名山大川，對江湖中事一絲興趣也沒有，所以你難以碰上他。」

「你大哥少光，這趟可曾出來嗎？」

「不，他沒有出來。」

「小混蛋，你經常逛賭坊的嗎？」

「我對賭這騙人玩意最是反感，怎會逛賭坊？」

「那麼你怎會認識袞一敗這賭鬼？」

「兩年前，這廝身受重傷，奄奄一息的倒臥在埋劍谷中，被爹救回莊裏治療，療傷期間我覺得他鬼鬼祟祟的，似是施展苦肉計混進埋劍山莊，有某種不軌企圖，但爹和爺爺都不相信我的話，於是我便找了個機會，悄悄把他嚇走，直至今天，這廝還以為我在找藉口殺他，免他洩露埋劍山莊的秘密哩！」

甘不凡笑道：「難道不是嗎？」

倫少亮失笑道：「老怪物，給你猜着了！不錯，我的確是找藉口殺他，只不過這傢伙機靈得很，令我下不了手。」

甘不凡道：「算了吧，小混蛋，埋劍山莊又沒有甚麼秘密可言，這廝即使是眞的用上苦肉計，混進去打探或有其他不軌圖謀，亦無甚麼收穫，放過他算了，以免誤了我大事。」

倫少亮一怔，道：「你的事，與袞一敗有關？」

甘不凡道：「是的，這正是我今次前來黃山之目的。」

倫少亮道：「既然如此，那我便放過這廝吧！」

甘不凡道：「小搗蛋鬼，家裏可曾限定你甚麼時候回去嗎？」

「沒有，有甚麼事嗎？」

「眞的？你這傢伙自小便喜歡搗蛋闖禍，你爺爺竟會如此放心讓你隨意到處跑，甚麼限制也沒有？」

倫少亮苦笑道：「爺爺怎會沒有限制？只不過我今次跑出來，並沒有時間的限制罷了！其他的限制多着哩，諸如不得無故殺人、不得醉酒闖禍、不得多管閒事、不得到處招搖，至於不得用劍這一限制，更是不必說了。」

「小混蛋，武林有難，找你幫忙，算不算是多管閒事？」

「算，武林中事根本便是閑事，爺爺主要便是限制我，不得牽涉在武林是非之中。」倫少亮聳聳肩地回答。

甘不凡大為失望，道：「倫老兒眞是食古不化，他自己退出江湖，已是浪費了一身大好本領，還要對子孫們諸多……慢着，若果我有困難，找你幫忙，算不算管閑事？」

倫少亮不答反問：「我不知道，你認為呢？」

「我是你們倫家的老朋友，你這小子幫我的忙，當然不是管閑事，對嗎？」

「你喜歡怎麼說便怎麼說吧，不過，我得事先聲明，屆時爺爺責怪下來，你可要擋着，否則我今生也難離開埋劍山莊半步。」

「一定，一定，屆時我一定把所有責任，包攬在我自己身上來。」

「你要我幫甚麼忙？」

「最近這一兩年來，我發覺蟄伏多年的魔教有蠢蠢欲動之跡象，便到處查探，果然給我發現不少蛛絲馬跡。若給魔教東山復起，江湖便會大亂，所以一定要在他們發難之前，先發制人，把他們徹底剷除。只是當今武林中，沽名釣譽的人多，眞正有本領的人少，要把魔教徹底剷除，憑我能依靠的人手，實在不足夠，所以一定要你幫忙。」

「原來你要我幫你對付魔教，沒有問題，我們如何行動？」

「小混蛋，找店小二拿些酒來，我再詳細告訴你一切。」

* * *

優勝劣敗，通常都是不容置疑的，當然，若其中有人出古怪，用上不正當手段，那自當別論。

這一屆的黃山論劍，經過一個早上的初賽和複賽，順利產生了最後四强。

戰果正常得很，四個熱門奪標人選——武當梧桐子、華山尹志清、楊柳山莊司馬雲龍、慕容世家的慕容傲雪佔了三個入圍，只有華山派的尹志清因抽着一條壞簽，於初賽時便對着勁敵慕容傲雪，劇鬥三百招後被淘汰出局。

第四名進入準決賽的劍手，乃是在這次黃山論劍才首次露臉江湖的席無名。

今天過後，這年紀只有廿餘歲、膚色黝黑、身材結實的劍手，再也不會是藉藉無名了，雖然他在初賽及複賽所遇上的對手並不太强，而他的表現也非突出，但能夠進入最後四强，絕非單憑運氣所能辦到。

準決賽很快便要開始，看台上，坐着數以千計的武林人仕，屏息靜氣的等候着。

這其中，坐着衣衫襤褸的江湖怪傑甘不凡以及穿着不藍不灰、殘舊儒服的倫少亮。

「小混蛋，你是劍術的大行家，可有甚麼意見嗎？」

「如我沒有看錯的話，今次劍魁名銜，將是慕容傲雪及席無名兩人之爭。」

「你沒有看錯！不錯，慕容傲雪的確極有機會，從他剛才擊敗尹志清之表現看，比漸走下坡的梧桐老道實在稍勝；但那席無名却平凡得很啊，能進入四强只不過是對手太弱罷了，若碰上他們三人，甚至是早已出局的尹志清，恐怕早被淘汰了！」

「不，你走眼了，老怪物，這席無名的劍招狠辣詭異，蘊藏無限殺着，沒有施展出來，很明顯地，他是在隱藏實力。牛鼻子對着他，體力消耗將會極大，時間一久，便不樂觀。」倫少亮分析道。

「那麼其餘兩人呢？」

「司馬雲龍的劍法雄渾有餘，氣勢則稍嫌不足，更失諸輕盈，若能改習刀法，成就將會更好；至於慕容傲雪的劍法，則略嫌偏激一點，不過他的內功純而厚，應可補此方面之不足。他和席無名相鬥時，若能支持百招，便能取勝。」

「小混蛋，我可不明白了，為何時間愈久，對梧桐老道愈不利，反而對慕容小子無害，難道你認為慕容小子之內力，比牛鼻子强很多？」甘不凡大惑不解。

「不，內力方面，牛鼻子比慕容傲雪及席無名都高，只是武當的一字慧劍實而不華，重氣勢而乏花巧，每一招所耗眞力都比較多，對手若懂得避重就輕，不與之硬拚，只儘量消耗他的眞力，便可憑後勁取勝。反之，慕容家的劍法，長處在於招式神奇，與席無名之詭異刁鑽，有着異曲同工之處，兩人若相鬥百招，便會對敵人之劍法路數有一定之了解，這個時候，誰的內力較强，便會成為致勝關鍵所

在。」倫少亮道。

「你的分析的確有點道理，但是去屆慕容松爲何在劇鬥一日一夜後，以一招落敗呢？若以你的理論，時間愈長，對慕容松應愈是有利的啊。」

「理由有兩個，其一是牛鼻子當時的年紀，比現在年輕了五年，耐戰力較强；其二是慕容松礙於本身乃是一派宗師身份，不屑使用遊鬥戰術，更自恃本身內力不亞於對手，處處與牛鼻子硬碰，所以眞力消耗量和牛鼻子差不多。到最後，雙方的眞力都消耗得七七八八，這個時候，平凡而實用的劍法便會發生威力。」倫少亮道。

「小混蛋，去屆你也在場嗎？」

「當然，如此熱鬧的場面，怎能沒有我？」

「眞是可惜，倫家劍法天下一絕，竟不能出現江湖，實在是我輩武林中人一大損失。」甘不凡嘆息道。

「老怪物，練武旨在强身健體，練劍則在修心養性，並不是拿來爭霸江湖，更不是供人飽眼福的，有何可惜？」

「不消說，你這口脗定是從你爹那處學回來的了，眞是要不得，是了，數天前你已親身領教過南宮家的劍法，如何？」

「不錯，在劍法方面來說，實在比今天所見的任何一家高明得多，婉丫頭若能在內功方面多下一點功夫，成就比她的表哥將會更大。」倫少亮一口便說出南宮婉兒之弱點。

「小混蛋，你的護身眞氣愈來愈棒了，當晚竟能輕易地以手臂擋開婉丫頭的長劍。」甘不凡笑道。

「那只不過是婉丫頭的內力不足罷了，那一劍若由慕容傲雪使出，我怎敢冒險？」

「小子，說老實話，那一劍若是慕容小子所使出，你眞的不敢擋？」

「你認爲呢？」

「我若知道，何須問你？」

「老怪物，砒霜能毒死你嗎？」

「以我的內功修爲，當然不能。」

「既然如此，爲何不見你吃砒霜的？」

「你這小子眞是混賬，好端端的，我爲何要冒險？」

「對了，你眞是混賬，好端端的，我爲何要用手臂來擋慕容傲雪的一劍？」

「爲甚麼你又擋婉丫頭一劍？」

「爲甚麼你又喝酒？」

「喝酒沒危險啊！」

「她那一劍也沒有危險啊！」

「好小子，竟敢耍我？」

「這是事實啊，當有別的東西可吃時，我絕對不會吃砒霜；當可以避時，我絕對不會擋；要知道砒霜在某些情況下，也能要了我的命，何况慕容傲雪並非砒霜那般簡單！」

這時，論劍大會主持、武林名宿黃河大俠鐵膽金刀耿威緩步走到場中，宣佈論劍繼續舉行。

經抽簽後，第一場準決賽，由慕容傲雪與席無名兩名年青好手對壘，另外一場，則是上屆劍魁梧桐道長對司馬雲龍，然後再由兩場之得勝者爭奪劍魁名銜。

倫少亮笑笑地搖頭，道：「眞是美中不足，慕容傲雪和席無名這一戰若能留在最後，將會更可觀。」

「這有何分別，還不是同樣那兩個人？」甘不凡大訝道。

「這有少許分別的，氣氛有點不同嘛，再加上參賽者的心理壓力，戰來患得患失，戰戰兢兢的，另有一番刺激之處，如今，這一場勢均力敵之戰提前舉行，無論是那一個勝出，決賽時都會有着無比信心，因爲他知道不論對手是梧桐道長抑或是司馬雲龍，均絕非他的敵手。因此，我可以預言決賽那一戰，定不及這一戰精彩，這便是我所說美中不足之處，好戲應該放在後頭嘛。」

「小混蛋，你眞的認爲這兩人都有十足信心及實力，擊敗梧桐老雜毛？」

「是與否，很快便有分曉的了，睁大你的眼睛細瞧吧，我若看錯，今天晚上那一頓，由我來付賬。」

「小搗蛋鬼，你有沒有看錯，晚上那一頓都是由你來付賬的了，我身無分文，即使要付賬，也沒有辦法。」

「不，若我沒有看錯的話，晚上那頓飯，一定要由你來付，你沒有錢，偷也得偷十兩八兩回來，再不然，我可以借給你，日息一分。」

「日息一分！你爲何不去搶？」

「你難道不知道嗎？我懷裏的銀兩，正是搶回來的。」

「你這小賊，有機會時，我定向倫老兒告你一狀。」

「沒有用的，爺爺說，大義不拘小節，只要對象不是貧苦大衆，便沒關係。」

「倫老兒的脾氣，眞是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甘不凡大搖其頭。

「老怪物，別在我面前裝正經了，你敢說這一生人沒偷過東西嗎？」

「小混蛋，你最擅長的便是抽我的後腿，有機會時，我不報仇才怪。」

「好戲開始了，快瞧吧！」

場中，慕容傲雪與席無名兩柄長劍已纏鬥在一起，兩人均以快打快，重重劍影之中，旁觀者中，大部份只能認出白影乃慕容傲雪，黑影乃是席無名，至於兩人劍法精妙之處，能看出來的人，實在屈指可數。

可是三十招過後，情況便大大不同，席無名的劍逐漸慢了下來，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倫少亮看得眉頭深鎖，喃喃道：「沒有可能，怎會如此的？難道這廝另有奸計？」

甘不凡側過頭來，笑道：「小搗蛋鬼，今天晚上那一頓，你是輸定的了，憑這姓席的表現，何能威脅梧桐老

雜毛或司馬雲龍？依我看，不出三十招，慕容小子便能把他擊倒！」

倫少亮道：「這其中定然有詐，席無名即使不濟，也不可能這麼快便呈敗象，定是這小子在弄鬼！」

甘不凡道：「弄鬼？弄甚麼鬼？你以爲他故意呈現敗象，好讓慕容小子大意輕敵，然後出其不意的來個反擊嗎？」

倫少亮道：「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總而言之，以席無名之武功，不該這麼快便不支。慕容傲雪雖然內功稍勝，最快也得在百招開外，才能略佔上風。」

這一回，倫少亮却是大錯特錯，因爲席無名並沒有使詐，更在不久之後落敗。

於第七十招時，慕容傲雪窺得艮機，瞧出席無名一招「撥雲見月」破綻所在，連忙一個箭步衝前，施展出慕容家絕招「嫦娥奔月」，長劍穿破重重劍影，電射對手前胸。

席無名大吃一驚，要想回劍招架已是來不及，百忙中只得鬆掉長劍，一式「童子拜觀音」，以雙掌緊緊挾着慕容傲雪之劍尖。

「慕容兄果然劍法不凡，小弟認輸！」席無名說畢，放開雙掌，拾回自己之長劍，向主席台略一拱手爲禮，便展開輕功離開會場。

「各位，這一場比賽，由慕容世家的慕容傲雪勝出。下一場，將由武當派掌門、上屆劍魁梧桐道長對楊柳山莊司馬雲龍莊主。」大會主持宣佈後，場中登時響起如雷掌聲，也不知是恭賀慕容傲雪，還是歡迎梧桐道長。

甘不凡向着倫少亮咧嘴一笑，道：「怎麼樣，小混蛋，你現在可承認看走了眼吧？席無名何曾有弄鬼行動了，鬥得光明，輸得磊落，不失爲一個劍手，我得更改日前對這廝之看法了。」

倫少亮道：「老怪物，不錯，我的確看走了眼；不過，我只是低估了他的實力。」

甘不凡大愕，怪眼一瞪，道：「甚麼，你還不認輸？」

倫少亮並不回答，只喃喃道：「奇怪極了，爲何席無名故意落敗？難道他和慕容傲雪乃是摯友，所以相讓？不可能啊，若果他和慕容傲雪乃是故交，南宮婉兒又怎會誤會我是他，要在比賽前除掉他？」

甘不凡道：「小搗蛋鬼，你還認爲席無名是故意落敗？」

倫少亮道：「是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老怪物，你可曾留意到，在短短七十招內，席無名已是第三度使出那招『撥雲見月』？第一次是在第十二招，第二次是在第五十八招，而在短短十二招後，更第三次使出，這是任何一個如此等級的高手，絕對不會犯的錯誤。事實上，慕容傲雪應該在席無名第二次用上這招時便應該取勝，只不過他也有着我的看法，認爲席無名在使詐，不敢冒險，而在第三次時，慕容傲雪已想出應對之方法，在使出那招『嫦娥奔月』之同時，左掌暗留後着，隨時準備應變，所以才會下殺着。」

甘不凡聽了，閉上雙目沉思了片刻，方再張開眼，道：「小混蛋，你說得頗有道理，這廝的確把『撥雲見月』用上了三遍，照說他不該犯這錯誤啊！」

倫少亮道：「還有一處很大的破綻，老怪物，你留意到嗎？剛才慕容傲雪那一招『嫦娥奔月』之去勢，快若奔雷，但是，席無名却能輕易以雙掌挾着劍尖；他那一式童子拜觀音，實在用得可圈可點，與他前數十招之表現，簡直判如兩人。他這一手，不但快而穩，而且內功若無一定之造詣，絕對難以辦到。我可以非常肯定，若他放手施爲，定可和慕容傲雪纏鬥數百招以上，而且誰勝誰負，也是未知之數。」

甘不凡道：「照說他與慕容傲雪非親非故，沒有理由如此相讓的啊。」

倫少亮道：「我不明白的正是這一點，難道他在裘一敗那裏下了重注，賭慕容傲雪勝出？」

甘不凡失笑道：「小混蛋，你的想像力眞豐富，只是，這有可能嗎？武林中人視榮耀比諸金錢，實在不知高出多少倍！他有如此實力，怎會不投自己的注？何况他的賠率，比慕容傲雪還高很……」

場中突然响起一陣嘩然之聲，原來一直處於劣勢的楊柳山莊莊主司馬雲龍，竟突有神來之著，一招把佔盡上風的梧桐道長逼退，更險些兒把他傷着。

跟着，司馬雲龍更是奇招迭出，把梧桐道長逼得透不過氣來，他的每一招，雖然仍如倫少亮所批評般失諸輕盈，但却氣勢磅礡，令人難以招架。

倫少亮雙眉深鎖，道：「今天的事眞是愈來愈出人意表，武功高强的，表現令人失望，武功平凡的，却如有神助。不過，這位司馬莊主隱藏實力的功夫的確高明，竟能把我也瞞過，如此看來，今次論劍之劍魁，實非他莫屬。」

甘不凡也是大爲詫異，道：「眞是奇怪，司馬雲龍這廝的武功，何時變得如斯高明了？難道這五年中，他另有奇遇？」

他的話甫說畢，場裏已起了變化，只見身爲上屆劍魁的武當派掌門梧桐道長蹬、蹬、蹬的連退三步，左胸道袍被割破了一道長約三四寸的裂口，隱約看見鮮血滲出。

「司馬莊主劍法高明，貧道甘拜下風！」梧桐道長說畢，神色黯然的回到自己座位。

鐵膽金刀耿威連忙出來宣佈，這

場之勝方乃楊柳山莊司馬雲龍，而決賽則在一炷香時間之後擧行，好讓司馬雲龍能略作調息，恢復體力。

爭奪劍魁　竟生意外

慕容傲雪冷冷地凝視着站在他身前不遠的對手，緊握着劍柄的掌心微淌着汗。

很明顯地，素來冷靜的慕容傲雪，心裏有着無比之緊張。

這一戰關係着無上榮耀，以一個好像慕容傲雪首次參加論劍的年輕劍手，在這場合之下中，心情緊張實乃人之常情。

不過，慕容傲雪如此緊張，主要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便是他毫無信心。

一點也不錯，這時的慕容傲雪，根本沒有信心擊敗身前這位他一直都沒有放在心裏的敵人。事實上，他也根本沒有想到，司馬雲龍會是他在決賽時的對手。

在他出發前來黃山時，慕容傲雪可說是雄心萬丈，信心十足；而當他把自己認為是最強勁的對手席無名擊敗那一刹那，他已有着代表劍魁榮耀的金劍，將會是他囊中物之感覺。

他有着無比之信心，知道只要自己避重就輕，不和他下一場之對手，亦即是上屆劍魁梧桐道長硬拚，五百招後，他便會佔盡上風；跟着他便可以趁對手筋疲力盡、眞氣用竭之時，把他輕易擊倒，替父親報却五年前一招之辱。

慕容傲雪想不到，這一場之對手竟然會是司馬雲龍，更想不到司馬雲龍的武功，會比他想像中高出這麼多！

他的雄心、信心都消失了，事實上，當他見識過司馬雲龍那凌厲的劍法後，他根本沒把握支持二百招不敗。

因此，他的掌心在淌汗，修長而堅定的手指，也開始顫抖起來。

身材魁梧的司馬雲龍，雖然也是首次進入決賽，但他的情況，比慕容傲雪好得多了。

他的掌心半滴汗也沒有，握着劍的手指穩如泰山，皆因他胸有成竹，因為一切進展都在他意料之中。

從開始，他便知道自己的最後對手，將會是慕容傲雪，而他心中，早已有着一套對付慕容傲雪的辦法。

他充滿信心，慕容傲雪難逃……

一聲龍吟響起，白衣勝雪的慕容傲雪已率先發動。

司馬雲龍不慌不忙，長劍出鞘迎上。

他的個子雖然魁梧，却喜歡弱不禁風的楊柳，但他的劍招却絲毫沒有楊柳那種輕盈。

十招……二十招……三十招……

慕容傲雪不但掌心淌着汗，他的額頭亦出現點點微光——太陽射着汗珠的反光。

看台下的甘不凡道：「小混蛋，你今次可沒看錯了，看來慕容小子再難以支撐二三十招。」

倫少亮道：「這對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坦白說，年紀輕輕的便當上劍中之魁，反而會害了他，增長了他的傲氣，使他錯認已是天下第一高手，不求上進。」

甘不凡道：「話雖是這樣說，但慕容小子性子偏激高傲，能抵受這樣大之打擊嗎？」

倫少亮道：「不能抵受也得要抵受，小小挫折也不能抵受，如何能成大事？」

甘不凡道：「婉丫頭可要大為失望了，乘興而來黃山，滿以為可以看見未婚夫婿奪得錦標歸，誰知道能看見的，只是慕容小子落敗失意之情景。」

「噢，原來他們兩人是未婚夫妻，難怪婉丫頭這麼緊張了，連南宮世家的聲譽也不顧，蒙着臉來殺我！」

「他們兩人雖然沒有名份，但南宮、慕容兩家關係深厚，雙方宗主都有意親上加親，而兩小口子感情也不錯，這段姻緣又怎跑得掉？是了，小混蛋，你的年紀也不輕的了，為何不找個老婆？」

倫少亮不答反問：「老怪物，請問你尊庚了？」

一時之間，甘不凡未能會意，隨口答道：「我？我也記不清楚了，大概七十多吧。咦，你突然問這個幹甚麼？」

倫少亮笑了笑，道：「噢，沒有甚麼，我只不過也是在奇怪着，你的年紀也不輕了，為何不找個老婆？」

甘不凡呱呱大叫：「小混蛋，你這混賬小子，終有一天會有人來收拾你，把你治得貼貼服服……咦，不好了，慕容小子……」

事實上，倫少亮亦已看見了，場中，慕容傲雪與司馬雲龍硬碰了一招後，連退數步，本是如雪一般白的衣服，於右胸上被鮮血染紅了一大片，傷勢似乎不輕，引起擧座一陣騷動。

不過，他的對手司馬雲龍之右臂衣袖，亦現出一道裂口，滲出鮮血來。

若論傷勢，那自然是慕容傲雪來得重；只是大會規定，若雙方是同時受傷，除非其中一方已無再戰能力或甘願認輸，否則不論傷勢輕重，均視作不分勝負，必須再戰，以免有所爭執。

慕容傲雪雖然性格冷傲，却也非無賴，亦明白即使戰下去，也難有勝望，便要收劍認敗……

誰知道司馬雲龍竟然臉色大變，怒道：「慕容傲雪，你卑鄙，竟……然……下……毒……」隨即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慕容傲雪一呆，道：「司馬莊

主……」

猝生變故，登時擧座嘩然，大會主持人鐵膽金刀耿威以及負責監場的少林寺住持方丈圓通大師已雙雙撲向倒在地上、一動不動的楊柳山莊莊主司馬雲龍。

圓通大師檢查過司馬雲龍之脈膊，更掀開他的眼皮仔細視察後，高宣一聲佛號道：「耿施主，司馬施主已中毒身亡。」

耿威連忙撕掉司馬雲龍右臂衣袖一看，只見手臂上有着一道長約兩寸、深約數分之傷口，傷勢本是輕微得很，只是傷口四周呈現藍黑色，連流出來的鮮血也是紅中帶黑，很明顯是中毒之徵狀。

圓通大師站了起來，走到呆若木雞的慕容傲雪身前，道：「阿彌陀佛，慕容施主，可否讓老衲一瞧你的劍？」

慕容傲雪稍為猶豫後，把長劍遞過。

跟着便有七八條人影電射場中，其中包括楊柳山莊副莊主、司馬雲龍之胞弟司馬雲飛暨數名隨行高手，以及慕容世家宗主、五年前曾以一招之微敗於武當梧桐道長劍下的慕容松，還有兩人便是南宮世家的南宮婉兒及她的侍婢小菁，兩批人分別撲向司馬雲龍及慕容傲雪。

「阿彌陀佛，慕容施主，你的劍為何淬上劇毒？」圓通大師皺眉道。

慕容傲雪所用之長劍劍尖處，果然呈現出淡淡的藍色——兵器淬了毒之現象，不過只是薄薄的，如非細心觀察，實難以發覺。

「大師，在下之劍，從不淬毒！」慕容傲雪急道。

「大師，慕容世家從來不使毒！」慕容松況說道。

「兩位施主，那麼劍尖上的毒，又從何而來？希望兩位能給老衲一個解釋。」圓通大師道。

「大師、耿大俠，家兄死得實在太冤枉，請兩位主持公道！」司馬雲飛放下乃兄屍體，撲向圓通大師等人之處。

看台下，倫少亮徐徐道：「這一着果然高明，一石二鳥，不費吹灰之力便殺掉兩名當代絕頂劍手，席無名這廝可說陰險之極。」

甘不凡急道：「小混蛋，你認為這是席無名搗的鬼？」

倫少亮道：「除了他，還有誰？你還記得嗎，他落敗之時，曾以雙掌挾着慕容傲雪的劍尖啊！這廝定是早有預謀，預先把見血封喉之劇毒塗於手掌上，於挾劍時傳到慕容傲雪之劍尖上。這樣一來，決賽的兩個高手均難逃一死——一個死於毒發，一個因嚴重犯規而被大會處死！」

甘不凡道：「他又怎知道慕容傲雪能刺傷對手？事實上，剛才司馬雲龍如非大意的話，應能避過那一劍的。」

倫少亮道：「老怪物，司馬雲龍能進入決賽，乃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席無名預算的，乃是慕容傲雪對梧桐道長，他下毒時，司馬雲龍與梧桐道長那一戰還未曾擧行哩！若剛才決戰的，乃是慕容傲雪與梧桐道長這一對，戰果如何，明眼人實不難瞧出來。」

甘不凡道：「這樣說來，老雜毛這一敗，無意中檢回了性命，却害了司馬雲龍及慕容……不好，我得救一救這小子……」最後那句還未說畢，人已像一頭大鳥般，向場中飛撲。

「甘老施主，原來你也來了？」圓通大師看見這武林怪傑現身後，大喜道。

「老禿，事情另有蹊蹺，這毒並不是慕容小子所下的。」

「甘大俠何以有此一說？」耿威搶着道。

「耿老兒，且讓我來問你，黃山論劍，旨在切磋劍法，所以務求點到即止，任何一個參賽者若錯手把對手殺死，大會將視當時環境予以處分，輕者褫奪資格，終生不能參予論劍，重則處死，對嗎？」

「對了，若大會評判一致認為這人並非錯手，而是刻意要殺死對方的話，將會把殺人者處死。」耿威點頭道。

「另外，大會嚴禁參賽者以淬毒兵器，暗器傷人，違者一律處死，對嗎？」

「不錯，正是如此！」

「既然如此，你覺得慕容傲雪這小子像不像白痴？」

「甘大俠說笑了，慕容世兄天資聰穎，怎會像白痴？」

「這便是了，論劍大會並非尋常江湖仇殺，在這場合，以淬毒兵器傷人，絕對難以有所隱瞞，慕容小子既非白痴，怎會這麼蠢，自尋死路，用上淬毒長劍？」

「耿前輩，甘老前輩所說一點也沒錯，晚輩絕不會在長劍淬毒。」慕容傲雪道。

「那麼，是圓通大師及耿大俠冤枉你嗎？若不是你在劍上淬毒，劍上之毒何來？慕容傲雪，你不是說比賽前長劍給別人弄了手腳也不知情吧？」司馬雲飛怒道。

甘不凡擺擺手，示意司馬雲飛壓抑怒火，道：「司馬老兒，我也知道你現時之心境，不過這其中另有別情，慕容小子乃是被人陷害的，我們若魯莽處理這事，便中了別人之奸計！」

耿威聽了，連忙問道：「甘大俠，這話怎說？難道你清楚箇中情況？」

甘不凡道：「我雖然不知道箇中詳細，不過，慕容小子劍上之毒，乃是適才席無名那小子偷偷所下，這是無可置疑之事實！」

在場中人均大為詫異，齊道：「是席無名所下的毒？」

甘不凡道：「對了，因為這廝乃是最後一個接觸慕容小子所用長劍之人，所以嫌疑最大！」

一言驚醒夢中人，慕容傲雪恍然大悟道：「是了，席無名曾以雙掌挾着我的劍尖，定是他在那刻，悄悄的把毒塗在我的劍上了！」

甘不凡道：「一點也不錯，情況確是如此！」

耿威道：「甘大俠，雖然這極有可能，但是甚麼証據也沒有，在下怎能根據大俠之言，輕輕把事情放過？」

慕容松登時大怒，道：「耿威，這樣說來，你定是要把小兒處死了？」

耿威道：「慕容兄，小弟也了解令公子很有可能是無辜的，只是席無名早已離去多時，不能找來對証，礙於大會規則，小弟除了這樣之外，別無他法。」

慕容松怒極，伸手便要拔劍，甘不凡連忙一把拉着他的手，喝道：「別胡來，否則便中了別人之陰謀。」跟着側過頭來，對耿威道：「耿老兒，這便是你不對了，要知道規則是死的，執行人却是活的，你大可想個折衷辦法來解決的啊！你若一意孤行把慕容小子處死，日後發現果然是席無名所幹的好事時，慕容小子豈不是死得寃枉？」

甘不凡之輩份及武林聲望，比諸鐵膽金刀耿威，甚至少林掌門圓通大師均高出很多，他既然出面調解，耿威怎能不賣賬，只不過他眞的想不出一個解決辦法來罷了！

「甘大俠，請問你有何建議？」耿威眉頭一皺道。

「耿老兒，我也明白你們絕對不能憑我片面之詞，對慕容小子毫不追究。這樣吧，你們且寬限一段時間，讓慕容家搜集証據，証明這其中有別人在搗鬼，屆時再研究如何處理這事，好嗎？」

搜集証據？事實上，除了把涉嫌下毒的席無名找到，還能有甚麼証據可以搜集？

席無名不但人如其名般藉藉無名，身份亦是神秘萬分，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是何門何派，往那兒尋找？即使能夠把他找着，他會承認下毒才怪！

不過除此之外，甘不凡也難以想出一個更妥善之辦法來。

慕容松也知道，能夠找到証據替愛兒洗脫不白之寃之機會渺茫得很，但除此之外，他能怎樣？遂道：「對了，耿兄，請給小弟半年時間調查，屆時若不能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找出眞正兇手，小弟親身帶着小兒，連同小弟這條老命，任憑處置。」

耿威沉吟了片刻，道：「慕容兄，這不失爲辦法之一，只是……」把目光轉向楊柳山莊的司馬雲飛，似是徵求他的同意。

司馬雲飛正要提出異議，甘不凡已搶先道：「耿老兒，你認爲這辦法可行便成了，這是你們大會之事，毋須徵求任何人之同意，即使你堅持即時處死慕容小子，也沒有人能夠反對，不過，你一定要考慮清楚，以免墮進別人之圈套，讓他們詭計得逞。」

耿威道：「甘大俠、慕容兄，事關重大，小弟也未能作主，且讓小弟與其他大會理事商量過後，再作決定。」說畢便與圓通大師，雙雙回到主席台上，找了其他大會理事一起商討。

約一盞茶時分後，耿威在圓通大師陪同下，重回場中，道：「慕容兄，經商討後，我們決定暫時不執行對令郎之處分，希望你能在這半年內搜集足夠証據，替令郎洗脫罪名。」

慕容松大喜，道：「謝謝你，耿兄！」

耿威跟着道：「慕容兄，小弟還沒有說畢哩。大會有此決定，純粹是因爲這其中可能別有蹊蹺，所以才額外開恩；不過在這半年內，慕容世兄得交由大會看管，直至事情水落石出爲止。半年之後，慕容兄若不能找到令大會各理事一致滿意之証據，小弟再別無他法，只有執行對令公子之處分。」

慕容松大急，道：「耿兄，寒家人手不足，小弟亦年紀老邁，再難勞碌奔波，所以今次論劍，才派出小兒參加，若你們把小兒扣押，小弟實難以找到任何証據。」

甘不凡也道：「耿老兒，慕容老兒說得對，依我看，策劃這陰謀之幕後人，絕非等閒之輩，若你們把慕容小子也扣押起來，憑慕容老兒及他家裏的人手，難以有甚麼作爲！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讓慕容小子離去呢？我肯定慕容老兒不會言而無信，屆時不把慕容小子交出來，聽候發落的。」

慕容松道：「對了，小弟言出必行，即使屆時甚麼也查不着，也定會交出小兒，任憑發落，更附上小弟這六陽魁首。」

甘不凡看見耿威臉上仍有難色，便道：「耿老兒，這樣吧，若慕容老兒食言，我負責把他們一老一少兩顆首級交到你手上，如何？」

耿威略爲考慮片刻後，道：「既然有甘大俠作保証，小弟便擅作主張，把慕容世兒暫時釋放。慕容兄，屆時希望你言而有信，把令郎交出，由大會審判，該處以甚麼處分。」

慕容松不迭點頭，答道：「一定，一定，無論得着些甚麼結果，於來年三月初九，小弟定帶同犬兒前往……噢，是了，請問耿兄，屆時小弟應往那裏才對？」

耿威道：「我們適才已徵得圓通大師同意，於明年三月初九在少林寺裁決此事，屆時慕容兄請偕同令公子出席。」

楊柳山莊的司馬雲飛不服大嚷：「耿大俠，慕容傲雪以毒劍殺害家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理應立即處死，怎能押後半年裁決，更把兇手釋放？」

耿威道：「司馬副莊主，很抱歉，此乃大會各理事一致通過之決定，爲避免錯殺無辜，我們必須給予慕容傲雪辯白之機會。事實上，副莊主亦望能找出眞正謀害令兄之兇手啊！請忍耐點，我們定會給貴莊一個交代的。」

司馬雲飛悻悻然，不忿道：「哼，你們總是偏袒名門大派中人的，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小門戶，能有甚麼話說？」說畢便示意同來之莊中好手，扛起司馬雲龍的屍體離去，於離開前更回過頭來，狠狠地對慕容松道：「姓慕容的，楊柳山莊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我們走着瞧吧！」

楊柳山莊一行人離開後，耿威便向到來參觀的武林人物宣佈道：「各位武林同道，今次論劍，發生如此不愉快事件，實在令人遺憾。本人謹以沉重心情宣佈，本屆論劍大會就此結束，至於會否另擇日期重辦，以決定劍魁是誰，將於半年後公佈。本人謹此代表大會同人，向各位到來參觀之同道，致萬二分之謝意及歉意，不週之處，尚請各位見諒。現在，請各位依照大會工作人員之指示，分批離開會場。」

趁着耿威向大家宣佈之際，慕容松拉了愛子向甘不凡道謝：「甘大俠援手之恩，慕容世家上下，沒齒不忘。」

一直都伴着慕容傲雪的南宮婉兒，亦跑到甘不凡身前，道：「甘老前輩，謝謝你了。今次若不是你老人家挺身而出，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甘不凡搖頭笑道：「小妮子，妳不用謝我，事實上，功勞並不是我的。」

南宮婉兒道：「甘老前輩，晚輩可不明白了，要不是你說出是那席無名於挾着表哥的長劍時，借機下毒在劍尖上，大會方面願意寬限半年時間，讓我們追查眞兇才怪。」

甘不凡道：「不錯，話雖然是我說的，但事實則是另外一人首先想到，要不是他說出來，說不定我現時仍在納罕着這小子劍尖上爲何會淬了毒。」

南宮婉兒連忙道：「甘老前輩，請問這人是誰？讓我們找他來致謝。」

甘不凡道：「不必了，這小子最不喜歡的便是這一套，只要妳今後不要再在夜間拿着劍，摸到他的客棧便成！要知道當晚妳若把他殺掉，今天妳表哥便凶多吉少。」

南宮婉兒臉上一紅，道：「甘老前輩，你說笑了，憑晚輩的武功，怎能傷着那姓……那倫二公子分毫？」

慕容松一怔，道：「甘大俠，你說的那個人，是姓倫的？」

「是的，他姓倫。」甘不凡回答道。

「當年倫家的後人？」

「不錯，正是當年倫鎮英之孫。」

「甚麼？倫家的人重出江湖了？」慕容松眉頭一皺道。

「不，這小子只不過出來看熱鬧，到處遊玩罷了！」

慕容松輕吁一口氣，道：「這還好一點，要是倫家劍重出江湖，慕容世家要想奪得劍中之魁，實在難如登天。」

甘不凡聽見慕容松至今仍不忘奪標，不禁暗暗嘆息，道：「放心吧，倫家的人即使重出江湖，也絕不會用劍，更不會和你們慕容世家爭奪這勞什子劍魁銜頭。」

南宮婉兒道：「姑父，倫家劍法眞的這麼厲害的嗎？」

慕容松點頭道：「一點也不錯，倫家劍法比諸妳、我兩家的劍法，都高明得多了。」

南宮婉兒道：「他們爲何要退出江湖啊？聽甘老前輩之語氣，倫家的人似乎再不用劍，究竟是爲了甚麼原因？」

慕容松道：「婉兒，這已是數十年前的事了，有空時我才詳細告訴給妳吧！」

這時，到來參觀的武林人仕已陸續離去，身穿褪色儒服的倫少亮却搖着摺扇，一搖三擺的從看台方面走向甘不凡等人所在之處。

甘不凡見了，大嚷道：「小混蛋，怎麼你也下來了？我還道你賴在看台上，不願意下來哩。」

倫少亮道：「老怪物，我只不過突然想起一點，所以跑下來一看究竟罷了。」

甘不凡道：「你想起了甚麼？」

倫少亮道：「老怪物，你還記得適才席無名棄劍用掌時，他的長劍是掉在那裏的嗎？」

甘不凡側過頭來，以目光詢問慕容傲雪。

慕容傲雪想了想，指着身前不遠處之地上，道：「老前輩，如晚輩沒記錯的話，應是該處附近。」

甘不凡轉向倫少亮道：「小混蛋，聽見了沒有？」

事實上，倫少亮不待甘不凡出言，已走到慕容傲雪所指之處，蹲下來細心觀察。

「果然不出所料，眞的是這傢伙在搗鬼！」倫少亮喃喃道。

「小混蛋，你發現了些甚麼？」甘不凡目光一亮，連忙跑上前，慕容松等人自然也跟了上去。

「老怪物，你瞧一瞧這兒的草吧，可發覺有甚麼特別之處嗎？」

「這些草？沒有甚麼特別啊，只不過是枯萎罷了。」甘不凡道。

「老怪物，這些草不是被殘踏致枯的，它們是被毒萎！」

「它們是被毒萎的？小混蛋，你是說，那席無名的劍也淬了毒？」

「他的劍有沒有淬毒，我便不得而知了，不過他的劍柄，則肯定染了毒。從當時的情形看，席無名的手一直都沒有機會伸進懷裏，所以，他的手掌一定是預先塗上毒葯，甚至可能兩隻手掌均有，若然這樣的話，他的劍柄定會無可避免地染上毒葯，以那毒素之霸道，內功强如司馬雲龍，

也來不及運功抵抗，區區小草，何能倖免？」

慕容松聽了，連忙作出反應，匆匆跑去找來了耿威及圓通大師，把倫少亮的話覆述了遍。

耿威道：「這位公子，你的見解頗爲合理，不過他這樣做，豈不是非常危險嗎？要知道那毒葯是如此厲害，若一個弄得不巧，在挾劍時手掌被弄傷了少許的話，豈不自尋死路？」

倫少亮搖頭道：「耿大俠，有很多毒葯雖然毒性劇烈，中毒之人無論內功如何深厚，也會當場死亡，但若在事前預先服下解葯，只會對傷口有輕微影响，絕無大礙的。如我所料不差的話，那長劍上的毒葯，應該是七步斷魂、鶴頂紅、枯骨草其中一種，而以後兩者之機會較大，因爲七步斷魂發作時間稍慢，若能及早發覺，不難運功逼出毒素。」

甘不凡連忙道：「耿老兒，可否把那柄長劍拿出來，讓這小混蛋辨別是那種毒葯？」

慕容傲雪的長劍，一直都被耿威保管着，以便他日拿來作爲証據之用。耿威聞言，毫不猶豫的便把該柄長劍遞給倫少亮。

倫少亮接過後，隨手拔劍出鞘，把劍尖湊近鼻孔一嗅，皺眉道：「奇怪極了，竟會是七步斷魂？照說以司馬雲龍的內功修爲，應可運功阻止毒勢蔓延的啊，爲何他不運功呢？」

耿威道：「也許司馬莊主發覺時，已是太遲哩！」

倫少亮聳聳肩，道：「也只有這個解釋了，誰會在中毒之後，不企圖運功逼毒的？」

慕容松道：「耿兄，如今你應該相信，小兒乃是被人陷害的吧？」

耿威道：「慕容兄，小弟若不相信令公子是無辜的，又怎會法外施恩，寬限半年讓你們追查眞相？不過枯草這証據也略嫌單薄一點，不足以向別人交代，慕容兄還是儘量多搜集一點其他証據吧。還有六個月時間，多一些証據，總比較好一點，小弟也比較容易向其他人交代！」

慕容松乾咳了數聲，道：「當然，當然，屆時小弟定能有足夠証據，更會把姓席的小子擒拿，押往嵩山。」

耿威道：「若能把席無名擒獲，事情便好辦，慕容兄，明年再見。」

慕容松連忙拱手道：「明年見，耿兄，今日援手之情，小弟謹此謝過。」

一向狂妄高傲的慕容松，變得如此吞聲下氣，實在令人詫異，不過，事實亦不容許他不委曲求全，誰教牽涉在事件中的，乃是他愛子——他獨生愛子的性命，亦是他唯一之希望。

耿威與圓通大師離去後，慕容松便向倫少亮拱手爲禮道：「這位公子想必是倫少爺了，大恩大德……」

倫少亮連忙回禮道：「不必客氣，事實上，在下那曾出過半分力，只不過提出一些疑點和事實罷了。」

甘不凡怪笑道：「你們也不必這麼客套了，不若找個有酒可喝之地方，大家聚上一聚，順道研究這件事之來龍去脈吧！」

倫少亮笑道：「老怪物，你終日只惦念着喝酒，難怪沒有人願意嫁給你了！」

甘不凡怪眼圓睜，呱呱嚷道：「小子，別只懂得說我，你以爲你比我好很多嗎？你說吧，昨晚那五罎酒，究竟是誰喝得最多？還有，你現在有老婆嗎？哼！五十步笑一百步，不，應該是二百步笑一百步。」

倫少亮道：「我只是擔心你喝多了，錯過今天這場盛會，所以才勉爲其難把大部份酒喝掉，你以爲我是個酒鬼嗎？」

甘不凡道：「那豈不是委屈了你？小混蛋，別說五罎，便是再多上一倍，也難令我醉倒。論武功，我不如你，至於喝酒嘛，你還差得遠！我敢誇口，天下間只有酒怪畢醉翁，才有資格和我一較高下。」

說起酒怪，倫少亮便聯想起與他齊名的賭王裘一敗，皺眉道：「不好，裘一敗這斷……」

甘不凡笑道：「小混蛋，你擔心些甚麼？這斷縱使吃了豹子膽，也絕不敢溜掉。」

「不，你錯了，本屆劍魁未能產生，亦即是說，不論投注那一名參賽劍手都輸掉，我雖然來了一個大包圍，每一個劍手都投注一票，却是沒有一注可以領獎，這樣一來，裘一敗這斷大有藉口不再留在賭檔中。老怪物，不要呆在這兒了，快點隨我下山瞧瞧吧！各位，後會有期。」倫少亮邊說，邊拉了甘不凡往山下跑。

「小混蛋，你走得這樣慢，去到時那斷早已逃之夭夭了！」

「老怪物，即使飛去也沒用，裘一敗巴不得有這擺脫我之大好機會，怎會輕易放過？如果我沒有料錯的話，他早在司馬雲龍中毒身亡時，便溜之大吉了。」

「既然如此，你爲何還拉了我匆匆下山？」甘不凡一怔道。

「我只是藉此擺脫他們四人罷了！」

「爲何要擺脫他們？」

「理由很簡單，我對慕容松兩父子沒有甚麼好感，尤其是慕容傲雪這小子，冷冰冰的，看上去便令人不舒服。至於南宮家的丫頭，見着她我便頭痛，還是不要提了！」

「爲甚麼？你不是對當晚客棧之事，仍耿耿於懷吧？」

「老怪物，我像是個心胸狹窄之人嗎？我只是不喜歡與婦道人家，尤其是那些舞刀弄劍的女子打交道罷了！」

「小怪物……」

「慢着，你怎麼叫我也可以，只是不能叫我小怪物，別人聽見了，豈不是以爲你是我的老子？」

「你這小混蛋眞是混賬，半點虧也不肯吃！說眞的，你眞的一個紅顏知己也沒有？」甘不凡道。

「可以這麼說。」

「小混蛋，聽我說吧，不要要求太高了，否則你這一生，也難找到伴侶。」

「你怎知我要求高？」

「這還不容易看出來？以南宮婉兒之容貌、武功，已是萬中無一，但是你還不是對她不屑一顧？你還不是要求高？」

「這怎麼一樣，南宮丫頭已是名花有主，我怎可以對她有興趣？」

「小混蛋，別騙我了，乾脆承認你根本看不上她吧。婉丫頭和慕容小子甚麼名份也沒有，怎稱得上名花有主？你若有半絲喜歡她的意思，又怎會急急逃跑，連與她多在一起也不願意？」

「又給你猜對了，她的確不是我喜歡的那一類型。」

「那麼你喜歡那一類？」

「我也說不出來，總而言之，拿着劍到處跑的女子，即使美若天仙，我也不會喜歡。」倫少亮毫不考慮的道。

「小混蛋，你也是武林中人啊，爲何會對武林中的女子有偏見？」

「老怪物，你弄錯了，我只是懂得武功，並不是武林中人。今次出來，只不過到處走走，看看熱鬧，是你把我拖進渾水的。」

「小混蛋，這番話拿來騙倫老兒倒還差不多，事實上，你爺爺也不是完全相信你跑出來是爲了散心，看熱鬧的哩，否則他怎會給你諸多限制？至於說我把你拖進渾水，更是胡說八道，你這搗蛋鬼也不知等待這機會多久了，若你心中不願，誰能勉強？」

「老怪物，你眞是我肚裏的一條蛔蟲，甚麼也瞞不了你，別說那麼多了，還是找個地方喝上兩杯吧。」

「甚麼了，酒癮發作了嗎？」

「我才不是酒癮發作，只不過想借烈酒，把肚裏的蟲統統殺掉罷了。」

甘不凡大笑：「小混蛋，你若打算這樣做，恐怕花掉身上全副家當，也難以辦到。」

一老一少兩個不拘小節之武林怪傑，隨即施展絕世輕功往山下急奔，找尋喝酒之處。

* * *

倫少亮與甘不凡把酒言歡之同時，黃山附近的一間密室中，正有四個人在密謀大計，或應該說是陰謀。

這四個人當中，只有一個露出臉孔，餘下三個均是黑罩幪頭，身穿寬大黑袍，分不出是男是女，只能認出其中一人較高，一人較矮，另外一個則普通高度。

露出臉目的，竟然是那個不知何門何派、身份神秘、劍法詭秘高明、也不知是眞的，還是假意敗在慕容傲雪劍下的席無名。

坐在主位上的，却是身形最矮的黑袍人，只聽見他道：「各位，今次行動非常成功，本座滿意得很，希望各位繼續努力，使聖教再能於中原大放光芒。」

他的聲音冷冰冰的，更尖銳刺耳，與他那身衣着般，雌雄莫辨。

其他三人同聲回答：「教主英明，這次計劃成功，全賴教主領導有方。」

那「教主」向坐在他下首、身形較高之黑袍人道：「副座，據你說，陳劍侍於慕容傲雪長劍上下毒這破綻，是倫少亮這小子所察覺的，是嗎？」

那身形較高的「副座」答道：「是的，教主。屬下依照教主吩咐，安排了一名弟兄，坐在甘老怪及倫少亮身側，是他親耳聽見倫少亮說出來的。不過，那姓倫的小子只是認爲本教之對象，乃是梧桐老雜毛及慕容傲雪。」

教主不悅道：「副座，在本座面前，怎可說這些粗俗話？」

「副座」慌忙道：「屬下知錯了，請教主恕罪。」

教主道：「當倪護法向本座報告倫少亮及老怪物都來了黃山的時候，本座已知道他們定能看出箇中蹊蹺的了，這倒省却本教一番功夫，否則眞的只能剷除那個慕容傲雪和梧桐道人。不過，要不是他們來了，本座也不會臨時改變計劃。」

其餘三人同聲道：「教主英明……」

教主擺擺手，阻止三人繼續說下去，道：「倫少亮這人心思愼密，武功高强，對本教日後之發展，將會是個極大障礙。陳劍侍，當晚在客棧時，你已親眼目睹他的身手，可有信心勝過他嗎？」他的目光轉移到席無名身上。

席無名連忙回答：「回稟教主，屬下不敢肯定，但屬下定會盡力而爲。」

一直沒有發言的黑袍人道：「教主，你打算把倫少亮除掉？」竟然是裘一敗之聲音！

教主點頭道：「不錯，本座正有此意。倪護法，你不是另有愚見吧？」

那倪護法道：「教主，請恕屬下直言。以屬下意見，在目前階段，實在不適宜對倫少亮採取行動。」

「爲甚麼，莫非你認爲，本教惹不起倫少亮？」

「回稟教主，本教人材鼎盛，怎會惹不起倫少亮，屬下只是認爲，沒有對付他之必要罷了。據屬下年前於埋劍山莊時所探到之消息，倫家的人根本無意重出江湖，只有倫少亮較爲好動，喜歡到處跑，但也只是趁熱鬧及遊玩性質，並非闖蕩江湖，揚名立萬。別說他難纏得很，即使我們順利把他除掉，對本教來說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爲倫家的人絕對不會罷休，定會空羣而出，替他報仇。這樣一來，本教平添了這巨大敵人，對重振

聲威之大事，定有不良之影响。」

教主道：「本座也曾考慮到這一點，只是本座懷疑倫少亮這回出谷，並不是純粹遊玩那麼簡單，尤其是這數天來，他都是和那愛管閑事、更經常密切注視本教動態的甘不凡走在一起，實在令本座擔心。」

倪護法道：「這一點教主可以放心，據屬下所了解，倫鎮英絕對不會准許他的兒孫，招惹江湖是非的，要知道他當年曾立下誓言，倫家劍將永不重現江湖的啊。倫少亮之所以和甘老怪走在一起，很可能是因爲甘老怪是他爺爺的摯友，參觀論劍時有件兒罷了。」

教主道：「但願眞的是如此，否則這人絕對不能留在世上，唔，本座得想個辦法探個清楚，看他是否眞的跑出來遊玩，抑是另有目的。」

＊　＊　＊

陷害慕容傲雪的神秘人、那個不知道是甚麼教的教主，懷疑倫少亮這次跑出埋劍谷，乃是另有目的，與倫家上下相諗的江湖怪傑，也不相信他是悶得發慌才跑到江湖來消閑散心。

究竟倫少亮是否眞的另懷目的？

事實上，神秘教主和甘不凡兩人都推測對了，倫少亮這次離開埋劍山莊，的確是有特殊目的。

他的目的之一，乃是追查誰主使裘一敗施展苦肉計，混進埋劍山莊以及他的企圖何在。

甘不凡曾說，倫少亮若心裏眞的不願意管江湖中事，沒有人能勉强他。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爲倫少亮不是早已獲得許可的話，即使他有天大的膽，也不敢答應甘不凡，協助他一臂之力。

雖說甘不凡曾拍胸膛保証，若倫鎮英責怪下來的話，一切後果由他來擔當，但是倫鎮英治家之嚴，身爲外人的甘不凡，又怎比他的孫子倫少亮來得清楚？若然有計可施的話，倫少亮的父親倫子劍早在多年前已溜到江湖來了，何須日夕寄情於深山大川？

一個身負絕頂武功的年輕人，除非身不由己，誰能眞正看破世情，遁跡深山？

倫少亮這一次離家外出，已不是一年半載之事，當日把裘一敗嚇得從埋劍山莊匆匆逃走之時，他已經悄悄跟着。

只可惜裘一敗機靈狡猾，倫少亮從他身上所查得的資料並不太多。

他只知道裘一敗是昔年魔教餘孽之一，他更查出這自稱光明神教的魔教，正如甘不凡日前於客棧告訴他般，已有死灰復燃之勢。

他更知道裘一敗並不姓裘，而是姓倪，如今在教裏職司護法，掌管教中財政。因此，他這多年來所斂得之財富，極有可能拿來充當魔教之活動經費。

數十年前，魔教一敗塗地時，敎主與屬下四大護法天王逃脫，不知所踪。

當日四大護法天王當中，便有一個姓倪名堅！

今天的裘一敗也是姓倪，職位也是護法，只不過少掉天王兩個字，他與當年的倪堅有何關係？

倫少亮知道裘一敗不可能是倪堅，因爲以時間來推算，今天的倪堅，最低限度已有七十多歲，而裘一敗之年紀，以外貌看，充其量只有五十歲，相差了廿多年。

當年的倪堅骨瘦如柴，今天的裘一敗，却是胖嘟嘟的！

因此倫少亮推測，裘一敗極有可能是倪堅的後人，兒子或侄兒之類。

魔教教主以及四大護法天王，均是常人，不是和尚，更不是修練甚麼童子功的，倪堅既能有後人，其他四人當然亦會有，甚至均效力魔教。而且裘一敗本身，亦有可能有子侄！

裘一敗的武功修爲，江湖人對之雖然不大清楚，但倫少亮却是心中有數。若然昔年的魔教教主以及四大護法天王仍然健在的話，即使他們沒有在江湖中吸納新血，只憑老、中、青三代之力量，也足以震撼江湖。

事實上，這五個魔教餘孽仍然健在的可能性極高，因爲練武之人，除非遇上意外，活上百歲並不爲奇。

因此，倫少亮對魔教這次東山復出，一點也不敢輕視，早便託人向家裏報告，也取得家裏對這事件之指示。

不過，倫少亮沒有向任何人道出他這回跑到江湖來之眞正目的，甚至他爺爺之摯友甘不凡也不例外，只在甘不凡要求他協助對付魔教時，順水推舟地答應下來。

他並不是對甘不凡不信任，只是覺得沒有說出來之必要。

另外，他還深信一點，便是世間上能眞正保守秘密的人並不多；有些人天生下來，便喜歡到處說出別人之秘密；有些人抵受不住利誘，面對金錢時，便是他老婆身上一些不可以讓別人知道的特徵，也可以隨便說出；更有一些貪生怕死之輩，面對死亡威脅時，連父親、妻兒也可以出賣。

倫少亮知道甘不凡並不是這其中之一類人，但他也有他的弱點，便是喜歡喝酒，而一個喝醉酒的人，通常都喜歡多說話，而在那種情形之下，沒有人能分得出甚麼是該說，甚麼是不該說的。

甘不凡雖然有千杯不醉之量，但是在一千零一杯之後呢？

天下間，眞的有永遠不會喝醉的人嗎？

當然有，第一種便是滴酒不沾唇的人！

第二種，便是有着極深內功修爲之人。

內功高的人便酒量大？

當然不是，酒量和內功，根本便扯不上任何關係，一個從沒喝過酒的人，無論內功是如何深厚，數杯到肚，也會酩酊大醉。

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才能保持清醒，那便是喝進口裏的酒根本沒有到肚，而被精湛的內功逼出體外，換言之，他只不過是酒筲箕，喝進多少，漏掉多少。

一個眞正愛酒的人，好像甘不凡般，絕對不會這麼做，縱使醉倒，也不會運功把喝進的酒逼出體外。

因爲他不但認爲這是浪費，更是對他的酒量極大侮辱。

因此，倫少亮沒有向甘不凡透露半點有關他這回出來之任務。

這時，倫少亮已與甘不凡分道揚鑣，獨自來到與黃山雖屬不同省份，却是同樣有名，且相距不遠的杭州。

表面上，他是趁前往黃山參觀論劍之餘，到這有人間天堂之稱的名城一遊，暗裏却是追踪裘一敗之下落。

倫少亮往杭州找尋裘一敗，並不是因爲這裏有規模比諸北京或金陵裏，任何賭場也毫不遜色的大金龍賭場，也不是因爲裘一敗住在這裏。

事實上，近年來，裘一敗已甚少在賭場出沒，即使收取他那份應得之紅利，也是由別人代勞，而他的家也不是在杭州，根本上，他的家在那裏，甚至他有沒有家，倫少亮也不知曉。

他之所以到杭州來，主要是因爲在過去那一年多來，他曾數度跟踪裘一敗到這裏。

每一回，裘一敗都會逗留上一段時間，但也很奇怪地，他每次來杭州都是無所事事，不上賭場，不逛窰子，當然也不遊山玩水。

最令倫少亮奇怪的是，裘一敗每次都會到山裏的一間小佛寺盤桓數天。

這有甚麼值得奇怪的，到佛寺上香或盤桓數天，乃是平常之極的事，難道一個賭徒或武林人物，便不能藉此尋求心靈上之平靜嗎？

當然不是，每一個武林人都是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信仰。

但是，裘一敗却非一個普通武林人，他是光明聖教——魔教的護法。

魔教教徒所信奉的，乃是光明之神——火神，祂是暴力之象徵，而他們的教旨，更不容許別的信仰存在。

身爲護法的裘一敗又怎可能跑到佛寺，他的信仰敵人之傳教所在地？

倫少亮知道這箇中定有古怪，只可惜他找不到古怪在哪裏。

倫少亮也曾想過，這名叫小丹霞的佛寺乃是魔教之聯絡處，甚至是分舵；還有甚麼掩護比佛寺更不惹人懷疑？

不過，若眞是如此的話，那麼魔教中人之掩飾功夫，可謂到家非常！因爲倫少亮曾化裝成不同身份，數度前往小丹霞寺暗中查探，發覺寺裏由上至下，沒有一個人懂得武功。

事實上，整間寺院只有數名年已古稀、弱不禁風之老僧以及兩名小沙彌，連一個稍爲精壯一點的和尚也找不着。

這裏的香火，也遠遜杭州附近各大小寺院，不過却因爲環境清靜關係，倒也吸引了一些讀書人到來借宿，成爲小丹霞寺主要經費來源。

倫少亮換上一套簇新天藍色儒服，略作易容，搖身變成一個家境不俗、無意功名、只愛好遊山玩水之騷人墨客，跑到小丹霞寺。

他的名字變作傅子倫，而半年前，他亦曾以這個身份於小丹霞寺住了數天，與住持方丈慧光大師大談佛偈。

倫少亮這回來小丹霞寺，並不是因爲他對小丹霞寺心有不甘，必要把它底蘊查清而後快，而是希望能夠在這裏找到裘一敗。

他認爲若果裘一敗到小丹霞寺來，是有其不爲別人所知的目的，黃山論劍大會發生一件如此大的新聞，他應該會跑來報告，無論陷害慕容傲雪這件事是否它魔教所爲。

即使裘一敗到小丹霞寺來，只不過是喜歡這裏之環境，並非有特別目的，而他到了黃山，距離這裏不遠，再來一遊之機會也很大。因此，倫少亮與甘不凡分手後，第一個想到的地方，便是小丹霞寺。

化名傅子倫之倫少亮拿出在杭州、從裘一敗手裏得來的銀票所兌換之一百兩白銀送給小丹霞寺之住持方丈慧光大師，道：「大師，打擾你了，一點意思，不成敬意。」

慧光大師登時爲之喜出望外，道：「傅施主，你太客氣了，何須這麼多啊？」

倫少亮道：「應該的，應該的，在下經常打擾大師清修，實在過意不去。」

「那裏，那裏，敝寺巴不得施主多點光臨哩，未知施主打算在敝寺逗留多久呢？」

「在下也不能肯定，大約三五天吧。事實上，在下這回本是想前往黃山一遊的，可是發覺該處附近出現了不少帶着刀劍的武林人物，爲避免遇上麻煩，所以轉到這裏來，待那些人離開後再去。」

「黃山附近出現不少武林人物？噢，是了，施主來得眞是不巧，數天前剛巧是黃山論劍之期，所以有不少武林人物湧到，不過今天已是九月十五，那些人應已離去的了。」

「原來如此，早知道黃山有甚麼論劍舉行，在下便不前往了。現在，雖然那些江湖人物已離開黃山，在下也得休息數天才去了，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說得一點也沒錯，只走了少許路，便已疲憊不堪。」

「噢，老衲眞是胡塗，業明，快帶領傅施主前往客房休息。」慧光大師連忙吩咐身後之小沙彌。

「謝謝你，大師。是了，那些江湖人物沒有到這裏來吧？」

慧光大師一怔，道：「當然沒有，敝寺只不過是一所普通小寺院，並非甚麼少林寺、普陀下院，又怎會有江湖人物出現？傅施主何以有此一問？」

倫少亮道：「若果沒有武林人物在這裏，那便好極了，黃山距離此間不遠，在下實在擔心那些江湖人物，在那個甚麼論劍大會完結後，跑到這裏來遊玩。」

慧光大師道：「原來施主擔心這個，不過施主也毋庸擔心啊，武林人物也是普通人，只是懂得武功罷了，即使遇上，也沒問題啊，何須刻意迴避？」

倫少亮道：「大師有所不知了，據家父說，那些武林人物都是兇神惡煞，動輒便使用武力，難以理喩，殺人放火更是家常便飯，在下身上通常都帶有千兒數百兩銀，給這些人知道的話，不難招惹殺身之禍，所以不得不迴避，以策安全。」

慧光大師道：「傅施主過慮了，並不是每個江湖人物都如令尊所說那般可怕的，事實上，大部份武林中人都是安份守紀，絕不會找尋常人之麻煩。」

倫少亮大不爲然，搖頭道：「君子不立危牆下，即使如此，在下也不敢過份接近這類人。大師，若有這些人來了小丹霞寺，勞煩通知在下一聲，好讓在下迴避一下。」

兜了一個大圈子，倫少亮之目的，原來是不着痕跡地向慧光大師查探消息。

慧光大師道：「既然施主如此不放心，若眞的有江湖人物到來敝寺的時候，老衲便立即通知施主吧。」

倫少亮連忙道謝，隨那名叫業明的小沙彌，前往客房休息。

＊　＊　＊

用過晚飯後，倫少亮信步踱出寺外，享受那山間之寧靜以及皎潔之月色。

當他來到一條小溪旁時，却聽見上流處傳來陣陣琴聲，混雜在淙淙流水聲中，是那麼的動聽，使人有種飄然感受。

倫少亮自小對音樂喜愛非常，一聽便知彈琴之人造詣極深，便沿小溪往上流走，找尋琴音來源。

不多久，倫少亮便來到一個小潭，在一小瀑布旁之大石上，正有一年輕白衣文士全神貫注的撫琴輕奏。

倫少亮也不打擾，只遠遠站着，細心欣賞那高超之琴技。

一曲既畢，倫少亮不禁鼓掌叫好。

白衣文士一怔，抬起頭來注視眼前不速之客，俊俏的臉孔，帶着數分詫異之色。

「此曲只該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聽！兄台造詣不凡，實令在下大開眼界。」

「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兄台過譽了。」白衣文士的嗓子，也如他的琴音般，是如此的清脆悅耳。

「這位兄台，請恕在下唐突多問，爲何兄台會選擇這裏之環境奏琴呢？」

「小弟可不覺得這裏有甚麼不妥之處啊！兄台何以有此一問？」

「通常奏樂者，多選擇完全清靜之環境，一來避免分心，二來避免雜音影响所奏出來之意境。」倫少亮停了口，瞧了瞧俊俏文士身旁不遠之瀑布。

「如此說來，只台認爲瀑布之聲，影响了小弟之樂曲？」

「一點也不錯，兄台適才所奏之曲，本帶數分幽怨之情，而這瀑布之聲，雖不算萬馬奔騰，却也雄壯萬分，頓使兄台所奏之曲，變得有點兒……」

倫少亮正在找尋適當形容詞之際，俏文士已接口道：「變得有點兒不倫不類，是嗎？」

「不，在下絕無這個意思，只是覺得有點兒肅殺及滄桑罷了！不過，若兄台心目中眞的是要表達這種意境的話，那自當別論。」倫少亮道。

白衣文士莞爾一笑，道：「小弟只是胡亂彈奏，那有甚麼意境借琴音表達？不過，小弟倒是刻意挑選這個環境的，正如兄台適才所說般，大部份人都是挑選一個完全清靜、毫無任何雜音之環境來彈琴、品簫，小弟却希望能一反傳統，以人爲之琴音配合天籟，看看有何效果，想不到竟會給予兄台一種肅殺、滄桑之感受。」

「高明，高明，以天籟與琴音配合，的確是一種新意，錯非兄台天資聰穎、琴技高超，絕對難以想出來，也難以表達出甚麼來。不過，請恕在下直言，在這環境之下，兄台似乎是選錯了樂曲。」

「那麼，兄台認爲應該奏那一類之樂曲，才配合這裏之環境呢？」

「坦白說，在下也不知道，若以兄台適才所奏之曲，便應該往小溪之下流走，避開雄渾之瀑布，只取柔和流水聲，這兒之環境，只適合一些氣勢雄壯之曲譜，但是在夜間奏來，却嫌時間不當。」

「高見！高見！如此說來，此時此地，實在不適宜彈奏任何樂曲了，對嗎？」

「也不是，照說應可奏些略帶落寞、滄桑及無奈感之樂曲，借瀑布之聲，來表達壯志未酬、時不與我。」

「這豈不是與小弟適才所奏者相似？」白衣文士道。

「不，斷然不同，兄台適才所奏的樂曲，本是只適宜久歷風塵之女子所彈，感歎身世，遇人不淑，借樂曲表達幽怨之情，面對雄渾瀑布聲所象徵的無情歲月，更增添數分滄桑，這與

倫少亮聽罷白衣文士彈琴之後，不禁拍手稱好！

英雄遲暮、壯志未酬那種滄桑感及無奈截然不同。不過，這兩種樂曲對於兄台來說，都不大適宜。」

「那麼小弟應彈奏些甚麼？」

「兄台年少有爲，前程無限，理當彈奏一些明朗輕快，甚至豪氣萬千之曲調，配上激昂之瀑布聲，當更相得益彰。當然，這還得要在清早彈奏。」

「兄台所說極是，讓小弟明早到此一試。噢，是了，小姓施，單名英，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原來是施兄，在下傅子倫。」

「傅兄，希望明早能見到你，再賜教益。」施英誠意地道。

「一定，一定，明早日出，小弟定再臨此處，欣賞兄台高明琴技。」

＊　＊　＊

倫少亮在小丹霞寺逗留了七天，也沒有等着袞一敗；不過，他也不算是毫無收穫，最少，他結交了一個朋友，或應該說一個紅粉知音人。

雖然施英始終都沒有向他表露眞臉目，但他在第二次與施英相見時，已察覺出他乃易釵而弁，而她也是借宿於小丹霞寺裏。

然而，倫少亮對這個自稱施英的女子，却有點莫測高深之感覺。

首先，一個獨身年輕女孩子，跑到山間的寺院裏來幹甚麼？最奇怪的是，她連丫環也不帶着一個。

另外，在跟着的數天裏，當她接納倫少亮的意見，改爲彈奏一些較雄壯勵志的樂曲時，倫少亮竟發覺琴音中，充溢着無比霸氣，更帶有逼人之殺氣。

若然施英乃是一個武林俠女如南宮婉兒，這兩點都不足爲奇。

但是，施英却是弱不勝衣，絕對不像一個身懷武功之人。

雖然，一個修習內功的人，當造詣達到某個程度後，在外表上極難看出來，但眼神仍然與一個不諳武功的普通人大有分別。

但是施英之眼睛只特別清澈，如一泓秋水般，沒有攝人之精光。

莫非她已達到爐火純青，返璞歸眞之境界？倫少亮當然不敢否定這一可能性，因爲他自己亦已達到這一地步。

修習內功，天賦乃是一個非常重要之因素，有些人窮一生之苦練，也因未能悟出箇中要訣，滯留不前；但某些天資過人的，於十年八載之間，便能到達大乘之境界。當然，除天賦之外，明師之指點、所修習之內功的性質也是不能忽略的。

不過，總而言之，內功修爲之高低，不一定與修練時間之長短成正比例。

施英在倫少亮到達小丹霞寺後的第五天便先行離去，倫少亮本打算與她一起下山的，可是他有點忌憚對方會誤會自己有某種企圖，而且他亦對不能等着袞一敗有點不甘心，便在寺

裏多逗留數天。

可是，不知怎的，施英離開後，倫少亮心裏，竟有一種惘然若失之感覺，好像失落了些甚麼似的。

在跟着的三日裏，他竟覺得度日如年，勉强熬過後，倫少亮便匆匆離寺下山。

可是，當他甫進城裏，便聽見一個驚人消息……

率領高手　登門尋仇

月黑風高，通常都是夜行人活動之大好時機。

可是，竟然有人反其道而行，於月圓之夜大擧出動。

這一晚，正是九月十五日，明月高照。

金陵城外却有三四十名携帶不同兵器之黑衣人，向西郊急奔。

率領着這羣黑衣人的，竟然是數天前於黃山論劍大會中，死於慕容傲雪毒劍之下的楊柳山莊莊主司馬雲龍之胞弟司馬雲飛！

兄長初亡，司馬雲飛不留在莊裏辦理喪事，跑來這裏幹嗎？而且更率領着大批帶着兵器的高手！

不過，從司馬雲飛一行人所走之方向，他們之目的，實不難推測出來。

金陵城西郊十多里處，正是聲威震武林、實力比諸當今各大門派不遑多讓之慕容世家所在！

不錯，司馬雲飛正是要找慕容世家算賬，替亡兄報仇。

離開黃山時，司馬雲飛曾向慕容世家的宗主表示，楊柳山莊絕對不會就此罷手，現在，他便把這句話訴諸行動。

北南宮、南慕容這兩大世家近百年來，可說分執大江南北武林牛耳，家裏好手如雲，即使是一個普通下人，其身手也可厠身武林高手之行列，楊柳山莊雖不算藉藉無名，但論實力，與慕容世家仍相差了一大截，而且他們的莊主，武功最爲高强的司馬雲龍已然死去，這回找上慕容世家，豈不是以卵擊石？

司馬雲飛是這樣魯莽衝動的人嗎？

當然不是！

若果有經常與楊柳山莊來往之人，看見司馬雲飛這時率領之陣容，定會發覺這三四十人當中，只有一半是楊柳山莊本莊之人手。

換言之，其餘的一半，乃是助拳而來！

慕容世家乃是白道名門，而且與南宮世家有姻親關係，司馬雲飛憑藉些甚麼，能邀請這麼多高手助拳？

莫非這些高手，不相信慕容傲雪乃是無辜，不恥慕容世家所爲，義之所在，絕不容辭？

江湖中當眞有這麼多仗義不甘後人的人？很難說。但近廿名高手參加了楊柳山莊行列，前往找慕容世家算賬，却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他們爲了些甚麼，則不得而知了。

司馬雲飛率領衆多高手抵達慕容世家時，並不下令立即進襲，只在門前大嚷！「慕容松，你聽着！楊柳山莊替慘遭毒手的已故莊主索償而來，立即把兇手交出，否則本莊便毫不客氣，强行殺進！」

片刻後，慕容世家大門便打開，宗主慕容松在數名高手陪同之下，走了出來。

「副莊主，當日於黃山，在下不是已保証過，半年之後，定給予貴莊一個滿意之交代嗎？副莊主爲何糾衆前來寒家生事了？」慕容松拱手道。

司馬雲飛仰天狂笑，道：「慕容松，這只是你們與耿威之一廂情願，本莊何曾同意？老實說，家兄若是死於堂堂正正之比武，楊柳山莊只能怨學藝不精，技不如人，絕對不敢追究，可是，家兄却是死於你們慕容家卑鄙手段之下，我們身爲楊柳山莊中人，若不報仇，今後如何有臉目立足江湖，如何向九泉之下的兄長交代？」

司馬雲飛說得一點也沒錯，耿威當日給予慕容世家半年時間調查眞相，乃是論劍大會各理事之決定，楊柳山莊方面一直都沒有表示同意，他們這回找上門來，可說是理直氣壯，更非違反協定。

「副莊主，令兄不錯是死於小兒劍下，但這是別人佈局陷害的！當日副莊主離開後，我們已找出一項証據，証明小兒劍上之毒，乃是席無名那廝所下，副莊主若然不信在下所言，可向耿威求証。」

「慕容松，你以爲我是三歲孩童嗎？誰不知道你們這些自命名門之士，互相庇護，朋比爲奸？而且，誰敢保証那個所謂席無名之人，並不是你們慕容家所預先佈署，作爲推卸責任之藉口？」

「胡說！慕容世家堂堂正正，絕不做這卑鄙下流之事。」

「公道自在人心，你們慕容家是否下流卑鄙，閣下自己心知肚明。慕容松，別說廢話了，楊柳山莊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交出慕容傲雪，在家兄靈前自盡謝罪，此筆賬才能一筆勾銷，否則楊柳山莊即使拚至最後一兵一卒，也要和你們慕容世家誓不兩立！」

司馬雲飛由始至終不肯讓步妥協，令一直都低聲下氣、委曲求和的慕容松也爲之動怒，道：「司馬雲飛，別說小兒不在，即使他在，我也會遵從論劍大會的決定，絕對不會把他交出，你若是不滿意，便劃下道來吧，慕容世家一概奉陪！」

「好，慕容松，這是你說的！不過，我得警告你，本莊乃是尋仇而來，並非比武較技，所以你不可怪我們出手不留情，但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

好像令郎那般卑鄙，於劍上淬毒，也不會濫殺無辜婦孺，有辱本莊聲譽。弟兄們，動手！」司馬雲飛說畢，便拔出長劍，一馬當先的撲向慕容松。

這時，慕容世家的高手亦紛紛從屋裏湧出，迎向司馬雲飛帶來的人。

楊柳山莊司馬雲龍、司馬雲飛兄弟二人中，一向只有司馬雲龍的武功爲江湖中人所熟悉，司馬雲飛身手如何，可說無人得知。

不過，有其兄必有其弟，司馬雲龍既能一擧擊敗上屆劍中之魁武當梧桐道長，司馬雲飛之武功，再差也有一個限度。

因此，慕容松絲毫不敢大意，連忙拔出長劍，與司馬雲飛廝殺起來。

慕容松之推斷一點也沒有錯，司馬雲飛之劍法雖然不及乃兄，但狠辣之處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慕容松鬥起來，却是旗鼓相當，不分伯仲。

可是，楊柳山莊其餘那三十多名黑衣人當中，超過半數身手不凡，尤其是其中四名年紀較輕之劍手，劍法詭異狠辣，比諸當日曾予黃山論劍之神秘劍客席無名並不多讓。

慕容世家方面，武功最爲高明的慕容傲雪，却因爲與表妹南宮婉兒北上太原府南宮世家，請求娘舅南宮奇共同調查席無名之下落，實力大打折扣。

雖然慕容松之妻、南宮奇之妹南宮馨已聞訊趕至，接下其中一名身手奇高的黑衣劍手，餘下那三人却是無人能擋，所向披靡，只數十個照面間，已把不少慕容世家之好手擊倒。

眼看家裏的好手一個一個的倒下，慕容松夫婦兩人不禁愈戰愈心驚，方寸大亂，尤其是南宮馨，這數十年來一直養尊處優，缺乏與人眞正動手拚命之經驗，在這情況之下，那能保持鎮定？

南宮世家家傳劍法，本比慕容世家優勝，內功心法也屬正統，若南宮馨不是心慌意亂，實不難把對手擊倒。可惜的是，她根本不能盡展威力，而且錯誤頻頻，怎不處於下風？

雙方劇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楊柳山莊之高手雖然倒下了七八名，慕容世家方面更是傷亡慘重，只餘下不足廿人負傷頑抗。

慕容松知道若是如此繼續下去，不消一頓飯功夫，慕容世家便會全軍盡墨，遂把心一橫，鋌而走險。

他窺準一個機會，對司馬雲飛刺來的一劍不閃不擋，更欺身上前，以左肩迎向對手劍尖。

這是苦肉計，也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只是雙方受損程度稍有差別。

在慕容松心目中，是打算以自己左肩琵琶骨，把對方劍鋒鎖上片刻，隨即趁此機會使用慕容世家不傳絕招「釜底抽薪」，把對方橫腰劈成兩截。

這樣一來，他自己雖然也會受傷，甚至一條左臂可能從此廢掉，但換回對手一條性命，在這惡劣環境之下，對慕容松來說，仍是化得來。

即使對手及時醒覺，撤招後退，他也能藉此佔盡先機，甚至可以把對手右臂廢掉。

他這一着，乃是慕容世家家傳劍法中救亡絕招，除嫡傳弟子外，甚麼人也沒機會見過。因此絕對不愁對手預先洞悉，有所防範。

慕容松之算盤，可說打得精細如意，但能否如願呢？

司馬雲飛竟然上當！也不知道是不是缺乏對敵經驗關係，他竟毫不考慮地冷笑一聲，把劍鋒送進敵人左肩。

慕容松悶哼一聲，心中却是暗喜，毫不理會左肩傳來之痛楚，不由分說，便使出那一招「釜底抽薪」，橫腰劈向司馬雲飛。

司馬雲飛雙目閃過一種奇異神色，嘴角泛着神秘笑容，竟以左臂迎向慕容松之劍鋒。

慕容松暗忖道：「你這是找死，即使你練有甚麼鐵布衫之類功夫，也難阻擋我這全力貫注的一劍。」手底下毫不留情，全力劈出，意欲把司馬雲飛連臂帶腰砍成數截。

沒有預期的血肉橫飛，只聽見「噹」的一聲，慕容松劈在對方手臂上的劍，竟被格得向外盪開！

「鐵臂箍」這名詞剛在慕容松腦海中閃過，司馬雲飛已把手臂一提，衣袖中射出兩道銀虹，只聽見噗、噗兩聲，慕容松胸前要害，已被兩柄柳葉飛刀擊中，入肉數寸，慘叫一聲倒下，不必細看，也知道活不成的了。

正在和黑衣年輕劍手酣鬥着的南宮馨，看見如斯情況，不禁悲痛欲絕，也知道大勢已去，用盡全力劈出一劍，把對手擊退數步，隨即橫劍自刎，追隨乃夫於九泉之下。

仍在負隅頑抗的慕容世家中人，眼看宗主夫婦雙雙遇害，那敢戀戰，慌忙逃遁，只是楊柳山莊方面却毫不放過，繼續追殺，僥倖逃脫的，只有寥寥數人。

司馬雲飛滿意地嘿嘿冷笑，却也遵守先前所說，沒有向婦孺輩下手，帶同己方死傷者揚長離去。

* * *

倫少亮聽了慕容世家被楊柳山莊進襲，宗主慕容松、南宮馨夫婦與數十名高手遇害這驚人消息時，實在有點不敢相信。

第一個襲上他心頭之疑問便是——楊柳山莊何來如此實力？

據他所了解，整個楊柳山莊，只有司馬雲龍、司馬雲飛堪稱高手，餘下均是身手普通之輩。司馬雲龍已死於黃山，單憑司馬雲飛一人，如何能是慕容松、南宮馨之對手？

聽回來的消息沒有提及到慕容傲雪，事發時，他在那裏？若他在家的話，如今情況如何了？

倫少亮對慕容世家雖然沒有甚麼好感，但也決定跑一趟金陵，親自了解事件之經過，因爲他覺得，這可能不是尋仇那般簡單。

當然，若能夠查出當晚進攻慕容世家的，除了司馬雲飛之外，還有那些高手參予，那自是更好。

他洗掉易容藥物，回復本來面目，在杭州買了一匹駿馬，兼程趕往金陵。

可是，當倫少亮來到慕容世家時，慕容世家劫後餘生的人因不認識他的關係，堅決不肯透露有關當晚之經過，以及慕容傲雪之行踪。

倫少亮沒法子，只得離開慕容世家。

隨即，他想到自己在江湖中，除了甘不凡之外，唯一可信賴的人，或應該說門派——丐帮來。

他來到金陵丐帮分舵，找到了當地之分舵主，從懷裏掏出一片竹符，交給對方過目。

丐帮金陵分舵乃重要分舵之一，舵主洪平，年已五十多，在帮中，身份僅次於長老及帮主，見到那片竹符時，竟嚇得慌忙下跪，以大禮相見。

「小的洪平，忝爲金陵分舵舵主，不知公子有何吩咐？」

倫少亮連忙把洪平扶起，道：「洪舵主，在下倫少亮，乃這竹符主人之孫。這次找洪舵主，是希望貴帮能提供一些消息。」

「噢，原來是倫少爺，倫大俠好嗎？小的很久沒見他了，雖然已事隔數十年，丐帮上下，無一不銘記倫大俠之大恩大德。」

「託福，託福，家祖壯健得很，只是不願再重蹈江湖罷了。」

「是了，倫少爺，你希望知道些什麼消息？小的知無不言。」

「洪舵主，請不要這樣稱呼吧，少爺前，少爺後的，在下實在聽不慣。」

「這怎可以？禮不可廢嘛！」

倫少亮無奈，只得道：「洪舵主，此間西郊之慕容世家，於十天前遭遇楊柳山莊襲擊這回事，你可曾有所聽聞？」

「原來倫少爺要打聽的乃是這件事，小的於事發之第二日，便前往慕容家一探究竟，據生還的人說，這事的確是司馬雲飛率領數十名黑衣人所爲。至於那羣黑衣人是否全是楊柳山莊中人，便不得而知了。」

「那些人之武功如何？」

「據說佔了一半之上的人，武功都極爲高明，尤以四個年輕劍手爲最，其中一個，更與他們宗主夫人南宮馨戰個不分高下哩。經過是這樣的……」

洪平隨即把聽來的經過重覆一遍，倒也和當晚之實際情形差不多。

「這的確奇怪了，楊柳山莊何來這麼多高手？」

「小的也覺奇怪，所以便立即通知敝帮帮主，他現在來這途中。」

「洪舵主，可知道慕容傲雪之下落嗎？」

「據慕容家的人說，在事發前的數天，慕容傲雪和南宮奇的掌上明珠，北上太原南宮世家了，同行的還有兩名慕容家的高手上官明及翁世澤。」

「這樣說來，也不知是慕容家該有此劫抑或慕容傲雪命大，逃過一難。即使慕容傲雪等人也在場，楊柳山莊方面有這麼多高手，他們能否改變慕容世家之命運，尚是疑問。」

倫少亮隨即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便是這大批高手，究竟是楊柳山莊本身的實力，還是臨時邀請回來助拳的？

若這些人乃是楊柳山莊本身培植出來或暗中招攬的，楊柳山莊之實力，可說非同小可，堪稱凌駕當今任何一個門派之上，楊柳山莊這樣做，究竟有何居心？稱霸武林？若莊主司馬雲龍不是意外身亡，豈不是更厲害？

若這些高手是司馬雲飛邀請回來助拳的，在短短數天之內，他從那兒可以找到這麼多人手？

還有，江湖中何時冒出這麼多年輕高手來了？先有席無名，後有這四個黑衣劍士，這五個人，無論是那一個，都足以獨當一面，在江湖中闖出響噹噹的名頭來。

何以在這之前，根本沒有聽過任何一人之事蹟？

想到這一點，倫少亮喃喃道：「唔，我得跑一趟楊柳山莊，看看這些人是何方神聖。」

洪平聽了，大喜問道：「倫少爺，倫家眞的重出江湖嗎？」

倫少亮連忙道：「噢，只不過因爲南宮婉兒和在下有數面之緣罷了，洪舵主，請你暫時保守秘密，不要把在下對這事有興趣之消息洩露。」

洪平道：「這個當然，小的絕對不會隨便說的，但是，小的可以向敝帮主報告嗎？」

倫少亮道：「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只限於貴帮主。」

離開丐帮分舵後，倫少亮一看天色，已是傍晚，便找了一間食肆，吃過晚飯才回客棧。

回到客棧時，他發覺留在客棧外的暗記旁，多了一個像是「甘」字的符號，便知道甘不凡這老怪物已來過找他。

果然，客棧掌櫃一見倫少亮回來，便道：「客官，你剛外出，便有一位姓甘的老人家來找你，見你不在便走了，留言請你往北城附近的鴻運客棧找他。」

倫少亮謝過掌櫃，也不回房，便逕往鴻運客棧找甘不凡。

可是，倫少亮還沒去到鴻運客棧，便在途中看見甘不凡留下之緊急暗號。

倫少亮眉頭一皺，連忙循着暗號所指之方向跟了上去。

倫少亮一路上沿着暗號，出了城，走了差不多十里路時，便聽見遠處傳來隱約打鬥聲及笑聲，連忙施展輕功身法，循聲趕去。

途中，打鬥聲驟然停止，笑聲則變爲更得意，倫少亮連忙加速脚步，全力施爲。

趕到現場時，却不見預期的甘不凡踪影，只見地上蹲着一個青年，長劍丟在一旁，正在替自己解除束縛，口中發出得意之淫笑。

青年身前，躺着一個衣衫破爛、丫環打扮、身上血蹟斑斑的少女，嘴角也淌着鮮血。

這青年有着甚麼企圖，便是呆子也能想像出來，倫少亮不禁火由心生，大喝一聲：「淫賊大胆！」不由分說便撲了上去。

那青年剛好盡去上衣，聞聲一驚，却也身手不凡，一個滾身，便向旁打了個觔斗，順勢拾起丟在地上之長劍，站了起來，注視着破壞他好事的不速之客。

倫少亮也不多問，欺身上前便是一掌，當胸劈向持劍青年。

那青年嘿嘿冷笑，喝道：「小子找死！」揮動長劍，削向倫少亮手腕，劍勢詭異快速，連對劍法有深厚造詣的倫少亮，也不禁暗中叫好！

讚賞歸讚賞，倫少亮對奸淫之輩最是痛恨，手底下絕不留情，家傳絕招「流雲掌法」一招緊接一招的狂攻對手，不消十個照面，已把那青年逼得險象橫生。

那青年想不到眼前這衣着殘舊、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儒生竟有如斯身手，自己一劍在手，不但不能討得好處，反而處境堪虞，那敢戀戰？連忙虛攻一招，轉身便逃。

可是甫轉身，背後便有五縷指風襲到，不禁大吃一驚，要想閃避已來不及，只得運功硬接，意圖借對方一擊之力前衝，順勢逃跑，即使受點內傷也在所不惜。

只可惜他實在太低估了倫少亮那五縷指風之威力！

倫家子弟，因倫鎮英曾誓言倫家劍永不重現江湖關係，這數十年來，都在指、掌中痛下功夫。倫少亮這五縷指風之威力，比諸五柄長劍，實不遑多讓，那裏是他所能硬接的？

只聽見叭的一聲，那青年便如中電亟，趴倒地上，口中鮮血狂噴，再也不能起來。

倫少亮對自己那一擊所做成的傷害有多大，自然是心中有數，也不理會該名淫徒之生死，飄身掠向躺在地上的女子。

那險遭狠吻的女子，竟然是南宮婉兒的侍婢小菁，只見她臉色蒼白得如紙一般，上身衣衫盡破，露出那光滑之肉體，連一對發育均匀、像新剝鷄頭肉的酥胸，也毫無保留地呈現在倫少亮眼前。美中不足處是她這時的胸前，包括雙峯上，劍傷處處，入肉數分，倘若治療欠妥，便會留下大煞風景之疤痕。

倫少亮並非登徒子，自不會引起邪念遐思，連忙檢查小菁之脈膊，發覺她已是氣若柔絲，內傷竟也不輕。

救人要緊，倫少亮也不顧忌男女之嫌，拿出一顆藥丸嚼碎，揑開小菁牙關，便以眞氣把藥渡進她的體內。

接着，他便從懷裏拿出數顆藥丸揑碎，敷在小菁傷口之上，更撕掉衣袖，替她包紮妥當，再拾起那青年棄在地上的黑色上衣，替她穿上後才扶着她，從背心命門穴上渡過眞氣，協助小菁療傷。

片刻後，小菁緩緩張開雙目，虛弱地道：「不要……不要汚辱我，你殺死我吧！」

「小菁，不要胡思亂想，抱元守一，我來助妳一臂之力！」倫少亮沉聲道。

這時小菁已看見倒在身前不遠處的青年，神智亦已清醒過來，一聽竟似是倫少亮的聲音，連忙回頭一看，果然是自己極欲尋找的倫家二少爺倫少亮！

「倫少爺，求求你，請你快點救我家小姐，不用理會小婢了！」

「妳家小姐在那裏？」

「她在前面的十多里處，我們遇上七八個黑衣人，被他們襲擊，敵人太强，是甘大俠掩護小婢逃走，着小婢往金陵城找你幫忙的。」小菁急急地道。

經過這一陣子的治療，小菁的傷勢雖然沒有大爲好轉，但也無生命之虞。增援要緊，倫少亮自然不再浪費時間替她療傷，便道：「伏在我背上。」

「不，倫少爺，把小婢留在這裏便成了！」小菁搖頭道。

「這是甚麼時候？妳還在顧忌……」

小菁臉上一紅，急道：「不，不，小婢只是恐怕躭誤……」

倫少亮也不理會她說些甚麼，把她馱在身後，施展輕功，向小菁所說之方向急奔。

小菁滿臉通紅，溫馴地如八爪魚般緊緊摟着倫少亮，心裏却是卜卜地不停的跳着。

這也難怪，小菁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是首次與一個男人這般接近，而她亦想起適才昏厥之時，上身衣服已被那殺千刀的撕得破碎，換言之，自己女兒家的秘密，已有一半給倫少亮看得一清二楚，怎不令她紅透耳根？

而事實上，以當時之思想，這和全身赤裸並沒有多大之分別。

小菁個子細小，倫少亮揹着她，可說輕如無物，對他的速度毫無影响，不消一刻，便來到小菁所說的遇襲之處。

只是該處已是人踪杳然，只留下

一些打鬥痕迹，地上有數處地方更遺留着血迹。

「不好，小姐定是遇害了！」小菁驚叫着道。

「不用慌張，地上並沒有化屍水的痕迹，妳家小姐未必是遇害了，也許是去了別處吧。」倫少亮安慰她道。

「不，若然小姐無恙，定會來找尋小婢的。」小菁開始嗚咽起來。

「不要哭，見到妳們女孩子哭泣，我便頭痛，咦，這裏有老怪物留下之記號，我們跟上去看一看。」

微弱星光之下，倫少亮發覺路旁一株大樹之樹幹上留着暗記，要不是他爲人仔細，而且目光銳利，便會忽略過去。

走了差不多個多時辰，倫少亮仍未能找到甘不凡或南宮婉兒任何一人之踪影。這時天已全黑，可說伸手不見五指，以倫少亮的功力，雖能勉強追下去，但他恐怕錯過甘不凡留下之暗號，便會與他們愈離愈遠，弄巧反拙，而且背上的小菁，因沒有獲得眞正休息的關係，氣息開始漸漸轉弱，亟須運功療傷，於是便停了下來，離開大路，找了一個僻靜之處，把小菁放下。

「倫少爺，我家小姐……」

「放心吧，有甘老怪在，妳家小姐應不會有甚麼危險的，讓我先替妳把傷勢略爲治理，待天色較亮時再追上去吧。」

「倫少爺，小婢死不足惜，但小姐……」

「傻丫頭，這條路岔路極多，天色這樣暗，連路也看不清，更別說甘老怪留下之暗記了，勉強追下去，只會走錯路，更爲不妙。妳還是先把傷弄好才說吧，必要時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嘛。」

「少爺說的是，小婢實在太心懸小姐的安全，所以才……」

「別說廢話了，快點吞下這顆藥丸，盤膝運功，讓我來助妳。」

「倫少爺，這……」小菁接過倫少亮於黑暗中塞進她手裏的藥丸，吶吶地道。

「年紀輕輕的便好像老太婆那般婆婆媽媽，快點吞下吧！」倫少亮道。

「對不起，少爺，小婢只是不想你爲了小婢而浪費眞力。」

「還在這裏說廢話？」

小菁那敢多言，連忙吞下藥丸，盤膝運功，瞬即感覺到背心傳來一道暖流，協助着自己的眞氣運行，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舒服感受，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菁感到身上一陣寒意，一驚而醒，眼前却仍是漆黑一片，甚麼也看不見，但是，黑暗中，她感覺到正有一隻怪手，在她赤裸的前胸遊走着，所到之處，却是陣陣清涼。

小菁正要張口大嚷，便已聽見倫少亮的聲音道：「如果妳不想日後留下疤痕的話，便乖乖的不要動，以免我把藥塗錯了地方。」

小菁感到臉上一陣熾熱，要不是這時漆黑一片，她可要羞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倫少亮替她換了藥，重新包紮妥當後，續道：「對不起，請恕我胆大妄爲，若非如此，妳的身上將會留下永難復原的疤痕。」

他自小在山中長大，經常與家裏的丫環肆無忌憚的玩在一起，對男女之間的肌膚接觸，視作普通事，雖亦知道不可隨便觸摸女子之身體，但在他心目中，療傷重於一切，那有這麼多的顧忌！

小菁幽幽地道：「少爺，請不要這樣說。小婢的清白、性命都是少爺所救，而小婢的身體，少爺亦早已見過，所以，別說是爲了敷藥療傷，便是做甚麼，小婢也心甘情願。」

一時之間，倫少亮聽不出小菁的話中涵義，道：「既然妳不介意，那便好極。妳的內傷還沒有復原，趁現在天還沒亮，多點調息吧。」

這時的小菁，已把倫少亮視作未來主人，對他的話，怎敢不聽，連忙盤膝坐起，運功調息。

＊　＊　＊

曙光初露，倫少亮便喚醒小菁，起程找尋甘不凡及南宮婉兒等人之下落。

因爲小菁之內傷沒有完全康復，而事實上，她的輕功與倫少亮的亦相差極遠，所以，爲了避免躭誤時間，倫少亮仍是揹着小菁趕路，雖然她已能自己走路。

小菁亦趁此機會，說出遇事經過。

原來當日在黃山，與倫少亮及甘不凡分手後，小菁便隨着她小姐南宮婉兒與慕容松父子回到慕容世家。

慕容松有感於半年內搜集足夠證據，證明慕容傲雪乃是無辜，以及找尋那席無名的下落，憑慕容世家之人手，很可能不足夠；事實上，他是不敢拿獨生子的性命來冒險，便向南宮世家要求援手，更令慕容傲雪親自陪同南宮婉兒主僕到太原府進謁南宮奇，以表示誠意，同行的，還有兩名慕容世家的高手上官明及翁世澤。

倫少亮雖然早已從丐幫金陵分舵舵主洪平那兒聽過這段消息，但仍然留心地聆聽，以免洪平所說的有甚麼遺漏。在聆聽時，他的眼睛不停地注意道路兩旁，找尋甘不凡留下之暗記。

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等一行五人還沒有抵達太原，於半途中已聽見慕容世家遇襲、慕容松夫婦暨數十名高手被殺之消息，登時大吃一驚，匆匆折回查看。

誰知道來到離金陵約廿餘里處時，他們便遇上八名黑衣劍客，不由分說，便向他們攻擊。

八名黑衣人不但人數佔了上風，而且武功高明，尤其是當中四個年紀較輕的，更是厲害，慕容傲雪等登時陷入苦戰。

幸好這時甘不凡挺身而出，接下其中兩名年輕劍手，他們才略鬆一口氣，但形勢仍不是那麼樂觀，因爲甘不凡雖勉强能接下兩名敵人，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却非餘下那兩名年輕劍客之敵，至於小菁、上官明及翁世澤以三敵四，情況更爲惡劣。

於是，甘不凡窺得一個機會，躍到小菁身旁，替她把對手擊退，掩護她逃走，並着她速往金陵城雲來客棧，找倫少亮來幫忙。

那知道，小菁只是跑了十多里，便已被追兵趕及，幸好那人對小菁有非份企圖，沒有施展殺着，只想活擒，否則倫少亮還沒來到，小菁早已橫屍多時了。

「小菁，昨晚我殺的那一個，是否便是妳所說四個年輕高手之一？」

「是的，他便是甘大俠的其中一個對手，也是四個中最爲差勁的一個。」

「小菁，妳累嗎？要不要休息片刻？」

小菁心裏登時甜絲絲的，把頭倚在倫少亮頸後，道：「少爺，小婢不累，只是你揹着小婢走了這麼多路，也應該很累的了，我們不如停下來休息片刻吧。」

「既然妳不累，那便不用休息了，妳身形這麼纖小，即使揹着走上一天路，我也不會累。」倫少亮笑道。

兩人繼續上路，不過，倫少亮奔走的速度，很明顯地慢了下來，這並不是因爲他的體力有問題，而是他已走了一大段路，經已過了應該有甘不凡所留下暗記之處，可是仍然不見，所以倫少亮只有慢下來，細心尋找。

＊　＊　＊

究竟甘不凡及慕容傲雪等人，是否遇上了意外呢？爲甚麼甘不凡不稍作停留，等候倫少亮趕到，而要一路上留下暗記，萬一倫少亮一時疏忽，看不見暗記時，豈不誤事？

原來當日與倫少亮分手後，甘不凡本是到江北一帶找尋裘一敗及那神秘劍客席無名之踪影，及後聽見慕容世家出事這驚人消息，方才匆匆南下金陵，欲多些了解事件之經過。

抵達金陵後，甘不凡在北城附近找了一間設備簡陋、專爲販夫走卒而設的低級客棧，略爲歇脚，便打算前往遇劫後的慕容世家。

經過雲來客棧時，他一眼便看見倫少亮留在客棧外當眼處的暗號，便知道倫少亮亦已來了金陵，遂走進客棧找他。

先敬羅衣後敬人，客棧掌櫃看見甘不凡衣衫襤褸，態度當然不會好到那裏去，只冷冷道：「倫公子剛剛外出了，你稍後再來吧。」

甘不凡暗忖道：「這小搗蛋鬼究竟跑到那裏去呢？難道他去了慕容世家？若他眞的是去了慕容世家，有他在，我也毋須多跑一趟了，倒不如等他回來，再作打算吧。」

甘不凡本打算在雲來客棧等候倫少亮回來的，可是看見客棧掌櫃那臉色，便知道自己在這裏並不受歡迎，遂留言掌櫃，請他通知倫少亮回來時，往鴻運客棧找他。

回客棧時，甘不凡途經一小食肆，便內進買酒和肉，打算在倫少亮來找他時，暢飲一番。

買酒時，食肆中走出八個黑衣人，均帶着長劍，與他擦身而過。甘不凡目光銳利，經驗老到，一眼已看出其中四人，武功修爲極高。

甘不凡當時並不知道，進襲慕容世家的楊柳山莊人手當中，便有着四個類似他這時所見的年輕劍客，但是，他在江湖走動了數十年，對武林中稍有名氣的高手都略有認識。

但眼前這些人，他却想不出是甚麼來路！他驀地心中一動，這四名劍客之外形、神態等等都和那在黃山論劍大會中，曇花一現的神秘客席無名有很多相似之處，莫非這些人與席無名有甚麼關係？

想到這裏，甘不凡酒也不買了，匆匆在食肆外留下緊急暗號，便悄悄地跟着那八個黑衣劍客。

一直來到城外廿餘里處，八個黑衣劍客便不再前行，分別找了隱蔽之處藏起身形，甘不凡自然也躲了起來，暗中監視他們有些甚麼不軌企圖。

不足半個時辰後，慕容傲雪、南宮婉兒一行五人便從北方匆匆來到，那八個黑衣劍客從暗處現身，不由分說，便圍攻慕容傲雪等人。

甘不凡心知慕容傲雪心高氣傲，貿然插手的話，只會惹他不快，所以一直拖至情況不妙時才現身，敵住兩名身手奇高的年輕劍手。

多年來，甘不凡已甚少動手，而且身上也沒有帶着任何兵器，以雙掌力敵對方兩柄招式詭異、攻勢凌厲的長劍，不禁有點力不從心，雖然沒有落敗之象，但要取勝，談何容易。

最令甘不凡擔憂的是慕容傲雪等人，雖然在他現身之後，壓力已大爲減輕，但仍是處於下風，落敗只是遲早之問題。

於是，甘不凡當機立斷，連施絕招，把自己那兩名對手稍爲擊退，躍到小菁身側，嚷道：「菁丫頭，快點逃，往金陵西城附近的雲來客棧找小混蛋來。快，我來掩護妳。」

本來他是可以掩護慕容傲雪或南宮婉兒其中一人逃走的，但他知道他倆絕對不會如此做，而且，即使他們願意，只要其中一人不在，餘下的能否支撐至倫少亮趕來，尚是疑問。

所以，他選中身手最弱、即使不在場也不會有多大影响的小菁，想不

到却改變了小菁這一生之命運。

小菁安全離開後，甘不凡輕吁一口氣，飄身上前，纏着他本來的那兩名對手。

這時，他的打法已大大不同，再也不是適才那般帶着急燥，希望儘快擊倒對手，抽身來協助其他人，而是穩紮穩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因爲他知道，即使自己着着搶攻，面對兩名劍法如此高明的對手，也絕難於一時三刻之內取勝，而且久攻不下，本身眞力急劇消耗，屆時反而會被對手所乘。

現在他這樣便不同了，只要能支撐半個時辰，倫少亮便能趕到，屆時這些兔崽子能逃掉一個才怪。

他抽空瞟了瞟其他人之戰況，心裏更是篤定，雖然慕容傲雪等人之形勢仍沒有甚麼好轉，但要支撐一個半個時辰，却是毫無間題之事。

他擔心的只是，慕容傲雪在情急之下鋌而走險，被敵人有機可乘。

於是，甘不凡揚聲大嚷：「慕容小子，婉丫頭，別心慌，慢慢來，儘量和這些兔崽子遊鬥，只要小搗蛋一到，兔崽子們一個也走不掉，心急只會誤事。」

想不到此言一出，却收到反效果，提醒了那些黑衣人。

事實上，當甘不凡吩咐小菁往找倫少亮及小菁順利離開後，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心中已是稍安，知道很快便有救兵趕到，不待吩咐，已去掉焦急之情，沉着應戰，但求拖延至倫少亮趕到。

本來，在小菁逃掉後，心急的已變成黑衣劍客那一方，他們並不知道甘不凡口中的小混蛋，乃是何方神聖，只知甘不凡既然能召他來，定不會是等閒之輩。

因此，黑衣劍客們不約而同地心急起來，拚命狂攻，希望能在對方援兵趕到之前，把對手悉數解決，却忽略了欲速則不達這千古不變的道理。

甘不凡最後那一句「心急只會誤事」，却提醒了其中一名黑衣劍手，亦即是八名黑衣人中，武功最爲高明、現正與另一黑衣人和甘不凡纏鬥着的一個。

只聽見他大嚷：「十六號、十七號，快過來幫我解決這老匹夫。八弟，立即去追那逃脫的丫頭，別讓她找到援兵。」

四名圍攻着上官明及翁世澤的黑衣人中的兩個聽了，立即撇下對手，跑去協助發聲之黑衣人，合攻甘不凡，而甘不凡之另一對手則虛晃一招，趁機跳出戰圈，循小菁逃走之方向追了上去。

甘不凡不禁大爲後悔，只是後悔又有甚麼用，他唯有希望小菁輕功好，不會被黑衣人追上。

經此調動之後，形勢便起了變化。

上官明及翁世澤少了兩個對手，變成以二對二，壓力自然大減，輕鬆得多了，但是，適才以寡敵衆時，眞力消耗不少，所以一時之間，也難以扳回優勢。

至於甘不凡，走掉了一個劍法高明的對手，換上兩個身手較爲普通的，形勢並沒有多大變動。

但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可便大大不同了，尤其是南宮婉兒，心懸小菁安危，出劍登時變得失掉分寸。

這也難怪，畢竟小菁與她十多年主僕關係，情如姐妹，而且小菁武功雖然不弱，但與追她的黑衣人相比，仍差上一大截，一旦被敵人追上，必死無疑，怎不令南宮婉兒憂心如焚？

慕容傲雪的情況，比南宮婉兒好不了多少，他知道以小菁的修爲，肯定還沒趕到金陵，便已被那喚作八弟的黑衣劍客追上，她的命運將會如何，亦不難想像出來。

小菁只不過是他表妹的丫頭，別說小菁的安危，即使是極有可能成爲他妻子的南宮婉兒，對他來說，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現在，最重要的是保存性命——他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因爲他還有很多事要辦，替他父母及死去的數十名高手報仇、重建慕容世家，當然還有奪取他父親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劍中之魁銜頭。

但是，若果他連這一關也過不了的話，甚麼也不用想了。

他曾經想過，不理會其他人之生死，就此一走了之。事實上，他亦嘗試過，只不過對手實在太高明，每當他有逃走企圖時，便出手把他的去路封掉，使他難以超越雷池半步。

小菁逃脫，給他帶來一絲希望，只可惜這希望維持得太短暫，若敵人遲些兒才醒覺，甚至由始至終都不醒覺，不另派人追殺小菁，讓她把援兵找來，那該是多好。

爲此，他開始暗中埋怨甘不凡起來，埋怨他爲何如此多嘴，各人都不是呆子，何須他出言提醒！

那名叫作八弟的劍手之離去，不但帶走慕容傲雪之唯一希望，更帶走他的鬥志。

一個沒有鬥志的人，不論做甚麼事，只有一種結果，那便是失敗，而且一旦倒下，便再也難以爬起來。

甘不凡目睹如此情況，不禁搖頭嘆息，因爲若如此下去，縱使小菁能順利找到倫少亮，在他趕到之前，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早已倒下多時。

驀地，甘不凡猛然省起，他暗中跟踪那八名黑衣人到這裏之前，已一路上留下緊急暗號，通知倫少亮趕來，不禁大駡自己胡塗，若然早點想起，何須遣走小菁，使她單身陷險！

自怨歸自怨，目前最重要的，當然是振奮軍心，遂大嚷道：「慕容小子，婉丫頭，振作一點，我來這裏之前，早已留下暗號給小混蛋，着他立即趕來，說不定他現時已在途中。」

甘不凡的話剛說畢，遠處已傳來一聲長嘯，蒼勁雄渾，一聽便知來人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

甘不凡登時爲之一怔，來者究竟是誰？

他知道這不可能是倫少亮，因爲嘯聲並不是從南面金陵那方向傳來，而是來自北方。

有這內功修爲的，江湖中簡直屈指可數，莫非是南宮奇這老兒聞訊趕來了？

但是又不像啊，南宮婉兒這時並無任何雀躍之情，只是一片迷惑，若是她父親來了，她又怎會認不出乃父之聲音？

來者果然不是南宮世家宗主南宮奇，而是一個身材魁梧、滿臉于思的大漢。

「本座還道出了些甚麼意外，這麼久也未把慕容小子解決，原來是你這老匹夫從中作梗。」魁梧大漢沉聲道。

甘不凡登時涼了半截，這魁梧大漢竟然是對方的人，不禁暗暗駡道：「小混蛋，你究竟跑到那裏去了？若不出現的話，我這條老命，說不定就此送掉了。」口中却問道：「大個子，你是誰？」

魁梧大漢嘿嘿笑道：「甘老怪，你問本座是誰？哈，哈，讓本座告訴你吧，你永遠不會知道本座是誰的。噢，老八呢？」

適才吩咐另一黑衣劍手追殺小菁的青年道：「回稟副座，剛才走脫了一個丫頭，八弟前往追殺去了。」手中的劍仍毫不放鬆地攻向甘不凡。

「眞是胡塗，老八這傢伙一向好色如命，怎可讓他獨自去追殺一個女的，若然教……退下吧，讓本座應付這老怪物，你們過去幫老五、老六，速速解決慕容小子及南宮丫頭，以免夜長夢多。」

與甘不凡纏鬥着的三名黑衣人聞言，連忙退下，轉而撲向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

事到如今，除了力拚到底之外，甘不凡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路可走，強敵當前，他連忙猛吸數口眞氣，功運全身，嚴加戒備。

「嗆」的一聲，魁梧大漢拔出懸在腰間的一柄厚背刀，冷笑道：「甘老怪，很抱歉，數十年來，本座心目中都沒有江湖規矩這一回事，所以，請別怪本座欺負你手無寸鐵，若眞的要怨的話，便怨你自己從來不帶武器吧。」

甘不凡闖蕩江湖近一甲子，也不知經歷過多少大小戰役，對魁梧大漢之話簡直充耳不聞，只冷靜地注視着對方。

「嘿！」魁梧大漢猛喝一聲，便掄刀攻向甘不凡，來勢威猛，如狂獅撲兔。

甘不凡也不示弱，以一雙肉掌迎上，施展出渾身解數，與魁梧大漢纏鬥起來。

他雖然手無寸鐵，但浸淫掌法數十年，掌力雄渾，呼呼生風，威力比諸對手那柄厚背刀毫不遜色，數十個照面下來，仍然是個不分伯仲之局面。

可是，慕容傲雪及南宮婉兒那邊便大大不同了，兩人本已是處於劣勢，再加上敵人另有高手加入戰圈，情況更是變得危殆萬分，尤以慕容傲雪爲甚，身上已掛彩數處，雪白的外衣已染得血迹斑斑。

不過，很奇怪地，武功比慕容傲雪稍遜的南宮婉兒，反而沒有受到半點損傷，似乎那些黑衣人之對象，只是慕容傲雪。

但剛才那魁梧大漢，分明曾吩咐過要速速把二人解決的啊，難道解決二字，另有所指？

便在這時，突然响起一陣清脆而怪異的鈴聲。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酣鬥中的各人，竟然在聽見這怪異鈴聲之後，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來。

跟着，北方路上，一條白影在四個手持宮燈的青影簇擁之下，冉冉而至。

「金鈴夫人！」甘不凡閱歷豐富，衝口而出道。

「甘老怪，總算你眼力不差，不錯，正是奴家。」片刻間，五條人影已來到衆人身前，說話的乃是一個年約廿七、八歲，美艷如花，一雙媚眼足以勾魂奪魄的白衣女子。

「原來是夫人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尚請恕罪。」魁梧大漢亦向白衣女子躬身爲禮，左手五指，更做出一個奇特之暗號。

金鈴夫人冷哼一聲，道：「你的主子和奴家，早已恩情斷絕，不必和奴家套關係了，惹起奴家的火來，更會把你們悉數殺掉洩忿！」

魁梧大漢臉色一變，但仍强忍着道：「小的不敢。」

金鈴夫人再也不理會魁梧大漢，轉向慕容傲雪媚笑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啊？」那聲音竟好像有着無可抗拒之魔力！

慕容傲雪毫不思索的回答道：「在下慕容傲雪。」

「喲，原來你便是江湖中年輕一輩，最具名氣、最有前途的慕容傲雪，果然是一表人材，小兄弟，你願意隨奴家回去嗎？奴家可以保證，你只要跟隨奴家一年半載，天下間，除了奴家之外，將沒有人能勝過你。」

南宮婉兒大嚷：「表哥，不……」

金鈴夫人柳眉一皺，玉手輕輕向南宮婉兒一拂，南宮婉兒便呆若木雞的站在當場。

甘不凡大吃一驚，急道：「夫人……」

金鈴夫人臉露不悅之色，道：「甘

老怪，你也要和奴家一比高下嗎？」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甘不凡，竟然大反常態，道：「老兒怎敢冒犯夫人。」

金鈴夫人這才臉色稍霽，轉向慕容傲雪道：「怎麼了？小兄弟，你還沒有回答奴家呢！」

慕容傲雪的眼神，突然變得呆滯起來，道：「在下願意。」

「既然你願意，那麼我們便走吧！」也不見她有何動作，但見白影一閃，已拉了慕容傲雪飄到一旁樹林裏，同行四名持着宮燈的侍婢，亦如鬼魅般跟了上去，霎那間便消失不見。

甘不凡呆若木雞，喃喃道：「這妖婦竟重出江湖，從此江湖無寧日了，咦？奇怪了，她怎會放過……」

他的話尤沒說畢，銀鈴聲已再度響起。

怪事發生了，七名黑衣劍手中，那六名年紀較輕，而且武功較高的聽見鈴聲後，竟如中了邪般，向着適才金鈴夫人消失之處急奔，轉眼便已失去踪影。

「哼，我還道這妖婦已改變作風，唉，慕容小子這一去，也不知是禍……」想到這裏，甘不凡猛然省起尚有強敵在旁，而且南宮婉兒也不知如何了。

可惜，甘不凡醒覺得太遲了，魁梧大漢已搶先一步掠向仍是呆若木雞的南宮婉兒，一把便挾在腋下，向北急奔，甘不凡連忙追了上去。

這時，慕容世家的上官明及翁世澤亦如夢初醒，撲向林裏，意欲找尋慕容傲雪。

餘下四名黑衣劍手，見狀亦向北急奔。

只短短片刻之間，十多人走得一個不剩。

* * *

倫少亮終於找着了甘不凡。

看見他垂頭喪氣、沒精打采的倚坐路旁一棵大樹下，倫少亮不禁大爲詫異，道：「老怪物，發生了甚麼事？其餘的人呢？」

甘不凡搖頭苦笑，道：「小搗蛋鬼，老兒這趟可栽得慘了，婉丫頭被人捉了去，慕容小子亦隨着金鈴夫人去了！」隨即把經過詳細說出。

倫少亮聽了，眉頭爲之大皺，道：「既然如此，你爲何不繼續追下去，呆在這兒幹什麼？」

甘不凡道：「你以爲我在這兒偷懶嗎？早在半個時辰之前，我已把那擄走婉丫頭的魁梧大漢追及，和他再鬥了百多招，眼看可以把婉丫頭救回的了，誰知却殺出一個身材矮小的黑袍幪面怪客來，要不是我機警，假裝看見你趕到，大聲叫嚷，趁那人回頭一看時溜掉，如今已一命嗚呼了！」

倫少亮道：「老怪物，他們是以多取勝，還是……」

「不，只是幪面怪客一人出手，但已足夠我受的了！」

倫少亮大爲震驚，要知道甘不凡的武功，在當今武林中，可說頂尖兒的了，但也被打得望風而遁，這黑袍幪面人之修爲，豈不是高得驚人？

小菁早已從倫少亮背上跳了下來，憂心如焚的道：「少爺，這如何是好？」

倫少亮道：「小菁，不用擔心，聽老怪物所說，那些人暫時不會傷害妳家小姐的，否則那魁梧大漢早已當時把她擊斃，何須帶着她到處走。」

小菁道：「少爺，小婢實在擔心那些淫賊會……要知道這比殺了她還難受。」

倫少亮道：「小菁，別想這麼多了，擔憂也是於事無補的。老怪物，可知他們往那個方向走嗎？」

甘不凡搖搖頭。

倫少亮道：「既然如此，你且帶我前往動手之處，看看有甚麼蛛絲馬跡留下吧。」

甘不凡於是帶着倫少亮、小菁二人前往適才與幪面怪客動手之處。

倫少亮在搜索痕迹之時，問道：「是了，老怪物，你適才所說的金鈴夫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甘不凡一愕，道：「你沒聽過她的事蹟嗎？」

倫少亮道：「我若聽過，何須問你？」

甘不凡遂把有關金鈴夫人之事蹟，詳細說出。

原來金鈴夫人第一次於江湖露臉，乃是在四十年前，當時鈴聲所到之處，年紀介乎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的年輕劍客，都好像中了邪般，身不由己地隨她而去，而且從此不知所終。

唯一例外的，便是有玉面劍客之稱的西門逸，他於跟隨金鈴夫人離去的一年後重現江湖，武功比諸一年前精進了不知多少倍，簡直判若兩人。

西門逸重出江湖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上當時還未歸隱深山、有天下第一劍之稱的倫鎮英比劍。

劇鬥千招後，倫鎮英以一招之微險勝，西門逸羞愧之餘，竟橫劍自刎。

一個月後，倫鎮英不知爲了甚麼原因，竟從此封劍歸隱，更聲稱倫家劍永不重現江湖。

金鈴夫人却也一直沒有露臉，直至二十年後，才重現江湖，擾攘一番，也帶走了十多名年輕有爲的劍手。

她每次出現，爲時都極短，不足半年便會自動失踪，但却令武林損失一批精英。

「老怪物，這妖婦如此胡作妄爲，爲何沒有人干涉？」倫少亮問道。

「不，當時有不少高手曾出面找這妖婦算賬，事實上，我也是其中之一，只可惜在她手底之下，不足三招，我便敗下陣來，幸好她從不殺人，否則我那能活到今天？」

倫少亮大駭，道：「這妖婦竟如此厲害，連你也接不下三招？」

甘不凡苦笑道：「這妖婦邪門得很，不錯武功是很高明，但最要命的還是她那對戴在腕間的金鈴，動手時不停地發出懾人心神之聲，使對手鬥志盡失，惘然若失，不知所措，任由宰割。當年我的內功修爲也不算差的了，但亦毫不例外，出招速度、威力均大打折扣，所以三招不到，便被妖婦點了穴道。」

倫少亮一邊細心搜索着足跡，一邊道：「這樣說來，若碰上這妖婦時，倒要留意她那對金鈴了。」

甘不凡道：「放心吧，小搗蛋鬼，她絕對不會看上你的。」

倫少亮道：「爲甚麼？我太醜嗎？」

甘不凡道：「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最主要的是你身上沒帶着劍，金鈴夫人一向只對年輕劍手有興趣。」

倫少亮驀地想起一件事來，道：「老怪物，慢着，你剛才說，我爺爺是於戰勝那甚麼玉面劍客西門逸一個月後，宣佈退出江湖的，對嗎？」

甘不凡道：「對了，正是如此。」

倫少亮喃喃道：「莫非他老人家退出江湖之原因，便是與該次比武或這金鈴夫人有關？」

甘不凡道：「我曾問過他很多次的了，但他始終不肯透露半句，他沒有告訴你們嗎？」

倫少亮道：「不，他甚麼也沒有說，連金鈴夫人這名號，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聽見，更不要說她是否和爺爺退出江湖之事有關了。」

甘不凡突然大嚷道：「小搗蛋鬼，快點來，這兒有被人踐踏過之痕迹。」

倫少亮連忙與小菁跑到甘不凡站立之處，果然看見地上之樹葉，有被踐踏過之痕迹，不遠處，還有一條頗爲隱蔽之小徑。

倫少亮道：「老怪物，可知道這條小徑是通往那裏的嗎？」

甘不凡搖搖頭道：「不知道，我沒有走過。你認爲那些人是從小徑離開的嗎？」

倫少亮道：「極有可能。」

甘不凡道：「會否是他們故佈疑陣，引我們走上岐路，他們則從大路向北跑掉？」

倫少亮道：「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我們已沒有選擇餘地的了，若循大路向北直追，四五里外便是三叉路，我們怎知道應該走那一條？以他們的修爲，在大路上留下足印之機會可說不大，所以我們只有希望他們是走這條小徑。小菁，來吧，讓我揹着妳走。」

小菁登時滿臉通紅，在甘不凡面前，她怎好意思讓倫少亮揹着她，連忙道：「少爺，還是讓小婢自己走吧。」

倫少亮瞪了小菁一眼，道：「廢話，妳要我們拖慢速度來遷就妳嗎？若因此而躭誤了救人大事，妳能擔當嗎？」

經這一說，小菁那裏還敢多言，只得乖乖地伏在倫少亮背上，雙手緊摟着他的脖子。

甘不凡怪笑道：「小妮子，妳這回眞的是因禍得福了，可別忘記謝我這……」

倫少亮道：「老怪物，你在瞎說些甚麼，還不快點。」一個縱身，已揹着小菁飄到十餘丈外，甘不凡連忙匆匆跟上。

* * *

且說甘不凡使詐，趁黑袍幪面人回首查看，是否倫少亮眞的趕到之際逃之夭夭後，一旁觀戰的魁梧大漢一把抄起放在地上的南宮婉兒，便要追殺上去。

黑袍幪面人却喝止道：「窮寇莫追，讓他逃吧，我們還有別的要事待辦，諒他也難逃往那裏去。」

魁梧大漢連忙躬身回答：「屬下遵命。」

黑袍幪面人道：「十六號等人已回去多時，既然已擒着南宮婉兒，你爲何不立即回去，還帶着她到處跑，難道你對她心存不軌企圖？」

魁梧大漢急道：「屬下那敢，只是甘不凡這老怪物緊追不捨，難以擺脫，屬下才不敢直接回去，以免暴露據點所在，請教主明察。」

黑袍幪面人道：「哼，這有甚麼關係？你若把他引到分壇去，他還能活着離開嗎？」

魁梧大漢垂頭道：「屬下知罪。」

黑袍幪面人道：「聽十六號說，金鈴夫人這妖婦不但帶走了慕容傲雪，還以攝魂鈴把本教三名劍侍帶走，可有這回事？」

魁梧大漢臉色登時變得鐵青，慌惶地道：「屬下無能，請教主恕罪。」

「哼，本教辛辛苦苦，用上多年心血，才培養出十二名劍侍，竟被這妖婦以邪術帶走三名，這口氣教本座如何能忍？不，本座得找她交涉。」

「教主，萬萬不可，這妖婦之攝魂鈴厲害得很，教主萬萬不能冒險。」

「不必多說了，區區妖術，怎能奈何本座。是了，據十六號說，甘不凡曾通知倫少亮趕來接應，若本座循大路南行，很可能遇上他們，你可知附近還有別的路嗎？」

「回稟教主，附近有一條小徑，可直達蝴蝶谷，越過蝴蝶谷再向南走，大約十里，便是金陵。」

「小徑可直達蝴蝶谷？這好極了，快帶本座找那小徑。」

魁梧大漢連忙帶領幪面人來到一條頗爲隱蔽之小徑，道：「教主，這兒便是了，一路上都沒有岔路，距離蝴蝶谷約有三十多里路。」

「唔，你先回去吧。記着，絕對不可以對南宮婉兒有任何侵犯，你應該

知道本座最痛恨的是甚麼，若給本座發覺你們犯下姦淫戒條，屆時你們便知道求死不得那種滋味。」

魁梧大漢心中一凜，顫聲道：「屬下遵命，屬下亦經常警告教中各人的了。」事實上，他心裏明白，陽奉陰違的大有人在，甚至他自己，也是其身不正。不過，南宮婉兒目標太大，他也不敢胡來，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以逞一時之慾。

幪面黑袍客隨即飄身前掠，沿着小徑往南走，如一縷黑煙般，瞬即不見踪影，那身法簡直快得駭人。

* * *

慕容傲雪這回隨着金鈴夫人而去，究竟是禍是福？

四十年前，玉面劍客西門逸被金鈴夫人帶走後，於短短一年間，搖身一變，成為絕世高手，雖然最後也以一招之微敗於當時有天下第一劍之稱的倫鎮英劍下，但也震驚整個武林。

慕容傲雪會否像西門逸般，於一年後劍法更上一層樓，變成天下無敵？

或是他會與其他被金鈴夫人帶走的年輕劍手同一命運，從此一去無踪？

一年後的事，當然沒有人能夠預知。

不過目前的慕容傲雪，卻接受着貴賓式的款待。

他隨着金鈴夫人一行人，來到一所建於密林深處的清靜莊院，由兩名侍婢細心治理身上劍傷，更服侍他沐浴更衣。

接着，他便被帶進一精緻幽雅、充溢着清香的房間。

房內，早已準備着佳餚美酒，妖艷動人的金鈴夫人已換上一襲薄得近乎透明、把那成熟無瑕胴體表露無遺的白衣，坐在桌旁，笑吟吟的等候着。

「小兄弟，坐下來吧，先來一杯酒定神，我們邊吃邊談。」金鈴夫人的聲音，好像她的金鈴般清脆動聽，更散發出一種令人無可抗拒的魔力。

有關金鈴夫人的事蹟，慕容傲雪亦已從他父親口中略知一二，忙道：「謝謝前輩。」

「唷，小兄弟，千萬不要這樣稱呼奴家，你以為奴家很老嗎？」

「但是前輩……」

「小兄弟，你定是因為金鈴夫人這名號，曾於四十年前出現，所以認為奴家最低限度也有六七十歲了，是嗎？」

這教慕容傲雪如何回答？

金鈴夫人續道：「小兄弟，你看奴家像是六七十歲的人嗎？」

慕容傲雪不迭搖頭。

金鈴夫人嬌笑道：「這便是了！為避免你多方揣測，讓奴家告訴你吧，金鈴夫人並不是名號，而是一個名銜，一代傳一代，而奴家正是第三代金鈴夫人，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慕容傲雪只有廿餘歲，無緣一睹四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出現江湖之金鈴夫人的芳容，自然不知道眼前這金鈴夫人是否和以前的金鈴夫人同一樣貌。

至於青春常在，容顏永駐，只是傳說中的傳說，眼前這金鈴夫人，是這般的年輕，慕容傲雪對她的話自是深信不疑。

金鈴夫人接着道：「所以，你千萬不要稱呼奴家為前輩，這會令奴家傷心，感觸年華將逝。暫時，你可以稱呼奴為家夫人，待熟絡後，再改稱大姐，好不好？」

慕容傲雪不迭點頭，道：「夫人，在下遵命。」

金鈴夫人大悅，道：「小兄弟，你可知道當今世上，那一家劍法，堪稱天下無敵手？」

慕容傲雪不假思索地答道：「據家父所說，劍法之中，以倫家的流雲劍法為首，堪稱獨步武林。」

金鈴夫人不屑地道：「倫家的流雲劍法，尚差得遠哩！若是流雲劍法眞的這般高明，當年的倫鎮英又怎會把之永埋深山，不使之重出江湖丟人現世？不說別的，四十年前之西門逸，資質平庸，但在這裏修習一年後，便能與倫鎮英鬥上千招，若他有你一半之天資，奴家可以肯定地說，不消百招，便可把倫鎮英斃於劍下。」

慕容傲雪半信半疑，道：「如此說來，夫人豈不是才是眞正的天下第一劍？」

金鈴夫人微笑道：「也不全對，因為奴家雖然對劍法一道頗有研究，本身卻不喜歡舞刀弄劍，一個不用劍的人，又怎能稱之為天下第一劍？」

慕容傲雪大訝，道：「夫人不喜歡用劍？」

金鈴夫人點頭道：「是的。你難道不覺得，一個女兒家終日舞刀弄劍的，實有失溫柔嗎？」

慕容傲雪道：「雖然如此，但夫人的絕學不能顯露於世，豈不是有點可惜？」

金鈴夫人微笑道：「便是為了這個原因，金鈴宮主事人每隔二十年，便在江湖出現一趟，物色有潛質的劍手，加以訓練，使之成為天下第一劍，也可使本宮劍法得以流傳於江湖中。只可惜當年的西門逸操之過急，且限於資質，未能一舉擊敗倫鎮英。為免重蹈西門逸覆轍，本宮寧缺不濫，所以在二十年前那一趟，因找不到適當人選關係，空手而回。」

慕容傲雪道：「但是據家父說，當年夫人，不，應該說上任的金鈴夫人，也曾帶走十多名年輕有為的劍客啊。」

金鈴夫人微笑道：「不錯，但那些人只是找回來一起鑽研劍法的，並不是本宮訓練的對象，目前他們都在金

鈴宮裏，不在這別院。稍後，你自會知道他們之眞正作用何在。」

慕容傲雪道：「夫人，請恕在下大膽多問，不知夫人這次找上在下，是為了……」

金鈴夫人噗嗤一笑，道：「小呆子，奴家當然是希望能造就你成為天下第一劍啊，你難道還不明白？」

慕容傲雪大喜，道：「謝謝夫人恩典，只是，不知在下該回報夫人些甚麼？」

金鈴夫人道：「小兄弟，你以為這是買賣嗎？金鈴宮甚麼也不缺，何須你回報？不過，奴家得先提醒你一件事，便是本宮之練劍方法與別不同，在世俗人眼裏，可能不大接受。所以，在你決定留下之前，得先考慮這一點。」

慕容傲雪急道：「在下願聞其詳。」

金鈴夫人道：「本宮劍法，講求陰陽並濟，合藉雙修，換言之，指導你的人，在傳授劍法之前，一定要先和你有深厚關係，達到心靈合一境界，才能事半功倍，否則難以有成。」

慕容傲雪一愕，道：「這豈不是要先結為夫婦，才可練習？」

金鈴夫人道：「這便是你們世俗人之眼光了，要知道不一定是夫婦，才可以靈慾合一的啊！而且本宮戒條，身為金鈴宮中人，終身不得嫁人，即使奴家也不例外。」

慕容傲雪為之一呆，道：「這豈不是等如無媒……」

金鈴夫人連忙制止，道：「小兄弟，若你眞的有這世俗眼光的話，那便不適合留下了，因為若你不願意，勉强留下也不會有甚麼成就，徒然浪費你自己的時間，以及奴家一番心血。」

慕容傲雪大急，忙道：「夫人，在下願意，只要能夠成為天下第一劍手，在下甚麼也願意做。」

金鈴夫人笑道：「日後你不要後悔啊！」

慕容傲雪斷然道：「在下絕不後悔。」

金鈴夫人隨即命人撤去酒席，拉着慕容傲雪的手往內間走，邊道：「小兄弟，你從前有過女人嗎？」

慕容傲雪滿臉通紅，不迭搖頭。

金鈴夫人回過頭來，莞爾一笑，道：「呆子，我在前，你在後，怎能看見你點頭或是搖頭啊！」

慕容傲雪嫩薄的臉皮更是紅得發紫，訥訥道：「夫人，在下尚是童身。」

金鈴夫人順勢把嬌軀倒在慕容傲雪懷裏，大喜道：「這好極了，童身修練，功效更快，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便開始練習吧。」邊說邊主動地拉着慕容傲雪的一雙手，按在她那高聳入雲、呼之欲出的酥胸上。

慕容傲雪血氣方剛，適才已被金鈴夫人那玲瓏浮凸、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引得難以自持，怎堪如此挑逗？登時血脈賁張，一股熱血便往下衝，醜態畢呈。

「小呆子，我還以為你是正人君子，原來也是這般壞的，快點來吧。」金鈴夫人也不知如何動作，只是輕輕一抖，身上那襲有等如無的白衣已然滑在地上，露出如美玉一樣之軀體，高山幽谷，美不勝收，登時把從沒接近過女色的慕容傲雪看得目瞪口呆。

不過男女間事，乃是人之本能，在這環境之下，即使是白痴，也懂得該如何做。

慕容傲雪再也忍耐不住，三下五落二的把身上衣物盡去，不由分說，便把金鈴夫人按倒床上，騰身而上，瘋狂地衝刺。

「噢，對了……用一點勁……」金鈴夫人不停地嬌嚷，一雙玉手緊緊地摟着慕容傲雪後腰，唯恐稍一鬆手，便會失掉似的。

這簡直便是不折不扣的原始行為，那裏是陰陽並濟、合藉雙修的練功心法？

不久，慕容傲雪大嚷一聲，軟軟的伏倒在金鈴夫人嬌軀之上。

「不要動，我來助你運功。」金鈴夫人仍然緊緊摟着慕容傲雪，暗中運起心法。

慕容傲雪只覺得全身上下，尤其是小腹間，有着一種說不出來之舒服感，片刻後便沉沉入睡。

金鈴夫人那本已白裏透紅的粉臉，這時更增添了數分神采，只見她輕輕推開沉睡着的慕容傲雪，坐了起來，盤膝運功。

慕容傲雪醒來時，竟已是大白天，他這一睡，竟睡了六七個時辰。

「小呆子，你醒來了嗎？怎麼樣了，可覺得自己與日前，有甚麼不同之處嗎？」身上仍是半縷全無的金鈴夫人，輕輕地撫挲着他强壯而寬闊的胸膛道。

慕容傲雪只覺得身心舒暢，精神比從前任何一刻還要好，便把感受說出。

他毫無經驗，又怎知道這是極為正常之現象，並不是甚麼合藉雙修之功哩。

一個修習內功的人，精力旺盛，若沒有適當宣洩，久而久之，體內便有一種不自然之感受，這情況，尤以未經人道的童身為甚。

一旦宣洩後，再加上長時間之休息，慕容傲雪不覺得身心舒暢才怪。

他又怎知道本身眞元，已被金鈴夫人吸取不少呢？

金鈴夫人那隻放在慕容傲雪胸膛上的手，逐漸往下移……

「夫人……」

「多做事，少說話。現在不要動，我們以另一姿勢練習，但你得要依照我所說方法運氣，不可心存雜念……」金鈴夫人邊說邊翻身伏在慕容傲雪身

上，移磡就船，口中唸唸有詞，指導着他如何運功。

慕容傲雪只覺得這次大有進步，莫非這是內力精進的效果？

不久後，房外响起金鈴夫人其中一名侍婢的聲音：「報告夫人，桃花林中闖進一個黑袍幪面客，對陣式似乎略有所知。」

金鈴夫人之動作並沒有緩慢下來，只道：「我這桃花大陣豈是普通人所能破的，區區小事，何須跑來騷擾我，妳們看着辦吧，萬一那人眞的能夠穿過桃花大陣時，才來向我報告吧！」

房外的婢女，連忙唯唯應諾離去。

「咦，小呆子，爲甚麼停下來了？快點繼續用功，這樣輕易受外間影响，怎能有進步？對了，這才是嘛，噢……我畢竟沒有看錯人，你果然是個可造之材……啊……」

若然有道家精通陰陽並濟之術的人，看見他們這時之所謂「練功」情況，定會氣得半死。

桃花陣內　芳心暗許

魁梧大漢說得也沒錯，走了大約三十多里後，幪面黑袍客便來到環境清靜、景色怡人的蝴蝶谷，只可惜時屆深秋，再也找不着蝴蝶的影子。

不過，幪面黑袍客也不是爲了找尋蝴蝶而來，也沒有依魁梧大漢所說般越過山谷，繼續南行前往金陵，因爲他的目的地，根本便不是金陵。

他的目光，不停地細心搜索着山谷兩旁，終於停留在一片密林之上，似是有所發現。

隨即便見他飄身向前，在那片密林之前停下，注視着林裏看似雜亂無章，實則經過人手精心刻意安排的桃花樹叢。

片刻後，他喃喃道：「區區一個正反九宮小陣，又怎能難倒我。」跟着便飄身入林。

很奇怪地，他這時的嗓子竟然不再是尖銳刺耳，男女難辨，而是出谷黃鶯般，悅耳動聽！

原來這幪面黑袍客，竟然是個女的！

只見她左兩步，前一步，右三步，後四步的在林裏小心翼翼的走動着，片刻後已來到密林深處，依稀看見不遠處的一片莊院。

幪面客沒有稍作停留，繼續以奇怪之步伐走着。

可是，怪事出現了，她竟然與那所莊院愈離愈遠，終於看不見莊院之蹤影。

幪面客亦發覺有點不妥，停下來用心觀察着，喃喃自語道：「奇怪了，爲何會如此的？不好，這不是正反九宮陣那般簡單，我上當了。」隨即盤膝坐下，在地上不停地寫着一些數字，時而搖頭，時而點頭。

驀地，她的身形一陣顫抖，忖道：「不好，這兒有毒！」再也不敢繼續計算出陣之法，運功袪毒起來。

也不知是醒覺太遲還是毒性太强之關係，她的身軀抖動得愈來愈厲害，口裏亦開始急喘起來。

片刻後，她竟站了起來，一手便扯掉頭上的黑色面罩，不停地嚷着：「熱死我了、熱死我了！水……水……那裏有水啊，水……」

她竟然是在杭州城外小丹霞寺，與化名傅子倫的倫少亮相處數日，共同研究琴技的施英！

只見她隨手把頭罩扔在地上，不分東西南北的在林裏狂奔，不停的嚷着：「熱死我了，水……水……」

一路上，她一邊奔跑，一邊發狂地把身上穿着的黑袍、黑袍下的女裝，甚至內衣也撕得稀爛粉碎，赤條條的到處奔跑，找尋着水源。

她似乎是內火焚身，熾熱萬分，即使薄薄的一件衣服留在身上，也會覺得難受。

終於，她停了下來，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　＊　＊

倫少亮揹着小菁，與甘不凡亦正沿着小徑來到蝴蝶谷。

他的目光銳利，瞬即發覺谷旁的一座密林裏，正有一條人影來回奔跑着。

只是，那人影奔走之速度是如此的快，連倫少亮也未能分辨出究竟是男是女，更不能看出這人身上乃是半縷全無。

但是，一如施英適才情況，倫少亮立即便發覺林中隱藏着一個極爲奧妙的陣式。

「小搗蛋，林裏有人走動着。」甘不凡亦已發覺了，對凝視着樹林入了神的倫少亮道。

「不錯，有人被困在奇門陣式裏，正發狂地找尋出路。你們留在這裏，我進陣看看，千萬不要進來找我。」倫少亮隨即把小菁放下，掠向該片茂林。

「小搗蛋，你可以破這陣嗎？」

「這陣式看似正反九宮，但却非正反九宮，我也沒把握破它，不過，即使不能穿過，全身而退則毫無問題。」話聲方落，倫少亮已飄身進陣。

最初，倫少亮所用的步法，與施英所用的一樣，但走了片刻後，他却改變了步法。

入陣不久，他已看不見適才奔跑的人影，在他想像中，該人定是跑到密林深處，在陣中央打着圈子跑。

間歇地，倫少亮察覺到地上留下不少碎布，他還道是被困的人撕衣認路之方法！

只可惜，施英撕掉身上衣服的時候，已是發了狂似的亂跑，並不是依照破陣的步法走着，而倫少亮則有規則地走，與施英所走的路線大不相同。

換言之，他能看見的，只是施英棄於地上的小部份衣物，而剛巧地是白色的——施英黑袍下衣着及內衣之顏色。

驀地，倫少亮發覺不遠處有一赤裸少女仰天躺着，口中喃喃地呼喚：「水……水……」

赤裸少女竟然是在倫少亮心中，留有深刻印象的施英！

倫少亮吃了一驚，無暇思索施英爲何會在這裏出現，飄身上前查看。

白裏透紅的肌膚、高聳的玉乳、僅可盈握的腰肢，再加上芳草萋萋的桃源禁地，端的是一具完美無瑕的胴體，散發出令人無可抗拒之誘惑。

但是，倫少亮年紀輕輕便已和家裏的丫頭鬼混，女子的身體對於他，可說是司空見慣，所以在這情況之下，仍能保持冷靜，眼中有色，心中無色，對眼前動人胴體無動於衷。

他想到的只是救人！

略爲檢查施英的脈膊，倫少亮便發覺她中毒極深，隨即心中一動，猛吸一口眞氣。

「桃花毒瘴！」

倫少亮暗叫一聲不好，連忙從懷裏掏出三顆葯丸，自己吞下一顆，再把餘下兩顆放在口裏嚼碎，捏開她的牙關，以眞氣把葯渡進施英腹中。

渡過葯丸後，倫少亮的嘴並沒有離開施英的櫻唇，繼續渡進眞氣，右手手掌則按在她背心命門穴上，雙管齊下地替她以內功逼毒。

施英那本是熱得燙手的胴體，逐漸降低溫度，恢復正常。

終於，施英嚶的一聲，張開雙目。

施英甦醒過來時，發覺竟有一男子在吻着自己，而自己身上更是寸縷全無，登時大吃一驚，不由分說，便是當胸一掌劈了過去。

砰的一聲，倫少亮猝不及防，頓即被劈得倒飛丈餘，撞在一株桃樹樹幹上。

施英只是中毒，眞力只是於狂奔中略爲消耗，那一掌乃是情急中全力施爲，自是勁度奇猛。

幸好倫少亮內功深厚，且練有護體神功，作出自然反應，否則在那一掌之下，早已一命嗚呼，死得不明不白。

饒是這樣，倫少亮亦受傷非輕，噴出數口鮮血，掙扎地從地上爬起來，道：「施姑娘，請勿誤會，妳中了桃花毒瘴，在下適才只是替妳逼毒。」

施英這時亦已想起適才情形，知道錯怪了好人，急道：「對不起，我……我……咦，你爲何會認識我的？」

倫少亮猛吸數口眞氣，把體內翻騰着的血氣壓下，脫去外衣，遞給施英，道：「施姑娘，在下傅子倫。」

施英登時呆若木雞，竟不懂得接過倫少亮遞過來的外衣，只呆呆地道：「你……你竟然是傅子倫？」

倫少亮道：「是的，只不過我當日是易了容罷了，請妳先穿上在下的外衣吧，妳這樣，很容易着涼的。」

施英這才想起自己身上寸縷全無，登時羞得滿臉通紅，匆匆接過倫少亮的外衣，轉身穿上。

事實上，她的身體，對於倫少亮已是毫無秘密可言，轉身與否已無多大關係，施英這樣做，只是女兒家的矜持以及略為遮醜罷了。

倫少亮亦趁這機會，另外掏出兩顆葯丸吞下。

施英穿好衣後，回過身來道：「對不起，賤妾適才那一掌……」

倫少亮道：「沒關係，這兒不宜久留，我們出林再說吧。」

施英道：「但是你的傷……」

倫少亮道：「我的傷雖然不輕，但此地充斥着瘴毒，實在不宜運功調息，還是先離開這裏吧。」

施英道：「既然如此，讓賤妾扶着你走吧，是了，傅公子，你懂得出陣之法嗎？」

倫少亮點頭道：「在下自己走便成，是了，施姑娘，在下原名倫少亮，傅子倫乃是化名，尚請姑娘不要見怪。」

事實上，施英早已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而她這時心裏也矛盾得很，正在天人交戰着。

在公，倫少亮極有可能是她那不可告人的大事之極大障礙，必須除掉。

在私，倫少亮乃是她的救命恩人；而且在小丹霞寺之數日交往，她早已對才華蓋世的傅子倫傾慕非常，甚至可說芳心暗許，只是當時礙於傅子倫不懂武功，難以共諧連理，才揮動慧劍，毅然離去。

最要命的是她女兒家清白之軀，已毫無保留地給倫少亮看過一清二楚，且曾雙唇交接，雖然倫少亮只是為了救她，但始終都是肌膚相親，始終都是一個吻啊！別說她對倫少亮早已暗中愛上，便是為了這個，她也是非他不嫁的了。

可是，若是倫少亮之立場，真的和她相對的話，她該如何？而這可能性又卻是極大！

倫少亮適才在全無防範之下承受她全力一擊，仍能不死，內功修為之深厚，實大出施英意料之外，日後若是和他對立，她能勝過他嗎？

當然，為了避免日後痛苦及煩惱，最佳辦法便是趁倫少亮這時傷重，一舉斃於掌下。

只是，施英能狠着心腸下此毒手嗎？

為了她爹的心願，她可以狠下心，把天下所有人殺掉，但是，對着倫少亮……

想到這裏時，施英衝口而出，嚷道：「倫公子……」

倫少亮還道她有了甚麼意外，連忙回過身來，道：「施姑娘，甚……」

施英已情不自禁地撲進倫少亮懷裏，嗚咽起來。

倫少亮為之一愕，如墮五里霧中，只得輕輕摟着施英，柔聲道：「施姑娘，不必內疚，在下並無大礙，只要略作調息，便能復原的了。」他還以為施英仍對剛才那一掌耿耿於懷哩！

良久，施英才幽幽地長嘆一聲，離開倫少亮懷抱，默然隨着他出林。

在林外等得心焦如焚的甘不凡及小菁，遙遠看見倫少亮與一少女走出，還道他已救回南宮婉兒，大喜撲上前，這才發覺與倫少亮一起的，乃是個陌生美女。

甘不凡一眼便看出倫少亮內傷極重，急道：「小搗蛋，發生甚麼意外了？這位姑娘是誰？」

倫少亮道：「我沒事，這位是施英姑娘，我的好朋友。」

小菁心裏登時泛起一陣醋意，但隨即想起以她的身份，根本沒資格吃別人的醋，這才釋然，代之而起的乃是擔憂，擔憂倫少亮會否要她！

「少爺，你傷得極重哩，快點坐下調息吧！」小菁也不理會她自己的傷勢還未全部康復，撲上前攙扶倫少亮。

「對了，小搗蛋，快點運功療傷吧，我來替你護法。」甘不凡道。

倫少亮也知自己所傷非輕，遂默默點頭，就地運功療傷。

這時，小徑旁的一株大樹後，卻有一個身材頗為肥胖的黑衣人躲着，目不轉睛地注視倫少亮等人之一舉一動。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自黃山論劍後，倫少亮亟欲找尋的賭王之王裘一敗。

只聽見他喃喃自語道：「奇怪極了，教主為何會與倫少亮這小子走在一起的？司馬老兒不是說她跑了去找金鈴夫人這妖婦交涉的嗎？」

裘一敗口中的教主，自然是施英無疑，但司馬老兒又是誰？莫非便是那魁梧大漢？

若魁梧大漢真的是姓司馬，他和楊柳山莊，又有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從他的身形看，他比司馬雲飛，更像是已故楊柳山莊莊主司馬雲龍的胞弟。

驀地，裘一敗留意到施英身上所穿的，乃是倫少亮慣穿的褪色儒服，兩隻衣袖早已不知去向(倫少亮已撕掉下來替小菁包紮傷口)，露出一雙如粉藕的玉臂，似乎儒服之下，充其量只有內衣。

裘一敗大吃一驚，暗忖道：「為甚麼會這樣的？難道教主給這小子騙掉身子了？唔，一定是了，要不，教主這時又怎會對這小子露出滿臉關心之情？若是真的話，那便大大不妥了，

我得趕回去，和司馬老兒商討對策。」

原來魁梧大漢回到他們據點後，把經過告訴身為護法的裘一敗，裘一敗自小便看着施英長大，聽見她跑了去找金鈴夫人交涉，大吃一驚，匆匆來替她接應。

誰知道趕到這裏來時，甘不凡及小菁却在谷中等候着倫少亮，裘一敗自忖武功不如甘不凡，遂不敢現身，躲在一旁靜觀事情有何發展，竟給他看見施英陪着身受重傷的倫少亮從林裏走出，更從施英之衣衫不整，推測兩人有不尋常之關係。

裘一敗悄悄離去後不久，倫少亮已運功完畢，張開雙目向施英問道：「施姑娘，為何妳會跑到這裏來的？」

施英早已知道倫少亮會提出這個問題，遂於他運功療傷時便把答案準備妥當，不假思索便答道：「自從當日于小丹霞寺與公子一別後，賤妾便在江南一帶遊歷，希望能夠找到一處適合賤妾彈琴之環境，後來聽說這裏環境幽美，便跑來一看，一時却忽略了時間不對，一隻蝴蝶也找不着。」

倫少亮道：「既然這樣，妳應該循原路回去才是啊，為何還跑到密林裏呢？難道妳沒有聽過逢林莫入這句話嗎？」

施英赧然道：「賤妾本打算離開的，那知道林裏却隱約傳來一陣清脆悅耳，却帶着一種神秘感的鈴聲。賤妾一時好奇，便跑到林裏找尋鈴聲來源，誰知被困奇門陣中，更身中瘴毒，也不知是否發覺得太遲關係，怎樣運功也未能把瘴毒驅出體外。」

倫少亮從懷裏拿出一瓶藥丸，倒出七八顆留為自用，把整瓶送給施英，道：「姑娘所中的桃花毒瘴，毒性怪異，如無靈葯輔助，無論內功如何深厚，也不能把之驅出體外。這兒有半瓶清心解毒丸，能解百毒，即使遇上桃花毒瘴，只要吃上一顆，便可支持一個時辰，不為瘴毒所侵，姑娘可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施英也不客氣，連忙道謝接過。

倫少亮續道：「適才在下替姑娘逼毒時，發覺姑娘所習內功，另樹一幟，奇特怪異，不知姑娘所習的是何家心法？」

施英想不到倫少亮竟會提出這率直問題，登時為之一愕，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事實上倫少亮這一問，也的確有點兒冒昧唐突，只是他在山間長大，不知忌諱，想到便問。

甘不凡見狀，立即解圍道：「小搗蛋鬼，這是別人之秘密，你怎可以隨便問的！」

施英連忙道：「不，在公子面前，賤妾那有秘密可言，事實上，賤妾也不知所習乃是何家心法，所以未能作答罷了。事情是這樣的，賤妾年幼時體弱多病，後來遇上一個和尚，說賤妾身具五陰絕脈，若不修習內功，便難以活過十二歲，其後，那和尚便傳授了賤妾一種練功心法，至於是甚麼名稱，那便不得而知了。除了內功之外，賤妾對於其他武功，可說一竅不通，只在家中護院武師處學過三數式拳腳功夫，實在貽笑大方。」

倫少亮笑道：「這已足夠了，江湖武林乃是個大染缸，一個女兒家，實在不宜涉足其間，學那麼多武功幹甚麼？」

甘不凡插口道：「小混蛋，不要在這裏窮磨了，我們還有正經事要辦哩！你現時傷勢如何？還可以動手嗎？」他見倫少亮沒有說出受傷原因，知道定有別情，所以沒有追問，只提醒他還要找尋南宮婉兒之下落。

施英聽了，心中一驚，道：「倫公子，你不是打算進入桃花林裏吧？」

她實在擔心倫少亮是為了從金鈴夫人手中救出慕容傲雪而來，要知道倫少亮適才受傷極重，雖經過一番調息，也不適宜動手，若在這時找上金鈴夫人，簡直是死路一條。

雖然在必要時，施英可以出手助倫少亮一臂之力，但這樣一來，她剛才所編的一番謊話便會拆穿，更會惹起倫少亮對她真正身份有所懷疑。

從施英適才所說之鈴聲以及林裏之桃花陣，倫少亮已差不多肯定，金鈴夫人住在林裏。雖然慕容傲雪在她手中，倫少亮却不打算趁此機會，找上金鈴夫人把他救出。

因為從甘不凡口中，倫少亮知道慕容傲雪是自願跟隨金鈴夫人而去，以冀達到成為天下第一劍之目的，倫少亮並非慕容傲雪之尊長，那有權過問別人之私事？

當然，倫少亮大可以金鈴夫人使用妖法邪術勾引年輕劍客為藉口，堂而皇之地搬出替武林除害的理由，找上金鈴夫人，但是以他現時之情況，即使找上金鈴夫人，那又如何？還不是自尋死路！

於是，倫少亮搖頭道：「不，在下只是救人而來，並不是要進林裏。」

施英急道：「公子要救甚麼人？」

先入為主，施英直覺上仍以為倫少亮是為了救慕容傲雪而跑到這裏來。

倫少亮道：「在下要救的，乃是一位名叫南宮婉兒的姑娘，亦即是這位小菁姑娘的小姐，她被兩個神秘人擄走了。」

施英滿臉醋意的道：「公子不辭勞苦的跑來這裏救人，這位南宮姑娘定是公子的紅粉知己了？」不知怎的，她心裏明白南宮婉兒與倫少亮甚麼關係也沒有，仍然有此一問，也許她要親耳聽見心中人否認，才會感到舒服吧！

「不，這位南宮姑娘不但不是在下之紅粉知己，甚至可說連朋友關係也扯不上。」倫少亮道。事實上，他亦的確對南宮婉兒沒有甚麼好感。

施英這才滿意，眼珠一轉，道：

「倫公子，那兩個擄走南宮姑娘的神秘

人，是否其一身材魁梧、滿臉于思，另一則身穿黑袍、黑罩幪面？」

倫少亮、甘不凡及小菁聽了，不約而同地道：「對了，姑娘曾經見過他們嗎？」

施英道：「是的，當賤妾轉入小徑前來這裏之前，於大路上曾遇見這兩個人，挾着一個少女向北走。賤妾因不懂武功關係，所以不敢過問。」

倫少亮暗叫不好，道：「糟糕，我們追錯方向了。」

甘不凡道：「事到如今，我們唯有盡人事循原路回去，往北追尋他們之下落吧，希望婉丫頭吉人天相，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小菁嗚咽着道：「甘老前輩，那些淫徒甚麼事不能做出來？小婢實在不敢想像，小姐會受到些甚麼折磨。」

施英一愕，道：「小菁姑娘，妳說那些人是淫徒？」

小菁點點頭，道：「是的，小婢便差點兒被他們其中一個同黨汚辱了，幸好倫少爺及時趕到，救了小婢，否則後果實不堪設想。」

倫少亮道：「小菁，妳放心吧，那些人若然膽敢傷害妳家小姐，我替妳把他們逐一殺掉。」

小菁的話，使施英大爲震驚，也大是憤怒，她並不是憤怒小菁含血噴人，誣蔑她的手下乃姦淫之徒，事實上，她對小菁的話深信不疑，因爲不但倫少亮那一番話，變相証實了的確有這麼一回事，而且小菁現時身上所穿的黑色男裝上衣，乃是她手下劍侍之服飾。

不消說，小菁本身的衣服，定是被追殺她的第八號劍侍於企圖姦汚她時所撕破，所以才會穿上施英手下劍侍的上衣。

倫少亮對小菁所許下的諾言，更使施英悚然，心中起了一陣寒意，若然倫少亮眞的爲了南宮婉兒而殺盡教中每一個人——這當然包括她自己在內，那如何是好？

施英當然不能讓他這樣做，但是，如何能夠制止他呢？除了把他殺死之外，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絕對不能傷害南宮婉兒。

她既然不願意把倫少亮殺死，那自然只有一條路可走，幸好她來這裏之前，曾再三吩咐司馬副教主……

不好！自己不也是曾經下過命令，嚴禁教中子弟姦淫婦女的嗎？但是，身份不低的第八號劍侍還不是一樣陽奉陰違，即使在執行任務時，也打着小菁的主意？她實在不敢保証，教中還有沒有好像第八號劍侍這類淫徒存在。

想到這裏，施英不禁焦急萬分，巴不得立即飛回分壇，保護南宮婉兒之安全。

這時，只聽見甘不凡道：「小混蛋，不要多說了，還是快點動身吧，否則你可眞的要大開殺戒了。你爺爺曾吩咐過你不得招惹江湖是非，我把你拖進這淌渾水，已不知如何向倫老兒交代，他若知道你爲了一個毫無關係的女子而大開殺戒，不把我這副骨頭拆掉才怪。」

倫少亮聳聳肩，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即使爺爺怪責下來，甚至以後不准我踏出埋劍山莊半步，也沒辦法的了。施姑娘，在下等有緊急事要辦，就此告別。不過，林裏險惡萬分，尤其是那發出鈴聲之人，更是妖邪之輩，妳千萬不要再冒險進去了，還是速速離開這裏吧。」

愛郎對自己如此關心，施英心中自然泛起一陣甜意，不迭點頭應諾，目送倫少亮等人離去後，方始越過山谷，施展美妙身法，向另一方向急掠。

* * *

大約一個時辰後，施英便來到金陵東北約三十餘里的一個小鎭，越牆進入一座外形頗爲殘舊的小莊院。

她沒有驚動任何人，悄悄走進一間佈置淸雅、簡單而不落俗套的套房，從衣櫃裏拿出一套純白衣服換上，更把那脫下來的無袖褪色儒衫愛惜地摺好，收藏起來。

在放進衣櫃時，施英更柔情似水，却也心事重重的在那件本屬於倫少亮的外衣上摩挲着，好像撫摸着的不是一件衣服，而是倫少亮修長的軀體。

良久之後，她才長嘆一聲，另外取出一件寬大黑袍及一個黑色頭罩穿上，打開內間一道暗門，飄身而進。

片刻後，施英已置身一間沒有窗、沒有任何擺設，只有數張椅及茶几的密室中，她的身前兩旁，分別坐着不久之前把南宮婉兒擄走的魁梧大漢，以及本是姓倪的裘一敗。

「副座，南宮婉兒帶回來了沒有？」穿上黑袍後的施英，嗓子回復冷冰冰兼尖銳刺耳。

「回稟教主，南宮婉兒已順利帶回此間，現正囚於地牢裏。」魁梧大漢道。

「可曾對她有何傷害？」

「沒有，南宮婉兒沒有損失一條頭髮！」

「這好極了，雷劍侍回來了沒有？」施英明知故問。

「回稟教主，第八號劍侍已遇害，屍體被發現於距離金陵以北約十里處，上身赤裸，背心有五道瘀痕，似是被內家指力所擊斃。依屬下推測，這極有可能是倫少亮那小子所爲。」魁梧大漢道。

施英登時聲音一沉，道：「副座，本座曾告訴你多少遍了，在本座面前，絕對不能說任何粗話，小子長，小子短的，成何體統？今後如有再犯，當罰自摑嘴巴五十！」

魁梧大漢臉色微變，心裏大是不服，却是不敢發作，只恭敬地道：「屬

下知罪，請教主見諒。」

裘一敗亦適時替他解窘，道：「教主，屬下有要事報告。」

「甚麼事？」

「頃接山西省的線眼傳來之消息，南宮奇已率領大批高手南下，目的地似是洛陽楊柳山莊。」裘一敗道。

施英爲之眉頭大皺，道：「南宮、慕容兩大世家，在江湖中雖然齊名，實際上，南宮世家之實力比諸慕容世家高出很多，純粹因爲南宮奇爲人謙遜，不喜歡招搖，所以名頭反而不及慕容世家响亮，若以楊柳山莊現有實力，實在難以與之抗衡。」

魁梧大漢、裘一敗雙雙答道：「教主所言極是，楊柳山莊方面，現只有劉護法及四名劍侍坐鎭，的確難以對抗南宮世家。」

施英寒聲道：「本教經多年心血訓練出來的十二名劍侍，四名仍在楊柳山莊，陳劍侍去了鬼醫那邊接受整容手術，雷劍侍已死，金鈴夫人那妖婦又以邪術勾引了三個，現只餘下三人在這裏。司馬副座，若由你率領這三名劍侍以及金陵方面可堪調動之人手，前往楊柳山莊增援，可有信心把南宮世家一舉殲滅？」

魁梧大漢忙道：「回稟教主，人手方面，應該勉強足夠，屬下只擔心一點。」

施英道：「你擔心些甚麼？」

魁梧大漢道：「南宮奇之武功，比諸慕容松及慕容傲雪都高出很多，屬下並無勝他之把握，若倪護法也同行的話，情形會好一些。」

施英搖頭道：「司馬副座，這沒有用的，難道有倪護法在，你便有信心擊敗南宮奇嗎？」

魁梧大漢道：「教主，屬下只是認爲，萬一南宮奇之武功眞的非屬下所能戰勝之時，倪護法可以協助屬下一臂之力，聯手夾攻。」

施英道：「楊柳山莊方面已有劉護法在，劉護法之武功，比諸倪護法並不稍遜，而且與你相處較久，豈不更爲適合與你合擊南宮奇？爲何你要選上倪護法呢？」

魁梧大漢道：「教主有所不知了，南宮奇今次南下，不但出動了整個南宮世家的高手，更邀請了多名友好助拳，屆時劉護法定會成爲衆矢之的，難以抽身出來與屬下聯手。」

施英道：「司馬副座，問題便出在這裏了，劉護法既然有可能被對方纏着，難以抽身，即使有倪護法在，也會有這樣情形發生。當對方發覺我們之實力超出他們預算時，便會明白唯一取勝機會，在於南宮奇身上，希望他能儘快把我方最强的人解決，再協助其他的人作戰，在這情形之下，他們絕對不會讓你們有機會以衆凌寡，合攻南宮奇。屆時即使你倆有這機會，勢色不對時，南宮奇便會逃走，若是連你也沒把握把他擊倒，被他逃脫的機會便非常大，放虎歸山，後患無窮，何况我們之人手並非佔着壓倒性之優勢，難以把其他南宮世家的人悉數留下！」

魁梧大漢及裘一敗無言以對，因爲事實上，南宮奇若要逃跑的話，他倆實在沒把握把他截下來。

施英續道：「本教當年被逼得走投無路，主要便是南宮、慕容兩大世家從中搗鬼。因此，本教若要重建基業，於中原立足，最先決條件，便是把這兩大世家之勢力瓦解。慕容世家如今只餘下一個慕容傲雪，難以有甚麼作爲，暫時可以不用理會。但對付南宮世家，我們的方針便有所不同，因爲他們眞正的力量，並不是在於高手衆多，而是南宮奇的威望及在江湖之影响力。換言之，即使我們能夠把南宮世家所有高手都除掉，只要走脫一個南宮奇，南宮世家便會重建起來，你們可知道，目前多少人渴望着加盟南宮世家，成爲他們的一份子嗎？」

施英所說，乃是鐵一般的事實，南宮世家衆多高手當中，佔了十分之九乃是外姓，與南宮奇毫無血統關係，只是有鑑於南宮奇及他祖上之仁義威望，跑來歸附。

而南宮世家之宗旨，並非稱霸武林，亦恐怕樹大招風，引來非議，所以設下限額，只保持一定數量，於府中高手歸隱或死亡時才予補充。因此，輪候着進入南宮世家的大不乏人，亦可以說，只要南宮奇改變宗旨，廣納人手，於短時間內，便可把實力擴張數倍。

魁梧大漢及裘一敗也不是初出江湖，怎會不知道這一點。

裘一敗道：「教主，屬下有一提議。」

施英道：「倪護法，請說來聽。」

裘一敗道：「正如教主所說，南宮世家主要實力，乃是南宮奇之聲望，亦即是說，只要南宮奇不在，南宮世家便會樹倒猢猻散，不足爲患。」

施英道：「一點也不錯，目前來說，以南宮婉兒之魄力才幹，實不足以領導南宮世家，只要南宮奇死掉，南宮世家便會一蹶不振，所以南宮奇一直都爲這問題所困擾。」

裘一敗道：「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拿南宮婉兒要脅南宮奇，着他退出江湖，這樣，我們豈不是可以不費一兵一卒，便把南宮世家之勢力瓦解？」

施英道：「倪護法，你想得太天眞了，你以爲本座把南宮婉兒生擒，是爲了這目的嗎？」

裘一敗道：「教主，莫非妳另有計策？」

施英道：「南宮奇若是這麼注重私情，便不會有這麼多武林中人甘心歸附了，本座可以肯定，他寧可眼看女兒被殺，也不會讓南宮世家從此在江湖上消失的。」

袞一敗道：「教主，這屬下便不明白了，南宮婉兒乃是南宮奇唯一子女，她死掉後，南宮世家還不是一樣後繼無人，始終要在江湖消失嗎？」

施英道：「本座不知道南宮奇有何打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南宮婉兒絕對不會成爲南宮世家下一任宗主！」

袞一敗一愕，道：「爲甚麼？」

施英道：「倪護法，你可知道南宮奇有意把女兒許配給慕容傲雪嗎？」

袞一敗道：「教主，江湖中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了。」

施英道：「慕容傲雪乃慕容松獨子，亦是慕容世家之唯一繼承人，因此絕無可能入贅南宮家，若是南宮奇有意培養女兒成爲下一任宗主，怎會讓她嫁到慕容家去？」

魁梧大漢道：「那麼教主爲何吩咐屬下等不得殺害南宮婉兒，只可生擒？」

施英道：「理由很簡單，因爲我們根本便沒有殺她的藉口。進攻慕容世家，是楊柳山莊爲了替無辜死在慕容傲雪劍下的莊主報仇，雖然手段略嫌過份，但理由也是充足得很，而當日我們亦沒有殘殺無辜婦孺，所以武林中人對本教進攻慕容世家之行動，並沒有强烈反應。南宮世家這回前往楊柳山莊大興問罪之師，只是因爲兩家乃姻親關係，兼且替嫁進慕容家的南宮馨報仇。」

袞一敗仍是不明白，問道：「教主，既然南宮奇已有足夠理由找上楊柳山莊，我們殺不殺南宮婉兒，有何關係？反正與南宮世家這樑子是結定的了。」

施英道：「分別可大了，南宮馨雖然是南宮奇的妹妹，但却是慕容家的人，南宮奇雖亦有權替她報仇，但也只能動用他本身的人手，充其量邀請一些友好助拳。若然我們把南宮婉兒也殺掉，情形便大大不同了，這不但是公然向南宮世家挑釁，楊柳山莊方面更是濫殺無辜，南宮奇便大有理由召集其他門派，向楊柳山莊問罪，以他在江湖中的聲望，能召集多少高手，實不難想像出來。本座可以肯定，各大門派，甚至少林、武當都會派出高手參予這次行動。以我們現時之實力，能和整個武林動手嗎？」

魁梧大漢以及袞一敗這才恍然大悟。

施英接下道：「照說，我們根本連擄走南宮婉兒也是不該的，只是本座另有打算，才把她擒下來。」

袞一敗問道：「教主有何良計？」

施英道：「本座早已想到你們當中，並沒有任何人有足夠信心擊倒南宮奇，即使司馬副座也只是與他在伯仲之間，孰勝孰負難以預料，但若是南宮奇不能專心應戰的話，司馬副座便能輕易取勝。」

魁梧大漢對這點亦大爲同意，道：「教主說得不錯，若南宮奇不能專心的話，屬下有足夠信心，把他擊倒。」

袞一敗道：「莫非教主打算利用南宮婉兒，令他分心？」

施英點頭道：「一點也不錯。本座本打算把南宮婉兒暗中押往楊柳山莊，於南宮奇與司馬副座酣戰時突然出現，再由本教一名手下當場對之施以辣手，諸多折磨，南宮奇定會大受影響，屆時司馬副座便可輕易取勝。」

魅梧大漢及袞一敗同聲道：「教主果然高明！」

施英搖頭道：「不，計策雖然高明，本座却不打算付諸行動，不但如此，本座還要立即把南宮婉兒釋放。」

兩人聽了大爲錯愕，道：「爲甚麼？」

施英道：「因爲……因爲……你們還是不要多問了，先把南宮婉兒帶上來吧。」

魁梧大漢急道：「教主……」

施英不悅地道：「司馬副座，你沒聽清楚本座說些甚麼嗎？還不立即把南宮婉兒帶上來？」

魁梧大漢那敢多言，連忙應諾而去。

袞一敗道：「教主，沒有南宮婉兒，我們如何對付南宮奇？」

施英冷冷道：「只有本座親自出馬這一辦法了，你倆留在這裏，替本座主持此間一切，並嚴密注視倫少亮及甘不凡之行動，若有跡象顯示他們前往洛陽，立即以信鴿通知本座。不過，本座知道他們應該不會趕往楊柳山莊的，只是以防萬一罷了。」

這時，魁梧大漢已把穴道被制的南宮婉兒帶到。

施英摒退兩人，替南宮婉兒解開穴道，道：「南宮姑娘，請隨便坐。」

南宮婉兒怒道：「你們是誰？把我捉來有何企圖？」

施英道：「南宮姑娘，我不妨告訴妳，我們乃是一個殺手組合，受聘對付慕容世家，至於是誰聘請我們，礙於行規，恕難奉告。本來我們是不應該對姑娘有所冒犯的，事實上，我們亦不想招惹你們南宮世家，只是我的手下一時胡塗，擅作主張，把姑娘帶了回來，希望能藉姑娘要脅令尊拿一筆可觀之贖金來。」

施英的聲音雖然冷冰冰兼且刺耳難聽，措詞却頗爲客氣，更已表露目的只是爲錢，並無其他，南宮婉兒聽了，心裏爲之稍安。

「你們要多少錢？」

「姑娘誤會了，那只不過是我手下之主意，我自己絕對不容許本教弟子幹出擄人勒索這類有欠光明、卑鄙無恥之事。因此，我不但把擄妳回來的手下教訓了一頓，更打算把妳釋放。」

南宮婉兒心中大喜，可是對方却是殺害表哥一家的幫兇，自然不表示任何感激，而且與自己情如姐妹的侍婢小菁，也不知情況如何。

「你們把我的侍婢小菁怎樣了？」

「放心吧，她現在安全得很，一個姓倫的青年把她救走了，更殺死我一個手下。」

「哼，活該！」聽見小菁無恙，南宮婉兒自然輕吁一口氣，放下心頭大石。

「姑娘，這對妳來說，雖然是個好消息，但對妳的處境，却是壞透。因爲那名被殺的弟兒，與我的副手，亦即是擄妳回來這裏的魁梧大漢關係極深，他大有可能遷怒於妳，對妳有所不利，這也是我急於釋放妳的主要原因。」第八號劍侍與魁梧大漢之關係，却是施英胡謅出來，另有目的。

南宮婉兒默言不語，只希望眼前這幪面人，早點把她釋放。

「在我回來之前，他們對妳可有任何侵犯？」

南宮婉兒吃了一驚，連忙檢查自己身體，看看有沒有異狀。事實上不必檢查，她也知道沒受到任何侵犯，除了可能被別人佔些小便宜之外；不過她一直都被制穴道，毫無知覺，即使被人佔了便宜，也無從得知，但她可以肯定身上無傷，也沒有被姦污，因爲她還是黃花閨女一名，若被人侵犯過的話，自己自然知道。

她默默搖頭。

「這好極了。不過，我雖然曾下令他們不得騷擾妳，但我對他們，尤其是我的副手之脾性了解得很，難保會在我釋放妳之後，悄悄找上妳，對妳有所不利。因此，爲了妳本身安全，妳必須儘快與倫少亮及甘不凡會合，因爲我的副手武功極高，只有這兩人，才能保障你的安全。」

「請問我去那裏，可以找到他們？」

「我現在也不清楚，不過，我可以在一天之內查出來，只是妳若在這裏多留一天的話，難保發生甚麼意外，這對妳、我都不大好。所以我替妳想了一個辦法，就是離開這裏後，你立即前往杭州，找一間客棧躲起來，我找到倫少亮及甘不凡後，便通知他們立即前往杭州找妳，以我推測，不消三五天，妳便可以和他們會合，妳認爲如何？」

「爲甚麼要往杭州，而不是金陵？事實上，我可以到慕容世家暫避的啊。」

「我選上杭州，主要是因爲距離較近。當然，最近的自然是金陵，只是那裏危險得很，不但有本教的線眼，更有楊柳山莊的人在監視着，妳若回慕容世家，可說是自尋煩惱，要知道，他們連妳的姑姑也敢殺，還有甚麼事不敢做？不過，妳若不喜歡杭州，我也不勉强，那麼，蘇州又如何？」

「便杭州吧，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請隨便說。」

「爲甚麼你這麼關心我的安全？」

「很簡單，因爲我不希望招惹你們南宮世家，或應該說，我不想招惹比你們南宮世家來頭更大的埋劍山莊。」

「你是說倫家？倫家和我有何關係？」

「南宮姑娘，日後妳自會知道，恕我不便說出來。時間也不早，我們也得動身，姑娘身上，可帶着銀兩嗎？」

南宮婉兒連忙探手入懷，跟着點點頭。

施英却趁她不防，出手點了她的穴道，挾在腰下，從密室中的地道離去。

不久，施英已帶了南宮婉兒來到鎮外一僻靜之處，拍活她的穴道，指着東南方一條小路道：「南宮姑娘，沿這條路走，以妳的腳程，大約兩天便可抵達杭州，到時可在西湖旁的一間湖畔客棧暫住，我找着倫少亮後，便通知他們往該處找妳。記着，在倫少亮等人沒有到達之前，千萬不要到處跑，以免惹來不必要之痲煩。」

南宮婉兒離去後，黑罩幪面的施英始輕吁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倫郎，賤妾已盡我所能保護南宮婉兒，使她分毫不損的與你們會合，即使有甚麼意外，也與賤妾無關，請你不要爲了她，和本教作對。」

她這樣做，當然是爲了大局，不願意招惹倫少亮，增添强敵，因爲當日與倫少亮等人分手前，從甘不凡的語氣知道，倫少亮這次出來，純粹是遊山玩水，只是因緣巧合，才被甘不凡拖進這場渾水。只要南宮婉兒無恙回去，倫少亮極有可能就此收手，回埋劍山谷去。

施英不願意樹立倫少亮這敵人，除了對他的武功有所忌憚之外，當然亦有她自己的私心存在。只要倫少亮置身事外，回到埋劍山莊，她和倫少亮之一段情緣，尚還有一線希望，不致飲恨終身。

爲此，施英沒有向魁梧大漢及袞一敗說出釋放南宮婉兒之原因。事實上，她亦難於說出林中那一幕以及其後發生的事。

只可惜，她不知道袞一敗曾經到過蝴蝶谷，目睹她陪着身受重傷的倫少亮從林裏走出，更誤會她和倫少亮有不可告人之關係。

因此，她釋放南宮婉兒而不對之有任何解釋，更令袞一敗引起不必要之揣測，對她之動機有所誤會。

施英跟着便回到適才那密室，找來了魁梧大漢及袞一敗，交代了有關如何遣兵調將前往洛陽增援楊柳山莊後，便匆匆離去。

施英離開後，魁梧大漢與袞一敗仍然留在密室之中，四目交投，良久不發一言。

終於，魁梧大漢率先開口，道：「倪護法，你肯定教主和那姓倫的小子，有不尋常之關係？」

袞一敗道：「副座，當時教主精神

奕奕，倫小子則身受重傷，若然兩人沒有曖昧關係，教主爲何不趁機把倫少亮這小子殺掉？要知道她一直都擔心，這小子會是本教的一個障礙，必要除之而後快。但今天，她對倫少亮的觀感，與日前簡直有天淵之別，剛才你只不過說了一句小子，她便大爲不悅，差點便要處罰你哩！」

「你肯定當時教主身上除了倫小子的一件外衣，便甚麼也沒有穿着？」

「應該是，她除了露出一雙玉臂外，還經常小心翼翼的按着衣服下襬，唯恐被大風吹起，春光乍洩，若非外衣下甚麼也沒穿，怎會如此？」

「倪護法，依你所說之情形看來，教主不錯是與這姓倫的小子有了不尋常之關係，被這小子以不知甚麼手段騙掉身體，若眞是如此，那便大大不妙，要知道她始終都是個女人，而一個女人通常都會把情郞，尤其是第一個男人，放在第一位。」

「副座，事態已很明顯了，否則她又怎會釋放南宮婉兒？還不是爲了討好倫少亮這小子！坦白說，對她這趟親自領兵前往增援楊柳山莊之事，我實在有點擔心。」

「你擔心教主會出賣光明聖教？」

「戀奸情熱，一個女人爲了情夫，甚麼事不可以做出來？何況我們只是她，或應該說是她父親的手下？」

「倪護法，這如何是好？別說她是老教主的女兒，便是她的武功，我們也無人能敵，難道我們可以反抗嗎？」

「副座，唯今之計，我們只有跑一趟杭州，把整件事實向老教主報告，看他有何意見了。」

「向老教主報告？」

「除此之外，你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魁梧大漢搖首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由你去還是由我去？」

裘一敗道：「我們兩人一起去，這樣，老教主才會相信，不會認爲是我們其中一人對他女兒不服，說她的壞話。」

魁梧大漢皺眉道：「這怎可以？我們當中，必須有一個留在這裏主持一切，而且教主臨走前曾吩咐我們，密切注視倫少亮等人之行踪啊。」

裘一敗道：「放心吧，慕容世家之事已告一段落，大部份的人手，亦將會隨她前往洛陽，這兒還有甚麼事需要處理？她只不過以這藉口留我們在這裏，以免我們礙着她的好事。」

施英若有機會聽見這話，定會氣得半死，自己費盡心血，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光明聖教之利益，手下竟不信任她，更懷疑她出賣光明聖教！

事實上，她之所以留下兩人，主要是因爲她有足夠信心，憑她及所帶人手，再加上楊柳山莊方面的實力，已足夠應付南宮世家前往洛陽之高手。另外，雖然她已另有安排，把倫少亮及甘不凡引開，但難保有甚麼意外發生；有魁梧大漢及裘一敗在江南，必要時也可以作緊急應變，以免倫少亮及甘不凡趕往洛陽，破壞大事。

魁梧大漢點頭道：「既然如此，待她出發後，我們便走一趟杭州，找老教主吧。」

＊　＊　＊

找了一整天，也找不着南宮婉兒或擄走她的魁梧大漢及幪面黑袍人之踪迹，倫少亮、甘不凡及小菁三人，只得頹然回到金陵。

倫少亮替小菁在他居住的雲來客棧，找了一間相鄰上房，甘不凡則堅持回去他本來居住的簡陋客棧過夜。

翌日清晨，倫少亮與小菁略進早點後，便前往丐幫金陵分舵找分舵主洪平，託他派人幫忙找尋南宮婉兒及那兩名不知身份的神秘人下落。

於丐幫分舵裏，倫少亮獲悉南宮世家大隊人馬南下洛陽，找楊柳山莊算賬之消息，連忙向洪平告辭，與小菁趕往鴻運客棧找甘不凡。

甘不凡一見兩人，便大嚷道：「小搗蛋，已有婉丫頭之下落消息了，你看看這個。」隨即把一封信給倫少亮過目。

倫少亮連忙接過一看，只見信上寫着：「南宮婉兒現在我手，如要贖回，可備銀萬兩，於四天後日落時分，到杭州西湖旁湖畔居找客棧掌櫃，說出『南宮婉兒』四字暗語，自有人與你聯繫。你若不來，南宮丫頭將屍沉湖底。」下款寫着黑衣教主四字，字跡娟秀，似是出自女子之手。

倫少亮眉頭一皺，道：「這分明是調虎離山之計。」

甘不凡一怔，道：「甚麼調虎離山？莫非這裏將有大事發生？」

倫少亮道：「不是這裏，而是洛陽。剛才據丐幫洪舵主說，南宮奇已率領着一批高手南下，似是前往洛陽找楊柳山莊的晦氣。」

甘不凡道：「眞有此事？」

小菁道：「是眞的，老前輩，少爺匆匆趕來，便是找你商量這事。」

甘不凡道：「小搗鬼，可知他們將於何時抵達洛陽？」

倫少亮道：「以他們的脚程，若晝行夜宿的話，應大約在四、五天後到達，若日夜兼程趕路，三天便可抵達洛陽。」

甘不凡道：「這如何是好？我們若趕往洛陽替南宮奇助拳，婉丫頭定會沒命。若前往救婉丫頭，南宮世家這一路大軍，極有可能全軍盡墨。」

小菁道：「老前輩，我們可以兵分兩路的嘛，洛陽方面，由你老人家前往增援，小菁則追隨少爺，前往杭州救小姐。」

倫少亮道：「沒有用的，若是楊柳山莊之實力，只止於當日進襲慕容世家那一批，憑南宮奇這回南下之人馬，應足以應付有餘。反之，楊柳山莊若有那所謂黑衣教的人在暗中撐腰，

我們任何一人前往，也是無補於事，甚至我們一齊前往，所能起之作用也不會很大。」

小菁大爲驚愕，只因倫少亮及甘不凡之武功，乃是她親眼所目睹，可說是她有生以來所見，修爲最高的兩個。倫少亮這樣說，這個甚麼黑衣教的實力，豈不强大得驚人？

與倫少亮相處了首尾三天，小菁知道他雖然常愛說笑，但遇上正經事時，則非常認眞，絕不會誇大其詞，危言聳聽，遂睜大那對黑白分明的眼睛問道：「少爺，你淸楚這黑衣教的底蘊嗎？」

倫少亮道：「若我推測得沒錯的話，這甚麼黑衣教，其實便是昔年光明聖教，亦即是魔教之化身。當年的魔教教主以及座下四大護法天王這五個老一輩的高手，自失去踪影後，至今尚未有任何一人露臉。進攻慕容世家以及日前截擊你們的，極有可能只是這數十年來所訓練出來的中、青兩代。若是這五人都還未死掉，只是躲在暗中策劃，於必要時才露臉，那麼南宮世家極有可能步慕容世家之後塵，全軍覆沒。」

甘不凡道：「小搗蛋，也許是你過慮罷了。楊柳山莊不一定和魔教有甚麼關係的。」

倫少亮道：「老怪物，這是肯定的，楊柳山莊不但和魔教有關係，根本它便是魔教這數十年來暗中培植的一股勢力，亦即是說，它是一隻魔爪。」

甘不凡道：「你有何根據？」

倫少亮道：「當日在黃山，我有着滿腹疑團，及其後發生了慕容世家遇襲，以及你們被截殺之事後，情況已愈來愈明朗。老怪物，你可知道當日楊柳山莊襲擊慕容世家陣容中，有四個類似你日前所遇的年輕劍手，以及十多名很明顯地不是楊柳山莊本身人馬的黑衣人嗎？」

甘不凡搖搖頭，道：「我還沒有到過慕容世家了解當晚之眞正情況，怎會知道他們是否我日前所遇見那四個？」

倫少亮道：「不，那四名年輕高手已隨着司馬雲飛回到洛陽，這是剛才丐幫的洪舵主告訴我的，而你所遇見的那四個，其中一個被我殺掉，三個隨了金鈴夫人而去。這八個年輕人，衣着、年紀，甚至劍法之詭異狠辣，從你和洪平口中所說，都極爲相似，因此極有可能是同一黨人。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日前我所殺的那一個，劍法路線與當日在黃山論劍大會曇花一現的席無名，所用招式有頗多雷同之處，司馬雲飛不是瞎子，怎會容許一個間接殺死他兄長的同黨，留在他身側？」

甘不凡道：「小混蛋，你說得沒錯，我也感覺到那四名黑衣人，與那席無名之劍法路線極爲相似。但是，若是楊柳山莊和黑衣教是同路人，爲何司馬雲龍會死在自己人所佈下之陰謀上呢？難道因爲他不服從命令，甚至有意脫離魔教？」

倫少亮道：「老怪物，先讓我問你一句，你所遇見的魁梧大漢，他用的是刀，對嗎？」

甘不凡道：「是的，他用的是一柄厚背刀。」

倫少亮道：「老怪物，試幻想一下，若他不是用刀，而是用劍，所用招式對你來說，會否有似曾相識之感？」

甘不凡沉思了片刻，大嚷道：「噢，是了，小混蛋，是當日司馬雲龍於黃山論劍大會所用的招式！難怪當時我也有一種似曾相識、却又陌生得很的感覺了。」

倫少亮道：「在黃山時，我已察覺到司馬雲龍所用的乃是刀法，不是劍招，他自己不應該不知道。當你向我描述魁梧大漢的模樣、刀法時，我便起了懷疑，經昨晚一夜思考，我終於想通了一切。」

甘不凡急道：「小混蛋，你想到些甚麼了？」

倫少亮道：「那便是魁梧大漢，極有可能便是司馬雲龍！老怪物，你應該知道當年魔教四大護法天王當中，有一個不知名號的、也是身材魁梧以及用一柄厚背刀的嗎？」

甘不凡道：「小混蛋，你年紀輕輕的，爲何會知道這麼多？」

倫少亮道：「是爺爺告訴我的。」

甘不凡道：「我還以爲倫老兒甚麼都不告訴你哩！不錯，四大護法天王中，的確有這麼一個人，你懷疑他們之間有關係嗎？」

倫少亮道：「我懷疑他可能是那護法天王的後人。」

甘不凡道：「這我可不敢反對，但是他絕無可能如你剛才所說般，乃是司馬雲龍，要知道司馬雲龍早已死於黃山，少林寺的圓通禿驢曾檢查過的啊！」

倫少亮道：「老怪物，你難道不覺得，當時司馬雲龍死得太快嗎？不錯，劍上的毒的確霸道非常，但內功深厚如司馬雲龍，應不會連運功逼毒的時間也沒有的啊！因此，我推斷他事前已服下解葯，假裝毒發身亡，欺騙現場之人。假死騙人，只要懂得龜息大法，便能輕易做到，以你、我來說，都不是個問題，你同意嗎？」

甘不凡道：「但是兩人的身材雖然差不多，面貌却是截然不同啊，而且兩人臉上都沒有易容之痕迹，若有的話，以我的經驗和目力，定能看出來。」

倫少亮道：「老怪物，魔教四大護法天王中，還有三個是誰？」

甘不凡道：「餘下三個便是劉玄、倪堅以及余勝陀。」

「余勝陀外號是甚麼？」

「他的外號乃是鬼醫，差不多每個人都知道的了，小混蛋，你問這個幹

甚麼?」

「鬼醫醫術，另樹一幟，高明萬分，只要有一口氣在，他都能夠救活。以他之能，替一個人改頭換面，以另一容貌出現，並非難事啊！只是礙於人體骨格，未能把高矮改變罷了，否則司馬雲龍變成一個矮子，也不是奇事。不過，我沒有見過你所說的魁梧大漢，否則，我定能從他的眼神及其他細微之處，看出他是否司馬雲龍。我的本領不多，唯一長處是過目不忘，無論他如何改變，我也能一眼便認出來。」

一直緘默的小菁突然插口道：「少爺，你既然說這鬼醫之醫術如此神奇，能替人改頭換面，爲何會認爲司馬雲龍是那個甚麼護法天王的後人呢？難道不可以是那護法天王本身嗎？魔教教主與四大護法天王同時消失，其後以不同身份容貌重現江湖，培植力量，伺機而動，豈不是更爲合理嗎？最低限度，這解釋了他們爲何數十年不見踪影啊。」

一言驚醒夢中人，倫少亮恍然大悟道：「小菁，妳倒提醒我了，鬼醫既能改變容貌，爲何不能使人看上去年輕一二十年？這便是了，不知名的那個護法天王變成司馬雲龍，倪堅變成袞一敗，而劉玄則有可能是司馬雲飛，但魔教教主及鬼醫，又變成誰呢？」

甘不凡道：「小搗蛋鬼，這點我們還是慢一步才想吧，目前最重要的，乃是如何營救婉丫頭以及增援南宮奇那一路人馬。」

倫少亮笑道：「老怪物，小菁提出了剛才那一點後，那便有辦法可想了，最低限度，他們之實力並不是如我日前所想像般超出那麼多嘛！小菁，妳眞聰明，立下這件大功，若妳是我家裏的侍婢，我定會親妳一親，以資獎勵。」

小菁滿臉通紅，垂下頭來，低聲道：「少爺，你可以把小婢當作你家裏的人嘛，事實上小婢早已把自己當作倫家的人了。」

倫少亮一怔，正要追問小菁爲何把自己當作倫家的人時，甘不凡却打岔道：「小混蛋，別再打情罵俏了，快點說出你的計劃來吧。」

倫少亮道：「這還不容易！首先我們動身前往杭州，先把南宮丫頭救出來。至於南宮奇那一方面，則派人把他們截下來，等我們把南宮丫頭救回後，與他們會合，一起行動。」

甘不凡道：「這辦法很好啊，剛才你爲甚麼不說出來，害我乾焦急一場。」

倫少亮道：「老怪物，若是魔教五個老傢伙仍在，加上幪面黑袍人、魁梧大漢、袞一敗以及一批可怕的年輕劍手，即使你和我趕往和南宮奇會合，又能起甚麼作用，還不是增添兩個劍下之魂？」

甘不凡赧然道：「這倒是眞的。」

倫少亮道：「經小菁提醒後，我才眞正明白爲何他們要把我們引往杭州，所以我才說小菁立下了大功。」邊說邊把身旁的小菁摟了過來，親了一下臉頰，把手足無措的小菁弄得紅透耳根。

甘不凡大搖其頭，道：「事不宜遲，我也得起程前往攔截南宮老兒了，留在這裏，只會礙着你倆。」

倫少亮鬆開小菁，笑道：「老怪物，別借機溜掉，你還得與我們一起前往杭州哩。」

甘不凡一愕道：「我還得要去杭州？爲甚麼？你不是說，憑你的身手也不能救出南宮婉兒吧？」

倫少亮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南宮丫頭是不是眞的在杭州，也是個疑問，更別說能否把她救出來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得跑一趟杭州，而且，你一定要去。因爲，如我推測沒錯的話，我們的行動，已落在別人監視之中，如果你不去杭州，而前往與南宮奇會合，敵人必定另有對策，甚至不待你們到達洛陽，便發動攻勢，半途截擊你們，那時便不妙了。」

「那麼，誰去通知南宮老兒?」

「當然是丐幫中人，他們傳達消息之快，比你不知强多少倍哩。你還是立即寫一封信，讓我託丐幫轉交南宮奇吧。另外，我還得託他們請援兵，萬一楊柳山莊提早攻擊時，也有個照顧哩。」

「你找甚麼援兵？丐幫弟子嗎?」

「天機不可洩露，快點找來文房四寶吧！」倫少亮笑道。

* * *

倫少亮一行三人來到杭州時，只是翌日之黃昏時間，距離黑衣教主所指定的日期，還有整整兩天。

這個時間，吃晚飯尚嫌太早，更不要說前往湖畔居一探虛實了。

倫少亮驀地心中一動，着甘不凡及小菁留在客棧，逕自外出，直往城外山間的小丹霞寺跑。

他並不是認爲小丹霞寺尚有一探之價值，而是希望能找到施英，即使找不着，也希望能從方丈慧光大師那裏，打聽施英之住處或來歷。

事實上，施英在倫少亮心中，已留下一個極爲深刻之印象。

誰知道他這一走，却有極大的意外收穫。

於半途中，倫少亮竟遇上甘不凡所說的魁梧大漢！

他沒有見過魁梧大漢，爲何能夠認出來？難道他一眼便從魁梧大漢之眼神，認出他是司馬雲龍，所以認定是甘不凡曾與之交過手的魁梧大漢？

不，事實上，倫少亮當時還沒有接觸他的眼神，遠遠便把他認出來，因爲與魁梧大漢同行的，乃是化了灰也能被倫少亮認出來的袞一敗，而兩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施展着輕功，

從山上急奔而下。

倫少亮心中一動，飄身上前，把兩人截下來。

袞一敗見來者竟是倫少亮這小尅星，登時臉色一變，道：「倫二少爺，別來無恙?」

倫少亮道：「賭鬼，乖乖的站在一旁，我稍後才找你算賬，司馬雲龍，你是自願受擒，還是要我親自動手?」

魁梧大漢嚇了一跳，道：「你是誰?我簡直不知道你是說甚麼！」

倫少亮道：「司馬雲龍，不用在我面前裝傻了，乖乖的束手就擒吧！還有，南宮婉兒在那裏?」

袞一敗嚷道：「副座，不必多說了，定是那丫頭發覺我們對她起疑，命這小子追殺我們，還是拚吧！」

袞一敗一向都不帶兵器，亦揮動雙掌上前，再也不理會甚麼是江湖規矩，與魁梧大漢合攻倫少亮。

事實上，魁梧大漢不用袞一敗出言，已有動手之意，拔出厚背刀便撲向倫少亮。

倫少亮心中已認定，眼前兩人乃是當年魔教四大護法天王的兩個，自然不敢大意，施展渾身解數，與兩人厮殺起來。

「眞想不到，當年的護法天王竟然搖身一變，成爲楊柳山莊莊主以及馳名江湖的賭王之王，要不是別人把箇中情形說出，我還一直瞞在鼓裏，不知你們躲到那裏去呢！」倫少亮邊打邊道。

魁梧大漢及袞一敗聽了，更深信他們是被施英所出賣，又那裏知道倫少亮口中所指的別人，乃是小菁，而不是他們的教主施英哩！

倫少亮的眞正本領，於這時才正式顯出來，果然比甘不凡高出極多，魁梧大漢及袞一敗兩人雖以衆凌寡，却不但不能佔着任何上風，反在百餘招後，處處受制。

倫家的流雲劍法，於四十年前已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倫鎭英宣佈退出江湖，永不用劍後，却一直沒有停止對劍法鑽研。

不同之處，是倫家已把劍法演變在指法上，變成了指劍，雙手十指，每隻手指都是一柄利劍。亦即是說，今天的流雲指，比昔日的流雲劍之威力，還要强上不知多少倍。

袞一敗眼看勢色不對，頓起逃走之念，虛攻一招，轉身便跑。

四大護法天王中，以魁梧大漢武功最高，所以能昇任副教主，可是以心機及應變來說，却遠遠不及武功最差的倪堅，也許這是因爲他戰敗逃走的經驗，不及倪堅那麼多吧！

因此，在化名袞一敗的倪堅撇下魁梧大漢，溜掉十多丈後，他才醒覺，也匆匆逃跑。

倫少亮只有孤身一人，當然不能同時攔阻兩個敵人分別逃跑，很自然地，他截下了稍遲起步的魁梧大漢。

跑得遠遠的倪堅回身一看，發覺同伴未能脫身後，只猶疑了片刻，便繼續逃跑，再也不理會魁梧大漢。

倪堅很清楚，即使他這時折回會合魁梧大漢，與倫少亮一決生死，也不會對劣勢有所改變，只會把自己的性命也賠上，即使不是兩人盡喪，最低限度也有一個逃不掉。

若然他折回的話，差不多可以肯定，逃不掉的將會是他，而不是魁梧大漢，因爲他的武功，比諸魁梧大漢差得很多。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倪堅怎會爲一個只是同袍關係的人，犧牲自己?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親如夫妻尚且如此，何況一對只有同袍關係的普通朋友。

難道天下間，眞的沒有甘心爲朋友犧牲的人?也不是如此說，只不過是萬中無一罷了，即使能勉强找到一個，這人也定是在一時衝動之下才會這樣做，當抵達陰間時，便會大爲後悔不已。當然，若他發覺陰間環境比陽間還要好上多倍時，那又自當別論。

廢話說過，言歸正傳。

倫少亮少了一個對手，自然更爲輕鬆，只二三十招過後，他已逼得魁梧大漢險象頻生，終於被他一縷指風擊中右胸，噴出一口鮮血。

倫少亮隨即一個欺身上前，點了魁梧大漢之穴道。

「司馬雲龍，南宮婉兒在那裏?快點說出來，我饒你不死！」倫少亮喝問。

「姓倫的，不要假惺惺了，這裏又沒有別人，何必問這明知我答不上來的問題?要殺便殺，我若皺眉的話，便不是好漢！」魁梧大漢怒道。

「這樣說來，是倪堅在搗鬼了?」

「不是倪堅在搗鬼！倪堅雖然臨陣退縮，置戰友不顧，算得上毫無義氣，却也不是出賣聖教之人，倫少亮，你心裏應該明白是誰在搗鬼，何必來問我！」

倫少亮如墮五里霧中，道：「你們當眞不知道南宮婉兒在那裏?」

「不知道！」魁梧大漢嚷道。

「那麼，你跑來這裏幹甚麼?」

「你應該心裏明白，何必問我?你又跑來這裏幹甚麼?」魁梧大漢仍是那一句。

倫少亮不得要領，而倪堅早已溜掉，再留在這裏的話，南宮婉兒很可能遇上不測，遂把魁梧大漢之啞穴也點了，挾在腋下，匆匆趕回客棧找甘不凡。

甘不凡獲悉經過後，道：「跑掉了一個倪堅，實在有點不妙，他可能對南宮婉兒不利！」

倫少亮道：「這不一定，他可能會以南宮婉兒作護身符，或拿來作爲交換司馬雲龍之條件。不過事到如今，

我們還是不要等到後天了，老怪物，你留在這兒看守着這廝，我去湖畔居找那掌櫃，有司馬雲龍在手，諒他們也不敢胡來。」

小菁嚷着也要和倫少亮一起，却被他瞪了一眼，道：「妳去幹甚麼？有甚麼事發生時，我如何能分心照顧妳？乖乖的留在這兒，等我回來。」

小菁只得從命。

倫少亮匆匆來到西湖旁的湖畔居客棧，找着了掌櫃，道：「南宮婉兒。」

出乎意料地，那掌櫃竟哈腰道：「這位客官一定是倫公子了，南宮姑娘早已交代過的了，想不到公子竟會來得這麼快，請稍候，老漢這便着人通知南宮姑娘。」

倫少亮爲之一愕，聽掌櫃的語氣，南宮婉兒不像是階下囚啊，這些人究竟在弄甚麼玄虛？既來之，則安之，便向掌櫃道謝，靜候其變。

片刻後，南宮婉兒已匆匆來到，看見果然是倫少亮到來找她，大喜道：「倫公子！」

倫少亮忙道：「南宮姑娘，那些人呢？」

南宮婉兒道：「他們不在啊，只有我自己在這兒。」

倫少亮大爲詫異，却無暇細問，道：「怎會這樣？南宮姑娘，妳身上沒有被別人下了手脚吧？」

南宮婉兒搖頭道：「沒有啊，我現時好得很呢！」

「既然如此，那便立即收拾東西，隨我離開吧！這裏實在不宜久留。」

南宮婉兒那有甚麼東西可以收拾，遂立即付清房租，與倫少亮離開。

回到倫少亮所居住之客棧，與甘不凡及小菁重聚後，南宮婉兒才說出一切經過。

倫少亮聽了，更是驚奇萬分，道：「眞是不可置信，那黑衣教主眞的是爲了對我有所忌憚，而把妳釋放？」

南宮婉兒道：「他是這樣說的。」

甘不凡道：「小搗蛋，既然婉丫頭無恙，我們也不要浪費時間，研究那教主爲何釋放她了，還是吃點東西，匆匆上路吧。」

南宮婉兒一怔，道：「甘老前輩，我們立即便要離開嗎？」

甘不凡道：「當然了，妳的老子現正率領大隊人馬，前往洛陽找楊柳山莊算賬哩，我們便是趕去替他增援。」

小菁却道：「倫少爺，小婢可否和小姐單獨說數句？」

倫少亮笑道：「當然可以，可是附近可能有敵人在，妳們可別跑到太遠的地方去。」

小菁連忙道謝，拉了南宮婉兒往她自己的房間跑。

甫把房門關上，小菁便直挺挺的跪在南宮婉兒身前，把南宮婉兒嚇得一跳，道：「小菁，妳這是幹甚麼？」伸手便要把她扶起。

小菁賴着不肯起來，道：「小姐，求妳大發慈悲，把小婢送予倫少爺。」

南宮婉兒一愕，道：「爲甚麼？是倫公子要妳向我提出這要求嗎？」

小菁不迭搖頭，把當日倫少亮救她之經過說出。

南宮婉兒道：「小菁，女兒家清白之軀被別的男子一覽無遺，甚至已經肌膚相接，委身侍奉於他乃是無可厚非的，只是，妳應該考慮一個非常重要之問題，便是妳本身對他的印象，要知道這關乎妳終生幸福，若勉強自己委身一個不喜歡的人，倒不如……」

小菁已搶着道：「小婢已想清楚的了，尚請小姐成全。」

看見小菁之模樣，南宮婉兒並非蠢人，怎會不明白小妮子之心意，遂笑道：「小菁，妳能有這歸宿，我當然樂於成全。只是，妳可知道倫公子之心意嗎？而且，以妳的身份，與倫公子亦不相襯。」

小菁道：「小姐，這只是小婢之一廂情願，倫少爺由始而終，沒有甚麼表示，只是，若倫少爺不嫌棄的話，小婢只要能夠侍奉他，已是心滿意足，絕對不會計較甚麼名份，爲妾爲婢，也是情願。」

南宮婉兒笑道：「既然如此，我便託甘老前輩向倫公子提出吧，至於我爹那方面，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小菁道：「謝謝小姐成全。」

於是南宮婉兒便回到鄰房，找着甘不凡悄悄商量。

甘不凡一拍胸膛，道：「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保証小妮子最低限度，也有個妾侍名份！」

倫少亮也不知兩人在搞些甚麼鬼，道：「老怪物，你保証些甚麼了？甚麼妾侍名份啊？你在替別人做媒嗎？」

甘不凡大笑，把南宮婉兒之來意說出。

倫少亮眉頭一皺，正要出言，甘不凡便立即跑上前，附在他耳邊說了一番話。

終於，倫少亮點頭同意，把小菁收作妾侍。

＊　＊　＊

回到金陵，倫少亮立即前往找丐幫的洪平舵主，查詢最新情況。

洪平回報，倫少亮所託之兩件事已順利辦妥，南宮世家一行人，正在洛陽之北約三百里之黃石鎮，等候他們前往會合。

倫少亮等人於是把魁梧大漢留下，交給丐幫代爲看管，匆匆趕往黃石鎮。

各人還沒有來到南宮世家紮營之處，已遠遠聽見廝殺聲，連忙加快速度，撲向打鬥之處。

只見南宮世家等人已與一大羣黑衣人混戰着，而地上則躺着不少黑衣人屍體，似是南宮世家方面佔着極大上風。

場中，南宮奇正與楊柳山莊的司

馬雲飛酣鬥着，把司馬雲飛逼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另外，一個頭戴黑面罩，身穿寬大黑袍，連一雙手也戴着黑色手套，全身上下只露出一雙眼睛的矮小神秘人，則與一個容貌與倫少亮相似、但年紀却大上兩三歲的青年徒手搏鬥着。

甘不凡一看那青年之容貌，回頭對倫少亮咧嘴一笑，道：「小搗蛋，我還道你找了甚麼援手，原來你把兄長也拖了出來！」

在場中與黑衣幪面人酣戰而且穩佔優勢的青年，看見倫少亮等人已趕到，大笑道：「二弟，幸不辱命，這廝交給你親自對付了，我得先回埋劍山莊！」

倫少亮連忙道：「謝謝你了，大哥。」邊說邊縱身上前，替乃兄倫少光接下那黑衣人。

誰知道幪面人並不戀戰，轉身便逃。

倫少亮那讓他從容逃退，急忙追上。

黑衣人的輕功倒也不弱，倫少亮追了數十里才能把他截下來，事實上，要不是黑衣人早已和倫少光劇戰一番，消耗部份眞力，倫少亮能否這麼快便追上，尚是疑問。

面對這可能是魔教教主的黑衣人，倫少亮自然不敢大意，盡展所學。

黑衣人適才經過一番劇鬥，眞力消耗過多，數百招後，已漸呈不支。

終於，倫少亮窺得一個機會，五指箕張，抓向對方左胸心臟要害。

黑衣人這時已無閃避之力，只有束手待斃之份兒。

驀地，倫少亮覺得觸手之處，竟是一片柔軟，心中一動，連忙把眞力卸掉，收招後退，却把黑衣人身上黑袍撕了下來，露出一件比雪還要白的衣裳。

這黑衣教主，竟然是個女的！

倫少亮一瞧黑衣教主之身形，如中雷殛，呆在當場，良久才道：「施姑娘，是妳？」

黑衣人身軀不停顫抖，隨即扯掉面罩，掩面道：「不錯，正是賤妾！」

不是倫少亮朝思暮想的施英，還有誰？

倫少亮道：「爲甚麼？爲甚麼？」

施英大嚷：「我能有選擇嗎？誰教我生下來，便是光明聖教教主的女兒！」

倫少亮嘆了一口氣：「即使如此，妳也不該殺害慕容世家一家啊，而且還要向南宮世家下手！妳既然接掌教主之位，便應該使魔教納入正途。」

施英道：「倫郎，我可以嗎？你們這些所謂名門正派，會容納我們嗎？當年本教有甚麼傷天害理之事做出來了？只不過我們的教義，和你們存在的佛教、道教略有差異，只不過那狗皇帝不希望別人知道他也曾是本教一份子，所以把我們說成魔教，處處對本教趕盡殺絕。事實上，本教更非武林幫會，與各大門派河水不犯井水，慕容、南宮兩大世家只不過聽信朝廷所說，便號召各大門派把本教逼得無立足之地。你說吧，錯在誰？」

倫少亮爲之啞口無言，不知如何作答。

施英續道：「倫郎，賤妾也知道不是你的對手，你殺死我吧，免得我在這世間受苦！」

倫少亮道：「英，我怎會殺妳，聽我說，收手吧。過去的，無論誰對誰錯，不要再理會它了。」

「你眞的不殺我？」

倫少亮長嘆一聲，轉身離去，回到適才打鬥現場，只見場裏早已戰火平息，南宮世家方面大獲全勝，楊柳山莊的司馬雲飛則身首異處，倒臥血泊。

「小搗蛋，怎麼樣了？」甘不凡大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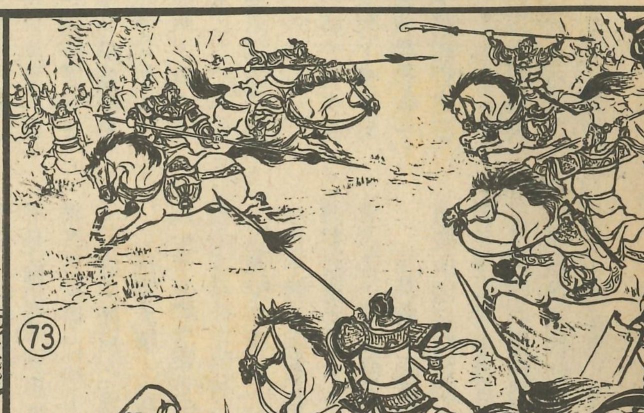
倫少亮搖頭不答，對小菁道：「小菁，我們走吧！」

小菁歡天喜地的隨着倫少亮離去，而本故事亦暫告一段落。至於施英與倫少亮這一段情如何發展，以及慕容傲雪今後之情況，請留意另一故事「無敵之劍」。

三國演義之十五

戰官渡（三）

徐正・編繪



73　再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殺出。張郃、高覽只帶了五千人馬，哪裏經得住三下攻擊，立刻潰退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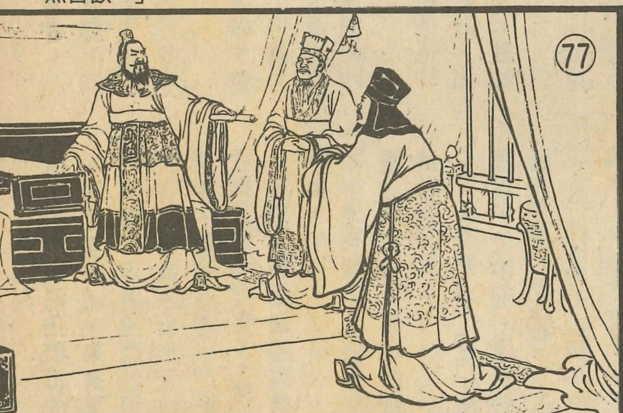
74　等救應的部隊趕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拚命衝開一條血路，才得走脫。



75　再說，烏巢敗軍陸續奔回大寨，袁紹見淳于瓊耳鼻皆無，問他如何失了烏巢。敗軍說他吃醉了酒，因此不能抵敵。袁紹立刻命令左右，將淳于瓊推出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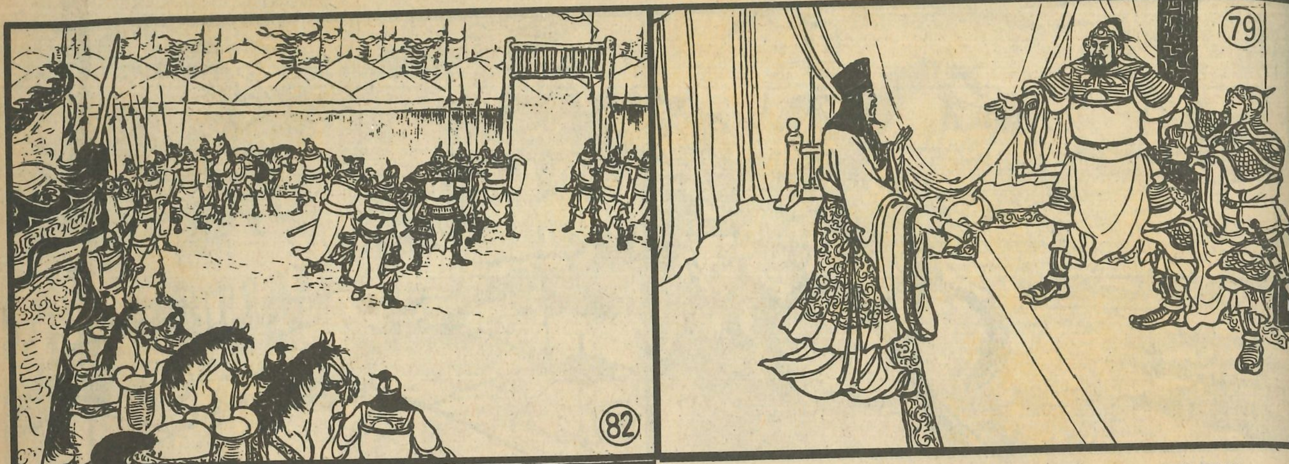
76　這時，去劫官渡的敗兵也回來向袁紹報告。郭圖因爲劫寨是他自己的主張，便動了一個嫁禍於人的念頭，對袁紹說：「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然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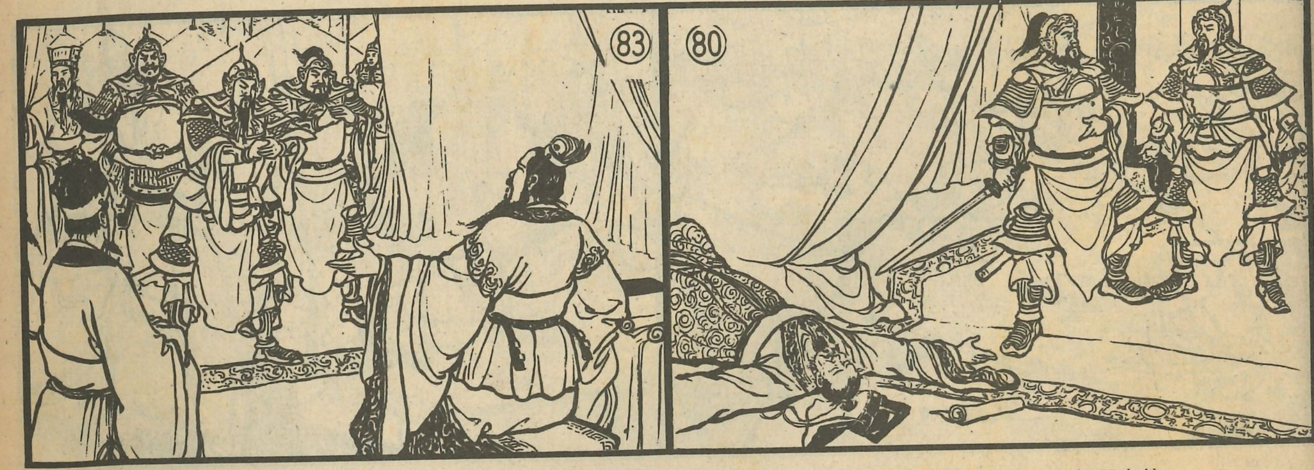
77　袁紹感到奇怪，問他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郭圖道：「他倆素有降曹之意。派去劫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兵折將。」袁紹大怒，派人傳高覽、張郃歸寨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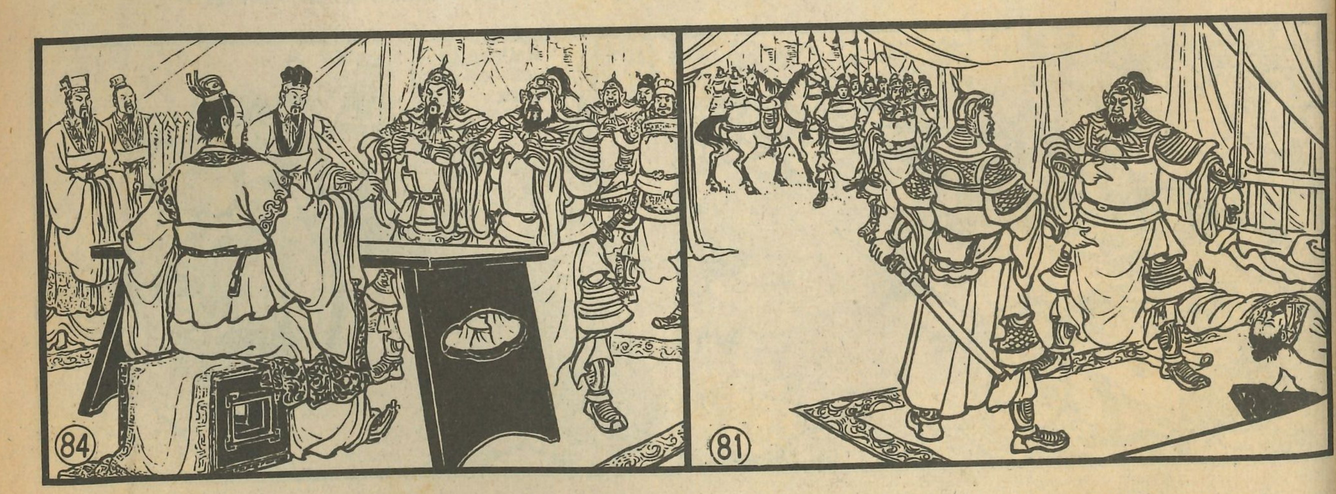
78　郭圖却先打發一個親信，悄悄地告訴張郃和高覽，說主公將要殺害他們。



79　一會兒，袁紹的使者來到張郃寨中。高覽問他：「主公要我倆前去，不知何故？」那使者回道：「我也不知。」



80　高覽橫了心，突然拔劍向前，斬了來使。



81　張郃大驚。高覽道：「袁紹聽信讒言，必爲曹操所敗，我等與其坐着等死，不如去投曹操。」這一說，正中張郃心意。兩人便召集部下，往曹操寨中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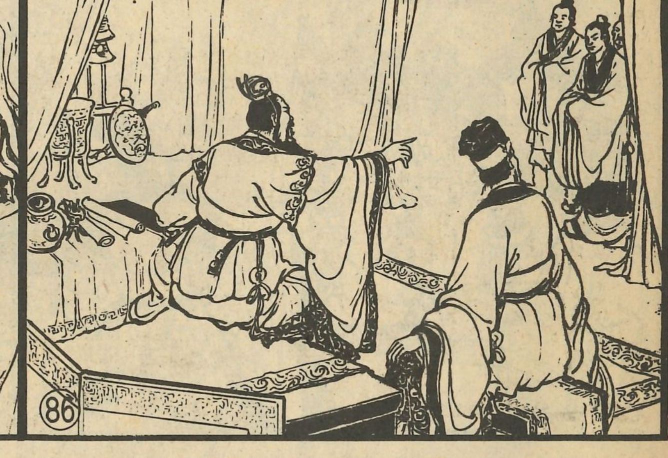
82　夏侯惇得知，忙報告曹操道：「張、高二人來降，不知虛實。」曹操坦然說：「只要厚待他們，雖有異心，也是能夠改變的。」便大開營門，讓二將進來。

83　曹操用好話勉勵了一陣，並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安心留在曹營任職。

84　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去了烏巢囤糧，軍心惶惶。許攸勸曹操從速進攻。張郃、高覽自告奮勇，請爲先鋒。曹操點頭同意，佈人馬劫營。



85　當夜三更時分，曹軍分三路劫寨，混戰到天明，各自收兵。袁軍傷亡了不少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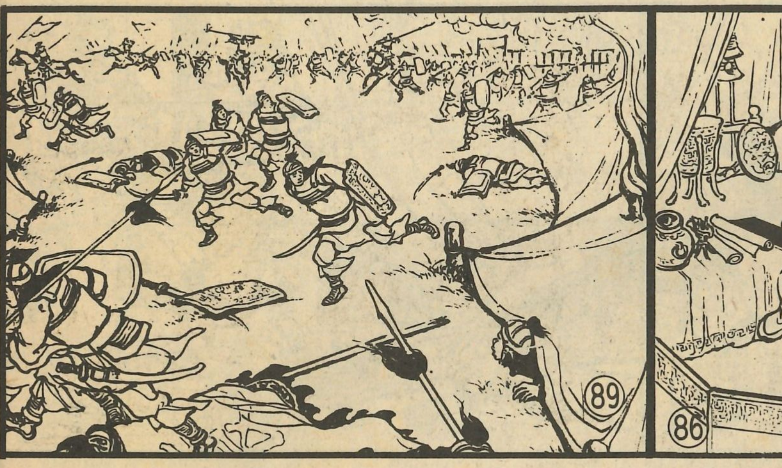


86　荀攸又向曹操獻計：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軍歸路，袁紹聽知，必然驚慌，分兵拒我，我乘他兵動時攻擊，定能獲勝。說得曹操鼓掌稱妙，並派人四出揚言。



87　袁軍細作得知，連忙向袁紹報告：「曹操分兵往取鄴郡、黎陽兩地去了。」袁紹大驚。

88　袁紹急派第三子袁尚，分兵五萬去救鄴郡，又派辛明分兵五萬去救黎陽。這兩支人馬，連夜分頭起行。



89　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將大隊軍馬分成八路，一齊殺出，直衝袁紹營寨。袁軍四散奔逃，一時潰不成軍。



90　袁紹慌忙出營上馬，帶着長子袁譚，狼狽逃命。曹操派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將，在後緊緊追趕。



91　逃到黃河邊，袁紹父子只帶着八百餘騎渡河北去。還有八萬多軍士，都被阻隔在南岸。



92　霎時曹軍追到河邊，那八萬多袁軍，有的被殺，有的落河溺死，其餘的四散潰逃。遺棄的金銀綢緞和文件等物滿地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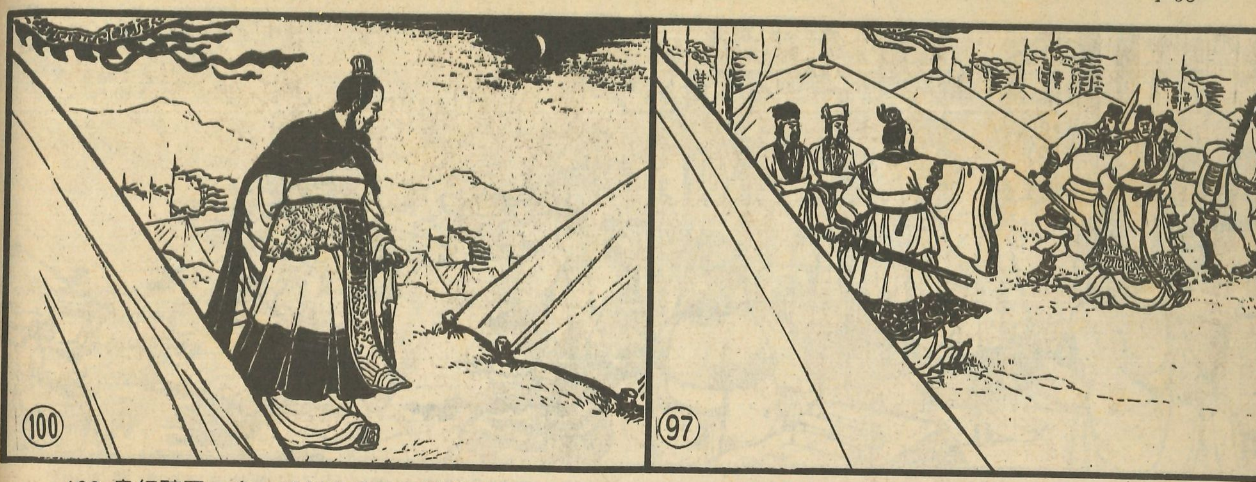


93　曹操大獲全勝，收兵回寨，將所得金銀財物，分賞衆軍。又在檢點文件時，撿出一束書信。

94　在那些書信中，發現不少是許都和本營文武官員寫給袁紹的。有些人爲了表白自己，要求曹操查對姓名，一概處以通敵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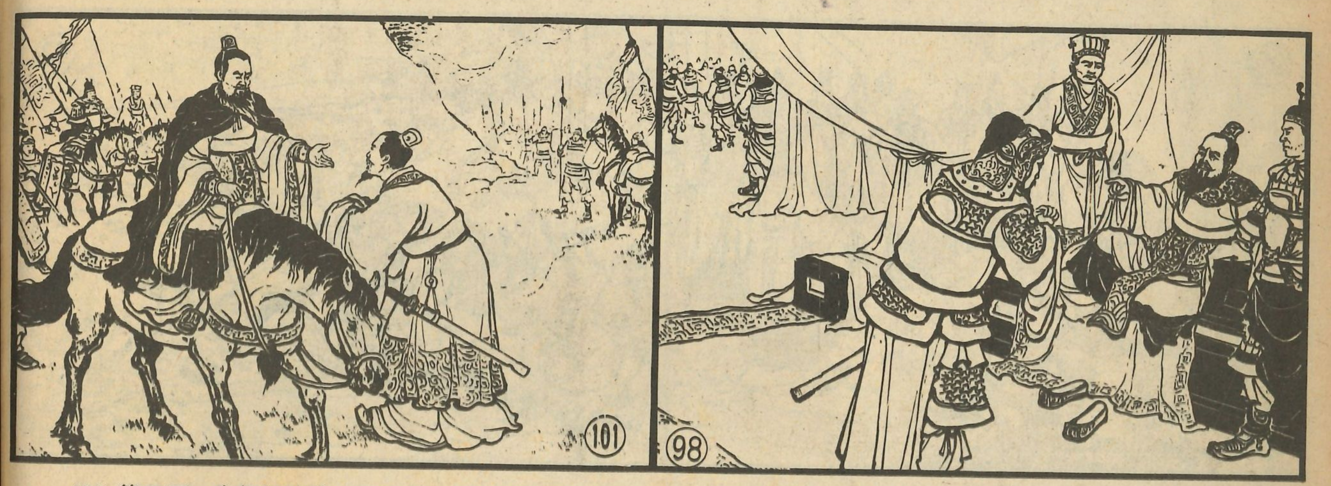
95　曹操說：「過去的事不必計較了。」說着，看也不看，就把那些書信，敎左右立即用火焚化。那些和袁紹通過信的人，都在心裏暗暗感激曹操。

96　沮授因被囚禁，沒有走脫，爲曹軍捉住。曹操以前本和沮授相識，勸他投降。沮授大聲說：「我是不會投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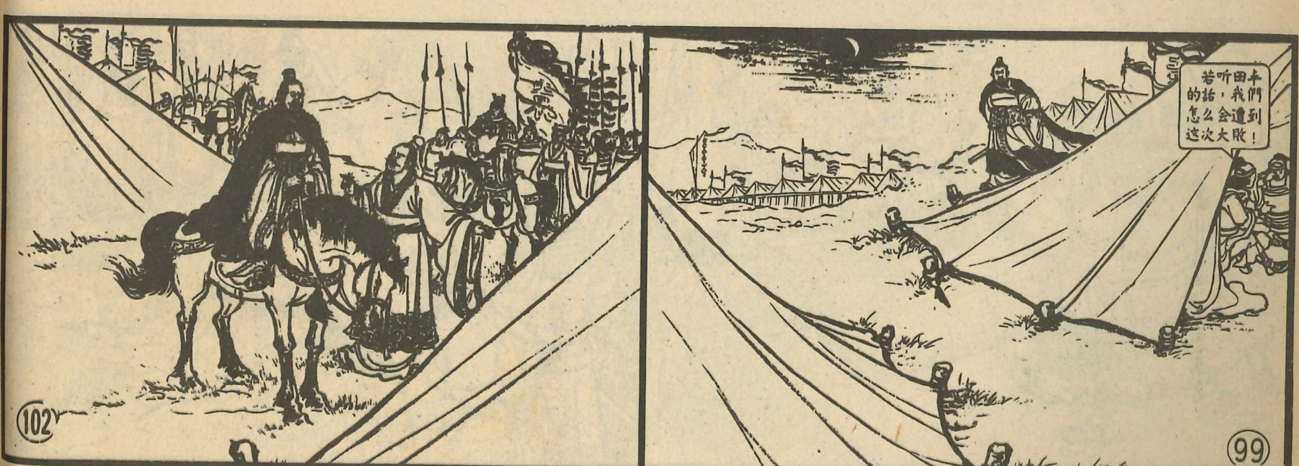
97　曹操勸他：「本初(袁紹的號)無謀，不聽你的話。你何必執迷不悟呢！」叫左右鬆了他的綁，留在軍中，哪知他後來偷馬想逃回去，又被捉住。曹操才下令殺了他。

100 袁紹聽了一會，想起出兵時田豐苦苦勸諫的情形，現在眞覺得不好意思再回去見他。不由得深深地後悔起來。



98　再說袁紹敗退到黎陽北岸，在守將蔣義渠寨中歇息。就令蔣義渠招集敗殘軍馬。敗兵知道袁紹還在，又都紛紛尋來。

101 第二天，袁紹領敗殘人馬回冀州，半路上遇着逢紀來接。袁紹哭喪着臉對逢紀說：「我不聽田豐的話，以致有此大敗，實在沒有面目回去見他。」說着，連連搖頭嘆氣。



99　晚上，袁紹在帳中聞得遠處有哭聲，便跟着哭聲尋去。原來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的慘事，各自捶胸大哭。其中有一個人正在埋怨袁紹不聽田豐的話。

102 逢紀原和田豐不睦，一聽袁紹的話，深恐他從此重用田豐，連忙揑造說：「田豐在獄中，聽說主公兵敗，撫掌大笑說：「果然不出我的意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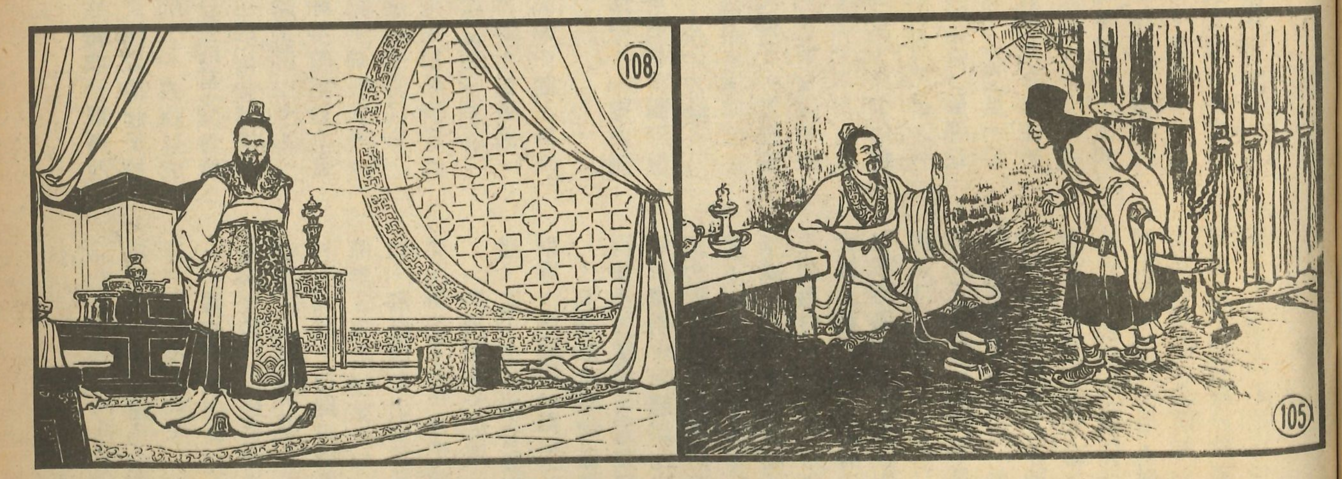
103 袁紹大怒，解下佩劍，令人往冀州獄中去殺田豐。

106 田豐說：「袁將軍外寬內忌，如果他得勝回來，或者還能赦我；現在他大敗而回，一定是又羞又惱，我就沒有活命的希望了。」正說着，忽然使者捧着寶劍到了。獄吏大驚！



104 那使者未到冀州之前，敗報已經傳到冀州。這一天，獄吏得到消息，來向田豐賀喜，田豐說：「何喜可賀？」

107 田豐嘆了口氣說：「我錯投了袁紹，眞是有眼無珠，今日受死，也是活該。」說着，從使者手中取過寶劍，便自刎了。



105 獄吏道：「袁將軍大敗而回，先生定可得到重用了。」田豐笑了笑：「我就死在眼前了。」獄吏感到很奇怪：「人家都替先生高興，怎麼就會死呢？」

108 袁紹得知田豐死了，才回到冀州。這時，他剩下的精兵、良將、謀臣已經不多。他的志氣漸漸消沉，聲勢也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段完)

上文提要：高雄在家鄉伊犁不覺又過了十年，對禪功極度秘笈只得一知半解，便決定和高登到北天山探索，找到了七角井的閻君洞府，高登的師父已死，他的兒子少主人把他父子二人羈留在洞內十年，高雄父子亦學到了秘笈的武功。一天遇上師侄孔少祥押運的鏢貨，正是自己當年失去的玉佛，便將押鏢的人全部留下，交牧場主人看管，自己和高登到四方鏢局找師兄，替妻子報仇……



三期完短篇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冷面金匕

三角戀情子不知　親兒難認唯一死

瞬即三十招過去，在如許觀衆面前，墨劍孔永祥這個人怎丟得起，於是把心一橫，不避不閃，一式賴以成名的看家本領「十二長虹」的首式「青龍擺尾」，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捲起黑黑的半層劍幕，破金光虎撲攻到。

墨劍孔永祥四十餘年的精力全貫注在這一招上，這一招不知毀了多少高手，可是今天他施展似乎走了樣，功力不如往昔，無疑是在胡亂消耗眞力，出招太晚，妄想坐收漁人之利。

趨炎附勢，人之常情，在墨劍一招「青龍擺尾」攻出時，場中起了一陣哄堂叫好聲。

幾乎是叫好聲的同時，一道血箭疾如流星殞石射向涼亭石柱，瞬即散成朵朵花形，石柱開花，慘不忍睹。

羣情譁然，爆起一陣紛亂！

青龍躺下，不再擺尾了，被扛走了，墨劍孔永祥的英名，將會隨着歲月的輪迴，而消失殆盡！

得償復仇願望的高登，失神地瞥了一眼手中血淋淋的「莫邪金匕」，一震腕，彈落金匕血汚，「卡」一聲還鞘，轉身就要離去。

突地一聲高叱：「姓高的，站住，想走，沒那麼容易！」

高登聞聲止步，循聲望去，由鏢局大門併肩走出兩人，走在右邊一位，方冠、着淡青色綢衫，頦蓄了一束山羊鬚，左邊一位，武士帽，穿青布衫，行及距離高登丈許停了下來。

高登這才冷冷的道：「寃有頭債有主，奉勸兩位還是少管閒事的好。」話音一落，轉身就走。

蓄山羊鬚者氣極急，怒聲命令距離高登較近的邱得標道：「邱總管截住他……三師弟，追！」

高登不待邱得標攔截，已是自動停步，只是停步的一瞬，他已三面受敵，邱得標，山羊鬚跟他口中的三師弟，排成丁字形，把高登困在核心。

邱得標示意的道：「二掌櫃，三掌櫃，這小子是仗着腰間的『莫邪金匕』取勝，請提防一點。」

高登原本手握劍柄，一聽邱得標稱他爲二掌櫃，三掌櫃，才明白是三師叔秦明，四師叔武家英兩位尊長到來。敵意全消，握劍柄的手也放了下來，一改驕傲冷漠之態，向二人一抱拳道：「在下不願與兩位掌櫃結怨，也不想再作殺孽，孔永祥跟在下有深仇大恨，動起手來必有一人傷亡，要是在下命傷在他手裡，兩位掌櫃又當如何？」

三掌櫃武家英接口道：「你跟孔永祥有何深仇大恨？」

高登淡笑道：「此刻恕難奉告，日後三掌櫃自然明白。」

「三師弟，別跟他多費唇舌。」秦明山羊鬚一蹺的道：「併肩子上。」

「別忙。」武家英出手攔阻，盯視高登道：「你說你姓高，可是高低的高？」

「不，不，」他有點緊張的胡謅道：「是羔羊的羔。」

武家英回答的是：「拔出你的莫邪金匕！」

武家英只說還未動手，在一旁的秦明、邱得標，悶聲不响，龍吟了兩聲，向毫無準備的高登夾攻而上。

不知是高登來不及拔出金匕，抑是一改初衷不願回手，只是一味游走，身法輕靈巧妙至極。

武家英爲人光明正大，不願以多爲勝，更不願向一個手中沒有兵刃的青年出手，只是站在一旁皺起雙眉，作壁上觀。

夾攻的兩柄劍，堪稱高手，虎虎生風，以排山倒海般無一絲縫隙的向高登猛狠毒辣進逼。

就是天下無敵絕頂高手，在不還手挨打情形之下，也難持久，高登被逼得不住閃避，加上肩頭傷口又再度破裂，血流不止，多一顧慮，爲了自保，他已生還手的意念了。

正在他心意轉念中，耳際响起吼叫喊殺之聲，更瞥見以百計鏢夥，手執兵刃，包圍而至，逼得他不能不還手。

他仍然不願傷害父親的同門師兄弟，「莫邪金匕」快捷無倫的拔在手中，面對秦明金光一閃虛晃一招，猛回身一式「風掃落葉」，邱得標的人頭搬了家，但搬家搬得很忙，邱得標人頭被削眼睛還眨了一眨，人頭才落地，驅幹倒下。

這時包圍已縮小到兵刃可以遞到。

以高登的武功要突圍實在易如反掌，但他天生傲骨，是不願這樣做，一腔被夾攻不還手的怒火，悉數加諸衆鏢衆身上，一時間，兵刃碰擊，慘叫聲不絕於耳，眞個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

高登也是滿身帶彩，筋疲力盡，但後繼而上，有如潮湧，憑你高登武功再高，也是斬不盡殺不絕。

突地，從天而降一個幪面黑衣武士，橫身擋住後繼而上的人潮，喝道：「都給我滾回去，誰敢跨進一步，當即殺無赦！」

果然也起了阻嚇作用，再無人敢跨前半步。

黑衣幪面人邊阻止人牆邊揚聲道：「姓高的，別以爲我是幫你的忙，我是不忍見他們白白的丟掉性命，你殺這麼多人，難道還嫌不夠，盡呆着幹甚麼。」其實他是沒有回頭，高峯早已在他現身時，已去得無影無踪。

不聽回音，他疑惑地猛一回首，不見了高登，扭轉身道：「人已走了，你們呆在那裏幹甚麼，我只可以幫這一次啊！再見！」

聲落人起，身形如巧燕穿雲，美妙已極，幾個起落，身形已消失在一座紅樓屋背後。

人羣在鼓噪，也有人在發表高論。

「那幪面人的輕功很高。」

「堪稱輕靈巧妙！」

「細手細脚，很像個女的。」

「老張，你在想入非非。」

其實幪面人並未去遠，只是伏在屋背邊窺視着四方鏢局衆鏢夥的動靜，邊卸下幪面巾、黑衣，果然是女子，那正是銀劍玉女凌雲英所喬裝。

她居高臨下，杏眼一掃四野，忖道：「怪！怎不見他的影子，他遍體鱗傷，內力耗盡，一時之下，不可能逃脫得如此之快……」

敢情她是發現了甚麼，小蠻靴一點屋背，一式燕子三點水，瞬即消失不見。

「你們這些飯桶，還不快追，追呀！」秦明在吩咐被銀劍玉女嚇阻的衆夥。

秦明身先士卒，循着血跡追尋，行出里許抵達一山谷口，血漬頓斂。游目四望，別無通路，他跨步進谷，一揚手，道：「追！」

一行尾隨跟進，瞬即消失谷中。

正在這時，一個如花似玉的美絕人頭，頂着一頭枯草，由地面升起，在脅下還挾了一樣重物，細看之下，原來挾着一個大男人。

這一女一男，正是銀劍玉女凌雲英與青衫少年高登。

原來他在屋頂吃驚的叫了一聲：「糟！」是發現高登跟跟蹌蹌的倒在山谷口，她是爲了救他而來的。

當她俯身替他裹傷止血時，一陣人潮奔走的聲音傳到她耳中，知是四方鏢局的追兵，情急間她發現谷口右側有一僅可一人容身的凹地，急忙就近拾了一堆枯草，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之嫌，一手抱人一手抱草，藏在僅可一人容身之凹地，覆蓋着枯草匿起身形，在這情形之下的男女之嫌，可想而知不僅是授受不親了！

她拂去附上秀髮上的枯草，然後玉腕輕抬，將尖葱的四指伸向高登探察鼻息，一探之下，她花容失色，邊將高登由脅夾改爲背負，邊喃喃道：「我不能見死不救，管不了那一套老學究的甚麼男女授受不親的狗屁道理。」

於是聲落影飄，她已顧不得驚世駭俗，將輕功施展到她力之所能及。

太陽嬌羞地躲進在山頭裡，田裏的農人紛紛收拾農具，準備荷鋤而歸。

銀劍玉女凌雲英不顧道旁中的農人側目，揹着高登一個勁的飛馳。

翻過一處山丘，她突然停步不前，杏目投注在左前青山脚下一片竹籬幾間茅舍。有頃，喃喃自語道：「我能揹個大男人回家，不行，爹會怪責的……有了，山後有一座千佛洞，倒是個療傷的好地方，就把他放置在那裡。」

她心意既決，遂奔向千佛洞方向而去。

敢情那一片竹籬幾間茅舍，就是這位巾幗佳人的府居住處。

次日，天將曉，千佛洞前，一對青年男女，正在情意綿綿地携手蜜語，男的貌如冠玉，身材魁梧，女的美如西施，窈窕多姿，生就一副高貴氣質。

「登哥，你要走，我也不勉强留你，只是你的傷……」

男的情深一瞥的截口道：「英妹，我的傷在英妹的妙手回春施藥之下，已完全復原，我還沒謝呢？」

語言雙關，女的想起對口餵藥的那一幕，含羞的低下了頭，微帶忸怩的道：「你壞死了，我不來了！」

聽口氣與稱呼，不難猜出，男的是青衫少年高登，女的便是銀劍玉女凌雲英。

人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倆這段情只是一夜工夫，那若要相看非刮其目不可。

高登長揖謝罪道：「小姐不要生氣，小生這廂賠禮了！」

銀劍玉女凌雲英噗的一聲笑出了聲道：「別認眞，我是跟你開玩笑。」

高登故作抬臂拭額道：「驚得我一頭冷汗！」

銀劍玉女凌雲英面色一整道：「我不喜歡這種銀樣蠟槍頭的模樣，小妹所以以身相許，是看中你昨晚的坐懷不亂，跟日間的倨傲冷漠敢作敢爲的……」

高登讚道：「英妹一番話，令我刻骨銘心……」他頓住了，雖有千言萬語欲傾訴，似不知從何說起，凌雲英接口道：「登哥，小妹明白你的心意，我悔不該把話說得那麼重，讓你難過……」

高登痴情的阻攔她說下去，截口道：「不，一點也不是，我只是想到大仇未報，暫時還未能……」

凌雲英玉面微顰的道：「登哥，不必說下去，相對無言勝有言，傷心事暫擱一邊，你就要走了，讓我們靜靜的相對這一刻，除軀殼外，一切的一切，都合而爲一，淺斟慢嚐，你意如何？」

高登答道：「英妹說得對！」

兩小默默相對，不再語言，進入情愛最高境界，忽然一聲响徹雲霄的連連高呼：「英兒，英兒……」將高登與凌雲英二人從鵲橋驚醒過來。

「是爹爹在找我！你快走！」

「我不可以留下來叩見令尊？」

「那怎成，我爹爹會誤會的，快走！」

「你陪我通宵，不怕……」

「我會應付的，不用你担心，快走！」

「再見英妹。」說完，一頭鑽進道旁的叢林，去得無影無踪。

一向冷漠倨傲的高登，竟也被情所困，正是「英雄難過美人關」，眞是至理名言！

* * *

高登別了凌雲英，一直不停的趕路，午牌時分，抵達長安近郊的武家坡，四望無人，矮身進了王寶釧受苦十八年的寒窰。

怪！他還有心情去瞻仰古蹟名勝？不會吧？

的確不是瞻仰古蹟名勝，只聽他道：「爹，我回來了。」

原來他父子進關尋仇，是落脚在寒窰，這地方離長安近，好辦事，寒窰進口像個狗洞，永不會被人發現，遊客只是進去娘娘廟，瞻仰瞻仰王寶釧的泥金塑像，半崇拜半窺姿色，傳說王寶釧是天姿國色，一代佳人，但紅顏薄命，她跟薛平貴並未團圓，是被塌窰活埋了的，甚麼平貴回窰，大登殿等，都是被後人自作聰明的胡亂撰寫的。

「登兒，恭喜你。」高雄含笑的道。

「爹，你怎知道？」他以爲他跟凌雲英私訂終身的事他爹知道。

「你在四方鏢局殲仇的事，爹全知道，當然要恭喜你，要在江湖闖出的响噹噹的萬兒，眞不簡單，你一出道，僅一日之工夫，就榮獲『冷面金匕』的榮銜，這萬兒好响亮，假以時日，不難領袖武林，稱霸江湖，哈哈！哈哈！」

高登一聽這個當堂冷了半截，道：「爹，你怎麼知道？」

高雄道：「一個賣燒餅的小哥，從窰口經過，跟一個買他燒餅的人聊開了，我聽他們談到了你的事，我就借買燒餅爲由，把小哥叫進窰洞，這才得悉全部經過，登兒，你怎麼不高興？有心事？」他見他神情冷漠。

高登本想說出他與凌雲英的事，轉念一想，大仇未報，元兇未除，怎好談及兒女之私，於是笑臉道：「沒有，爹，因爲這兩天冷漠慣了，一時改不過來。爹，你不是教我倨傲，冷漠，無毒不丈夫的麼？初學時好難受，不過，現在已習慣了。」

高雄再問道：「你是不是對這個『冷面金匕』這銜頭不感興趣？」

高登點頭道：「爹，我總覺不大好聽，冷面不是無情麼？那跟禽獸……」

高雄截口道：「不要說下去，爹懂你意思，你是從未在江湖打滚過，不知江湖的一套有異常人，多情軟弱，菩薩心腸，就不配做江湖兒女，你以爲人比禽獸强，錯了！禽獸狠毒於面，人毒在心，笑裡藏刀，殺人不見血，拿凌霄生來比，表面上還不是假仁假義，但暗地裡男盗女娼，冷面就是代表正直，嫉惡如仇，有幾個居顯位的不是對人冷面，差不多是用鼻子說話，如說冷面就心腸狠，誰也狠不過明君漢高祖，汝欲烹吾翁，請分我一杯羹。狠得連爹娘也不認。你如今一舉成名天下揚，別錯了這般趨炎附勢的人捧你的好意。」

「是，爹，我現在明白了，弱肉强食，優勝劣敗，可悲！」

「你如要翻過來，你就得嫉惡如仇，血洗江湖，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這個道理哩。」

教導兒子殺人，眞是反常，二十年的磨練，他失掉了人性。

父母恩，海樣深，高雄的話，高登一向視爲金科玉律，順從的道：「登兒一定遵從爹的訓示去做，再殺人就不會難過的。」

「這才是爹的孝順孩子。」高雄轉過話題道：「四方鏢局的人，有沒有摸清你的底？」

「沒有，這要感謝孔永祥的目中無人，他根本沒問，還阻止我說因由。爹，孩兒沒遵照你廢掉留活口的吩咐，你不怪我吧！」

「爹只想留活口，要他親口招認同謀罪犯，遲早都要處死的，讓他早死便宜了他。爹怎會怪你呢？」

「孩兒沒有對敵經驗，招使老了收不回來，也怪他不該狂傲得目中無人，又使出『青龍擺尾』毒招，激起了我的怒火，才施展『禪功極度』毒招中『回頭是岸』超渡了他，當他躺下時，孩兒頓時想起『我佛慈悲』一招，心裡好生難受。」

「哈哈，我兒眞夠諷刺的！」哈哈！尾後的哈哈是出自高登之口，他眞的變了。

「聽說你掛了彩，現在怎麼樣？」高雄關心的問道。

高登一攤手道：「爹看，我不是好好的嗎？只是表皮擦傷，早就結疤了。」他瞞了高雄。

「別瞞爹，爹眼裡擠不進砂子，我聞到了你身上的藥味，還不是普通的金創藥。」

高登只好實說了，只是沒有提私訂終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合周公之禮，他怕挨駡，也怪當日不對，不共戴天之仇還未報。

「姑娘看來是大家閨秀，姓甚麼，可知她身世？」高雄關心的問。

「姑娘姓凌。」臉一紅，欲言又止。

「姓凌……」

「大概是凌雲壯志的凌。」

高雄面色一振的道：「甚麼大概，說清楚。」

「是，爹！」高登很少見他爹對他這樣的嚴厲過，肯定的答道：「是凌雲壯志的凌，還是個黃毛丫頭……」

「她既知療傷，一定會武功……我眞糊塗，她既對你施以援手，武功一定不錯，是了，賣燒餅小哥曾提過一個叫甚麼銀劍……是她麼？」

「就是她，銀劍玉女凌雲英，我們只是萍水相逢，孩兒沒有問她身世，我更沒有告訴她我的身世。」他心裡暗自慚愧，他問她，她沒肯說，推托了，也沒問自己身世。

自許終身，竟是不關心到連身世都不問，有些不近人情。經高雄這一問，高登才想到這裡。

「爹在疑心，銀劍玉女凌雲英可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掌劍雙絕凌霄生的女兒？」

「爹，怎會想到這方面呢？這不可能。」

「爹疑心是有理由的，你不是說他稱孔永祥爲叔叔的麼，恰巧她又姓凌的。」

高登也覺得有理，暗忖：「如眞不幸被爹言中，將來這筆賬怎算……唉，殺母大仇不共戴天，即是凌雲英是凌霄生之女，也動搖不了我的心。」經過這一決定，愁意頓消。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我並沒有叫她施援手，是她自己多管閒事，她如是凌霄生女兒，那她的插手是別具用心，我把她也算進凌霄生的賬裡去，她也死定了。」高登眞夠狠，把昨夜的海誓山盟，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好好養息一陣，明早，爹跟你一道去找凌霄生，了結這筆血債。」

「爹，你也要去，你行動不方便，孩兒一人相信可以應付得了。」高登說着，目注他爹走火入魔殘廢的雙腿。

「爹雖殘廢，但掌上功夫並未殘廢，如能跟凌霄生一對拚掌，死也甘心。」

父子對坐調息等待天明，高登心如鹿撞，無法做到物我兩忘境界，坐在那裡活受罪。

* * *

無巧不成書，跟高登私定終身的凌雲英，正是高登不共戴天的仇人掌劍雙絕的凌霄生的獨生女。

那天高登去四方鏢局尋仇，恰巧她在那裡作客，四方鏢局的鼎盛，全仗掌劍雙絕凌霄生的掛名撑腰，她的作客，是倍受歡迎的。

正因如此，她鄙視他們沒有骨氣，像「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這類鄙視的語句，如稍有骨氣的人怎受得了，四方鏢局的人竟還低聲下氣，乞憐搖尾。

四掌櫃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衫少年殺了，全鏢局人馬傾巢而出動，死傷無數，也截不住一個遍體鱗傷的敵人，竟然還追失了。

丟人現眼，四方鏢局難道就此關門？

二掌櫃秦明靈機一動，想到要出這口氣，只有請大師兄掌劍雙絕凌霄生，他是鏢局掛名的大掌櫃，同門大師兄，在公在私，他都不能袖手。

他動念至此，於是喜上眉梢，喃喃自語道：「鏢局的人都公認黑衣幪面人是銀劍玉女凌雲英的化身，我更抓住她的把柄，小妮子吃裡扒外，看大師兄怎樣交代，這回他不插手也得要插手了，我這就去趟『茅廬小築』，當面一請二教三威脅，不怕他不插手。」

打鐵趁熱的一拍身旁的武家英道：「老三，你招呼這邊，好好搜索，一

寸也不可放過，我有要緊的事要辦，回頭見！」他不待武家英回話，身形電射而出。

他緊趕到午夜，突然止步在一處山脚下，一片竹籬，幾間茅舍的竹籬門前，抬手敲了幾下門環。

俄頃，籬門裡傳出問話聲：「半夜三更的，是那位？」

秦明聽出問話聲是熟識的，輕聲道：「是我，老管家。秦二爺。」

門開處，老管家恭迎道：「是秦二爺，請到客廳坐！」

秦明是識途老馬，走向正中茅屋，落座後，輕聲問那老管家道：「有勞通稟凌大爺一聲，說老二有事求見。」

老管家邊拿上茶邊道：「二爺請坐一會，老奴這就去稟告。」說着轉身離去。

「是二師弟嗎？半夜光臨，必有要事？」掌劍雙絕凌霄生警覺性好高，不待老管家通告已先一步自隔室走出，藍衫一襲，美髯盈尺，年逾五旬，丰偉不減當年。

秦明忙站直身子，畢恭畢敬的道：「大師兄，小弟未說明來意前，先告個罪，三更半夜驚動大師兄，是有極重大之事稟告。」

「自己兄弟，何用客氣，坐，坐下來慢慢的說！」掌劍雙絕凌霄生拂理着垂胸美髯，招呼着秦明坐下。

於是秦明便把高登尋仇事略述一遍，結尾道：「若不是雲英侄女暗中相助那小子，他插翅也難逃。」

凌霄生一怔，道：「有這等事，二師弟，有誰能證明是英兒在暗中作怪？」

秦明升了一級頂替高雄老二了。

秦明討好的道：「小弟只是稟告大師兄一聲，事情已是過去，你也不必難爲雲英侄女，只是……」

凌霄生截口道：「這麼大的事，怎能算了，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愚兄雖是痛愛英兒，如眞是英兒助兇手逃去，愚兄會大義滅親的。」

秦明道：「雲英常在鏢局走動，上下都對她印象很深，她雖蒙面把聲音壓低，但也瞞不過衆人的眼睛，一致公認暗助兇手逃走的蒙面人，就是雲英侄女所扮的，也教小弟不能不信。」

凌霄生道：「你既隨聲附和，爲什麼不揭穿她的眞面目？」

秦明油滑的道：「小弟怎敢！如大師兄要是還不相信的話，小弟提出更明確的證據。」

凌霄生一聽，心裏一寒，硬着頭皮道：「希望你能。」

秦明湊近凌霄生道：「這證據只是小弟一人留心到，說與大師兄可以，但出門不算。」

凌霄生正色道：「對不起，愚兄不領你情。」

秦明由懷中掏出一束劍總道：「粉紅劍總爲憑，大師兄，你不能不信吧？」

凌霄生接過粉紅劍總，認得的確是女兒佩劍上的劍總，稍一過目，即不在意的邊藏進袖裏邊說道：「雲英太大意，胡亂拋失東西，二師弟，你叫愚兄信，信什麼？」

秦明得理不饒人，表示不滿的道：「大師兄說得太輕鬆，她蒙面扮男裝，自然不能佩帶女人用的粉紅色劍總，才棄掉的，小弟總不致對晚輩侄女栽贓吧！話又說回來，只是你知我知。」

凌霄生道：「愚兄不是那種護短之輩，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會給你個滿意的答覆，如無別事……」

秦明接口道：「大師兄，如說踵府只是爲了這點小事，小弟怎敢勞動大師兄，爲了四方鏢局，小弟斗胆，想恭請大師兄出山主持四方鏢局。」

凌霄生正色道：「當年你們創設四方鏢局，再三相邀，愚兄一再拒絕，尚不得我同意擅自抬出愚兄名號，將我蒙在鼓裏，也是我心軟念在同門之誼，不予苛責，現在給人栽了，又想拿我做擋箭牌，你又不是不知道，愚兄自息隱茅蘆，已十年不問江湖是非，你們的事，恕愚兄無能爲力了。」

秦明道：「大師兄既不苛責在前，今後有人挑四方鏢局，不就是挑大師兄，請大師兄三思。」

凌霄生沉思有頃，道：「你可有摸清尋仇那少年的底細，莫叫人在暗你在明。」

秦明道：「孔師兄死得糊塗，也怪他過份自大，動手之前，也不問問對手的師承來歷名號，因何尋仇，自大得不將對手放在眼內，有道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凌霄生聽不入耳，截口道：「說這些幹什麼？怎可以埋怨已死的人，二師弟，你精明老到，想必已摸清對方一切了。」

秦明尷尬一笑道：「小弟也糊塗一時，復仇怒火蒙了理智，只知道那小子姓高，單名一個登字。」

凌霄生道：「姓高的人雖多，你有沒有想到是開山掌高雄，他帶走兒子，現在，跟尋仇這青年剛才一般大。」

秦明肯定道：「不，不，武師弟當面問過他那小子，那小子回答他是姓羔，羔羊的羔。」

凌霄生眸子一亮，道：「那我就放心了。」

一頓轉過話題道：「你說的英兒暗助那姓羔的小子兔脫的事，愚兄是要查個水落石出的。」邊說邊站起身。

秦明知是大師兄要送客，未便再留，站起身問道：「大師兄是應許出四方鏢局了？」

凌霄生一思忖有頃，道：「容我考慮，見到英兒後，再行決定。」意思是在懷疑秦明報導的眞實性。

秦明冷冷一笑，道：「大師兄如決定了，請知會一聲，小弟好恭迎。」

凌霄生目送秦明去遠的背影喃喃

地道：「英兒聰慧過人，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秦明的片面之言，是不能盡信，先找到英兒再說。」

父母恩，海樣深，凌霄生動念至此，頓時關懷女兒的安危，大袖一拂，身形頓起，一躍十丈，邊躍高邊叫道：「英兒，英兒……」

當凌霄生在千佛洞找到女兒雲英帶回「茅廬小築」時已是氣極，口不擇言的道：「想不到我凌霄生的女兒是這麼賤，妳給我死！」

嬌生慣養的凌雲英，從未被父親說句重話，淚水如斷線珍珠洒落，拔劍就得自盡。

凌霄生着了慌，急忙奪過凌雲英手中劍道：「英兒，妳眞的要……」他已不忍的說下去，把話頓住。

凌雲英哭泣的道：「爹，你不是要女兒死麼？女兒怎敢不遵父命。」

凌霄生莫可奈何的道：「爹現在不叫妳死，要問妳的話。」

凌雲英道：「原來爹要留活口，問吧！」

「好個强硬的丫頭，我問妳，秦叔叔登門問罪，說妳……」

雲英截口的道：「爹問這個呀，不錯，是女兒幫他脫逃的。」

大出凌霄生意外，切齒道：「妳瘋了嗎？」

凌雲英大眼珠連轉，搖頭道：「沒有。」

凌雲英無頭無尾的笑語續問：「爹，你知道高登是什麼人？」

「什麼人？」凌霄生丈二金剛：「英兒是說他師承？江湖萬兒？」

凌雲英搶口道：「爹，你猜到那一邊去，是女兒指他的身世。」

「難道英兒妳知道？」

「女兒當然知道，所以才助他脫困。」

「……妳且說說那小子的身世。」

「女兒肯定是十九年前被逐出師門開山掌高雄高師叔的兒子。」

有如晴天霹靂擊打在掌劍雙絕凌霄生的腦門，但，一會他又笑了，道：「英兒，妳在說夢話，這小子根本不姓高，是姓羔的。」

凌雲英笑了出聲，道：「爹是怎樣搞的，說他姓高又說他不姓高。」

凌霄生也被女兒引笑了，道：「妳武師叔當面問過那小子，那小子自承是姓羔羊的羔，妳是大錯鑄成，看妳怎麼辦？」尾兩句笑臉改爲嚴肅。

凌雲英自信的道：「兵不厭詐，武師叔被愚弄了，是高世兄，決不會錯。」

凌霄生想到女兒跟那小子厮守一夜，心裏好惱，怒叱道：「妳憑什麼說得那麼肯定？」

凌雲英知道父親話裏有話，緋紅於面的道：「要阿爹答應不責備女兒，我才說。」

凌霄生一頓足道：「妳好厚的面皮，妳眞的要把我氣死了！」

凌雲英鼓着臉蛋道：「爹怎可以不相信自己女兒，你想到那一邊去？」

凌霄生怒聲道：「想到那一邊？妳說。」

凌雲英頂撞道：「女兒指的是爹私隱，供在神案上初一十五燒香禮拜的木匣。」

話裏有因，凌霄生自慚的道：「英兒，妳偷看過木匣的畫像？」

凌雲英畏縮的點頭道：「女兒當時只是好奇，女兒知錯了，願受責罰。」

凌霄生不知怎樣突然額上流汗，溫和的道：「爹不怪妳，妳說下去。」

凌雲英見父親額上流汗，知已闖禍，因關係重大，遂硬着頭皮道：「女兒打聽到畫像中人是開山掌高雄叔叔的……」

凌霄生一邊抬袖拭汗邊截口道：「不用說了，告訴爹，青衫少年高登跟那畫像有何牽連？」

「面相一模一樣，一看就認出是母子。」雲英在形容。

凌霄生突然一手把雲英手腕扣住，痛得雲英花容失色。

「說！」凌霄生怒道：「妳跟高登在千佛洞可有做出不可告人的事！」

凌雲英掙脫扣腕的手，冷冰冰的道：「爹，你小看女兒，太不自愛。」說完一扭身，哭奔向閨房，頭也不回。

「英兒，是爹不好，把話說錯了，妳……」

凌雲英的房門「蓬」的一聲，享以閉門羹。

兒大避母，女大避父，凌霄生只好嚥下女兒的閉門羹。悵然踱回草堂，悶坐沉思。

「爹，你還在生女兒的氣？」一聲「爹」叫喚，將凌霄生自幻夢中驚醒，才理會女兒站在前面，答非所問的道：「英兒，妳不是走回房休息的麼？」

「爹，妳還在生女兒的氣麼？」

「爹怎會生妳的氣，英兒，妳眞個是善解人意的好女兒，手腕還痛不痛？」

她輕抬玉手，晃了一晃被扣手腕，搖首道：「現在不痛了。」說着，自行一邊坐下，又道：「爹，開山掌高雄叔叔，爲什麼要殺妻？」

「這個？」凌霄生吃驚女兒的突然一問，道：「爹也不清楚，英兒，高嬸的死，爹一直在嘆惜着她的含寃不白，十載同門學藝，深知她的賢淑，是不應慘局收場，這是爹替她描容供奉的原因，妳可曾聽說過，高雄無端殺妻，還揚言嫁禍到爹身上，爹自問跟開山掌高雄無嫌隙可言，眞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爹問心無愧，可是這仇結下了，高登還在昏迷中囈語說要向爹報仇。」

凌霄生一點也不覺驚奇，淡淡的道：「當獲知高登是高雄之子時，爹也意料得到。」

「爹，你不是常說，冤家宜解不宜結？」

「高登怎會聽爹解說，到這地步，爹只有見步行步了。」

「不知爹的意下，容不容許女兒對爹分憂。」

「有這句話，爹已滿足了，英兒，爹不喜歡妳過問這事，別忘了爹是掌劍雙絕。」

「女兒不是担心這個，寃寃相報，同室操戈，有損爹你英名。」

凌霄生笑了笑道：「依英兒該怎麼辦？」

凌雲英黛眉緊皺，花容凝重的道：「當女兒聽到他夢囈語要向爹尋仇時，一時氣憤，就要拔劍結果了他的性命，但轉念一想，暗箭傷人，豈是我銀劍玉女凌雲英所爲……」

凌霄生插口讚許道：「光明正大，英兒算得是女中丈夫，後來呢？」

凌雲英道：「只好等他醒來，一決生死，既而又一想，他在疲累帶傷之下，女兒豈不是乘人之危？」

凌霄生聽她口氣，知她軟化了，在賣關子，不再插口，聽女兒自道。

「女兒想了很多很多，想到畫像，想到前因後果，結論是錯不在爹，錯在高登，爹是被嫁禍的。高登是聽他父親片面之言，這仇是不當結的，究竟眞兇是誰？如果是高雄自已幹的，似乎是不太近情，爹說過，高嬙嬙是賢淑的……」

凌霄生再截口道：「英兒，爹希望妳長話短說，想快點知道結果。」

凌雲英側面避過他爹的視線，含羞道：「女兒獻身這樁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不得爹同意，與高登私訂終身。」

凌霄生一點也不驚震，冷冷的道：「英兒，爹使妳失望，爹是不承認妳跟高登這段婚事的。」聲落離座而起，向書房走去。

凌雲英獻身解恩仇，滿以爲能得父親的嘉許，一聽不予承認，芳心已碎，大是嬌嗔的道：「女兒並非醜八戒嫁不出去，獻身解恩仇還落個不好！」

凌霄生是破題兒第一次不理會凌雲英的嬌嗔，逕自走進書房裏去。凌雲英更氣，追了下去，手按門框潑辣的道：「江湖兒女從來不重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一言激怒了凌霄生，氣極出手，隔空點了凌雲英啞痳兩穴。

老管家適時趕到，吃驚的道：「老爺，你……」

凌霄生截口道：「把不孝女兒押到地窖！」

「是！老爺。」

在分手的一瞬父女相對一瞥之下，四行熱淚，奪目而出，老管家觸景傷情，不禁一掬同情之淚！

老管家功力不弱，只是他左掌輕附在凌雲英腰際，凌雲英就被推得向前移動身形，看是併肩而行，實是由老管家運功托住，她痳穴被制，自是無法動彈。

掌劍雙絕乘老管家女兒不在身旁，取過素簡，運筆疾書，當書簡已成，老管家正好回來覆命，不待老管家開口，他便道：「這兒兩封書簡，一給將來的少年，他姓高名登，另一封留交雲英的，人有不測風雲，你當明白我的意思，適時轉交，雲英啞痳兩穴，是施的普通手法，不難解開，你當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才要偏勞你出手解開雲英被制穴道。」

老管家恭應道：「老奴理會得，不過……」

凌霄生怕老管家再說下去，借故支使道：「請沖壺新葉子的茶來！」

老管家只好把話頓住，遵從他自案上取過茶壺走出書房，老管家去後，他站起身摸摸這摸摸那，一種難以形容惜別情緒，在他臉上顯露無遺。

他睥睨了一下由窗隙透進陽光照射下的角度，有感喃喃自語道：「如我料得不錯，要來，該是時候了。」

自語方歇，十丈開外傳來急促的脚步聲，由脚步的輕快斷是武林健者，他在想：「茅廬小築」附近無鄰居，無疑是朝着我來的。

聲音漸近，證實了他的想法，朝老管家吩咐道：「咱們遠住在深山，難得有客人來一次，不可慢待，快迎至頭門，說我恭候草堂，快去！」

老管家應聲「是！」，疾急馳出，恰到好處，他甫一拉開竹籬，見一青衫少年背着個灰髮掩面怪人，正登至門前長階向竹籬門走來。

老管家遵照主人吩咐，躬身肅容道：「候駕多時，我家主人正在草堂恭候，請。」

青衫少年長驅直入，連正眼也沒瞥老管家一眼，鼻子哼了一聲，道：「凌霄生擺什麼架子，叫他到院中見我。」

老管家守禮的道：「請教怎樣稱呼？老漢才好通傳。」

青衫少年高傲的道：「少爺的名號你不配問，喚你主人……」

聲未落，草堂門首有人接口道：「原來是冷面金匕高少俠駕到，凌某不及遠迎，當面恕罪。」凌霄生客套邊走近，暗道英兒眼力不錯，面目跟他娘一模一樣。

「凌霄生，你還是那麼目中無人，怎麼？老朋友見面，也不問聲好。」灰髮掩面的怪人在挑剌。

「眞想不到是高賢弟駕到，愚兄老眼昏花，一時間竟辨認不出！眞是抱歉抱歉！」凌霄生在委屈求全。

高雄沒理會凌霄生的自謙，吩咐兒子道：「告訴這老匹夫。」

冷面金匕高登應了聲「是」，望向掌劍雙絕凌霄生叫聲道：「姓凌的，小爺告訴你，此來是要向你討回二十年前你殺害家母的血債，你是自絕，還是要小爺超渡你？你如自絕，小爺法

外開恩，留你個全屍，如要小爺超渡，就將你碎屍萬段，你任選其一吧！」

凌霄生笑了笑道：「魚與熊掌任由高少俠施捨，不過藉詞討回二十年前殺害令堂血債，無中生有，是老夫沒法接受，原封退回。」

冷面金匕高登戟指道：「姓凌的，怎麼？胆小，想賴，不敢認賬？」

凌霄生一笑道：「高少俠看走眼了，老夫不是那種人，少俠如不信不妨試試。」他早知不是善了之局，不願多費唇舌，早解決早好，是以主動提出。

高登大出所料，一怔道：「小爺看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劃下道來吧！」

「你來是客，老夫怎好佔先，還是少俠吩咐。」

「慢着，」高雄插口道：「登兒，你先別劃道，你把他碎屍萬段，就沒有爲父的份，那豈不遺恨終身？凌霄生，你願意跟老夫對幾掌麼？」

「愚兄奉陪……」凌霄生不疾不徐的應道。

聲落影飄，高雄自高登背上飄坐地面，又道：「五步如何？」

凌霄生道：「太近。」

高雄道：「那就七步？」

凌霄生道：「十步如何？」

高雄自問無此能耐，取巧的道：「十步，你躲出二十步，豈不更安全，老夫不中你逃避之計，改用兩掌接實，互較內功。」

凌霄生一聲不響，走到高雄面前，面對面的席地盤膝而坐定，然後出手如電，自點雙腿痳穴。笑謂高雄道：「公平交易，不佔你腿廢的便宜。」

高雄望了兒子一眼，吩咐道：「找個居高臨下，首尾兼顧的地方，替爲父掠陣。」

冷面金匕高登選位置跑開時，高雄、凌霄生兩人也雙掌接實，高雄傳音入密道：「自我跟你併肩子站在一起，無論學藝爭女人等等，你樣樣領先，老夫恨透你了，凌霄生，這次你栽定了，而且是慘敗，痛苦在心裡，有口難言，哈哈哈！」

凌霄生這才恍然而悟，也用傳音入密道：「夢想不到你一直在妒忌我，學武的資質與生俱來，你這也妒忌，你開山掌高雄的萬兒也不弱呢，莫把追求小師妹說成爭奪，你榮獲中選，還不滿足麼？」

高雄傳音入密道：「我是僥倖成了她的丈夫，却只佔有軀殼，她的心一直是屬於你凌霄生的。」

「你要是這樣偏見，我是受寵若驚。」

「我高雄已經夠創痛了，你好狠毒的心腸，連一個美麗的軀殼也不讓我佔有。」

「我已表明心跡在先，你存心嫁禍，一口咬定，我不願多費唇舌。」

「凌霄生，我深知你掌劍雙絕的名號，不是倖致的，我也沒有把握登兒定能擊敗你，但我有把握你不會傷害登兒的一根毫髮，只有挨揍的份，對麼？」

「高雄，你太狠毒了，但你會失望的。」

「我鄭重告訴你，登兒恨你入骨，他是矢志要向你討回血債，你也別想存下溜走的心，天涯海角，除了你血債血還，登兒永遠追殺沒完的一天。」

「我勸你別枉費心機，別忘了是在與我互較內功，心無二用。」

高雄重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站在較遠處的冷面金匕高登，間歇聽到爹哈哈與哼哼，暗自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陡地悶哼聲傳入高登耳中，循聲見到高雄的身形像滾皮球樣的被震飛滾出一丈開外。

高登迅捷無倫的閃身而出，穩住了他爹的滾勢說了聲：「爹且調息，待孩兒去收拾他。」

「慢着！」高雄攔住他兒子高登的去勢，道：「凌霄生在耍花招，要當心點。」

一頓，轉注凌霄生道：「姓凌的，怎不施重手毀掉老夫？」跟他比較長大的凌霄生打話，還自稱老夫，一大笑話。

「難道凌某手下留情，也算是錯了麼？」凌霄生不屑的道。

「你那是手下留情，分明是羞辱我。」高雄想到這裡，忍不住氣血上冲，喉間一甜，湧出一口血箭，大叫道：「氣死老夫也，登兒，快快將凌霄生碎屍萬段，爹是大概不行了，不見仇人濺血，我死不瞑目！」

冷面金匕高登突見他爹眼神已失光芒，大吃一驚，搖晃着他爹的肩，驚叫道：「爹你怎的，孩子這就去手刃仇人，爲爹娘報仇，你千萬等我。」

高雄有氣無力的道：「爹一定等你，快去！」

「孩兒遵命。」話聲中莫邪金匕已龍吟出鞘，身形電閃，手中莫邪金匕已施展出禪功極度，一招「犂庭掃穴」，指向凌霄生胸口猛狠遞進。

掌劍雙絕凌霄生身形向左一飄，避了開去，同時抬手喝道：「且慢，年輕人怎的不懂過招禮數，一聲不響，拔劍就刺，一點也不像身出名門正派。」

冷面金匕高登叱叫道：「你是甚麼東西，敢教訓小爺，老古董，墨守成規，食而不化，生死之搏，兵不厭詐，你懂麼？」

說完，又舞起金光萬道，又是一式師門絕學「橫掃千軍」削向掌劍雙絕凌霄生腰際，凌霄生深知莫邪金匕的鋒利，不敢硬接，於是脚踏七星巧步，向右一閃，走回初時的原位。

只聽得凌霄生邊踩七星巧步閃讓邊道：「竟敢罵老夫是甚麼東西，眞該打，可知老夫是在讓你，一直都沒有拔劍回敬？」

「小爺等你老東西拔劍就是!」說完，沉腕卸勁收匕，佇立以待。

掌劍雙絕凌霄生徐徐道:「要老失拔劍不難，得依老夫一個條件。」

「小爺如不允呢?」

「一輩子休想老夫拔劍。」

「敢情你老東西是貪生怕死，要小爺手下留情，放過老狗?」

「該打!」似乎凌霄生只會說該打這句話。

「老東西，你再敢說該打?」高登說話的神情是隱含殺機。

凌霄生似乎是軟化了，捋鬚道:「有道是: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何況老夫已經是鬚髯盈尺，在武林江湖也稍具頭臉，不敢希望你少俠尊我一聲老前輩，總不致被罵成甚麼東西。」

高登有生以來，從未聽過這道理，很覺稀奇，楞了楞道:「你講的雖然有道理，但我對你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應作別論，你既改口稱我爲少俠，禮尚往來，我也尊你一聲老俠，你看可好?」

凌霄生面呈一種難以形容喜悅，道:「太好了，就此一言爲定，少俠，老夫的請求，你可會考慮?」

「是說拔劍的條件?」

「怎麼，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改口應該請求。」

「請求不敢，在下洗耳恭聽。」

「小女雲英，妄想高攀……」

冷面金匕高登截口道:「凌雲英果然是老俠的千金?」

「正是小女，這門親事，老夫認爲門不當戶不對，不想高攀。」

「在下也有同感，就此一言爲定，取消。」

凌霄生打蛇隨棍上道:「少俠的明智，就此一言爲定，取消。」

盤坐草上的高雄一聽老少越談越近，氣得又吐一口鮮血，心說「完了」，但仍不死心，強撐着剩餘的一口氣息，邊沙啞着喉嚨低叫:「登兒，登兒!」邊爬向二人交談處。

練武的人眼觀八方，警覺性高，高登轉身跑了過去，英雄淚奪目而出，扶起高雄，哭叫道:「爹，你……」情急之間，他不知說甚麼話。

「你……把……爹……忘……了。」高雄上氣不接下氣的斷斷續續道。

「爹，不，孩兒怎會忘記了血海深仇。」

「口……說……無……憑。」

「孩兒這就以行動證實。」莫邪金匕龍吟出鞘，瞳孔變赤，向掌劍雙絕凌霄生飛撲而至。

凌霄生一望而知高雄已動殺機，不敢怠慢，手握劍訣，迎擊而上，他深知莫邪金匕是千古神兵利器，削鐵如泥，不敢硬架，以柔尅剛，吸字訣，卸去對方五成勁力，「嘶」的一聲，劍貼匕，膠着在一起，互拚內力。

凌霄生意想不到，自己二十年以上的修爲，提聚了十成的眞力，互較之下竟是平分秋色，他那知高登從小至長，全過着冰天雪地的生活，自然環境，無形中練成銅皮鐵骨，內力已有過人的基礎，再加以在死谷閻君洞府苦修十年，造詣之深，進步之速，非一般人所能比擬的。

血洗四方鏢局，威風八面，冷面金匕頭銜絕非倖致，掌劍雙絕凌霄生把他低估了。

高登此刻的內功雖不亞於頂尖高手，但金錢難買不在修爲以內的江湖經驗和應敵時的機警應變，他是望塵莫及。

三十招過後，凌霄生大致摸清高登的路數。

高登心急復仇，恨不得一招就將凌霄生制服處死，一招緊接一招的猛攻，極耗內力，相反，凌霄生憑藉他成名之一的七星巧步，游刃有餘的穿梭在高登的莫邪金匕威力的圈裡，輕靈巧躍，保存內力。

高登也吃虧在四方鏢局牛刀小試，養成他目空一切，自以爲不可一世，把凌霄生看成孔永祥，凌霄生在以逸待勞之下，轉守爲攻，一目了然，凌霄生已佔上風，不時還拿話指點高登的漏洞，糾正他的招法，高登一聲不響，乘凌霄生說話疏神之際，一式鷂子翻身回馬，大吼一聲:「躺下!」

眞個是狠辣無比，凌霄生險中又險的一式「鐵橋板」倒縱，撿回老命，即是僥倖逃避，藍衫大袖也被削掉一小片。

凌霄生站穩樁之後，一回身讚道:「少俠果然不凡，預想他日一定前程似錦。」

在這種九死一生的骨節眼，他還有心情誇讚對方，眞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老夫認輸了，從此退出江湖，少俠可否願意放過老夫?」

冷面金匕無動於衷，回絕的道:「老傢伙，怎沒一點骨氣，搖尾乞憐沒有用，今天的樑子是死結，老天爺也化不掉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亮出你傢伙吧，再決生死。」

話雖硬，却沒有先前的狂，他已知遇勁敵了。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凌霄生喃喃的把高登的話背了一遍，才問道:「少俠，請你回答了老夫的問話，再決一死戰如何?」

「小爺沒工夫跟你磨牙，僅限一問。」

「好好，一問夠了!」凌霄生緩和的道:「如是老夫不敵任由發落，如你失手呢?」

「外甥打燈籠，照舊。」

「老夫不同意。」

「依你之見?」

「如你落敗，不得自作主張，更不準自絕，等候老夫想好處決的辦法再行把你發落，想辦法至少亦要盞茶時光，多時頓飯也說不定，到時少俠能等麼?」

「老東西，你不覺得枉費心機麼?」

「也許是，也許是未雨綢繆，少俠是應許了?」

「應許就應許。」

「大丈夫一言既出。」凌霄生肯定的問一問。

「駟馬難追。」高登一揚手中金匕，道:「小爺有僭了!」

聲落的同時，匕舞金芒，搶攻而上。

只見無數道的金芒、銀虹，滚作一團，難辨人影，盞茶時光過去，陡地金芒、銀虹頓斂，掌劍雙絕凌霄生手中三尺青鋒，頂住了冷面金匕高登的後心。一瞬，凌霄生還劍入鞘，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

高登接道:「駟馬難追。」

凌霄生神情精凝重，邁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對面牆根，席地而坐。

高登眞信人，木立原地，一動也不動。

凌霄生盯視着高登木立的背影，長嘆一聲，旋身向壁，閉目沉思，一幕一幕的往事，頓時湧現心頭!

* * *

清楚的記得，這是個端午節的正午，他因爲多喝了幾杯雄黃酒，頭有點昏，離席步出廳堂，信步而行，到了花園，一陣花香撲鼻，他情不自禁的陡興惜花愛花之感，這是平生所未有。

突地，一雙纖纖玉手搭在他的肩頭上，回頭一看，原來是小師妹玉琴，其實不用回望，他已知道是她，師兄妹之間，玉琴小師妹跟他最談得來。

一種微妙的感覺，他領悟到他跟小師妹玉琴的感情漸超友誼，沒她在身邊他就會寂寞。她有意無意的向他表示，她也有同樣的感覺。

幾分酒意使他大膽地緊握住她白嫩似玉的一雙玉手，她是欲却還就，他不知那裡來的勇氣，拉她到了蓮塘邊，假山石後。

他當時似變成另外一個人，大膽的將她摟在擁抱中，她欲拒無力，任由他擺佈，只是囈語般的反覆道:「大師哥，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

色情吞噬了他的靈魂，他強吻着她的櫻唇跟每一個地方。

在一陣强烈蠕動夾雜着師妹被撕裂而又咬牙忍受下，他在癱瘓後，甦醒過來，大錯已成，追悔莫及。玉琴小師妹無限嬌羞地咬耳道:「爹有意思同意我們的婚事，剛才我不忍拒你，霄生哥，你不會沒良心始亂終棄吧!」

* * *

一個半月後的一天，玉琴小師妹偷偷告訴他:「霄生哥，這個月……過了日子還沒有來，覺得噁心想嘔。」

他偷親了她一下粉頸，告訴她道:「準是有了，我想就向師父提親，提早完婚，不就掩蓋了嗎?」

晴天霹靂，不等他向師父提親，就在那天晚上，師父把他叫進房，吩咐道:「霄生，你不能再留在趙家堡了，師父是認爲你學成離堡，插足江湖歷練，晚飯爲你餞行，明早離去。」

「師父，我……」

「不準多說，師父是說一不二，去吧。」

師父爲甚麼突然趕他走，他疑心是他跟玉琴師妹的事，東窗事發，他必須把這事告訴小師妹，但是堡裡堡外，他幾乎行遍每一個角落，都見不到小師妹的影子，一直到他離去，都沒跟她見過一面。

回到家裏，才知道因爲父親跟師父已割袍絕交，殃及池魚。

他費了三個月工夫，才說服父親允向師父認錯，當他持父親親筆認錯求和書簡，連夜趕回趙家堡時，玉琴師妹已經是名花有主，下嫁給二師弟高雄了。

於是，冷面金匕高登名義上是高雄兒子，實際上是凌霄生的親生骨肉。

他能公開這個秘密嗎，叫死在九泉下的玉琴師妹蒙上不貞之名麼?

他能讓高登自己的親骨肉被笑罵是野種嗎?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

他如存在的一天，這恩恩怨怨，就永無了之日。

人生不過如此，有生必有死，自求解決吧!

三尺青鋒自掌劍雙絕凌霄生的前胸對穿而過，他搖晃了幾下，倒在血泊之中，劍柄仍牢握在他的手中。老管家老淚縱橫，戰抖着把主人的遺書遞交到仍然木立的高登手中。

高登拆開一看，素箋上寫的是:「濺血了恩仇，毀屍該雷打!」

繼凌霄生的倒下是開山掌高雄。

「爹……」冷面金匕高登悽泣。

高雄看了兒子最後的一眼，目注長眠的凌霄生嘴皮牽動了一下，擠出三個字:「他……才……是……」頭一偏，嚥完最後一口氣。

晴天霹靂，一記重錘!擊在高登的頂門，擊碎了他的心，是喜悅?是痛苦?是憤怒?

思潮澎湃，縈迴腦際不去，他自問道:「我將如何面對現實……」

「哥哥!」一聲嬌柔悠悠的低呼，把自已自幻夢帶回現實，他沒應聲沒瞥她一眼，他早由那嬌柔熟悉的聲音中聽出她是銀劍玉女凌雲英，一個意念，頓湧上他心頭，冷面如冰的道:「姑娘認錯了人!」

說完，頭也不回，大踏步向竹籬門走去。

銀劍玉女凌雲英凝視他的遠去背影，一跺小蠻靴，銀牙咬碎，望着滿懷恨意、帶着此情綿綿無絕期的兄長悵然而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故事叙述宋末元初的興亡事，今之宜賓古之敘卅府，有一家中原棧，是武林豪傑江中岳三爺開的店子，由老掌櫃金眼鵰管理，是江湖人反元復宋的一面旗幟，招攬武林中人，共襄義舉，有一天來了一個青衫少年，一個韃子的鷹犬鬼影手，最後又來了一個火鳳凰，鬼影手一見退避，她是岷江漁隱的女孫，對金眼鵰說出來找文天祥丞相的孤兒回去，懷疑青衫少年是文公子……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火鳳凰揚名百里　瘋和尚醉語禪機

岷江漁隱 使了個眼色，說道：「小芙兒，還不去岸上生起火來。」

艾芙會意，即從船尾取了柴薪，爐裡取了火種，去石堆的背風處生起火來，忽然哎呀一聲，又格格笑道：「爺爺，火是生起來啦，魚兒呢，魚兒還在江裡，那來魚兒煎？」

岷江漁隱道：「那還不容易，爺爺手到取來，小芙兒，那火還要加些柴薪，燒得旺些。」

艾芙說：「爺爺我忽然想起一段古兒來了，那說書的說，姜太公釣於渭，釣鉤直而不彎，那可是眞的？」

漁隱道：「姜太公釣渭，願者上鉤，如何不眞。」

艾芙道：「我不信，直鉤如何釣得魚兒出水來？」

岷江漁隱呵呵笑道：「小小年紀，那知許多，那太公既非漁者之漁，亦非隱者之漁，乃是眞眞正正的沽名釣譽，妳道他釣的是魚麼，妳錯了，那姜太公釣的乃是功名。」

艾芙說：「爺爺，我不明白。」

「爺爺教妳明白，」漁隱道：「直鉤垂釣，妳不信，妳也以爲奇，是不是？」

「是呀！」

漁隱道：「着哇！他日復日，日日坐在渭水河邊，以直鉤垂釣，豈不是見到的人皆以爲奇，日久以爲怪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

火光照得小艾芙的眼睛更亮了，說：「於是，一個傳一個，這個加些鹽兒那個加些醋……」

「於是，」漁隱說：「怪事兒傳入朝臣耳中，出自口中……」

「我明白啦，爺爺。」小艾芙喜孜孜，叫道：「於是，怪事兒被文王也聽到了，於是也以爲奇，說甚麼渭水訪賢臣，怪而奇之，跑去瞧個究竟是眞。」

「女娃娃，妳眞聰明，」漁隱道：「若不恁地，姜太公豈僅八十遇不到文王，便老死了，文公亦不知有姜太公其人，太公那胸中的百萬甲兵，也隨他埋葬了，那安邦富國，伐無道的紂王之策不能獻給明主，文王不拜他爲相，豈有那萬世功名，是以太公釣渭之說可信，不過釣者非魚，功名而已，話雖如此，爺爺有本事以直鉤也能釣得魚兒出水來，你信不信？」

艾芙嘻嘻笑道：「你哄我，才不信哩！」

「好！」漁隱說：「爺爺便釣來你瞧瞧，女娃娃，妳可要不轉眼兒地看眞了。」

岷江漁隱眞個把釣鉤扳直了拋入江中，說：「小芙兒，休要眨眼，別出聲，魚兒在吃餌了……」

漁隱怕聲音大了，驚了魚兒，把嗓門壓低了，小艾芙半信半疑，睜大了的眼兒眨也不眨，而且豎起了耳朵，說：「爺爺，你怎知魚兒在吃餌了？」

漁隱說：「喏喏，你沒瞧見這竿梢兒在點頭麼？小芙兒，妳眨眼了沒有？」

「我沒有，」小艾芙說：「爺爺，我還是不信。」

「不信妳就站出來些，再出來些，」漁隱說：「女娃娃，不僅妳，人家也不信，我是說，若那石堆後躲着一個人，啊呀！」

艾芙說：「爺爺，你怎麼啦！」

漁隱說：「原來上鉤的不是魚，是鬼，小芙兒，爺爺釣個鬼來來給妳瞧瞧，好不好？呔！」漁隱大喝一聲，說：「鬼崽子，你跑不了啦！」

釣竿倏揚，月光與火光交輝下，一條兀自騰躍的魚兒被拋上岸來，啪的一聲響，又一聲啊喲，石堆後一條人影剛縱身離地，艾芙叫道：「妙哇！爺爺你釣鬼，我來煎鬼。」只一挑，那燃燒着的柴枝成了火箭，洒出漫空的火星，向那縱起的人影當頭罩落，那人身在空中，如何閃避得開，火一着衣，有助火勢，立即燃燒起來，落地又成了個火人，饒是那人落地連滾，亦未能把着火的衣衫撲滅，却也被他帶火逃走去了，眨眨眼已成了閃動的一點火星，由近而遠，終於消失於蒼茫的黑夜中。

艾芙樂得花枝兒般亂顫，道：「爺爺，敢情你戲耍起人來，比我更有趣，鬼影手這番吃的苦頭可大啦。」

岷江漁隱皺眉道：「給他點教訓，嚇跑他也罷了。你不該燒傷他。」

艾芙道：「這賊子喪心病狂，與虎作倀，甘爲韃子鷹犬，僅把他燒傷，已是太便宜他啦。」

漁隱道：「怎生妳才說過的話，竟也忘啦，明知特穆爾對他言聽計從，倚重有加，這鬼影手若是傷重死了，激怒了特穆爾，這三江口岸，就浴血成河屍骨堆山，萬千生靈塗炭。罷了，我的形藏已露，留下來，倒爲中原棧留下禍患，趁這鬼影手尚不知我與中原棧有淵源，今晚妳與金眼鵰的一席話，他們也還不知曉，倒是早離此地爲是。」

艾芙喜得跳起來，叫道：「好啊！爺爺，咱們爺兒倆結伴闖江湖，我鞭打世間不平事；你揮竿降鬼魔，有多好玩兒。」

岷江漁隱道：「趁早兒上船來，既然韃子眼下尚不會對這三江口用兵，我留下亦無用處，爺爺也老了，妳即已來歸，我這一身功夫，也不願帶到棺材裡去。」

艾芙飛掠上船，抓起槳來，道：「爺爺，我得先往芙蓉城走一遭，這就溯江而上。」

漁隱把手中釣竿向江邊石上一點，那小舟便疾如箭矢，滑入了江心，道：「我知你與那文公子有約！」

艾芙忙道：「不是有約，爺爺，我不過是奉命差遣，對那傻小子曉以利害，吩咐他前往蓉城。此去向師傅交了差，師傅也可向那傻小子的師傅巴人交了差，從此我就是自由身，咱們爺兒倆天空海闊，四海任遨遊。爺爺，你掌穩船舵，我來划槳。」

岷江漁隱喟然輕聲一嘆，道：「一旦入江湖，身已在江湖，那還有自由身，你口口聲聲叫人傻小子，却不知妳也是個傻孩兒。」

艾芙運槳如飛，江上夜風勁疾，聽不眞切，道：「爺爺，你說甚麼呀？我聽不清楚？」

漁隱道：「小芙兒，沒甚麼，世間事，有時看不明，聽不眞的人，倒有福了。爺爺正要瞧瞧那南郭先生傳授妳的功夫，到了甚麼境界，妳師傅修練的是上乘內家功夫，也知妳練功勤奮，必也不差。好好，果然名師出高徒，小芙兒，只是你還不會用槳，陰柔之所以能勝陽剛，四兩之所以能撥千斤，全在運功用勁之巧與妙，運槳亦如你用鞭，你自己體會吧。好好，你果然聰明，似這般，黎明時刻，我們便可到五通橋了，黑夜行舟，倒更便當，不怕驚世駭俗，爺爺這裡也助妳一臂。」

從敘州府溯江而上，半個夜晚舟行二百餘里，其快可知，若在天光化日之下行舟，如何不驚世駭俗，艾芙知道爺爺運功催舟，道：「爺爺，咱們不用趕路，艙裡我見有酒，你把舵穩了，也就是了。」

岷江漁隱道：「誰說不趕路，若不北上也罷了，既已前去，爺爺要會會大和尚。」

「你是說醉菩提？」艾芙喜叫道：「那大和尚可還是瘋瘋癲癲？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差點沒有把我灌醉啦，又抹了我滿臉肥油，爺爺原來你要上峨嵋。」

岷江漁隱呵呵大笑：「於是，妳也成了小瘋子，他大癲，妳小瘋，差點兒要把我這小舟給弄翻了，小芙兒，你倒還記得他，何用上峨嵋，怎麼？你忘記今夕是何年了？」

「今年是……壬辰？」

「那秦嶺的南郭先生，巴山的巴鼻道人，與這峨嵋的醉菩提，上次辛巳年武侯祠柏林之會，妳算算距今多少年，是否恰是十年了？這三聖一源十年之會，今年壬辰，下月朔望間，便是會期，若我算計得不錯，醉菩提已醉倒在嘉定的大佛脚下了。」

艾芙哎呀一聲，道：「早聽師傅說過！怎生便給忘了，我明白啦！原來吩咐那傻小子前往蓉城，是這個緣故。這麼說，那巴鼻老道也下了巴山，我師傅也要下秦嶺。我可不明白啦，爺爺，下山時師傅怎又不明況，那巴鼻老道也未對那傻小子明言，這三聖一源十年之會，我雖年幼，未曾與會，却也知正大光明，乃是造福武林之會，怎倒秘而不宣？」

岷江漁隱道：「當今天下大亂，國土淪喪，河山破碎，韃子的鐵騎正縱

橫，小芙兒，你試想一想，若像當年一般，天下武林各派掌門，都率領門徒前來蓉城與會，天下英雄聚於蓉城，那會有甚麼後果？今晚妳對金眼鵰侃侃而談，那番見識，那裡去了。」

艾芙才沒言語了，但一聽說即將見到醉菩提，心下喜悅，手下不自覺也加了勁，天方黎明，果然已到了五通橋，雖是一個鎮市，鹽產質量都遠不及自流井與貢井，却也比一般縣城更繁華，江邊船檣如林，商賈雲集，天方黎明，水碼頭已忙碌起來。

岷江漁隱把小舟泊在靜處的蘆葦邊，道：「小芙兒，咱們且小睡一會，待市上的店鋪開了門，再去飲食。」

艾芙打了個呵欠，大大地伸了個懶腰，一頭鑽入艙中，說：「爺爺，忒怪，不提起也罷了，怎生你才說小睡，我登時倦起上來。」

岷江漁隱呵笑道：「任你如何逞强好勝，仍不是鐵打的女娃娃，想想你多少個時辰沒瞌眼啦。」

「當眞，啊呀！」艾芙說：「差不多兩個對時啦……爺爺，你說怪不怪，這眼皮子好重，眼兒偏又瞌不上來。爺爺，師傅和牛鼻子老道，加上一個瘋和尙，在那武侯祠柏林之會，怎生稱三聖一源大會，爺爺，你要不眼睏，說給我聽聽可好？」

漁隱道：「三聖是武林中人給加上去的，你師傅南郭先生，代表了儒，文相公的師傅巴人，其實是個不煉丹，也不修眞的老道，原名是巴鼻道人，代表了道，瘋和尙醉菩提當然是釋了，別說當今天下，便是二十年前，論武功已莫測高深，出神入化，眞個是人品如南極出地，此心比皓月當空，武林之中，江湖之上，人人敬重，尊爲武林三聖，那時國是日非，朝庭偏安臨安，天下已亂，這武學之術，本來只有內家外家之分，但千百年來，門派分立，而又旁支，到後來甚至自以爲有了一點獨特的心得，也自立起門戶來。」

艾芙說話已有些含糊不清了，說：「爺爺，就像這五通橋六合門一樣，不過在劍法上演化出一點兒獨特的招術來，竟也自成一派了，來時我路經此地，就聽說在鬧門戶之爭，眞笑死人。」

天光大亮了，碼頭上碌碌忙忙，人聲嘈雜，隔着一片蘆葦地，也隱隱傳來。

漁隱道：「門派旁支越來越多，門戶之見越深，那門戶之爭便越更大了，武林中人好勝逞强，更多狂妄之徒，僥倖勝得三五人，便自以爲無敵天下，妄自稱尊，一朝爲敵，便世代結仇，無止無休，禍延子孫徒衆，以致武林一片血腥，妳師傅南郭先生，悲天憫人，言道：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流源也本是一家，更遑論武術了，武術本同源，一源同根，要消弭門戶之爭，便得先消除門戶之見，是以與巴鼻道人、醉菩提，聯名邀請了各大門派的掌門，在那芙蓉城中，開了這一源大會。

「小芙兒，這便是那一源大會的來由，這三人乃當年武林至尊，却化人以德，是以人人尊敬，因這三人一儒、一釋、一道，故以三聖尊之，那大會已成了三聖一源大會了，小芙兒……」

艾芙說：「爺爺，我在聽着，你……說啊。」

漁隱啞然一笑，心說：强煞妳也是一個女孩兒，身子又不是鐵打的，小芙兒，睡啊，甜甜地睡一大覺兒。

輕輕走去艾芙身邊，替她蓋上被單兒。

艾芙忽然睜開眼來，嫣然一笑，說：「爺爺，你說啊，我還要聽，我不過……閉閉眼兒。」

漁隱坐在艙上，提起往事，不由他不喟然一聲長嘆，道：「那辛巳年之會，爺爺也與會的，可憐的小芙兒，便在那五年前，你爹戰樊城，爲國捐軀，苦戰一日夜，死於那亂軍之中，樊城一破，玉石俱焚，妳娘也失了踪跡，幸是你爹娘早把你交付與我，打從你三歲上頭，已跟在爺爺身邊了，我怎會把妳丟下獨自在舟中，是以那辛巳年之會，亦把你帶在身邊，你從小便極伶俐聰明，活潑天眞，惹人憐愛，不僅那醉菩提喜歡你，整日和你瘋在一起，南郭先生言道：小人兒怎可逐浪隨波，水上生涯，豈不埋沒了她極佳資質，不如給我做徒兒吧。就是這般，南郭先生便把你帶上秦嶺，十年，恰是十年了……」

小芙兒怎麼沒聲息了？敢情已是鼻息咻咻，已沉沉睡熟了，初昇的旭日，從船篷的小孔中洒落無數柔和的光點，點在她的額上，映得她紅紅的臉兒更嬌俏了。

岷江漁隱捋髯莞爾，不禁也長長地打了個呵欠。

江上風清，旭日熙和，艙外的蘆葦在竊竊私語，拍岸的江濤，也輕輕地把小舟輕搖，發出來的韻律節拍催人眼，岷江漁隱的眼皮子瞌得更緊了。

不知過了多久，啊呀！艾芙一翻身，坐了起來！

是人聲，也有腳步聲，練武功的人，觀感總是比一般人敏銳些的，那怕是在睡夢裡。

艾芙驚醒了，翻身坐了起來，舟上已不見了爺爺，只聽有人從遠處奔跑而來，說道：「眞是老天爺有眼，老爺子，你可來啦。」

艾芙探頭一瞧，只見爺爺站在一叢蘆葦之後，一個中年人正從坡上奔下，到了漁隱跟前，只聽他上氣不接下氣，喘吁吁地說道：「遠遠就望見你的小舟，老爺子，每日我到江邊來望幾遍，今兒可被我望到了。」

岷江漁隱數十年來江上來去，亦

漁亦俠，長街賣魚換美酒，暗地裡也多管不平事，時日久了，知者識者，自也多了，這五通橋乃是產鹽繁華地，常在此泊舟江岸，識的人多，那有何奇。

漁隱道：「休要急苦，有話慢慢說來。」

那漢子連氣也喘不過來，急道：「老爺子，求你老人家作主，去晚了，我師傅全家就沒命了。」

漁隱道：「你教我去何處，你師傅是誰？」

那漢子猛可裡一跺腳，道：「我眞該死，我認爲老爺子是人人尊敬的岷江漁隱，老爺子怎會識得我，我……我是六合門的弟子，我師傅是張宏。」

漁隱道：「你師傅張宏在這裡雖沒開設把式場，却也收了不少門徒，爲人正直不阿，極得鎮上人敬重，這全家沒命之言，從何說起？」

那漢子道：「說起來話可長了，老爺子，這就教好心沒好報，師傅當年收留了一個流落街頭的孤兒，不但把他撫養成人，而且傳授了他一身功夫，眞是當他作親生兒子一般看待，論功夫，他入門比我們更早，當然比我們武功都高許多，師傅有一個女兒……嗳！老爺子，我師傅全家實是命懸頃刻，午時一到，就……」

岷江漁隱抬頭一望，日移中天，却也還不曾當中，道：「你說得簡短些就是了，你沒說個明白，教我……」

那漢子嘆了半口氣，急急道：「這賊子恩將仇報，滅祖欺師，師傅替他取名張釗，就是已認他作子了，師傅的女兒，那當然即是他的妹子，他竟要强娶妹子爲妻，師傅自是不許，而且大怒，那知這賊子惱羞成怒，竟把師傅打傷了。嘿！一者他出師傅不意，二者已盡得師傅的眞傳，他年壯力强，師傅却年老了，老爺子，說起來眞令人髮指，更一不做，二不休，連師傅的家財也霸佔了，二師兄出頭和他理論，竟也被他打成了重傷，是我們十多個師兄弟聯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趁他不在意，也把他打傷了，趕出師門，不料這賊子喪心病狂，原來早已投靠了韃子駐在鎮上的那個領兵的統帶，限師傅今日午時遷出，並說已把師妹獻給鎮上那個課徵鹽稅的韃子官兒達拉爲妾，午時一過，即要來抬人，老爺子，你想，師傅怎不氣得半死，傷本未痊癒，更被他氣得病倒在床，老爺子，我們師兄弟雖多，但加起來不是那賊子的敵手，何況還有韃子兵到時會同來……」

看日影，已近午時了，漁隱皺着眉，踱來踱去，腳邊的日影已越來越短了，張釗這賊子當眞喪心病狂，行爲令人髮指，可慮的是一旦傷了同來的韃子兵，那後果……

漁隱向碼頭上往來的人羣，和那五通橋鱗次櫛此的房屋望了一眼，搖搖頭，一時竟拿不定主意，那漢子却一個勁兒的苦苦哀求，道：「老爺子，若去遲一步，師傅一定沒命了，師妹貞烈，那肯從賊，我那師兄弟個個憤怒塡膺，已決心以死相拚了，老爺子……」

岷江漁隱一跺腳，道：「好！我這就和你走一遭，只不過你要約束你那師兄弟，一切由我作主，不許妄動，休與那韃子兵出面爲敵。」

那漢子連聲答應，忙在前帶路，央求道：「老爺子，求你老人家走快些兒。」

他那知道漁隱在苦思對策，腳下如何不遲疑？只急得那漢子滿頭大汗。張宏居住在一條橫街上，好不容易走近了，忒怪，靜悄悄，街道之上閉戶關門，連一個行人也沒有，那漢子心想：街坊都知道張釗要帶韃子兵來生事，躲在家中，不敢開門也還有可說，怎生靜得不聞人聲，難道那張釗賊子尚未前來？或是良心發現，不再來生事了？

不料尚隔着五七間舖面，門內忽見奔出一人來，叫道：「三師兄，你那裡去啦，大夥兒全等你來拿主意，這位……老爺子是誰？」

那漢子道：「師傅他老人家……還有師妹……」

那人道：「沒事，你快去看來，可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奔進大門一瞧，便岷江漁隱也怔住了，只見那院中地上，橫着三具屍體，那漢子早咦了一聲，叫道：「這賊子！誰殺了這賊子？」

早有幾人奔過來，大夥七嘴八舌，岷江漁隱終於聽得明白了，原來不到一刻之前，那張釗和兩個心腹，帶着四個韃子兵，剛跨進院來，忽然一片紅霞從天而降，原來是一位紅衣姑娘，手提一條閃閃生光的鞭兒……

漁隱道：「你說她飛落時一片紅霞，那閃閃生光的鞭兒，是金光？還是銀光？」

問得那夥人都楞楞，有人說：「那姑娘從天而降，先聲奪人，我們本來和那賊子決心以死相拚，齊齊攔在階前，和那賊子等人都駭然後退，那時烈日還當空！」

原來就在大夥兒都駭然後退的瞬間，那姑娘倏地一旋身，已化作一片光霞，令人耀眼目炫，別說沒人去分辨是金光還是銀光了，連那姑娘也無人瞧得清楚，只覺極美而已，霞火流光，滚旋如一團烈焰，只聽慘叫與驚呼連聲，光霞陡斂，不見了那姑娘，張釗與帶來的兩人，已橫尸在地，四個韃子兵手按腰刀，呆若木雞，面白如紙，原來就在那霞火流光的瞬間，連帽帶髮，都被削去了，原來四個光了頭的韃子兵魄散魂飛，駭呆了！

「喏喏！」有人指着地上道：「韃子兵的帽兒和頭髮，這不是仍散滿地上，當眞嚇煞人！」

大夥兒面上餘悸猶在，又驚又喜

，那漢子道：「後來又如何？那姑娘呢？四師弟，你來說吧，恁地吵鬧，教人如何聽得明白。」

一個漢子上前一步，道：「若非她開口，我們還不知那姑娘已在大門外了，顯是已走，又回身，對那韃子兵喝道：『姑娘今日暫饒你們不死，回去告訴你們那統領，說火鳳凰路見不平，懲惡除奸，若不知悔改，再助惡為非，欺壓害良，火鳳凰早晚取他首級。』」

登時又七嘴八舌，只聽連聲嘖嘖，一個說：「便是那時才看得真了，敢情是個極美貌的姑娘。」一個道：「火鳳凰在數日前大鬧嘉定府，幾個奴顏婢膝，投靠韃子的官兒，被火鳳凰每人割去了一隻耳朵，眞是大快人心哩！不料竟是這般美貌的姑娘。」

那四師弟又道：「火鳳凰姑娘一晃身，如飛去了，四個韃子兵才魂魄歸了竅，慌忙抱頭跑去了。」

有人哈了半聲，道：「眞教人痛快，都禿了頭，怕他不抱頭鼠竄。」

韃子兵逃竄之狼狽，是可想而知的，何況是眼見的人，是以大夥兒登時笑逐顏開，又多了幾聲哈哈。

那四師弟忙道：「三師兄，我們等你回來拿主意，這三具屍首……韃子兵必也不肯甘休！」

岷江漁隱皺起的眉頭又開揚，這時才開了口，道：「那火鳳凰只殺這三個賊子，對韃子兵僅施薄懲，便是她留了餘地，必不會為你們留下後患，只管放心，你等快把屍身埋葬了，趁街坊無人知曉，你等也休對人說起，現下沒事了，我還有事待辦。」

岷江漁隱只聽身後啊啊連聲，想是那漢子對師弟們說出他是誰來，忙加快了腳步。

要知這岷江漁隱在江上來去，少說已二三十年，不時伸手管些不平事，鋤強扶弱，卻總是神龍見首，行踪無定，越是見過他的人少，傳言越多，日久簡直把他神化了，都不料這麼個糟老頭兒，便是岷江漁隱，是以驚到啊啊連聲。

漁隱此刻心下，當眞是既驚且喜，又重有憂慮，喜的是小艾芙強爺勝祖，驚的是她小小年紀，武功已如此了得，照這般人說來，豈不是已到了化境，舉手殺死三人那也不難，削落四個韃子兵的帽髮而不傷人，且亦在旋身之間，嘿嘿！那是何等功夫，連他亦是萬萬不能。

快步走出橫街，大街之上，行人多了，有人在耳語，只見這裡一堆，那裡一羣，亦有人在奔走相告，莫非是六合門中的事已傳開去了？

只見一家賣酒的舖子裡，也有幾個在圍着那掌櫃的談論，漁隱走上前去，道：「掌櫃的，上好的蓮花白，我要買五斤。」

只聽一人說道：「眞痛快，達拉那官兒，臉色和他手中的紙一樣白。」

另一人笑道：「哈哈！那紙一拿開，你們猜，不見了甚麼？不見了達拉的大鬍子。」

掌櫃的一面招呼岷江漁隱，扭頭道：「到底是怎麼回事？酒五斤，帶罈是二錢八分銀。」

「說起來可眞教人痛快，又令人驚奇。」一人道：「據當時在堂上一個親眼見到的人說，那達拉正在堂上審案，就是寶通鹽號欠繳鹽稅的那宗案子，當眞豈有此理，不過欠繳三百兩銀子，倒罰了三千兩，而且先打四十大板，限三日內繳付，到期不繳，要殺頭，可憐那吳三爺一生養尊處優，何曾吃過那番苦頭，只打得他肉綻皮開，眼看就要蕩產傾家！」

「活該，」有人插嘴說：「吳三爺為富不仁。」

掌櫃說：「別打岔，聽他說。達拉的鬍子怎麼不見了？」他的手不接漁隱的銀子，倒摸起他的鬍子來，原來他也有平日以為傲的三綹美髯。

那人道：「就在那時候，陡然間，大堂一暗，簷口飛落一人，只見人影在大堂中一盤旋，那麼多人都瞪大了眼睛，可沒一人看得清楚的，而且像一股煙一樣，只不過在達拉的面前一掠，又飛出門外無踪了，大堂才又見光……」

「是人影吧，怎麼大堂也暗了？」先前打岔的那人又道。

「嘿！你又不是沒上過公堂，那有公堂不陰沉沉的，白日審案，案上也高燒着兩隻大紅燭，那俠客在案前飛掠，像一陣風，也帶起一陣風，那紅燭怎會不暗而復明？我說呀，你這人專門找岔兒。」

「你沒見到，又沒人見到，怎知是位俠客？好好，我不插嘴了，你說吧。」

那人才又說道：「那自是一位來去無踪的俠客，大堂復明，達拉的鬍子不見了，仍在他面前，不過不在他頦下，而是壓在公案上的一張紙，紙上寫道：張釗已誅，助惡者已懲戒，不許追究，宜勤政而愛民，今日割鬚示警，否則他日取汝首級，下面紅筆畫了一隻鳳凰……嘿，我知道你又要說，紙在案上，那樣的字句，別人怎會見到，其實簡單得很，驚惶得發抖的達拉拿起那紙來，紙薄字又大，案頭又紅燭高燒，遠遠的，從背後亦看得清楚。」

漁隱不願再聽下去了，抱着一罈酒，快步回到小舟上，哼！小艾芙裝得眞像，睡得好香甜。

「丫頭，給我滾起來。」

艾芙格格一笑，翻身坐起，說：「爺爺，幹嘛這麼兇，嚇煞人。」

「哼！」岷江漁隱說：「你殺人大概連眼兒也不眨一下吧，倒會嚇壞了妳。」

艾芙抿抿亂髮，說：「這麼說，爺爺，你全知道啦，好，爺爺，我問你，張釗那個欺師滅祖，喪盡天良的賊子，不殺他，難道要留下他來害人？」

漁隱道：「殺張釗也罷了，難道那同去的兩人也該死？」

艾芙也哼了一聲，說道：「爺爺，張釗這賊子所作所為，令人髮指，助他作惡，作幫兇的人，又豈會是好東西，今日不殺他，他日又會去害他人，爺爺，你不記得瘋和尚怎麼說？慈悲我佛，亦會降魔，鋤惡即是行善，亂世不用重典，天下更大亂。」

「嘿嘿，你殺了人，倒教訓起爺爺來，小芙兒，雖然你出手太狠了些，處置那韃子兵，倒還有些分寸，尤其是你去警誡那韃子官兒達拉，為張宏師徒，為五通橋的百姓，免除了後患了，爺爺好高興。」

「甚麼達拉？我……我去警誡？沒有呀！」瞪大了眼的艾芙迷惑說：「今日你離船，我驚醒了，聽到了那漢子的說話，見爺爺你為難，我就悄沒聲的跑了去，為不讓爺爺曉得，忙忙繞道跑回來，這不是剛躺下，爺爺就回來了，我何曾去警誡過甚麼韃子官兒？達拉這名兒我也沒聽過。」

看艾芙的神情，確是不假，想想也眞沒可能，那達拉的衙門與張宏住的橫街，相距甚遠，除非小艾芙會飛？岷江漁隱的眼睛也睜大了，也迷惑了，說：「你已承認殺張釗，那麼警誡那達拉的，另有其人了，奇怪，這是甚麼人呢？看來這人是與你殺張釗同一時間動手的，否則不會那麼快，就傳遍了全鎮，我走出張家，便已聽到了，達拉是韃子派下來徵鹽稅的官兒，也兼理民政。」

當下把聽來的，對艾芙說了一遍，眉頭皺緊了，連聲稱怪，道：「那字句下面還畫了一隻紅色的鳳凰，寫字畫鳳，且還用墨又用紅，便是你能寫又能畫，又豈是一時辦得到的，分明是事先準備好了。」

「事先……」艾芙說：「爺爺，我事先毫不知情，和你一樣，聽了那漢子說了才曉得，那會先備下了？」

「這便奇怪了，」漁隱說：「看來有人假冒妳的名字。」

「哎呀！爺爺，」艾芙叫道：「那人不但假冒我的名字，而且事先計謀好了，先去警誡達拉，然後才去殺張釗，不料我這眞鳳凰趕到，搶先一步，殺了張釗。」

漁隱拍一下腿，道：「是了，是這樣的，但那人會是誰呢？」

艾芙跳起來，道：「爺爺，上路啦，咱們走着瞧，那人假冒一次，必還有第二次。」

跳上岸去解了纜，漁隱把小舟滑出江心，道：「眞得快快離去，不怕他萬馬千軍，卻怕韃子老羞成怒，五通橋駐有一隊韃子兵，若是派兵前來，一旦有傷亡，就會血染五通橋，受害受苦的是平民百姓。」

艾芙一面搖槳，苦苦思索，漁隱想去又想來，道：「怕不是你南下時，大鬧嘉定府，火鳳凰的名大了，江湖之上，豈少了奇能之士，就像我來去岷江一樣，不願露面，是以假借妳的名頭。」

艾芙在緩緩地搖頭，沒言語，漁隱又道：「奇怪，據那人說來，這留束割鬚之人，身法快如一縷煙，大堂上那麼多人，亦無人看清楚面目，那是何等高絕的輕功，老一輩的人物中，也許還有幾個辦得到，不，岷江一帶，錯非是醉菩提，不不……是！必是那瘋和尚，你小時候和他一見面，就和你玩得瘋，總埋怨妳怎生是個女孩兒，有時又埋怨他不是尼姑，否則就會搶你去作徒兒。」

艾芙笑得花枝兒般亂顫，說：「我記得，爺爺，大和尚瘋瘋癲癲，好玩得很，他說眞想收我作徒兒的，但若帶着我在身邊，那就會大廟不收，小廟也不理他，他說我便是出家作尼姑也不行，和尚廟裡也不能收留尼姑，爺爺，你想到是他呀！」

漁隱道：「火鳳凰大鬧嘉定，和尚就在左近，也許已在嘉定，他原知你下秦嶺了，必已猜出妳就是火鳳凰，今日就給你這個禮兒。」

「怎會是禮兒？」

「見面禮呀！」漁隱說：「火鳳凰的名頭今後更高大，更响亮了。」

「不，」艾芙說：「他怎會知道我們北來？又沒生着千里眼？若眞是他，早跑上船來和我瘋在一起了，爺爺，這不合瘋和尚的性兒，不會是他，再說，我不喜歡這個名兒，那是人家胡叫的。」

漁隱道：「是與不是，見面就知，不用等到傍晚，就可以泊在大佛腳邊。」

艾芙心中雖迷惑，手上可加了勁，那太陽遠遠高高地擱在遠山上，小舟已泊在大佛腳邊了，艾芙騰身一躍，飄落在大佛的腳背上，那有甚麼瘋和尚，嘉定府人烟稠密，隔着滾滾江流，遙望亦見滾滾煙塵。

艾芙氣得一跺腳，叫了兩聲，沒人應，氣得大罵，瘋和尚、死和尚，罵不絕口。岷江漁隱哈哈大笑，說：「小芙兒，你別傻啦，他眞要是躲着不出來，你越是罵得兇，他越樂了，也就越是得意，越不出來。」

艾芙一路行來，滿腦袋就只有一個醉菩提，兒時的往事，一一湧上心頭，豈僅鮮明如昨，眞是歷歷在目前，可眞是越想越樂，巴不得即刻見到瘋和尚。不不！哼！見面先得治他假冒火鳳凰名兒之罪。她心下想：假冒名兒可恕，絕不能饒他的是：到了五通橋，也不去和她相會，且慢，怎麼治他呢？揪他的頭髮？哎呀！小艾芙噗嗤一笑，又笑又樂，和尚是禿頭，那有頭髮呀！抓衣衫，不行！髒兮兮，又破又邋遢，抓破了，少不免又得替他補，想來想去，想的就只一個瘋

和尚，就在這時刻，小舟已泊在大佛脚下了，好，只道瘋和尚已在上面等她了，那知踪影全無，小艾芙怎能不氣、不惱，惱得火起，跺着脚兒就駡開了。

艾芙駡道：「你這殺千刀的死和尚，我偏不敎你得逞。走，爺爺，上去，大佛頭有個酒館，香噴噴的酒咱們大碗喝，有美酒，少不了佳餚，海味山珍，咱們叫一桌來，我就是這個主意，不打，也不駡他了，任他口水流出來一尺長，咱們也不給他一杯酒兒喝。」

漁隱大笑呵呵，說：「對付這和尚，就只這法兒，妳打他，是替他搔癢，被人駡，他最樂，天不怕地不怕的和尚，最怕有酒不能到口，有餚不能舉箸，你先上去，我繫好了纜就來。」

那岸壁雖是陡峭，可難不着艾芙的，大佛旁邊有石級，也不是爲艾芙設的，她也用不着，壁立的高崖，她行來如履平地，眨眨眼已立身崖頭，天色未黃昏，也已欲黃昏，但酒館中人客可不少，皆因在酒館中，遊人可賞日落，覽岷峨，遠眺嘉定城中萬家點點燈火，又是一番情趣。

酒館中人客不少，就是沒瘋和尚，哼！吩咐好酒好菜，快快取來，艾芙衣服是軟緞，披的是綾羅，南郭先生瀟洒飄逸，說得最好：小艾芙天仙化人，是上天把春色分降人間，好花少不得綠葉陪襯，小艾芙不能無衣妝，偏她衣着雖華美，脫俗的靈氣却化華美爲高雅，但在庸俗者眼中，却又成了富貴逼人，是以，不怕那小二哥侍候得不慇懃。

南郭先生沒有寵壞小艾芙，既要在江湖上行走，不潑辣些那行，華美的衣衫如甲冑，尤其是對一個姑娘，令人敬畏不可犯，行走江湖，會少却許多痲煩。

怎麼爺爺還不來呀！她可得留心點兒，那和尚瘋瘋癲癲，戲耍人家是和尚的拿手好戲，說不定悄沒聲息的出現在眼前。

却聽身後有人在談話，不，好多人都在說，說的都是同一樁事兒，只不過身後的話聲，聽來最清楚，一個說：「聽見過的人說：那火鳳凰……嘿！說來你也不信，因爲我聽到也不相信。」

另一人道：「你沒說，怎知我信不信？你說吧，今日又割去了兩個狗官的耳朶，眞敎人痛快，尤其是那個知縣王仁，你有甚麼不知道的，前些日我被他捉去關了兩日，只不過爲了酒後的幾句怨言，後來說好說歹，敲了我一千兩銀子，才放我出來，今日一聽說割下了那狗官的一隻耳朶，怎不痛快，那口氣才算是出了，故爾請你出來浮一大白，你說吧，那火鳳凰端的是怎麼樣人？早聽人說是個女人，眞不信女人去來無踪，有這麼大的本事。」

只把個艾芙楞住了！今日她仍在五通橋，是誰又假冒她的名兒？而且她和數日前她大鬧嘉定府一般，割的也是狗官的耳朶。

只聽先開口的那人道：「嘿！好敎你得知，那火鳳凰不但是個女人……不，我是說人人尊敬，奉若神明的女俠，而且是美得像天仙一樣，我不瞞你，告訴我的就是王仁的師爺，只怕這時候仍在發抖，三魂少了二魂，十魄掉了六魄，那狗官王仁被割下耳朶，他就在狗官的身邊，你說他怕不怕，可惜火鳳凰女俠沒把他的耳朶也割下來，平日與王仁狼狽爲奸，壞事作盡。」

「要不是你住在衙門左邊，平日又和那師爺有來往，我今晚也不請你過江來喝酒了，正是要痛快聽一聽，火鳳凰女俠怎生割下那狗官的耳朶……怕甚麼？你沒聽到這麼多人都是在談論這樁事兒，看他還敢不敢還把我捉到官裡去……你說的果然？當眞？火鳳凰女俠是個美若天仙的姑娘？那可奇上加奇了！」

「如何不眞，」那人道：「只怕親眼見過那女俠眞面目的人，就只有他一個了，喂！咱們今以後提起這女俠，可要尊敬些，說不定就在座中，她來去無踪，令人覺得她無處不在。」

這人話聲低的不能再低，艾芙要尖起了耳朶，才能聽得到，只聽他的聲音提高些了，說道：「那女俠穿的是一身火樣紅的衣裳，去來就似一團烈火一般，若不是她落地那麼一停身，師爺也還看不清楚她的眞面目，那師爺一轉頭，簡直和那女俠面對着面，不知怎麼，金光一閃，王仁的耳朶就被扯下來了，他說：眞嚇煞人，金光、紅光、血光，只那麼一閃，便只剩下血光，皆因他連眼也不眨，女俠却已不見了，只有鮮血滿面滿身的王仁在眼前。」

「怎麼？那耳朶是扯下來，不是割下來的？」

那人道：「師爺在王仁身側，如何沒看得明白，說那女俠手中是鞭，不是刀，耳朶是硬生生扯下來，不是割的。」

那兩人兀自說個不休，艾芙怔怔地發起楞來，不，這不是瘋和尚，這人所說不像是道聽途說，說的有根有據，若說五通橋假冒她的名兒的是瘋和尚，又怎會同一時候，在這嘉定府割那狗官的耳朶！而且，是姑娘，不是和尚？且慢……咦！金鞭、紅衣……

岷江漁隱走過來，到了身邊才知道，漁隱說：「小艾芙，瞧你，發呆幹嘛呀！咱們雖是逆水行舟，却不比兩條腿走路慢，只怕大和尚仍在走奔忙，這早晚必能見到他。」

艾芙對坐下來的漁隱說：「爺爺，你肯定五通橋假冒……爺爺，你聽，別出聲。」

幸是話在口邊，即時警覺了，火鳳凰三字若出口，那還了得，岷江漁隱只聽了一會，那酒館七嘴八舌，說的都是這回事兒，令人痛快高興的事，那有說得厭的。漁隱聽得明白，也愕然了，與小艾芙瞪大了眼睛望，都在心下問：那麼，這又是誰？

「還好，」漁隱說：「妳的紫衣不火紅。」

「應該說這倒不錯，」艾芙道：「便不甘休，找的是衣衫火紅的姑娘，我倒放心在長街上去來，爺爺，你在小舟中等我，我要進城去走一趟。」

漁隱知道小艾芙要去做甚麼，也不阻止，艾芙渡過江去。妙極了，爲何泊舟大佛脚下？不僅是爲了那是瘋和尚歇脚之地，嘿，數日前她大鬧嘉定府，難得不被人瞧得眞，妙極了，而今有了假冒的人，又被人瞧得眞切了，日前那筆帳，哈哈，倒一總兒算在這人頭上，她小艾芙再不用顧忌，可以大搖大擺逛進長街，如何不妙，妙極啦！

好哇，一日之間，不足百里地內，倒兩番有人替她揚名兒，待明日，哈哈！嘉定府與五通橋兩地互傳，都有火鳳凰出現，近百里之內，出現在同一時刻，豈不更被神化了，女俠客自也成了女神仙，當眞好玩得緊！

她一點兒也不惱，却非找出這人來不可，嘿！金鞭、貌美、紅衣裳，再不會是別個，她早猜料幾分，江上虹，一把銅壺煮三江的女兒江虹，艾芙說過要會她一會，必是被她知道了，追了前來，不差，必是這般如此，得知火鳳凰曾大鬧嘉定府，便假冒她的名兒，用心在引出艾芙來與她相會，得知有人在嘉定府假冒她的名兒，還怕艾芙不來嘉定府，就不愁會不着了。

「再不會是別人，」艾芙心想：「既能連環三鞭，便能傷了韃子有名的武士脫脫兒，她那鞭兒上的功夫，自也差不了，武功了得，自也氣傲心高，再不會是別個。」

小艾芙連打聽了幾家客棧，年輕貌美的紅衣女郎，自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該是容易打聽的，但全都搖頭，一間又一間酒樓，她已記不起跑了多少家，却連女客也不多見一個，倒是她一出現，倒艷驚四座，被人直勾勾地瞧得她渾身好不自在，她也不知燈下看美人，會添多幾分艷色，更增多幾分嫵媚。

原來夜幕早垂，酒樓之地，那燈光也倍明亮，哼！要是依着她的性兒……依她的性兒又能如何？難道瞧她一眼也有罪，用鞭兒抽人家？那自是不能，只能啐了兩口，急忙退出酒樓。

在昏暗些的街道上被夜風一吹，艾芙心想：「我也眞傻了，全城人都在談論火鳳凰，她怎會落店上酒館，否則不用她跑遍全城去找，韃子們早找到她了。」

跟前又來到一座酒樓，艾芙也不再進去了，那知酒樓裡奔出一人來，攔在她身前，從上到下把她一打量，說：「姑娘可是貴姓艾？」

來了！艾芙眼兒一亮，道：「是又怎的？」

原來是酒保，道：「酒菜皆已齊備，姑娘請。」

艾芙心下一聲哼！且慢，可別把驚訝形於顏色，嘿！偏不敎她得意，想在我面前弄玄虛，休想！

邁開大步兒，跟着那個酒保上了樓，進了雅座，桌上的菜餚熱騰騰！哼哼！時刻倒計算準得很，菜上桌，就迎着了她，她又在心裡哼了一聲，怕她不現身出來，可不是來了，簾外有了脚步聲，簾子掀起來了，咦！

「爺爺，是你！」忍不住，愕然一聲驚叫。

岷江漁隱道：「怎生只有你，小艾兒，大和尚呢？妳不是遇到……」

原來艾芙離去不多久，就有人前去相請，說艾芙姑娘在此酒家相候，漁隱只道艾芙而與醉菩提會見了，是以把小船搖過江來，聽說小艾芙也與他一般，被人邀請而來，也不過剛進來坐下，爺兒倆可都怔住了。

艾芙眉兒一挑，說：「爺爺，既有酒有餚，休要辜負人家的好意，兩番假冒我的名兒，倒又好酒好菜款待。」

漁隱皺了眉頭，端起艾芙替他斟的酒，兀自發楞，道：「若說五通橋是大和尚，這裡假冒妳名兒的，又會是誰？」

艾芙道：「喝酒啦，爺爺，金鞭、貌美、紅衣裳，我也猜到了，你倒不知是誰。」

「江上虹！啊！」漁隱點頭，一個勁兒地點起頭來，道：「不差，那江姑娘和妳的性情兒，倒是相像得很，氣傲心高，一般兒的被寵壞了的小妞。」

「爺爺，你不講理，」艾芙噘了嘴，道：「是人家故弄玄虛，怎麼說我也被寵壞啦，爺爺，聽你讚她怎生了得，也用的是軟鞭兒，故爾……」

「故爾妳說要會一會姑娘，哼，」漁隱道：「是了，於是她快馬加鞭，跟踵趕了來，咱們倒落在後面了，恁地時，倒休辜負了人家一番盛情。」

爺兒倆認定是江上虹，只道她必會現身相見，那料換過了兩壺酒，外面樓頭已漸漸靜了下來，也沒現身，艾芙再也沉不住氣，霍地站起身來，呔！這不再是故弄玄虛，簡直是在戲要他們爺兒兩人！那知就在這瞬間，只聽街上起了一陣騷動亂，人聲、奔跑聲，跟着傳來了轟然奔騰的馬蹄聲，入耳尚在遠處，瞬即已打從店前馳過，却又迅即遠去，但間歇又傳來馬嘶聲，顯然就在門外。

人聲靜止了，馬蹄却在咯嗒咯嗒地踏着石子，是了，是大隊韃子的兵馬馳過，沿街分兵留下來駐守，不用說

，必是城中發生了非常事故。

爺兒倆在互望了一眼，一時做聲不得，若是早一步出門，雖然不怕，却會討厭之極。

驀見酒保掀簾而入，道：「兩位儘管安坐飲酒，嘉定城中便是地覆天翻，也沒有人敢踏進門來。」

酒保爲何揚頭？怎會面有得色？

漁隱道：「却是爲何？街上必有事故。」

酒保嘿了一聲，道：「好教兩位得知，當眞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鬚，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王知縣在大堂之上，被人割去耳朵那回事兒，兩位客官必已知道啦……」

艾芙道：「怎麼？過了大半日……哈！爺爺，這可眞成了賊過興兵，敢情是派兵出來捉人？」

那酒保搖手道：「雖是捉人，可不是爲了那樁事兒，就在入夜之時，王知縣貪贓的銀子被搜劫去了，那位火鳳凰已可說是膽大包天，不料庫房已加派了兵丁把守！竟也……」

岷江漁隱皺皺眉，道：「甚麼！殺了韃子兵？劫了庫銀？」

酒保說：「可不是劫去了庫銀，庫門大開，四個當值的兵丁倒在地上，像熟睡了一般，聽說是被人點了穴道，兩位，這位火鳳凰膽大得豈不是更包天了麼？」

艾芙道：「怎知又是那火鳳凰？」

酒保道：「所以我說她膽大更包天了，庫房門上，釘着一隻顫搖搖的火鳳凰，王知縣的內衙，那存放贓銀之處，也同樣留下一隻，聽說製作得好生精巧，栩栩如生，有人走近，就顫搖搖，像要飛去。」

「好哇！」艾芙叫道：「爺爺，看來她不會就此罷手……」

岷江漁隱怕她言多有失，便道：「你適才怎說？沒人敢踏進門來？」

得意之色又回到酒保面上，道：「兩位面生得緊，不像是本地人，難怪不曉得，別瞧開着大門做買賣，本錢可是霍爾王子拿出來的。」

「霍爾王子！」漁隱一怔！艾芙搶着問道：「你是說大都的霍爾王子？幾時？怎會跑到嘉定府做起買賣來？」

那霍爾王子乃是太子精吉木的幼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幼孫，長孫特穆爾，稍知朝內的人都知道，元世祖一朝駕崩，接掌大位的不會是太子精吉木，而是世祖的長孫特穆爾，是以，霍爾王子便是王位的第二繼承人，一般的百姓不知道，岷江漁隱與艾芙雖沒見過，却早知道了，是以好生驚奇。

酒保道：「敢情兩位亦知霍爾王子，不怪掌櫃的吩咐小心侍侯二位了，霍爾王子那是做買賣，不過是喜歡結交江湖道上的朋友。」

岷江漁隱與小艾芙都不約而同地呵了一聲，互視了一眼，登時心下明白，這嘉定府乃是叙州府之北，岷江上流的第一個大城市，叙州有中原棧接待武林道上的朋友，於是，霍爾王子也開設了這家酒樓。

漁隱道：「敢情霍爾王子貴人踏賤地，竟來到嘉定府。」

酒保道：「兩位既是請進來的客人，掌櫃的又吩咐小心侍候，我也不怕告訴兩位，霍爾王子乃是大貴人，那會脚踏賤地，不瞞兩位，別說我們了，便掌櫃的也沒見過霍爾王子的眞面目，不過吩咐下來，江湖道上朋友，都得以禮相待。我來便是奉請，若是不用酒菜了，兩位的客房已備下，便在後面。」

岷江漁隱闖蕩了江湖數十年，經歷過多少大風大浪，也不免心頭一震，艾芙早已眉兒一挑，瞪了眼兒，道：「誰稀罕你們的客房，我們自有去處！」

岷江漁隱沉住氣，道：「我祖孫不過江上打魚爲生，既不識霍爾王子，又非江湖中人，何勞款待。」

酒保打了個哈哈，道：「我就打開窗子，咱們說亮話啦，在下在江湖中混飯吃，不多，也有十來年了，老爺子跺跺脚，岷江就會浪掀天，岷江漁隱名震江湖，在下無緣拜識，難道也沒聽說過麼，老爺子，你這根隨身的釣竿，就是金字招牌，只不過掌櫃的吩咐下來，老爺子遊戲風塵，以漁爲隱，只准小心侍候，不准道破而已。」

漁隱呵呵一笑，道：「原來尊駕亦是江湖中人，却是失敬了，既已知我是誰，當知我這一把老骨頭，多年來一舟煙雨，慣眠風露，不慣的是錦衾高枕，江下自有我的小舟。」

那酒保道：「只怕由不得老爺子你……」

艾芙霍地長身，酒保慌忙搖手道：「兩位休要誤會，姑娘腰上那根凰凰鞭兒，便鬼影手高翔也喪了膽，在下何人，姑娘若不點頭，誰敢留下姑娘來。」

漁隱道：「小芙兒，坐下了。」回頭對酒保道：「這麼說，我爺兒倆沒有能瞞得過你的，你說吧。」

酒保道：「兩位不已聽到了，外面馬亂兵慌，城門已關閉了，全城都在搜拿那劫庫銀的火鳳凰，兩位別說出不了城，出了店，兩位雖不把那些酒囊飯袋的官兵放在眼裡，却難保不有汚兩位的身手。」

漁隱道：「小芙兒，他說的果然有理。」

「但是……爺爺……」

酒保又道：「那城墻再高些，雖是難不着二位，但聽掌櫃的說道，江下也封鎖了，不許有船隻開出。是以兩位若出去，便非我們待客之道了，故爾掌櫃的吩咐下來，務請屈留一宵再說，艾姑娘……」酒保對艾芙拱了拱手，才又說道：「姑娘留此，我們便可以爲證，那位甚麼火鳳凰，實是另有其人。」

了不得，人家不但對他們爺兒倆的來龍去脈知之甚詳，而且與鬼影手有過節，交過手，也一清二楚。艾芙簡直駭然了，當眞薑是老的辣，岷江漁隱點頭道：「恁地說時，我們不但非要留下過夜不可，還得多謝各位作個見證了，正是恭敬不如從命，如此，有勞了。」

酒保即刻在前帶路，下樓進入後院，再穿過兩道墻垣，眼前登時一亮，常言道：「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可誰也沒見過帝王家，小艾芙自是不會，岷江漁隱只覺平生所見過的大富貴人家，都比不上這裡更華麗高雅，綺窗錦幔，象牙床掛芙蓉帳，桌椅莫不精雕雅緻，却又無半點富貴的俗氣。

這這……便岷江漁隱也怔住了，與瞪大了眼睛的艾芙互望了起來，不便說出，那心下可都在問：似這等陳設，那是接待江湖人之所，漁隱一回頭，正要開口，那料酒保竟沒跟進來，身後站立兩個青衣少女，襝衽道：「主人有命，侍候老爺子和姑娘。」一個銀盤托着白玉杯，獻上顯是剛烹好的香茶來，一個忙出舖床展被。

漁隱和艾芙任是如何詢問，兩個青衣女總不再開口，笑而不言，再一襝衽，忙忙地退了出去。

艾芙道：「爺爺，我不明白，分明事有蹊蹺，咱們與鞭子誓不兩立，怎麼恁地接待，但我又猜不出是甚麼詭計陰謀，爺爺，你怎麼答應留下來？」

岷江漁隱從窗前踱了回來，道：「好一座幽美的庭院，當眞室雅何須大，小芙兒，一看那酒保說的甚是有理，咱們爺兒倆便在萬馬軍中，雖也不怕，但一出門，殺傷便就難免了，想想那會是怎麼個後果？嘉定府的百性遭殃，會有多大死傷？於心何忍？」

艾芙道：「爺爺，於是你就忍了，答應了他，不怕這虎口中暗藏禍心？」

艾芙也轉去窗前，咦！來時不覺，這時才發現了，皎皎明月下，好一座幽美的庭院，夜風送來陣陣暗香，花徑的盡頭，有小橋連接着水中的小亭，池裡有幾朵罕見的睡蓮，傲然與岸花爭妍，當眞，只有目下的幽清，嗅不出半點殺機。

岷江漁隱道：「自是蹊蹺得令人費解，但爺爺却不信這裡暗藏禍心，也不是甚麼虎口，人家說已知我是誰，亦知鬼影手亦是妳的鞭下亡魂，諒也沒暗算咱們的膽量……」

不料言尚未落，艾芙錯身一塲腰，銀蛇暴吐，纏腰的鳳凰鞭已取在手中，喝道：「甚麼人，快快滾起來。」

只聽床上有人吟道：「人人都道醉善提，醉裡菩提醉不迷，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

艾芙一聲歡呼，漁隱一聲呵呵，道：「大佛脚下覓你無影踪，嘉定市上你不酒家眠，大和尚，敢情要在溫柔鄉，芙蓉帳裡尋……」

芙蓉帳掀，走出一個大和尚來，髮長何只兩寸，僧衣百補千疤，罪過罪過，錦被中伸出來的一雙泥脚，破芒鞋仍在脚上。

「哎呀！」艾芙叫道：「邋遢和尚，你這德性一些兒也沒改。當眞，你這賊和尚是幾時？怎生鑽進被窩裡去的，爺爺，敢是他練成了飛天遁地的功夫？」

來的正是瘋癲和尚醉菩提！

* * *

「如是我聞，善哉，善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醉菩提，竟也會有寶相莊嚴時，只可惜垢面蓬頭，莊嚴相便必成了滑稽相，漁隱與小艾芙初時一楞，隨忍不住，漁隱哈哈之聲倒不十分响，小艾芙格格格笑得花枝兒般亂顫，笑得腰也彎了，上氣不接下氣，說：「爺爺，哎呀！和尚唸心經，要成佛啦。」

醉菩提無識無聞亦無視，兀自正經唸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漁隱說：「大和尚，你不是說：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垢即是淨，淨即是垢吧？」

醉菩提道：「無眼界，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小艾芙叫道：「和尚，你再把心經唸多千萬遍，也休想成得了佛，你萬般皆無，敢說無酒也無肉麼？」

漁隱呵呵笑道：「無酒不醉，不醉菩提，菩提無醉，便非善哉，便非醉善提，亦無無醉菩提了。」

醉善提說：「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地獄十八層，我佛慈悲老漁兒，不下十九重，二願我佛慈悲小艾芙，眼前一個不算，多給她兩個有情郎。」

小艾芙啐了一口，叫道：「爺爺，順手給他一個嘴巴子，這邋遢和尚連嘴裡也不乾不淨。」

漁隱却心中一動：「眼前一個不算？」和尚話必有因？道：「和尚，別瘋了，說正經，你來必有因，必可爲我們解開眼下這謎團。」

醉菩提說：「不用瞧啦，便隔着八丈遠，也能聽出小芙兒打哈哈，還瞧窗外做甚麼，和尚大悲大慈，不忍你們墮淪五里霧，特來給你們指點迷津，來來，咱們都坐下了。」

漁隱道：「和尚，先說這裡是何所在，是善是惡，是福還是禍？」

和尚說：「善非善，惡非惡，是福亦是禍，是禍亦是福。」

小艾芙跺脚道：「說正經，你正經些兒行不行？」

和尚正經道：「我說的是正經呀，老漁兒，那酒保所說，一些兒也不假，不僅酒樓是那霍爾王子開的，這裡也是那霍爾王子往來的落脚之所。」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谷飛雲隨南山老人往參加許鐵棠的品酒盛筵，並且欣賞西鳳女狀元的選舉大會，結果選舉出來的女狀元及女探花，正巧是與谷飛雲聊過天的許蘭芬及荊月姑，選舉結束，許鐵棠又再設宴款待來賓，各人盡興，翌晨醒來，驚覺西鳳三元被人擄去，南山老人懷疑綁架者可能是崆峒派的金母，遂派谷飛雲作說客；谷飛雲抵達崆峒山，却竟遇上宇文瀾……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擄人者另有其人　退而無功見金母

宇文瀾道：「他自己不來，要你代表前來，家師是不會見你的。」

谷飛雲道：「那可不一定，在下聽老人家的口氣，令師一定會接見在下的。」

宇文瀾道：「你這麼有把握？」

谷飛雲壓低聲音道：「告訴妳，老人家從前救過令師，但這話妳千萬不能告訴其他的人。」

宇文瀾點了點頭，接着又道：「南山老人要你千里迢迢的趕來，就是爲了問候家師？」

谷飛雲沉吟道：「事情是有一件，只是……」

宇文瀾道：「那你就直說咯，幹麼吞吞吐吐的？你告訴我，我不告訴別人就是了。」

谷飛雲道：「事情是這樣的，這次柳林鎭擧行的品酒大會，選擧出女狀元、女榜眼和女探花，不料這三位姑娘，一夜之間無故失踪……」

宇文瀾道：「他們懷疑家師把她們擄來了？」

谷飛雲心中暗道：「明明是妳率人把許姑娘三人擄來的。」但口中却道：「事無佐証，誰也不能下斷語，但大家推想，這一帶只有崆峒有女弟子，所以懇求南山老人，要在下來晋謁令師的，如果人在山上，就希望令師俯允，釋放她們回家。」

宇文瀾咬着嘴唇，偏頭想了想，才道：「這件事我不敢說，這樣好了，你到了裡面，不管家師見不見你，一定會由二師姐或三師姐接待，你不妨和大師姐說，她自會稟報家師的，但你千萬不能說是我說的。」

「謝謝妳。」谷飛雲道：「在下臨行時，老人家也是這樣交代我的。」

「那就好。」宇文瀾臉上出現了笑容，欣然道：「那就可以進去了。」

谷飛雲道：「姑娘請。」

宇文瀾走在前面，回頭笑道：「你能找到這裡，本領也不小了。」

她領着谷飛雲朝瀑布右首走去，在成堆巨石中間穿行，來至崖下，原來大石崖下隱藏着一個一人高的石窟，望去黑黝黝的，好像極爲深邃。

谷飛雲問道：「妳們就住在這座石窟裡？」

宇文瀾失笑道：「才不是呢！」接着又道：「裡面很黑，不熟悉路徑的人，準會碰得頭破血流，來，你把手伸過來，我牽着你走。」

她側過身，果然把右手朝後面伸來。

谷飛雲依言伸過手去，輕輕握住了她的纖手。他已經二十歲了，從未和異性有過接觸，這回握住了宇文瀾的玉手，當眞是「入握柔荑軟似棉」，但覺柔軟如棉，溫潤似玉，細膩滑潤，幾乎令人心神飄飄然，妙不可言，愛不釋手！

本來他自幼練習上乘內功，目能暗視，這回跟着宇文瀾走進石窟，任由她牽着手走，除了心跳得很快，連四周是怎麼一個情形，都沒看得清楚。

不多一回，前面已經透進亮光，宇文瀾脚下一停，要待收回手去，却被谷飛雲緊緊握着不肯放手，臉上不禁一紅，輕啐道：「谷少俠，你怎麼啦？」

谷飛雲給他這一叫，方從夢中驚醒一般，口中「啊」了一聲，問道：「宇文姑娘，妳說甚麼？」

宇文瀾看他失魂落魄的模樣，不禁噗嗤笑出聲來，輕輕甩了一下手，掙脫他的手掌，嗔道：「你原來也不老實。」

谷飛雲俊臉通紅，尷尬的道：「對不起，在下不是有心的，姑娘幸勿見怪才好。」

宇文瀾看他一副老實樣子，暗暗好笑，一面幽幽的道：「我不會怪你的，從這裡出去，只有一條路，我抱歉……不便和你走在一起，你要一個人上去了。」

她目中深含着歉疚之色，望着谷飛雲欲言又止。

谷飛雲道：「多謝姑娘替我引路，在下一個人上去好了。」

宇文瀾含情脈脈的道：「祝你此行成功，你快去吧！」

谷飛雲道：「再見。」正待擧步，

宇文瀾叫道：「谷少俠……」

谷飛雲回身道：「姑娘有甚麼事？」

宇文瀾走上一步，幽幽的道：「家師……」她面有困難神色，但又不得不說，續道：「從前的名諱，上金下鳳，西方庚辛金，也有人稱她老人家西鳳，如今柳林鎭選西鳳女狀元，豈不是有意觸忤她老人家？我……不該說的，谷少俠，你……要原諒我……」

谷飛雲道：「我知道，多謝姑娘……」

「你快走吧！」宇文瀾很快轉身，朝來路疾奔而去，迅即投入黑暗之中。

谷飛雲心頭起了一陣惘然之感，擧步走出石窟，敢情已經穿過一座山腹，現在看到的是另一個幽深的山谷，石窟外面像是一條長廊，可容兩人並肩而行，上面危石如蓋，下臨千尋深淵，一路盤着山腰向左，轉過山腰，長廊已到盡頭，沿着山徑，登上一處嶺口。

就在他堪堪登上之際，陡覺疾風颯然，面前已經多了兩個一式青色勁裝、手持長劍的青年，一下擋住了去路。

左首一個冷峻的喝道：「還不站住！你是甚麼人？做甚麼來的？」

谷飛雲眼看兩人神態倨傲，出言不遜，心中雖感不快，但依然抱抱拳道：「二位請了，在下谷飛雲，奉南山老人之命，晋謁金母前輩來的。」

右首一個道：「你是那一門派門下？」

谷飛雲道：「在下沒有門派。」

左首一個問道：「你說奉南山老人之命，南山老人是那一門派的人？」

谷飛雲道：「在下不知道。」

左首一個臉色一沉，哼道：「你奉南山老人之命來的，怎會不知道他是那一門派的人？」

谷飛雲道：「在下眞的不知道，閣下教在下怎麼說？」

左首一個叱道：「小子，你是找死！」

「徒兒不得無禮。」

一個蒼勁的聲音傳了過來，接着只見一個濃眉虬髯、身穿藍布棉褂的老者徐步走來。

兩個青年慌忙躬身叫了聲：「師傅。」

虬髯老人目光如炬，注視着谷飛雲問道：「小友奉南山老人之命，前來晋見金母，有甚麼事？」

谷飛雲抱抱拳道：「前輩垂詢，在下深感爲難。」

虬髯老者道：「小友有何爲難之處？」

谷飛雲歉然道：「在下奉老人家之命，是晋見金母來的，前輩既非金母，在下就不便奉告了。」

兩個青年站在虬髯老者兩邊，怒喝一聲：「你……」

虬髯老者擺了一下手，才道：「小友可是老人門下？」

谷飛雲道：「不是。」

虬髯老者又道：「那麼小友是何人門下？」

谷飛雲道：「家師道號孤峯上人。」

虬髯老者似乎沒聽說過孤峯上人的名號，只得問道：「小友既然奉南山老人之命前來，可有老人信物？」

「有。」谷飛雲一個飛旋，落到五丈外的山坡上，低下身去，採了一枝蔓草，飛回原處，雙手把蔓草呈上，說道：「信物在此，請長輩過目。」

兩個青年叱道：「好小子，你敢戲耍師傅！」

谷飛雲目光一凝，正容道：「在下幾時戲耍前輩了？」

虬髯老者雙手接過，大笑一聲道：「這位小友並未戲耍爲師，正是他老人家的信物，維堅，你送這位小友上去。」

左首一名青年躬身應了聲：「是。」

虬髯老者朝谷飛雲頷首道：「小友請吧！」

「多謝前輩。」谷飛雲朝他抱拳爲禮，隨後又朝左首那個青年說了句：「兄台請。」

左首青年領着谷飛雲朝山嶺間的一片平台走去。這片平台極爲寬闊，是山嶺間一片平地，中間有一條平整的山路，兩旁樹林間蓋了七八幢石屋。平地盡頭有一道石級，在參天古

木之間蜿蜒向上。

那青年走近石級，就脚下一停，說道：「到了上面，自會有人接待，你自己上去吧！」

谷飛雲說了聲：「多謝。」就舉步拾級而上，這一條石級足有三千多級，就算你內功最好，一口氣登上山巔，也會感到心跳氣喘！

谷飛雲剛剛登上山巔，連景物都還沒看清，突聽一聲嬌叱，兩柄雪亮的長劍一左一右朝頸邊交叉鎖來，不覺口中咦了一聲，急忙退後一步，才看清那是兩個手持長劍的青衣少女，一面叫道：「二位姑娘請住手。」

這兩個少女不過十八九歲，梳着兩條長辮，垂在鼓騰騰的前胸，面貌娟好，只是神情極冷，其中一人叱道：「你是甚麼人？膽敢闖進崆峒天池？」

谷飛雲忙道：「在下谷飛雲，奉南山老人之命，晋謁金母來的，請二位姑娘給在下通報一聲。」

兩人打量了谷飛雲一眼，左邊一個冷冷的道：「你從那裡來的？要見聖母？」

谷飛雲道：「在下說過，是奉南山老人之命來的。」

右邊一個問道：「南山老人是誰？」

谷飛雲道：「兩位姑娘稟報金母，她自會知道。」

左邊一個道：「聖母從不接見外人。」

谷飛雲笑了笑道：「金母如果知道在下是南山老人派來的，一定會接見。」

左邊一個朝右邊一個低低說了兩句，才抬目道：「你在這裡稍候，我師妹進去請示。」

谷飛雲忙道：「多謝姑娘。」

右首一個立即轉身走去。

左首一個道：「你上來吧！」

谷飛雲跨上最後一級石級，才看清楚這裡已是山頂，羣峯悉在脚下，連白雲積雪都在山腰之間，可見此峯之高。不遠處矗立着一座白石牌坊，上書「天池」二字，牌坊裡面，竟是一個天然湖泊，湖光瀲灎，景色極爲清幽。

那青衣少女手持長劍，目光冷峻的看着谷飛雲，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樣，似有監視之意。

谷飛雲也沒和她說話，只是背負着雙手，靜靜的觀看山中景色。

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看到進去通報的那個少女一路奔行而來，走到近前，才道：「管事請谷少俠上去。」接着又道：「你隨我來。」

轉身走在前面引路，谷飛雲跟着她身後走去。

進入牌坊，一路都舖着白石，雖是寒天，兩旁種着的奇花異草，依然開得嫣紅姹紫，宛如江南三月。天池略呈圓形，足有百頃以上，環湖奇石磊磊，疊成假山狀，純出天成，間以紅白梅花，暗香浮動。循着湖邊走了里許光景，來至一座小山麓間、一座精緻的樓宇前面，回頭道：「谷少俠請在這裡稍候。」

她急步走上三級石階，和門內一名青衣少女說了幾句，立即退下，朝谷飛雲道：「谷少俠可以上去了，裡面自會有人給你帶路。」

說完逕自退去。

谷飛雲跨上三步，門內一名青衣女子道：「谷少俠請在這裡稍候，我去稟報管事之後，再來相請。」

谷飛雲忙道：「有勞姑娘。」

青衣女子轉身往裡走去，不多一回，她返身走出，抬手道：「管事有請谷少俠，你隨我進去。」

說完，轉身走在前面，把谷飛雲領到一間掛着棉帘的門首，就躬身道：「啓稟管事，谷少俠來了。」

屋內傳出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道：「請進。」

青衣女子抬手道：「谷少俠請。」

谷飛雲舉步走入，這是一間佈置精雅、收拾整潔的小客廳，上首一張高背雕花椅上，坐着一個青衣中年婦人。這人年約四十五六，生得柳眉鳳目，面貌清俊，仍可看出昔年風韻。

這中年婦人，當然就是管事了，谷飛雲慌忙抱拳爲禮，說道：「在下谷飛雲，見過管事。」

青衣婦人只點了一下頭，說道：「谷少俠請坐。」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位管事的架子，倒是大得很。」

一面就在她下首一把椅子上落坐。一名青衣女子端着一盞香茗送上。

中年婦人側過身來，目光一抬，問道：「我聽說谷少俠是奉酒仙葛老前輩之命，來晋見聖母的，不知有甚麼事嗎？聖母五十年來，從未接見過外人，如果葛老前輩有事的話，谷少俠不妨直說，我好向聖母先容，看看聖母有甚麼指示。」

谷飛雲看她一見面就開門見山，說得爽快，心想：「這樣最好，我就把來意告訴她，讓她去轉稟金母，自然要比自己去說好得多了。」

心念一動，就拱拱手道：「管事見詢，在下那就直說了，正月初五是柳林鎮一年一度的品酒會，今年擴大舉行，還選舉西鳳女狀元和女榜眼、女探花，號稱西鳳三元……」

中年婦人聽得臉色微微一變，因爲聖母昔年姓金名鳳，人稱西鳳，和東海龍王敖九洲，號稱東龍西鳳，這「西鳳三元」豈不犯了她老人家的忌諱？

谷飛雲續道：「初八那天，選出三位姑娘爲西鳳三元，怎知當晚就無故失踪……」

中年婦人冷冷的道：「這和我們崆峒派有關嗎？」

谷飛雲道：「事情是這樣的，因爲三位姑娘失踪，找不到線索，當時只有四位落選的姑娘遭人制住穴道，躺在卧房裡，連用以識別身份的號牌也被人取走，可見人是被四名姑娘擄走的，還冒用別人號牌混出去的，因此大家推斷這四名姑娘是唯一的線索，但却早已鴻飛冥冥，不知去向了……」

中年婦人沒有作聲，只是目光緊注着谷飛雲。

谷飛雲續道：「正好在下在兩天前的晚上，見過四個青衣少女，南山老人認爲西陲一帶，只有崆峒門有女弟子……」

中年婦人勃然變色道：「這是甚麼話？」

谷飛雲正容道：「管事請聽在下把話說完了，再說也不遲，葛老人家也只是舉例而已，並非肯定之語，管事用不着如此生氣。」

中年婦人被他說得爲之一怔，數十年來，從未有人敢對她如此頂撞，不覺怔得一怔，問道：「谷少俠是葛老前輩的高足？」

「不是。」

「是朋友？」

谷飛雲笑了笑道：「在下和葛老人家是在品酒會上認識的，當時在下並不知道葛老人家是大名鼎鼎的酒仙南山老人，他要在下和他作伴，就這樣成了朋友。」

中年婦人問道：「那麼，谷少俠的尊師是那一位？」

「家師自號孤峯上人。」谷飛雲接着道：「在下此次奉葛老人家之命，一來是葛老人家難得到西陲來，既然來了，總得向金母問個好，二來，也可以說是爲了西鳳三元失蹤，命在下前來晋見金母的，他老人家曾說過，在下到了崆峒，金母一定會派人招待，在下就把西鳳三元失蹤之事告訴接待的人，希望他轉告金母，如果三位姑娘在這裡的話，就請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放她們回家，如果不在這裡，就請接待的人不用把這話轉告金母了。」

中年婦人點頭道：「好，谷少俠代表葛老前輩來的，不論西鳳三元是不是咱們崆峒派派人去請來的，我總得稟明聖母才行，谷少俠且請寬坐，我去去就來。」

谷飛雲欠身道：「管事只管請。」

中年婦人起身往外行去。

谷飛雲捧起茶盞，喝了一口，放下，再喝，把一盞茶喝乾了，依然不見中年婦人出來，枯坐無聊，這樣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才見中年婦人匆匆自外走入，說道：「谷少俠久候了，聖母請你進去。」

谷飛雲慌忙站起。

中年婦人道：「谷少俠請隨我來。」

舉步走出客廳，由長廊一路往後，穿過一座穿堂，迎面就是一道寬闊的登山石級，潔白如玉，光可鑑人。

這道石級足有三百多級，才登上小山山頂，是一片平整的平台，舖以白玉，四周圍着白石欄杆，中間蓋了一座碧瓦覆頂，白石爲牆的精緻樓宇，當眞有如人間仙境！

精緻的樓宇門前，站立着兩名青衣佩劍少女，風姿嫣然，亭亭如玉。

中年婦人領着谷飛雲走近門前，兩名青衣少女立即躬身道：「弟子參見管事。」

中年婦人只點了一下頭，就昂然走入，捨了中間二門，從右側一道邊門進入，再由長廊折入一處小天井，花木扶疏，兩旁花架上都是盆栽花卉，清香襲人。

迎面是三間精舍，正中間一間垂着棉帘，兩人堪堪走近，已經有人挑起棉帘，一名青衣少女嬌聲道：「聖母請谷少俠入見。」

中年婦人抬抬手，道：「谷少俠請。」

谷飛雲連忙抬手道：「管事請。」

中年婦人道：「谷少俠遠來是客，不用客氣，快請吧！」

谷飛雲只好當先跨入，中年婦人也跟着走入，青衣少女就放下了棉帘。

這是一間寬敞的起居室，陳設古雅，上首一把紫檀雕花椅上，坐着一個一頭銀髮、臉色白晰紅潤，身穿青緞道裝的老婦人，目光如電，朝谷飛雲投來。

中年婦人在谷飛雲身後低聲道：「上面坐着的，就是聖母了。」

谷飛雲慌忙趨前幾步，躬身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谷飛雲，奉南山老人之命，晋謁金母，叩請金安而來。」

金母含笑道：「不敢當，葛前輩可好？」

谷飛雲答道：「葛老人家依然如故，多謝金母關心。」

「很好。」金母點着頭道：「谷少俠快請坐下。」一面抬頭朝中年婦人道：「碧梧，妳也坐下來。」

兩人依言坐下。

金母目光一抬，問道：「葛前輩既然來了西陲，怎不請到寒山來盤桓上幾日，難道怕我沒有好酒招待他老人家嗎？」

「那倒不是。」谷飛雲欠身道：「葛老人家曾經說過，他也很想一覽崆峒天池之勝，只是他老人家身如閑雲野鶴，閒散慣了，最怕受拘束，所以才要在下代他前來的。」

「說得也是。」金母笑了笑，又道：「老身聽碧梧說，此次柳林鎮舉辦品酒大會，選出西鳳三元，這三位姑娘一夕之間無故失蹤，情形如何？老身想請谷少俠詳細說出來聽聽。」

谷飛雲心中暗道：「聽她口氣，莫非人不在這裡？」一面應了一聲，當下就把選舉當晚，三位姑娘如何失蹤，

第二天早晨，自己隨同南山老人、醉道長等人前去許蘭芬閨房察看，如何在枕下發現字條，後來許鐵棠又去查看第二進招待其他七十八位姑娘的處，發現有一間房，房門緊閉，有四位姑娘被人點了穴道，詳細說了一遍。

金母聽得很詳細，接着問道：「老身聽說谷少俠曾在初五晚上，遇上四名青衣女子，還和她們動過手，你可曾記得她們是何模樣？」

谷飛雲道：「是的，那四位姑娘都以黑紗蒙面，只露出一雙眼睛，在下沒有看清她們的面貌，但四人身材苗條，年紀似乎不大。」

接着又把當晚遇上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金母又道：「以後有沒有再見過？」

谷飛雲道：「那是第二天傍晚，在下在酒家中又遇上其中的一個，但她却易釵而弁，改穿了男裝……」

接着又把那天在酒家中遇上宇文瀾的事說了出來。

金母口中「唔」了一聲，道：「難怪葛前輩會懷疑是崆峒門下劫持了西鳳三元，這一帶，也只有我崆峒門下全是女弟子。」

這番話，她像是對陸碧梧(中年婦人)說的，也像是自己對自己說的，隨着目光又朝谷飛雲投來，說道：「其實老身這裡，並沒有劫持三位姑娘，崆峒門下也沒有宇文瀾這個人，老身自會派人去查。」

谷飛雲聽她說出崆峒門下「沒有宇文瀾這個人」，面上不覺微露愕然神色。

試想金母是何等人物，目光如炬，那會看不出來？目注谷飛雲問道：「谷少俠心裡，可是想到了甚麼？有話但說無妨。」

谷飛雲給她問得不禁俊臉一紅，囁嚅地道：「在下今天上山之時，還見過宇文瀾。」

「谷少俠上山之時，還見過她？」金母詫異地道：「那是在甚麼地方？」

谷飛雲當然相信，像金母這樣的人，她說出三位姑娘不是崆峒派的門人劫持的，就不會是崆峒派劫持的了。因此這個宇文瀾就成了關鍵人物，自然非把自己遇上宇文瀾之事說出來不可。

想到這裡，就把自己中午時分循着山澗，找到峽谷盡頭，有一道瀑布垂直而下，已無去路，自己正對着潭水發怔，宇文瀾却在身後出現，以及如何領着自己穿行石窟，並且把宇文瀾和自己說的話，也一句不漏的說了出來。

這下可把金母聽得勃然大怒，她手掌在雕花椅的靠手上重重拍了一下，哼道：「荒唐！眞是豈有此理！她居然敢冒充老身門下，老身門下三個弟子，最小的也有三十五歲了，那有她這麼年輕的？至於老身徒孫輩，雖然年紀和她差不多，也決不敢如此膽大妄為，假冒老身的弟子……」

說到這裡，兩道寒電似的目光，一下轉到陸碧梧臉上，沉聲道：「碧梧，妳立即要令儀、玉音下山，徹查此事，不但要找回許蘭芬三人，還要把那個叫宇文瀾的人給我擒回山來，看看究竟是甚麼人假冒我崆峒派之名，在江湖上為非作歹！」

陸碧梧起身應了聲「是」。

金母回頭朝谷飛雲道：「谷少俠替老身覆上葛前輩，這件事既然有人假冒我崆峒派，失蹤的三位姑娘，崆峒派自會盡全力把她們找回來的。」

谷飛雲站起身，作了個長揖道：「如此多謝金母，在下告退。」

「哦！」金母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口中哦了一聲，又道：「谷少俠和四個青衣女子動過手，總還記得她們的劍法，老身想請你看看崆峒第三代弟子的劍法，和那四個青衣女子的路數是否相同？」

谷飛雲自然聽得出她話中之意，那是要向自己証明，那四個青衣女子絕非她崆峒門下了，只好躬身應了聲「是」。

金母抬手，朝侍立門口的青衣少女吩咐道：「妳去叫三個師妹進來。」

青衣少女子答應一聲，立即退了出去，不多一回，只見棉帘掀處，翩然走進四個青衣佩劍少女，看她們年齡都在二十四五光景，入門之後，就在下首一字排開，朝金母躬下身去，鶯聲嚦嚦的道：「徒孫叩見聖母。」

然後又朝陸碧梧躬身道：「弟子叩見師傅。」

原來她們都是陸碧梧的門下。

金母抬手道：「妳們就在這裡演練幾招本門劍法，給谷少俠瞧瞧。」

四名青衣少女應了聲「是」，才抬眼朝谷飛雲看來，這一瞧，才看清這位「谷少俠」原來這麼年輕，不知聖母何以要自己四人演練劍法給他瞧瞧？一時不禁粉臉泛紅，慌忙鏘然拔劍，齊聲道：「請谷少俠多多指教。」

劍勢乍展，四人連翩起舞，但見四柄雪亮的長劍由徐而疾，由疏而密，聽上空地不大，但她們在進退三步之間，揮灑自如，輕靈已極。

由此可見，她們年紀雖然不大，但劍上造詣却已相當精純。

金母看得似是極為滿意，臉含笑容，回頭問道：「谷少俠，你看清楚了，和你動手的四個青衣女子，使的不會是崆峒劍法吧？」

谷飛雲看了一陣，似覺她們的劍法，和初五晚上遇見的四個蒙面女子使的劍法，極為相似，根本就是「崆峒劍法」，不覺沉吟道：「在下不諳貴派劍法，但覺其中有幾招，和那天的極為相似。」

他不好直說四個蒙面女子使的就是「崆峒劍法」，有幾招極為相似，也已經夠了。

金母沉哼道：「她們居然會使崆峒劍法？」

「崆峒劍法」乃是崆峒派所獨創，不是她門下，居然也會使「崆峒劍法」，可見對方劫持西鳳三元，處處冒認崆峒門下，顯然是衝着自己來的，這教她如何不氣？口中喝了聲：「停！」

四名青衣女子行動劃一，如响斯應，立即長劍一收，往後退下了兩步。

金母「哦」了一聲，問道：「谷少俠是從她們四人前後合擊中脫身而出的，她們一共攻了你幾劍？」

谷飛雲道：「好像有五劍。」

金母道：「老身要她們也攻你五劍，你試給老身看看。」

谷飛雲道：「這……」

金母含笑道：「谷少俠不用為難，老身只想知道你是如何脫身的而已。」

一面朝四個青衣少女吩咐道：「妳們四個兩人在前，兩人在後，同時發劍，聯手向谷少俠進攻，但以五招為限，點到即為止，妳們先準備好了，聽我口令。」接着又朝谷飛雲道：「谷少俠下去吧！」

谷飛雲只得走了過去，抱抱拳道：「在下不知行不行呢？還請四位姑娘劍下留情。」

四位青衣少女也迅即分散開來，佔了四方方位，兩人在前，分為一左一右，兩人在後，也分為一左一右。

她們是崆峒派第三代的精英，平日一向自以為「崆峒劍法」天下無敵，如今聽聖母的口氣，要自己四人聯手攻谷飛雲五招，心中兀是不信，這年輕人能夠接得下自己四人聯手的五劍？

她們以剛才站在門口的青衣少女為首，她看谷飛雲手中無劍，不覺問道：「谷少俠不使劍嗎？」

谷飛雲朝她瀟洒的笑了，笑道：「在下很少使劍，四位姑娘只管出手好了。」

很少用劍，不是並不用劍，只是對妳們還用不着使劍，他雖沒明說，但口氣却極狂！

金母喝道：「谷少俠小心了，一、二、三，上！」

四名青衣少女不敢怠慢，同時一個箭步，揮劍攻上，四道銀虹齊向中間刺到。

谷飛雲早有準備，不慌不忙，身形輕旋，側身從她們劍光隙縫間閃出。

四個青衣少女先前還怕眞的傷了谷飛雲，等到長劍出手，眼看他從自己劍下一下閃了出去，(四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覺)立即玉腕一轉，第二招緊接着攻出。

谷飛雲雖然空着雙手，但他展開身法，一個人就像一縷青煙，如游魚逆水，東一側，西一閃，四柄長劍明明向他攻去，不過毫髮之差，就從他身邊擦身而過。

任妳四個青衣少女劍光如織，也休想沾上他一點衣角！

「停！」金母臉色如鐵，沉喝甫出，四名青衣少女立即收劍後退，交織劍光霎時盡斂。

「劍遁身法！」金母目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寒芒，厲聲喝道：「你是石頭和尚的徒弟？」

谷飛雲只當自己從她四個徒孫劍下閃出，使她有失顏面，但要自己試給她看看，也是她說的，心中雖覺金母氣量何其狹窄，還是神色恭敬的道：「家師道號孤峯上人，並非石頭和尚。」

「老身不管你師父是甚麼人，」金母揮揮手，厲聲道：「你可以走了，記着，從此不得再上崆峒天池一步。」

管事陸碧梧忙道：「谷少俠請吧！」

谷飛雲眞弄不懂金母何以說翻臉就翻臉，這人當眞喜怒無常，不近人情，一面朝金母拱了一下手道：「在下告退。」

轉身往外就走。

金母等他走到門口，冷冷的道：「老身剛才要你轉告葛前輩的話，不要忘了。」

谷飛雲連頭也沒回，應聲道：「在下記下了。」

陸碧梧一直把他送到門口，才脚下一停，說道：「谷少俠好走，恕我不送了，聖母吩咐三師妹、四師妹下山，分頭追查三位姑娘的下落，一定很快就可以找到人的，到時我自會派人通知谷少俠的。」

谷飛雲拱拱手道：「多謝管事，在下只是在老爺嶺許家堡作客，適逢其會，由葛老人家指派在下來的，回去覆命之後，可能就離開許家堡了，管事如果有甚麼消息，可直接送給許家堡莊主許鐵棠就好，在下告辭。」

說完，舉步沿着湖邊大路行去。

陸碧梧目送他遠去，心中暗道：「這年輕人個性好生倔强！」

＊　＊　＊

却說谷飛雲出了白石牌坊，一路下山，天色已黑，行經石屋，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叫道：「小友請留步。」

谷飛雲脚下一停，回頭看去，只見一個身材瘦小、腰背微彎、手持一枝紫紅竹杖的老者徐步走來，這人自己並不認識，這就拱拱手道：「老丈可是叫在下嗎？」

竹杖老者微笑道：「這裡只有小友一人，老夫不叫你，還有別人嗎？」

谷飛雲道：「不知老丈有何見教？」

竹杖老者道：「你就是上午上山，去晋見金母的那個小伙子了？」

谷飛雲道：「是的，老丈是……」

竹杖老者呵呵一笑，擧了一下手中那枝色呈紫紅的竹杖，說道：「你師父沒和你說過，老夫這枝竹杖？」

谷飛雲道：「沒有，家師不是江湖

中人，老丈一定是很有名的老前輩了。」

竹杖老者怪笑一聲道：「很有名……還會替人家看山？」

谷飛雲不知他在說甚麼，但語氣之中，有着極大牢騷，不覺愕然道：「老丈不是崆峒派的人嗎？」

竹杖老者哼道：「守山四老，誰是崆峒派的人了？」

谷飛雲道：「守山四老？聽老丈的口氣，有四位老丈了？」

「不錯。」竹杖老者道：「下午你上山時，不是見到一位了？他就是虬髯客尉遲律，雙日白天由他負責，雙日晚間，由老夫負責。」

谷飛雲抱拳道：「在下從沒在江湖走動，眞是孤陋寡聞，不知老丈如何稱呼？」

竹杖老者笑了笑道：「老夫竹杖翁竺天佑。」

谷飛雲抱拳道：「原來是竺老丈，在下失敬。」

竹杖翁道：「老夫聽說小友是奉葛前輩之命，來見金母的？」

谷飛雲道：「是的。」

竹杖翁道：「老夫想奉託小友，你回去見到葛前輩，就說竺天佑向他老人家請安。」

谷飛雲忙道：「在下記下了，見到葛老人家，在下一定會說的。」

「多謝小友。」竹杖翁含笑道：「時間不早，小友請吧。」

谷飛雲拱拱手道：「在下告辭。」說完，舉步朝前行去，來至谷口，只見兩個佩劍青年站在那裡，看到自己也沒多問，谷飛雲朝他們抱了下拳，就一路下山。

心中一面想道：「守山四老，自己見到了兩個，不知還有兩個是甚麼人？虬髯客、竹杖翁，大概都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人了，他們既非崆峒派的人，不知爲甚麼會替崆峒派守山的？」

接着又想起金母先前一直對自己很客氣，後來怎會突然變臉，她不可能爲了自己一再避開四位姑娘的長劍，認爲有失她的顏面，那是爲甚麼呢？

哦，她叫出自己使的是「劍遁身法」，又說自己是石頭和尚的徒弟，莫非她和石頭和尚有甚麼過節不成？

對了，葛老人家是武林前輩，回去問他，一定會知道的。

由山腹走出，回到瀑布潭邊，再循澗而下，回到山麓，馬匹還在林下，看到自己，居然低嘶着奔了過來，谷飛雲攏住馬頭，在牠臉頰上輕輕拍了兩下，說道：「我們走吧！」

跨上馬背，馬匹不待他鞭策，昂首發出一聲長嘶，展開四蹄，奔馳而去。

三天後，午牌方過，谷飛雲已經回到老爺嶺，下馬之後，馬匹自有莊丁接了過去。

他一直朝花廳走來，就在走廊上遇到孟君杰從裡面走出，欣然道：「谷兄回來了？路上辛苦，快到裡面休息。」

他陪同谷飛雲朝裡行去，一面說道：「荊月姑和祝秀珊三天前已經回來了，現在只有小師妹還留在崆峒，聽說金母已經正式收小師妹爲弟子，谷兄此行，大概已經見過小師妹了？」

他口中的「小師妹」，自然是西鳳女狀元許蘭芬了。

谷飛雲聽得極爲驚異，他見到了金母，金母不是一口否認，還要她大弟子陸碧梧立即派人下山，查明此事，如何又會收許蘭芬作弟子呢？這中間當眞撲朔迷離，令人難以捉摸。

一面朝孟君杰微微搖了下頭，說道：「在下沒見到許姑娘。」

孟君杰奇道：「那麼，兄台也沒見到金母了？」

谷飛雲道：「見到了，此事說來話長……」

剛說到這裡，已經來至花廳門口。

孟君杰道：「那就進去再說吧。」

花廳中，只有許鐵棠陪同南山老人和醉道人師徒兩人，坐着喝茶。

南山老人沒待谷飛雲走入，就呵呵一笑道：「谷小哥，你來得倒快，老夫推算，你大概要明天午前才能回來哩！」

他不知道谷飛雲是連夜下山的。

谷飛雲舉步走入，朝南山老人、醉道人、許鐵棠三人抱拳行禮道：「老人家、道長、許莊主，在下回來了。」

許鐵棠忙道：「谷少俠路上辛苦，快請坐下。」

谷飛雲依言，在下首一把椅子上落坐。

許鐵棠又道：「谷少俠此時趕回來，大概還沒有用飯吧？」

谷飛雲道：「沒有。」

孟君杰忙道：「兄弟去吩咐廚房，給谷兄送到這裡來。」

谷飛雲道：「多謝孟兄，簡單點就可以了。」

孟君杰走出，一名莊丁給谷飛雲泡了一盞茶送上。

許鐵棠急着問道：「谷少俠見到金母，一定也見到小女了，她好嗎？」

谷飛雲道：「許莊主，在下晋見金母，但沒見到令嬡。」

許鐵棠一怔，問道：「怎麼？金母沒讓小女和谷少俠見面嗎？」

「不是的。」谷飛雲道：「在下此行經過，十分曲折，還是由在下從頭說起的好。」

南山老人頷首道：「不錯，你就從頭說起好了。」

谷飛雲喝了口茶，就從自己趕到崆峒山下，放開馬匹說起，自己如何循着山澗尋到山谷盡頭，如何遇見宇文瀾，她領自己進入石窟，就要自己一人上去。

如何見到管事陸碧梧，由她領自己去晋見金母，自己如何把西鳳三元失蹤之事，向金母詳細說了一遍。金母先前只是否認崆峒門下沒有劫持三位姑娘，後來聽說宇文瀾領自己進入石窟，不禁勃然大怒，如何要陸管事立即派人徹查此事……

許鐵棠聽到這裡，不禁奇道：「荊月姑，祝秀珊二人回來，明明說蘭芬已正式拜金母爲師，對你怎麼會這樣說呢？」

南山老人揚了一下手道：「許莊主且等谷小哥把話說完。」

谷飛雲接着說出金母要自己看看她們門下劍法，如何命四名青衣少女向自己圍攻，自己如何脫出劍陣，金母如何厲色相向，聲稱「從此不得再上崆峒一步」，詳細說了一遍。

許鐵棠哼道：「她故意和谷少俠翻臉，那就是不承認小女在她山上了。」

一面朝南山老人道：「老仙長，小女明明在她山上，她居然不肯承認，這可怎麼辦呢？」

南山老人白眉微攢，說道：「金母平時縱然生性乖僻，但究是一派掌門，一向言出如山，這一情形，不似她平日爲人……」

「在下也有此感。」谷飛雲道：「金母當時雖然厲色相向，要在下記住從此不得再上崆峒天池一步，但在下走到門口之際，她曾說要在下轉告葛前輩的話不要忘了，她要在下轉告老人家的，就是失蹤的三位姑娘，崆峒派自會盡全力把她們找回來的，這話她說得斬釘截鐵，似乎不像是敷衍之辭。」

說話之時，一名莊丁提着食盒走入，在桌上放好碗筷，端出四菜一湯和一小鍋白飯，說道：「谷少俠請用飯。」

許鐵棠道：「谷少俠，我們都吃過了，你快請用吧，只是簡單了些，你不介意吧？」

谷飛雲道：「這樣已經很好了。」

當下也就不再客氣，盛了一碗飯，吃喝起來。

南山老人沉吟着，朝許鐵棠道：「谷小哥說得不錯，老夫總覺得，此中似乎另有別情。」

許鐵棠道：「但荊月姑、祝秀珊已經回來了，她們親身經歷，明明說小女已拜金母爲師，難道還會假的？」

醉道人道：「這件事，當眞令人墮入五里霧中，荊、祝二位姑娘已經回來，說的當然不會有假，但谷小施主面見金母，她何以又不承認呢？」

「就是這樣說咯！」許鐵棠憂形於色，說道：「如果說小女眞的蒙金母青睞，拜在崆峒門下，兄弟自可放心，偏偏谷少俠面見金母，她却斷然否認，那麼小女到底去了那裡呢？兄弟擔心的，也就在此。」

醉道人望着師父，說道：「聽金母的口氣，好像有人假冒崆峒之名，江湖上有誰吃了豹子膽，敢冒她呢？」

「江湖上確實沒有這樣的人，敢去捋崆峒派的虎鬚。」南山老人道：「但如果不是金母門下劫持去的，那麼顯然就有吃了豹子膽的人，在假冒崆峒之名了。」接着回頭朝許鐵棠道：「但不論令嬡是否在崆峒天池，有一點老夫可保證的，那就是令嬡決不會有半點危險。」

谷飛雲吃了三碗飯，又把一碗湯喝了，抹抹嘴，正想說話，只見孟君杰陪同荊溪生走了進來，說道：「師父，荊莊主說有急事求見……」

許鐵棠沒待他說完，已經站了起來，拱拱手道：「荊兄來得正好，兄弟正想叫君杰去請你老哥呢！」

「許老哥，小女又失踪了。」

荊溪生個子高大，但聲音却帶着啞沙，急着說道：「這裡有一張字條，請老哥過目。」

他手中拿着一張信箋大的白紙，隨着話聲遞了過來。

「令嬡又失踪了？」許鐵棠聽得不期一怔，抬目道：「她回來才三天，怎麼……」

他看荊溪生把白紙遞來，就隨手接過，低頭看去，只見信箋上寫着：「請令嬡協助偵查許蘭芬失蹤事宜，本派負責安全，毋念。」

下面蓋了一顆朱紅小鈴，是「崆峒天池」四個篆文。

許鐵棠立即把字條朝南山老人遞去，口中說道：「令嬡是崆峒派請去偵查小女失蹤的事，那麼，小女眞的不是被金母收爲徒弟了？」

南山老人看完字條，說道：「這是金母的天池勅令，錯不了……」說到這裡，忽然笑道：「女榜眼大概也失蹤了吧？」

果然，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從長廊傳來，接着但見祝中堅從外走入，口中剛叫了聲：「許伯父……」

許鐵棠點頭道：「祝少兄來得如此匆忙，可是令妹又失蹤了？」

祝中堅一怔，說道：「許伯父原來已經知道了？」

他從懷中取出一張字條，雙手呈上，說道：「這是他們留下的條子，請許伯父過目。」

許鐵棠看過字條，和荊溪生的一樣，這就說道：「兩張字條完全一樣，令妹和荊姑娘都是被崆峒派請去，協助調查小女失蹤一事，由此看來，令妹和荊姑娘有崆峒派保證，安全可以無慮，最傷腦筋的還是小女，如今不知是被甚麼人劫持去了？」

荊溪生驚異的道：「令嬡不是拜在金母門下了嗎？這字條上却說，要小女協助偵查令嬡失蹤之事，兄弟覺得事有蹊蹺，才趕來向你老哥報告的。」

許鐵棠輕唉一聲，指指谷飛雲道：「谷少俠剛從崆峒回來，小女根本不在崆峒……」

（未完・三）

上文提要：

公孫瑤仙和花無情再探煉獄，找不到煉獄的人，只好轉去黃蜂谷，遇上崑崙派和峨嵋派動起干戈，他們以爲花無情將神機先生夫婦殺害，經過公孫瑤仙解釋，誤會才消解。黃蜂谷是盤龍石府的外圍組織，花無情在谷中却巧遇到狄飛虹、覃小蝶、羅蘭等石府主人，道明來意，奉母命了斷當年的一段過節，羅蘭一見親兒，不覺淚落，而狄璞已和花無情打起來，狄飛虹見狄璞有性命之虞，慌急中將花無情打得口吐鮮血……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高　皋·文　可　飛·圖

法輪九轉

親情未能相認　錯失團聚良機

狄飛虹有些後悔的咳了一聲，說道：「夫人，那孩子受傷不重，否則他怎能騎馬而逃？再說，他娘既不是花滿樓，他自然不是咱們的璇兒。」

羅蘭冷哼一聲道：「你認爲花滿樓會跟他說實話？難道你也瞧不出，他的長相跟岱兒他們幾乎毫無差別？你可以不要這個兒子，因爲你的兒子太多了，但他是我生的，你不要，我要！」

語音甫落，一道晶芒突然衝霄而起，一閃之間，便已失去羅蘭的踪跡。覃小蝶呆了一呆道：「大哥，快追她回來。」

狄飛虹嘆息一聲道：「她太思念璇兒了，縱然追到了，她也不會回來的。」語音一頓，接道：「除了正風，其餘的四衛四婢帶兩隻神鷹，立即追上去保護夫人。」

向陽等應了一聲，立刻帶着兩隻神鷹，向羅蘭飛行的方向急馳而去。

覃小蝶向面色沉重的狄飛虹瞥了一眼，道：「大哥，你不去找蘭妹子？」

狄飛虹道：「這個……」

覃小蝶道：「大哥，如今江湖之上危機隱伏，二十年前的動亂，可能會重現於今日，蘭妹子萬一……」

狄飛虹道：「妳說得對，咱們進谷去，再從長計議。」

黃蜂谷的黑白雙姥及金杖婆婆均已過世，現在的谷主由冷艷芳擔任，另由男女弟子中選出褚如玉及毋滑二人補充五大班頭及四大巡山的缺額。

二十年的變遷實在很大，盤龍石府更是非比往昔，他們以神龍令開啓孤烟寶窟，不僅發現其中財寶堆積如山，也找到孤烟門的武學總彙，除了凍雲、銅駝、驚龍、紫旗等四部的武功，更有一種「烟雲聚散神功」，是性命交修之學，除了掌門，任何人都不得學習。

羅蘭是紫旗，覃小蝶是驚龍，拂琴是銅駝，剩下凍雲一部，只好交給玉羅刹了。

拂琴已被狄飛虹收爲第四房妻子，五鐵衛與金帶四婢，加上一個六兒，結成五對佳藕，只有祝京娘離開了盤龍石府，因爲她有振興毒沙門的責任。

羅蘭曾經說，狄飛虹的兒子太多了，其實在狄飛虹的四位妻子之中，以她生的最多，七年之中連生五個。

覃小蝶是二子一女，拂琴一子一女，玉羅刹只生了一個女兒。

盤龍石府是一個家族門派，狄飛虹兒女繞膝，本來過着神仙般的生活，想不到江湖危機再現，已有風雨欲來之勢，（因爲黃蜂弟子是盤龍石府的觸角，所以江湖上任何風吹草動，他們都能瞭如指掌。）

更糟的是出現了一個花無情，他使盤龍石府發生了極大的震撼。

原因之一，自然是羅蘭認爲他就是被花滿樓抱走的狄璇，其次是他所展現的武功，也使狄飛虹大爲震駭。

狄璞運集紫旗（即紫河）神功，再挾馭劍之術以攻敵，放眼天下，沒有人能承受他那驚神泣鬼的一擊。

但花無情却劍氣縱橫，有如金輪急轉，是狄飛虹平生所見最驚人的武功。如是當眞讓他們放手一搏，狄璞很可能難以全身而退。狄飛虹以煙雲聚散神功擊出一掌，是試探花無情的功力，他那足使巨石變爲沙礫的神功，也只能使花無情受到一點內傷，他雖然沒有形之於色，內心實在懍駭不已。

如果花無情當眞是他的仇家，豈不是盤龍石府的心腹大患？

於是，他以神鷹傳書，叫玉羅刹立即趕來黃蜂谷，並留下狄岱狄璞兩兄弟，其餘的二子一女，均隨同劉正風返回盤龍石府，協助四夫人拂琴守護他們的基業。

司棋已嫁給劉正風，且懷孕已屆產期，這是狄飛虹要她回去的原因。

另外，他命令黃蜂谷的三大班頭抑飄、葉菁、唐婉儀各帶神鷹四隻，及所屬弟子三十人，分別投入江湖，他們的任務是尋找羅蘭及花無情，並偵察江湖的動態。

＊　＊　＊

花無情受到不算太輕的內傷，雖然他還能騎馬，但在一陣奔馳之後，他又接連吐出兩口血水，顯然他的內傷，較適才更爲惡化了。

公孫瑤仙主婢都知道他必須立即療傷，但黃蜂谷近在咫尺，盤龍石府的那些人，她們惹不起，這並不是她們怕死，只是擔心花無情會落到對方的手裡。

因而她們雖是五內如焚，却想不出一個解決目前危機的辦法。

忽然綠影一閃，一條人影已像彩蝶一般落在花無情的身後，她左手抱着他搖搖欲倒的身軀，右手一帶馬頭，竟然撇開山道，向一片草木森森的山谷馳去。

公孫瑤仙先是一呆，然後又暗中自責道：「這是一個最適當的處置，我爲甚麼沒有想到？」

其實一個人的應變能力，半由天生，半由日積月累的經驗而來，公孫瑤仙長年居住於紫竹仙府，對江湖上的經驗閱歷，自然不能跟令狐飛蟬相比了。

不過她並不笨，當令狐飛蟬在濃蔭深處餵給花無情一粒療傷靈丹，並以內力協助療傷之時，她立刻以樹枝石塊，在谷口佈成一個陣法，雖然不一定能夠困住敵人，最起碼也能替他們爭取一段時間。

兩個時辰之後，花無情運功醒來了，公孫瑤仙無限關切的道，「師兄：你覺得怎樣？」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狄飛虹不愧爲盤龍石府的主人，其功力之高，放眼江湖不作第二人想，如果他那一掌再增加幾成功力，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公孫瑤仙櫻唇一撇道：「這麼說，你是在感激他手下留情了？哼，盤龍石府的主人，竟對一個晚輩出手偷襲，如果傳到江湖，我看他的臉往那兒擺！」

令狐飛蟬道：「這些，江湖自有公論，咱們先不必管它，現在最要緊的有兩點，咱們必須作一個最有利的安排。」

公孫瑤仙道：「那兩點？」

令狐飛蟬道：「有人擄走或殺死各大門派的重要人物，却要咱們揹這個黑鍋，這些人神通廣大，其中必定大有能者。不論他爲甚麼選中咱們，這個瞧不見的敵人，必然十分可怕。」

公孫瑤仙道：「妳說得不錯，還有呢？」

令狐飛蟬道：「其次就是盤龍石府了，咱們跟姓狄的既已發生正面衝突，他如果再聽信江湖謠言，盤龍石府可能傾全力追緝咱們。在一明一暗兩大強力夾擊之下，咱們將是步步荆棘，生存的機會只怕也不多。」

花無情突然一躍而起，仰天一陣狂笑道：「好，好，太好了，哈哈……」

公孫瑤仙一怔道：「你是怎麼啦？師兄，人家煩都煩死了，你還這麼嘻嘻哈哈的。」

花無情笑笑道：「人生在世，百年只不過南柯一夢而已，如是就這麼平平凡凡的渡過一生，豈不是浪費上蒼賦予咱們的生命與歲月？」

公孫瑤仙哼了一聲道：「你必然又有驚人的高論了，說說看。」

花無情道：「這是一個充滿邪惡、危機與動盪不安的瘋狂世界，但也是一個極具挑戰性與多采多姿的人生，咱們能夠在其中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這一生總算沒有白活。」

公孫瑤仙撇撇嘴道：「咱們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四海雖大，幾乎沒有咱們的容身之處，這等多采多姿的人生，不過也罷。」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師妹，妳幾時變得這麼俗氣了？不要怕，天塌下來有師兄替妳頂着。」

令狐飛蟬道：「咱們在江湖上的處境，似危實安，論實力，除了盤龍石府，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語音一頓，接道：「不過江湖之上詭詐百出，如果有人存心害你，不管你如何精明練達，都會動輒得咎，所以咱們行走江湖之時，必須處處謹愼，隨時小心。」

公孫瑤仙點點頭，她十分同意令狐飛蟬的見解，原本對她還剩下的三分敵意，此時已完全消除，因而詢問道：「令狐妹子，妳看咱們今後應該怎麼辦？」

花無情接口道：「闖江湖呀，看那些魔崽子要的是甚麼陰謀。」

公孫瑤仙道：「師兄，你的內傷……」

花無情道：「不礙事，只要三兩天，就可以完全復原了。」

令狐飛蟬道：「咱們要應付隱藏在暗中的奸人的陰謀，以及盤龍石府的強大實力，我認爲花大哥不只是要內傷康復，還要更進一層樓，使功力精進，才有把握應付目前的危機。」

公孫瑤仙道：「令狐妹子說得不錯，師兄，咱們回仙府吧。」

花無情道：「不好，師父叫咱們闖蕩江湖，咱們却鎩羽而歸，這樣豈不叫他老人家洩氣？再說師父喜歡清修，咱們回去，打擾他老人家也不太好。」

令狐飛蟬道：「咱們去開山吧。」

公孫瑤仙道：「開山在那裡？」

令狐飛蟬道：「開山是江蘇灌雲縣灌河口外孤懸海中的一個小島，原是師伯獨脚鬼仙的清修之地，後來他遷往太白山，就將開山送給小妹了。」

公孫瑤仙道：「孤懸海外的小島，這倒是一種新的嚐試，日常生活方便麼？」

令狐飛蟬道：「不僅十分方便，而且別有情趣，三年前，小妹將島上的房屋重新改建，並增購了一艘可以在大海中遠航的遊艇，咱們可以在大海泛舟，領略波濤萬里，海天一色的偉大景色，還可以釣魚，觀看日落日出，甚至驚濤拍岸，駭浪浮空，都是平生難得一見的奇景，姐姐只要到了開山，包妳一定喜歡。」

公孫瑤仙不必親到開山，經令狐飛蟬這麼一形容，她已經喜歡了，因而扭頭詢問花無情道：「師兄，你說呢？」

花無情道：「好得很，咱們就去開山。」

令狐飛蟬道：「那好，不過咱們要先計劃一下，是走旱路，還是走水路？」

花無情道：「妳說，水路旱路如何走法？」

令狐飛蟬道：「走水路比較遠，可以經漢水至長江，出吳淞口換海船到開山，也可以由嘉陵江至長江，水路雖是遠了一點，但可隱秘行跡，避免許多痲煩。」

花無情道：「如果走旱路呢？」

令狐飛蟬道：「北上武功縣，再東經河南，這是一條直綫，比水路近多了。」

花無情道：「咱們走旱路吧，沿途只要小心一點，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他說得沒有錯，當今之世，除了一個狄飛虹，連馭劍之術都對他無可奈何，沿途謹愼一點，相信沒有人能夠將他們怎樣。

其實花無情不願隱秘行跡，僕僕風塵的千里馳騁，他是要引出那些暗中爲惡的陰謀者，他知道此人擁有一個嚴密而龐大的組織，他原先遭遇的赤鱗幫，可能只是那組合中的一部份而已。

如今赤鱗幫不再公開露面，各派高人反而連續遭到劫殺，他不在乎揹黑鍋，但他必須揪出讓他揹黑鍋之人，否則江湖動亂不已，殺劫相尋，這還成甚麼世界。

於是他們聯騎北上，逕向武功奔去。

這天他們到達武功縣城，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如果他們趕到馬嵬坡投宿，應該是可以趕到的，只是花無情的傷勢，似乎因長途跋涉而導致惡化，他們不得不在此地歇了下來。

令狐飛蟬頗明醫理，待投店之後，她立即開了一張治療內傷的處方，叫心怡到藥材店去抓藥，然後吩咐小瑛遠遠的跟着，看有沒有甚麼特殊的發現。

令狐飛蟬沒有猜錯，他們果然在別人的監視之中。

據小瑛的報告，當心怡抓藥離開之後，就有一名青衣男子進入藥材店，指着心怡的背影詢問，然後牽着馬匹出東門而去。

公孫瑤仙道：「看來咱們的前途，將難以平安了，師兄，下一步咱們該怎麼作？」

花無情道：「前途不會平安是意料中的事，這正是咱們追查幕後主謀者的機會。今後如果有賊人找碴，對其中的重要人物，必須予以生擒。」

公孫瑤仙道：「這個咱們知道，明天呢，是走還是住在這兒？」

令狐飛蟬道：「咱們買一輛雙轅馬車吧，病人坐車會舒服一點。」

花無情道：「有道理，那就偏勞妳了。」

翌晨，他們由武功出發，經興平、咸陽，直到長安，都沒有發生半點意外。

此地是我國六大古都之一，形勢險固，物產富饒，尤以名勝古蹟之多，可以說不勝枚舉。

花無情原想在此地停留幾天，讓令狐飛蟬帶公孫瑤仙主婢到處走走的，但瑤仙姑娘因爲沒有師兄作伴而遊興大減，只待了兩天，他們就繼續上路。

＊　＊　＊

臨潼在渭河之南，當省垣東南孔道，但市況並不怎樣繁榮。

城南驪山之麓，就是唐代華清宮的故址，唐明皇賜浴楊貴妃的華清池就在其中。

山麓並有周幽王爲搏褒姒一笑的烽火台，與秦始皇的坑儒谷。

城東之鴻門堡，即當年項羽爲漢高祖設置鴻門宴之處。

這些歷史陳蹟，使憑弔者每多感慨，令人想不到的是，當年漢高祖幾乎殺身隕首的鴻門堡，竟也爲花無情帶來一場災難。

＊　＊　＊

「花大哥，咱們被人跟了一整天，現在只怕到了地頭了。」

說話的是令狐飛蟬，馬車是由她駕駛，公孫瑤仙坐在她的身邊。

車前開道的是小瑛與心祺，白雀、心怡跟在車後。

躺在車廂裡面的花無情坐起身子，掀開車簾道：「不錯，山林夾峙，一綫中分，咱們如果進入那條隘道，必然會遭到兩側的伏擊。」

令狐飛蟬道：「那……咱們停車？」

花無情道：「不，將車趕到右側的峭壁之下，咱們可以減少一面的顧慮。」

令狐飛蟬立即發出一聲輕嘯，將小瑛心祺喚回，同時擰轉馬頭，長鞭刷的一聲，空氣中爆出一聲巨响，雙馬一陣長鳴，奮蹄向右側急馳而去。

他們這項應變措施，大出伏擊者意料之外，既不中伏，也不逃亡，反而將馬車趕到峭壁之下，是想背水一戰了。

她們只是六個女孩子，功力最高的花無情身負嚴重內傷，正躺在馬車之內，那麼，她們這背水一戰，豈不是螳臂擋車，自趨絕路？

伏擊者出來了，人數之多，竟有一百出頭，他們緩緩逼近馬車，在約莫三丈之外，他們停了下來。

領頭的四人並肩立在前排，他們是一對年約五十出頭的灰衣男女，及兩名四旬上下的勁裝大漢。

這四人每一個都是氣定神閒，雙目精光如電，按他們的一身修爲，應該是知名之士，但久走江湖的令狐飛蟬，却瞧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此時灰衣者咳了一聲道：「還要咱們動手麼？令狐姑娘。」

令狐飛蟬聞言一呆，自己對人家毫無所知，別人却已摸清了她的底細。

形勢的確有些不利，但她仍然神色安詳的淡淡道：「前輩是那位高人？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灰衣者道：「老夫鴻門堡主上官楡，咱們本無恩怨，只能怪姑娘交友不愼……」

令狐飛蟬心頭一震，她聽過「一掌追魂上官楡」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大魔頭，不過此人雖是喜惡由心，却很少管江湖上的閒事，今天居然被他堵住，這豈不是一樁極大的痲煩。

雖然如此，她仍舊神色不動地道：「原來是上官前輩，久仰，不過晚輩不懂，這交友不愼怎麼解釋？」

一掌追魂上官楡道：「令狐姑娘這是明知故問了，莫非妳那車廂之內，躺的不是無情殺手花無情？」

令狐飛蟬冷冷道：「一掌追魂可是一個名滿湖海的前輩高人，閣下不只是以衆凌寡，欺負咱們幾個女孩子，居然還信口雌黃，硬給花大俠扣上一頂無情殺手的帽子，請問，證據呢？拿給咱們瞧瞧。」

上官楡怒哼一聲道：「好一張能言善道的利嘴，可惜妳縱然口若懸河，老夫今天非摘下姓花的項上人頭不可，給我殺！」

他伸手向後一招，一片喊殺之聲，形成山搖地動一般的聲勢，百頭鑽動，像千軍突陣似的，向峭壁下的馬車衝了過來。

令狐飛蟬撇撇嘴，雙掌齊抖，撒出兩把五香豆，爆炸哀嚎之聲立即响成一片，辛辣之極的濃烟籠罩全場，也使得這些人涕淚交流。

敵人像潮水般的湧來，也像潮水般的撤退，直到十丈以外，他們才穩住陣脚。

五香豆炸不死人，負傷却在所難免，敵人還是一百多個，受傷的已有三十餘人。

待山風將五香豆的烟霧吹散，上官楡又率領他的手下退到原先的位置，同時大喝一聲道：「令狐飛蟬，妳敢以毒惡的暗器傷人？」

令狐飛蟬道：「我爲甚麼不敢？其實這只是給你們一點小小的警告而已，如是讓我公孫姐姐出手，你們就別想有一個活着離開了。」

上官楡向公孫瑤仙投目一瞥，覺得這個女孩子清麗若仙，有一種常人所無的靈山秀氣，他不敢小覰這位姑娘，却不相信憑他數十年精修的莽牛氣功，會敵不過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

令狐飛蟬見他心生疑慮，遂微微一笑道：「我公孫姐姐生性仁慈，對回頭向善者尤爲嘉許，前輩只要說出是誰叫你來的，此人的巢穴在那裡，今日之事，咱們就不再追究。」

上官楡哈哈一陣狂笑，道：「公孫姑娘也許是一位高人，但咱們總不能光說不練，姑娘請，老夫希望開開眼界。」

心祺晃身一躍，已俏生生的立於上官楡身前八尺之處，冷峻的哼了一聲道：「想跟咱們小姐動手，你還不配，要麼先過了本姑娘這一關再說。」

聽口氣，這位姑娘只是一個丫頭，但由她適才那捷如輕烟的身法瞧看，名滿江湖的一掌追魂，絕不敢稍存輕敵之念。

只是勝之不武，萬一有甚麼閃失，他還有勇氣活下去麼？

好在他身旁有人發出一聲怒吼，一名勁裝大漢衝了出去。

鴻門堡有兩大勇士彭彪、倪豹，人稱鴻門雙雄，是上官楡的得力助手，現在出去應戰的是彭彪，應該是極爲適當的人選。

「在下彭彪，姑娘請。」

此人身後揹着一塊大鐵板，可能是他的兵器，那麼他不只是天生神力，可能還有一身橫練的武功，心祺要想制服他，就得使用一點技巧。

她沒有撤出長劍，彭彪也認爲沒

有使用兵刃的必要，像她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只怕一拳她也承受不起。

欺身上步，迎面就是一記沖拳，在他的想法，無論心祺如何招架或破解，只是蜻蜓撼石柱，不必變招換式，就會叫她當場出醜。

他却沒有想到心祺纖掌一吐，招出如風，他只感到脈門一緊，身體便飛了起來，轟的一聲巨响，他已趴在一丈以外了。

彭彪的橫練功夫，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不要說摔一下，就算摔一百下也不會怎樣。

他果然站起來了，但一掌追魂上官榆却神色一變。

因爲彭彪面色慘白，口溢血絲，走路歪歪斜斜，好像醉酒之人一般。顯然，他這位銅筋鐵骨般的得力部屬，竟在一招之中，傷在一個纖纖少女的手中，這不僅使他難以相信，心頭更感到無比的震駭。

只是如此一來，更逗起他的滿腔殺機，口中一聲怒嘯，領先向馬車衝去。

鴻門堡的一百多名武士，每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他們這一亡命撲出，令狐飛蟬的五香豆固然攔他們不住，公孫瑤仙主婢功力雖高，在雙拳難敵四手的不利情況之下，只怕也要陷入苦戰之中了。

他們的目標是馬車，車廂裡面的花無情，才是他們要找的主角。

對一個身負嚴重內傷之人，不必有太多的顧慮，只要有人衝進車廂，花無情就得認命。

這是一掌追魂上官榆的如意算盤，對方六個女人，絕對封不住一百多人的衝殺，他這項如意算盤一定能夠如意。

但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上官榆今天就是這樣，他的手下正以狂飈掃落葉之勢衝向馬車，一片紅雲却由峭壁的一側捲了出來，阻擋了他們的攻勢。

這些人是五十幾名紅衣彪形大漢，由一名身着紅色緊身俏裝，年約十六七歲的絕色少女率領，扼阻了鴻門堡的攻勢。

紅衣人全部用刀，一刀揮出，鴻門堡必然有人濺血橫屍，如此凌厲的刀法，除了黃蜂谷的厄度十三式，可以說天下罕見。

尤以那位領頭的紅衣少女，更是刀無虛發，刀光兩閃，她身前已經橫陳兩具死狀極慘的屍體。

這些人雖是刀法兇悍，但鴻門堡也大有能者，而且在人數上，他們仍居於優勢，因此，除了公孫瑤仙仍坐在車轅之上，心怡姐妹及令狐主婢，均已捲入搏殺之中了。

一掌追魂上官榆攔住了紅衣姑娘，此人以徒手接戰她的柳葉刀，只要他一掌拍出，必然會罡風像怒潮一般，紅衣少女的絕世刀法不只是無法傷敵，還要撤身避讓，才不至被那重如山岳的掌力所傷。

這等打法，對紅衣少女是十分不利的，只要她稍有疏失，後果就不堪設想。

坐在車轅上的公孫瑤仙業已看出紅衣少女的危機，她暗凝紫竹神功，準備隨時搶救。

上官榆是一個老狐狸，他的目標既是車廂中的花無情，怎會不注意車轅上的公孫瑤仙？

以他那身高深的內力，他根本沒有將紅衣少女放在心上，由他敏銳的目光觀察，他覺得車轅上的紫衣姑娘，才是一個可怕的敵人。

她雖是坐在那兒，那種坐姿却是一個攻守兼宜的姿態，而她那對美如晨星的眸子，紫霞流轉，神威迫人，上官榆雖是以掌力稱雄江湖，他竟然對靜坐車轅的紫衣姑娘，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怯意。

他沒有將紅衣少女放在心上，却明白紫衣姑娘是他圖謀中的極大阻力，於是他以雄渾的掌力四面兜截，使紅衣少女逐漸退回車轅。

他的目光時常掃向別處，使紅衣少女產生一種錯覺，認爲他分心兩地，精神無法集中。

他心分兩地不假，一身莽牛氣功却已提至極限，如果因爲他的分神，而使紅衣少女疏於防範，這位前來助拳的少女，可能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上官榆這回像是發現了甚麼驚人之事，他不僅側身回顧，雙掌的攻勢也停了下來。

這是一個可怕的陰謀，側身只是針對車轅，使他的莽牛氣功能對他選定的方向作全力一擊。

回顧只是要分散紅衣少女及公孫瑤仙的注意。

他雙目充滿着殺機，只以眼角餘光，及一個高手特有的敏銳感觸來判斷兩名敵人神情的變化。

他找到了，而且他認爲是最佳時機，於是左掌一推，狂飈如潮，紅衣少女被掌力震得向車廂飛去，右掌同時急吐，莽牛氣功使出了全力，它以疾雷撼山之勢，猛撞公孫瑤仙的前胸。

他的計謀夠奸詐，手段也夠毒辣，只可惜公孫瑤仙並未撤收她佈滿全身的眞力，仍然保持那攻防均宜的態式。

當紅衣少女被震飛之際，她立時有了警覺，莽牛氣功尚未及身，她已揮掌迎了上去。

她是倉卒出招，自是難比上官榆的全力出擊，她不得不凌空一個翻滾，然後飄身落地，就這樣，她那小巧的櫻唇之旁，已然溢出少許血絲了。

雖然，她受了一點內傷，然而，她那看似弱不禁風的嬌軀，挺立得有如山岳，週身紫霞流轉，雙目中是兩

股氣勢迫人的煞光。

上官榆心頭一懍，他知道自己犯了低估敵人的極大錯誤。

適才當她們心神微分之時，他應該不必管紅衣少女，抓着稍瞬即逝的不再良機，以全力攻擊這位深不可測的紫衣姑娘。

如今他有點惋惜，只是他不能後悔，作戰必須存有旺盛的意志，後悔會使鬥志薄弱的。

他們互相對峙着，兩人的功力全都提到極限，在高度警戒中，尋找對方的弱點。

這一次上官榆過份的謹愼，又犯了一項更大的錯誤，公孫瑤仙負了內傷，他就應該不斷地攻擊，這樣必然會使對方的內傷不斷加重，最後勝利，自然非他莫屬了。

公孫瑤仙的功力原本高過於他，此時再有機會調息內傷，那麼這位名滿湖海的一掌追魂，八成會栽在這裡。

＊　＊　＊

適才紅衣少女被上官榆一掌震得飛向車廂，她雖是衝向車帘，但那一撞之力，任它何種車帘也承受不住。

誰知車帘竟然一盪而起，她任何東西都沒有撞到，毫無阻礙的飛進車廂來了。

不，她還是撞到了甚麼，那是一個人的懷抱。

上官榆那一掌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輕，她只覺得五內翻騰，暈暈欲睡，雖然還沒有失去知覺，却感到渾身酥軟，不願再移動一下。

半晌，她逐漸清醒了，第一個感覺，是一股熱力由脊心輸入體內，原來有人在替她療傷。

其次，她覺得側身躺在一個人的懷抱之內，憑她的直覺，這人多半是一個男人。

這就糟了，小姑娘雖是情竇已開，却是小姑獨處，如今居然躺在一個大男人的懷裡，豈不羞死人了。

她扭動了一下，似乎想起來，耳旁响起一股雄渾的男音道：「不要動，一會就好了。」

「你是誰？」

「妳應該知道我是誰。」

「花無情？」

「說對了。」

「聽說你受了嚴重的內傷，看來我是多此一舉了。」

「是誰叫妳來的？」

「我娘。」

「爲甚麼？」

「因爲我娘是你娘……」

「甚麼？妳娘是我娘？」

「咳，你這人怎麼啦？別人話還沒有說完，你就插嘴。」

「好，我不插嘴，妳說。」

「是你娘請我娘幫你，所以我就來了。」

「哦，妳娘是誰？」

「我娘原就是你娘……」

「咳，咳，妳究竟在說些甚麼？甚麼妳娘是我娘，妳娘原就是我娘的，眞把我弄糊塗了。」

此時運功療傷已完，花無情收回了貼在紅衣少女背心上的手掌，她一個翻滾，離開了他的懷抱，但仍然擠在他的身邊，吐氣如蘭，鼻息可聞。

只不過她却鼓着腮帮子，小鼻子一掀，哼了一聲道：「瞧你長得人模人樣的，原來是這副德性。」

花無情一怔道：「我又怎樣了？」

紅衣少女道：「不怎樣，只是不讓別人把話說完，是不禮貌的行爲，你懂嗎？」

花無情道：「對不起，算我失禮，你說吧，我不再打岔了。」

紅衣少女道：「外面不知道怎樣了，咱們得出去瞧瞧，哼，一個大男人，躲在車廂裡裝死，讓幾個女孩子去拚命，你也好意思！」

花無情道：「我這樣，只是想引出藏在幕後的敵人，這些人再多一點，也奈何不了她們的，不信妳出去瞧瞧。」

外面已聽不到打鬥之聲，八成戰鬥已結束，紅衣少女擔心她的部屬，因此一躍而起，掀帘就向車廂外面闖去。

「啊……」

因爲她掀帘躍出，一條人影也同時躍了上來，兩人全都事出意外，如非及時閃避，幾乎撞在一起。

這人是令狐飛蟬，她雖是知道紅衣少女是來幫她們的，及瞧到她由車廂之內闖出，立即生出一股恐懼的念頭。

橫身一攔，阻着紅衣少女的去路，口中叱喝一聲道：「妳到車廂作甚麼？快說。」

紅衣少女撇撇嘴道：「瞧妳這麼緊張，莫非車廂裡的那個見不得人？」

令狐飛蟬哼了一聲道：「這妳不要管，妳爲甚麼要進車廂，必須交代明白。」

此時，公孫瑤仙主婢已進入車廂查看，旋即轉身出來，道：「沒有事，令狐妹子，這位姑娘是被上官榆一掌震落車廂的……」

令狐飛蟬道：「那她爲甚麼賴在車廂裡這麼久？哼，我得去問問他。」

公孫瑤仙微微一笑道：「放心吧，妹子，他只是替她療了一下傷，所以躭擱了一下，不要管這些了，咱們辦正事要緊。」

她們的確要辦正事，鴻門堡的百餘名武士，在五十名紅衣大漢及令狐主婢等凌厲的攻勢之下，幾個照面便已潰不成軍，除了死傷近半，被生擒者四十二名，僥倖逃脫的，不過十餘人而已。

鴻門堡全軍盡墨，堡主一掌追魂上官榆，也成了公孫瑤仙的階下之囚。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高峯行刺水龍失敗，又挨了幾刀，狠狽借水而遁，幸白可染等人假扮道士，驅車沿江邊搜索，終把高峯救起，藏在薄棺內，未幾，水龍手下三人追至揭發，雙方大打出手，白可染不敵，高峯破棺而出助其解厄，憑其凌厲的刀法，終將三人嚇退；大車由師懷玉策馳，回到苗太平開設的雜貨店，劉大夫早已恭候，看見高峯又挨了刀，連忙追問他殺了水龍否……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施計痛懲五漢　抱腹登門尋仇

高峯道：「我已經殺向水龍了，可是那老小子眞狡猾，他的防衞也太嚴密了。」

劉胖子似是很失望的道：「這麼說，你並沒有把水龍的人頭切掉。」

高峯咬牙道：「那是早晚的事情，我會的。」

劉胖子爲高峯治傷，包括高峯受的內傷。

他自言自語的道：「你眞是太天眞了，你以爲水龍是好對付的人物？你錯了，他若是你所想的那麼簡單，我們的組合也不會死了那麼多好漢了。」

他的話不錯，段大姐手下的勇將已經死了十幾個，而且每一個都是高手。

一邊，白可染道：「段大姐命我們趕在江邊等機會，最好能攔住你，可是你就是比我們早一步。」

高峯道：「我本來是想拚命的，拚命不就是死，有甚麼可怕的，當時他們有十個人圍攻我，我如果拚命，至少也可以切下他們三顆腦袋。」

白可染道：「你逃了。」

高峯道：「我想通了，就在那一刹間我想通了。」

白可染道：「你怎麼想通了，你想甚麼想通了？」

高峯道：「我要爲星兒她們報仇，可是她們最大的仇人是水龍，段大姐的目標更是水龍，我如果只殺幾個水龍的手下人，而又把自己的命賠上，我不划算，要拚命就得同水龍拚，所以我只有……」

白可染一拍手，道：「對，你逃得對極了。」

劉大夫道：「高老弟，你身上的傷口眞不少，不過我得告訴你一件事。」

高峯道：「你指教。」

劉大夫道：「任何一個組合，都只有一個人下命令，絕不能亂來，你如今就是在亂來。」

高峯怔了一下。

劉大夫又道：「沒有段大姐的命令，是很危險的事情，你知道嗎？」

高峯道：「我是想殺水龍。」

劉大夫道：「精神可嘉，行動不可取。」

他好像在教訓人似的又道：「你已經知道我們的組合幾處了，你萬一落在他們的手上，我們的幾處埋名隱姓的弟兄就得危險了。」

這時候苗太平插上一句，道：「高老弟，你已經知道我老苗在此開雜貨店了。」

高峯道：「他們就算抓到我，我也不會招出來的。」

劉大夫冷笑，道：「你的骨頭硬不是？」

高峯道：「大不了一死。」

劉大夫道：「叫人招供的方法太多了，送你吃一顆糊塗藥，再來上一傢伙分筋錯骨帶穿刺，再硬的骨頭也變軟了。」

他低頭看着高峯，又道：「桃兒嚼舌而亡，就是不願受這種活不活死難過的罪。」

劉大夫提到桃兒，高峯面色也變了。

劉大夫對苗太平道：「我奉命來你這兒的，我得趁着路上行人少，先走了。」

一邊，白可染道：「我也走，老苗的這個地方像個黃狗窩。」

苗太平露齒一笑，道：「回去西山呂祖道觀當你的雜毛老道吧。」

白可染嘆口氣，道：「清靜慣了，你這地方不乾淨。」

他拍拍高峯，又笑笑道：「打從現在起，咱們二人沒有師徒之份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抽屁股踢一腳，你東我西，再見了！」

高峯道：「我呢？」

白可染道：「你在這兒養傷呀！」

高峯道：「傷養好了呢？」

劉大夫已走到前面了，聞言他回來，低聲的道：「傷好了你就在老苗這兒幫忙吧，當他的小伙計也行。」

高峯楞然不知如何是好。

白可染却突然去而復還，他急急的道：「他奶奶的，三船幫的人過來了。」

劉大夫忙又走進小屋內，他拉着白可染，道：「躲起來，別出去。」

* * *

苗太平出去了。

他本來不長鬍子的，但他這時候却突然有了個鬍子在唇上，眞妙，只見他的雙眉也垂了下來了，如果不是親眼看到，誰也不知道他是苗太平。

苗太平的聲音也變了，變得有些蒼老許多。

他拿着一個掃把，就在門口地上胡亂的掃着地。

於是，門外面傳來一聲呼叫——那聲音聽起來很粗糙。

「喂，有件事情問問你。」

「要買東西呀？」

「你還是個聾子。」

「甚麼，我不賣鍋子。」

苗太平裝聾子，還眞有點像。

那粗聲又傳來，道：「誰要買鍋子。」

那人的聲音又提高了些，大聲吼道：「喂，有件事情要問你呀！」

苗太平摸摸鬍子，道：「甚麼事？」

那粗漢道：「有輛大車來過你這兒麼？」

「有呀！」

「車上的是甚麼人？」

「沒看見，買了東西就走了。」

「他們買你甚麼東西？」

「也沒甚麼啦，打了三斤燒酒就走了。」

「你看他們往那個方向走了？」

苗太平看看這幾個人，他心中在數着——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五個人，只不過這五個人他一個也沒有見過。

苗太平沒有見過的人物，一定在三船幫中身份不高。

他指指北方，道：「順着江邊往北方去了。」

忽聞得另一人道：「快追吧。」

「不，我們等四當家。」

那粗聲頓了一下，又道：「別以爲他幾個是受了傷，還有兩個厲害的，咱們不是個兒。」

五個大漢就守在雜貨店門口，好像眞的不走了。

苗太平從屋裏拉出兩個長櫈子，道：「各位坐。」

那五個漢子分別坐在櫈子上，只聽得苗太平道：「各位，一大早各位在幹甚麼呀，各位好像——」

他看看幾個人還是光腳丫子沒穿鞋，便又道：「各位好像是船上的哥們吧！」

「我們是三船幫的。」

苗太平一聲叫，道：「咦，各位是三船幫的爺們呀，眞是失敬了，失敬了。」

他本來稱呼哥兒們，如今立刻又改爲爺們。

那人又粗聲道：「爺們在此等我們四當家的，大掌櫃，你這兒有甚麼可以墊墊肚皮的？」

苗太平笑笑，道：「餓了，是嗎？」

那人道：「我們是從床上被拉起來的，五更天到現在，滴水未進口。」

苗太平道：「爺們眞辛苦。」

那人粗聲笑笑，道：「談不上辛苦，如果爺們能在各個通道口上堵住那大車，就算再辛苦，也是高興的。」

苗太平心中在想，原來三船幫的人馬都出動了，高峯昨夜這麼一鬧，再加上洪百年又栽在半道上，被高峯白可染與路通在老河口西面整得焦頭爛額，想是水龍已經忍不住了。

他立刻迎前笑道：「各位，我這兒多了沒有，給五位爺們墊墊肚子的東西還有。」

另一壯漢道：「那就快拿出來呀！」

苗太平道：「我這就去拿來。」

他轉身進了雜貨小店，匆匆的進去那間小屋子裏。

不旋踵間，苗太平手上提了個小罐，裏面煮的是麵條——三江地方的人與江北的人不一樣，江北的人把一碗麵條當主食，三江的人却把麵食當點心。

苗太平本來是要給高峯與白可染二人吃的，却不料來了三船幫的五個人。

苗太平的麵送到，那粗漢驚訝的道：「眞快，馬上就端出來了。」

苗太平道：「這可是我一天的點心，各位吃吧！」

他說完便把碗筷分給五個人，就

那麼巧，正好每人滿滿的裝了一大碗。

苗太平不吃，他看着五個人吃。

他的心可樂了——樂透了，因爲五個像伙要倒楣了。

要倒甚麼楣，大概也只有苗太平心中明白。

苗太平是不會把下好的麵條送給三船幫的人吃。

他恨不得殺了他們，如果情形許可，苗太平早就出刀了。

但苗太平的模樣是熱情的，他還提了半壺酒，對五個漢子道：「要不要再來杯酒？」

五個漢子齊點頭，而且還哈哈笑。

苗太平立刻給五個人倒着酒，他淡淡的道：「四兩燒酒一壺酒，各位，吃飯不飽，喝酒不醉，湊合了。」

五個人好像是在自己家門一樣，對苗太平眞是好感激，那粗漢道：「大掌櫃，你眞合作，也很大方。」

苗太平見五人吃完麵又喝了酒，他才笑笑，道：「各位，我這兒是小營生，小本買賣，各位又是我一大早第一個上門的客人，我能把財神爺往門外推嗎？」

他看看五個人在變臉色，又道：「各位，可還需要些甚麼？」

那粗漢怪聲怪氣的道：「大掌櫃，聽口氣，你好像不是請我們白吃的。」

「白吃？」

苗太平乾乾一笑又道：「甚麼白吃？各位，我不是開善堂，我這是小本生意呀，再說，各位爺們又是三江地方的大門大派，就單是請各位白吃一頓，各位爺們也不會白白吃我一頓吧！」

五個人齊瞪眼，吃到肚子的東西又不能嘔出來。

那粗漢叱道：「想要銀子，不是？」

苗太平道：「天下沒有白吃的東西。」

粗漢兩手一攤，道：「爺們出門匆忙，身上沒帶銀子，你掌櫃看看怎麼辦？」

苗太平面色一緊，道：「耍賴了。」

粗漢道：「想給，就是沒帶來，爺們是追人來的，爺們沒打算大清早跑來吃你的。」

苗太平道：「五位，江陵可是有王法的地方，水幫主更是有頭有面的大人物，你們總不能不顧王法，往你們當家的臉盤上抹狗屎吧！」

他不但省略了「爺」字，只叫「五位」，而且開始罵了。

那粗漢好像是個小把頭，他戟指苗太平叱道：「放你娘的屁，只不過五碗麵四兩酒，你就不會大方點，你他娘的吼甚麼，找打不是？」

苗太平也火了，他跳到店門口大聲叫道：「喂，大家快來呀，三船幫的人要打人了！」

他甚麼人也沒叫來，因爲就算有人聽見，怕也不敢走出來。

三江地界內，三船幫勢力有時候官家也要讓三分，誰願意沒事幹，大清早找麻煩。

只不過苗太平並未停下來，他叫的聲音更見大，因爲他發現有個人像飛一樣的走過來。

那個人他當然認識。

那個人一定不會認識苗太平。

只不過如果苗太平不對自己的長相加以改變，他一定會被那人認出他就是段大姐的殺手苗太平。

那個人奔到小店前面，他先是一瞪眼。

不錯，三船幫的四當家勾上天趕來了。

勾上天瞪了苗太平一眼未開口，只見五個粗漢走過來，那粗漢向勾上天忙施禮，道：「四當家，我們在此等候四當家，爲的是要……」

他的話未說完，苗太平立刻跪在地，他還叩了個頭，大聲叫：「你原來是三船幫的四幫主，你來了，快替我這窮人出主意，他們一到我門口，又要吃又要喝，我這裡是雜貨，不賣吃喝的，可是他們又不依，一定要我爲他們服務，不得已，我把自己一天吃的都捧上，可是，他們吃了我的不給錢，這不是吃孫喝孫不謝孫嗎？他們還想動粗撒野要打人，這眞是天理何在，王法何存，三船幫的威名也就完蛋了。」

他伸手去拉勾上天的衣衫，又道：「所幸四幫主來了，你就說上一句公道話，小人聽你的，如果說你也不給，那就算我倒楣，一頓酒飯我餵狗了。」

勾上天咬牙，怒指着五個粗漢，叱道：「可惡，咱們這是在幹甚麼的？你們給我節外生枝。」

那粗漢幾乎要揍苗太平，他怒吼道：「你娘的老皮，原是個老潑皮，比個爛婊子還不要臉，爺們每人只不過吃了你一碗麵，一共才四兩酒，只因爲手頭不便，又沒說不給你，你誣賴爺們呀。」

苗太平叫道：「四幫主出現你才如此說的，剛才你若說這幾句話，一切事就沒有了，我雖開小店，也知道上的規矩，與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那裡不是交朋友的，這點東西也窮不了我，富不了你們，你們請吧，我不要這點銀子了。」

他往店內走，勾上天氣得臉泛青。

他動手了。

「吧……吧……吧……吧……」

好清脆的巴掌，每人挨了一嘴巴，他才吼道：「眞給咱們三船幫丟人。」

他罵着，伸手在自己的袋子裡摸起來。

他當然是摸銀子，只不過他摸了一陣子皺皺眉，道：「沒有帶在身上。」

他根本沒帶銀子。

他也是急匆匆的趕了來，他怎麼想着要帶銀子？

他是追那輛大車來的，怎會知道還有這種嘔人的事。

「掌櫃的，你過來。」

苗太平道：「四幫主，我說過，算我倒楣，我不再向你們討了。」

勾上天沉聲叱道：「那個要白吃你的東西，且等我們辦完正事以後，勾四大爺立刻着人把銀子送過來。」

苗太平道：「我不要了。」

不料那粗漢挨了一嘴巴，心中早已火大了，他厲吼一聲罵道：「混帳王八蛋。」

罵着，突然一拳「黑虎搗心」打來。

苗太平等拳沾胸，忽然仰面倒在地。

他大聲叫起來：「打死人了呀，天爺呀。」

粗漢心中一楞，自己的拳未落實，這傢伙怎麼就倒在地上了？

勾上天怒道：「我們走，無賴。」

他知道不走不行了，不走正事就別辦了。

他邊走邊問：「大車那裡去了。」

粗漢趨前道：「回四當家的話，大車是沿着江邊往北方去了。」

勾上天道：「這消息可靠嗎？」

粗漢道：「是那個不要臉掌櫃說的，他還說車上的人向他買了三斤酒。」

勾上天不開口了。

他正在皺着眉頭，心中當然猶豫不定。

＊　＊　＊

六個人沿江大路往前奔，一口氣奔了三里遠。

粗漢中有人大聲叫起來：「我肚子痛。」

勾上天不開口，一個勁的往前走。

不旋踵間，另一個大漢也叫道：「哎呀呀，我的肚子裡咕嚕嚕響，好像……」

於是，又一個粗漢也叫起來，道：「不好了，我的肚子也不舒服。」

勾上天不走了。

他猛然回過身來，叱道：「偷懶不是？」

但當他看到幾個粗漢的面色也變了，不由沉聲道：「你們吃的甚麼飯？」

「我們吃了一碗麵，喝了一口燒酒。」

就在勾上天驚訝中，五個粗漢已往路邊草叢中奔去，立刻傳出噗噗響聲，響屁不已，好像鞭炮。

有一股子臭味被江風吹送過來，勾上天大怒，罵道：「這是甚麼麵，他媽的莫非裡面摻了巴豆？」

＊　＊　＊

「哈……」

「哈……」

「老子在麵裡動手脚，四兩巴豆當香料，五個王八蛋夠受的了，哈……」

苗太平很高興，他大笑。

當然，劉大夫與白可染也笑了。

高峯沒有笑，他皺起眉頭不開口。

只不過他在想了一陣後，便對劉大夫道：「劉大夫，我不能在這兒住下去了。」

劉大夫一怔。

苗太平笑道：「高老弟，你不願當我的伙計？」

高峯道：「你這兒已經不安全了。」

苗太平道：「我這兒安全得很。」

高峯道：「你用巴豆害得他們拉肚子，這兒便不會安全了。」

劉大夫也不笑了。

他點着頭，道：「不錯，三船幫的人吃了虧，他們一定忍不下這口烏氣，如果他們追不上大車，一定折回來找你的麻煩，你怎麼辦？」

苗太平道：「我就在店門口同他們幹！」

劉大夫道：「同他們打架？」

苗太平道：「我不打架，我睡在地上裝孬種、耍賴。」

劉大夫道：「你睡地上沒人管，他們進來砸你的店，高老弟可是在裡面，豈不完蛋？」

苗太平怔了一下。

白可染道：「那該怎麼辦？高老弟受傷極重。」

劉大夫道：「快走，外面的行人不多，我們快快的走，慢了怕那幾個人回頭。」

苗太平道：「不會這麼快回來的，他們一定在半途上拉肚子。」

高峯道：「不，我們馬上走，你們幫我一把。」

劉大夫想了想，對苗太平道：「弄個袋子把高老弟裝起來，由你扛往龍記客棧去。」

苗太平道：「我開小店怎麼走得開？」

劉大夫道：「把門鎖上。」

說完，他當先走了。

他還眞怕勾上天六人轉回來。

白可染也匆匆的走了，他轉回西山呂祖道觀了。

＊　＊　＊

苗太平本來很愉快，他整得三船幫的五個人很慘。

看着敵人灰頭土臉，甚至是焦頭爛額，那是令人十分高興的事。

不料高峯一點也不快樂，他有着憂患意識，因爲他想到整敵人，敵人當然也會回敬過來整自己。

他不是這種作風。

高峯的作風很乾脆，他出手就殺頭，他是不會想些歪點子去整整敵人

的，因爲那會令敵人更產生一種警覺之心，如果敵人有了警覺，便是自己的麻煩大了。

* * *

苗太平找來個大袋子，他把高峯裝在裡面，笑道：「我的廟堂小，裝不下你這尊大神，只好送你去大廟了。」

高峯也笑。

他笑得慘兮兮道：「苗老哥，你看看我這一身傷，內傷要吐血，外傷肉翻着，留下來就是你的累贅，我不想死在你這裡。」

苗太平道：「原來你怕死。」

高峯道：「我若沒有傷，你也趕不走我。」

苗太平道：「你省省吧。」

高峯道：「我寧願死在水龍手上，不願死在那些無名小卒之手！」

苗太平道：「聞得你會切過勾上天的頭。」

「我切過，皮切掉。」

「勾上天一定認識你。」

「所以我必須立刻離開這裡。」

「如果你沒有這麼一身傷……」

「如果我沒受傷，勾上天的頭就保不住了。」

高峯在袋子裡說這話，苗太平心中直覺可惜。

苗太平扛着高峯進了江陵城，一路上走得可眞夠快，大街上有人看袋子，還以爲他袋子裡裝着甚麼野生動物似的露出好奇的眼光。

* * *

匆忙的奔進「龍記客棧」，苗太平大聲喊：「掌櫃的，有客人要的東西我送來了。」

他叫着往二門走，朱掌櫃已迎上來，叫道：「怎麼這時候才送來，客人在房裡發脾氣了。」

他轉身在前面引路，苗太平在後面緊跟着。

一路來到後大院，走進一間大客房的門，苗太平累得喘大氣，重重的把袋子放在大床上。

「高老弟，你流了那麼多的血，身子還那麼重，壓死人了。」

便在這時候，忽然進來兩個人。

段大姐來了，與段大姐一齊來的還有個姑娘。

苗太平走上前，道：「大姐，情況如何？」

段大姐指指袋子，道：「高老弟怎麼樣了？」

苗太平道：「我把袋子打開了，大姐親自問吧。」

他匆忙的解開袋子，用力托出高峯。

那高峯全身上下盡是傷，折騰到現在，可眞也難爲他還有那麼一口氣在。

段大姐忙上前，仔細查看着高峯身上的傷勢，沉聲道：「傷成這樣子。」

高峯道：「大姐，我幾乎切下水龍的人頭。」

「你如果不聽我的，早晚你會被水龍把你的人頭割下來。」

她嘆口氣，又道：「如果水龍那麼好對付，還用得了大姐勞累這麼幾年？大姐我早就得手了。」

高峯道：「我不能讓桃兒白死。」

段大姐道：「我們死去的人都不能白死。」

她幾乎一個多月未與高峯見面了，誰也不知道段大姐在忙甚麼。

只有高峯知道，因爲段大姐得了他的那本殺頭小册子以後，就再也不露面了，她一定是在練功了。

不錯，段大姐是在閉門苦練，她對於高峯的那本小册子上的幾個圖解，研究得很仔細。

* * *

段大姐忽對苗太平道：「你快回你的小店去吧，只怕小店被三船幫的人砸了。」

苗太平道：「他們敢？」

段大姐道：「敢不敢你回去看，記住，決不能露出你的眞實身份來。」

苗太平冷冷笑道：「大姐，我這就回去了，我等着他們砸我的店了。」

他匆匆的走了。

朱掌櫃沒有送他，因爲段大姐來了，他必須等候段大姐的吩咐。

* * *

段大姐坐在大床一邊，她低聲的道：「老弟，當你一怒而往三船幫的時候，我眞擔心死了。」

高峯道：「半山上的小屋中，他們藏有人，我是故意叫他們捉去的。」

段大姐道：「如果我捉你，你就死定了。」

高峯道：「當時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只一心要切下水龍的人頭。」

段大姐道：「消息送到我那裡，我便命他們趕去江邊支援你，說實在的，我不抱樂觀。」

高峯道：「我也沒死。」

段大姐道：「看你被殺得如此慘，你知道大姐心中是甚麼滋味？」

高峯道：「早晚我會找回來的，哼！」

段大姐道：「小弟，大姐很想留你在身邊，可是，唉，我又覺得不是時候。」

高峯道：「大姐，別爲我操心，我自有主張。」

段大姐面色一寒，道：「你有甚麼主張？」

她忿怒起來是很威嚴的，高峯就吃一驚。

他怔了一下，道：「大姐，我說錯甚麼了？」

段大姐道：「你不應該有甚麼主張，大姐就是不要你自己有主張。」

高峯道：「怎麼說？」

段大姐道：「我們的組合只有一個主張，那就是我的主張，大家必須遵守我的主張，如果我們的組合每一個

成員都有自己的主張，豈不成了各自爲政，到底是誰聽誰的才對？」

高峯不開口了。

他想不到自己已陷入段大姐的組合之中了。

如果想在這個組合裡混下去，除了聽段大姐的，別人是不許一意孤行的。

而高峯早已不能自拔了。

他既然不能脫離段大姐，他便只有聽段大姐的，當然，他也沒有自己的主張了。

高峯嘆口氣，道：「大姐，妳教訓的是，往後我只聽你的吩咐行事。」

段大姐並未很高興，她淡淡的道：「你只要記住，切莫自己主張，那會牽連別人的。」

高峯像個聽話的孩子，他低下了頭。

高峯楞了一下，道：「大姐，我可以說句話嗎？」

段大姐對一邊的姑娘道：「梅子，妳留下來，這兒由妳侍候高老弟吧。」

高峯楞了一下，道：「大姐，我可以說句話嗎？」

段大姐道：「說甚麼？」

高峯道：「我不想再叫任何姑娘來侍候我了。」

段大姐道：「這是我的吩咐。」

高峯道：「如果我可以不接受的話。」

段大姐沉聲道：「你不必多言，梅子留下來另有目的，她不但侍候你，更重要的是在你養傷期間可以保護你。」

高峯道：「我需要她保護我？」

段大姐道：「你以後自然明白。」

高峯道：「我寧願一個人孤獨的住在大山裡。」

段大姐道：「那就等你把身上的傷養好再說了。」

高峯道：「好吧，我的傷養好了，我會上山裡去獨住，我不要再有姑娘在我身邊了。」

段大姐道：「爲甚麼？」

高峯道：「大姐，妳不以爲我是個尅姑娘的人嗎？我是個不祥的人吶。」

段大姐冷冷的道：「你只是內疚，不久就會好的，記住，時間會掩去許多不愉快的事情，你只要養好了傷，我會有重要任務派你去執行。」

高峯道：「大姐，我累了。」

高峯不但累，也餓了，只不過他實在無法忍受全身的痛苦，在痛苦中迷迷糊糊的睡了。

於是，段大姐起身走了。

梅子沒有走，梅子就坐在高峯的身邊。

她看起來是個十分溫柔又靦覥的女子。

溫柔的女子容易獲得男人的喜歡，因爲沒有一個男人會喜歡强悍的女人。

靦覥的女子更會得到男人的愛憐，因爲男人都希望自己是英雄，尤其在女人面前，這種心理更重。

梅子的模樣是純樸的，她那明艷的雙目，溜溜圓中帶有幾分羞怯，那如玉的皮膚，纖纖的身段，唔，她可以說與星兒、月兒，甚至桃兒，有着迥異的不同，她沒有星兒三人那麼的豪爽與熱情，更沒有她們的活潑個性。

她只是不多言語，也不多表示甚麼，她只有微笑。

女人只要微笑就夠了。

女人如果意見多，實在惹人厭。

* * *

其實，這又何嘗不是段大姐的一項巧安排？

當高峯初次踏足江湖，段大姐把星兒、月兒、桃兒，一個個的介紹給他。

段大姐要高峯把生命的火花燃起來，在這濤濤的江湖上能爲她做些甚麼。

如果段大姐要抓住高峯的心，最好是抓住高峯的情。

如果要抓牢高峯的情，有甚麼比女人更好的？

段大姐好像天生會馭人，心理方面她好像知道得很多，也很精通，否則她不敢與三船幫在這三江地面上明裡暗裡鬥爭了。

段大姐知道高峯在受到一連串的打擊之後，他一定會變得憂鬱、沉默，一種折磨自己的痛苦表現，如果想要減輕他的痛苦，仍然需要女人。

然而，當高峯處在這種不愉快的時候，他不會輕易再接受像星兒那類活潑的女子。

他需要的是沉默而眸芒會說話的女子。

梅子就是這類型的姑娘。

段大姐就把梅子留下來了。

* * *

苗太平匆匆的溜回北門外的小店。

他很遠就在注意着了。

店門仍然鎖着，只不過當他在開鎖的時候，忽然間從屋後面冒出幾條人影。

甚麼人影，那根本就是五個大漢——赤足大漢青色勁裝，敢情正是原來的五個漢子。

勾上天就跟在他五個人的身後面。

五個漢子一擁而圍住苗太平，五個人的面色泛着青……拉了七次還在拉，當然臉色泛青。

苗太平哈哈笑，道：「各位怎麼藏到我的小屋後……」他看看勾上天，又道：「唔，是還帳來的吧？」

勾上天嘿嘿冷笑不開口。

那粗漢開口罵道：「還你娘個頭，你要不要去你的屋子後面看一看？」

「看甚麼？」

「看你給爺們吃的麵。」

「麵都被你們吃到肚子裡了，我還看甚麼？」

「走，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苗太平道：「算啦，我看你們八成想不還錢了。」

粗漢怒道：「你他媽的眞混蛋，你給老子們吃的是甚麼麵。」

「我給你們吃的是陽春麵，一共五大碗。」

粗漢伸手指着苗太平的鼻尖罵道：「陽春麵裡面你加些甚麼？你娘的。」

苗太平眨動眼睛，道：「陽春麵本想加個蛋，可是你們一定不給錢，我還眞猜對了，是不？」

勾上天這時冷冷道：「掌櫃的，你動了手脚，是也不是？你想坑人？」

苗太平頓足，道：「這是甚麼話、你們吃了我的也喝了我的，吃飽了嘴一擦，不但不給錢，反而回來咬我一口，你們是不是想上衙門打官司？」

他雙手一攤，道：「我只是開這麼一間小店，從不與人爭甚麼，錢不給沒關係，不能壞了我的名聲。」

粗漢暴伸一手，緊緊的抓牢苗太平，吼道：「王八蛋，你開黑店，你用甚麼毒藥害爺們。」

苗太平不掙扎，他只喊叫，道：「你們含血噴人不是？」

粗漢抓住苗太平往小屋後面拖，邊罵道：「這王八老蛋，老子這就叫你去看看。」

苗太平被拉着往小屋後面走，一邊的兩個光脚丫大漢分別踢了他幾腿，還罵不絕口。

勾上天只是冷冷笑，他看着五個手下揍活了。

苗太平邊走邊問道：「看甚麼呀，各位，莫不是想把我害死在屋後面。」

粗漢嘿然冷笑，道：「你個王八蛋請爺們吃麵，爺們就請你吃大便。」

苗太平叫起來，道：「你們三船幫成了土匪强盜了，王法何在呀！」

粗漢怪叫一聲，道：「住你的鳥嘴，老子雖不是土匪，可是發起火來比土匪還狠十分，走！」

苗太平被拖到小屋後面了。

苗太平也吃一驚，小屋後面好幾灘稀黃湯似的大便，已引來蒼蠅往上爬。

他心中可樂透了，只不過他笑不出來。

他的面上苦哈哈，嘴巴只動了那麼一下。

粗漢指着地上，道：「老子們拉慘了。」

苗太平道：「各位不是吃飽了往北去了，怕是你們一大早着了凉，要不就是又在中途吃下甚麼了，各位，千萬不能把這種禍事往我的身上栽。」

粗漢冷笑得好怕人，道：「你娘的，老子們只吃了你的東西，要受凉也不會五個人全一樣，分明是你這王八蛋暗中動手脚，你說，你吃不吃地上稀屎。」

苗太平道：「我明白了。」

粗漢道：「你明白甚麼？」

苗太平道：「這也許不是你們拉的，你們借機會想整我，是不是？」

粗漢眼一瞪，吼罵道：「王八操的，你原來也是個小無賴。」

便在這時候，竟然有個大漢急忙解開褲腰帶，就地蹲在地上，「噗嗤」一聲拉出靑屎稀如水。

這位老兄還大叫：「唉呀呀，第八次了呀！」

這才一個多時辰，他老兄已拉了八次。

這還眞會影响人，另外三個也要拉，那抓牢苗太平的粗漢也伸出另一手按住肚子皺眉頭。

他大罵苗太平害死人了。

苗太平一看心中喜歡，但他的表面却叫苦，道：「唔，各位，這模樣，好像我的東西有問題了。」

勾上天這才走過來，他冷冷的道：「朋友，你不是開小店的吧？」

苗太平道：「我開雜貨店，我沒開過飯店，眞是對不起，我是外行人，不會煮甚麼麵，害得各位吃壞肚子，算了，我也不要你們付錢。」

粗漢忽然解褲子，就蹲在苗太平的面前拉起來。

其實，五個人早就把兩天前吃的也拉完了，如今拉少屁多，屁股門可受不了，痛得五個人直叫喊。

粗漢的手仍然拉着苗太平不放鬆，他吼叫：「今天你非吃幾口爺們拉的，否則你死吧。」

苗太平不會吃，他也不想站在這兒聞臭，他的右手只輕輕的搭在粗漢的手腕上，上身猛一掙，便把粗漢的手推開了。

他用了一招「拂柳送舟」。

他實在不該這樣，因爲勾上天一直在注意他。

勾上天並不是不說話，他在想這些天段大姐的人馬當中，是否有這麼一個人物。

當苗太平暗中露了一手，勾上天立刻冷笑了。

他緩緩的走近苗太平，面上是那麼冷酷。

苗太平心中一震，他的眸芒中也回以冷酷。

「朋友，你既不是開飯店，更不是開雜貨店，是嗎？」

苗太平道：「我開雜貨店，附近的人都知道我在此地開雜貨店，而且已經幾年了。」

勾上天冷冷道：「以開雜貨店來掩護你眞正的身份，是不是？」

苗太平不得不承認勾上天厲害，但他仍然淡淡的道：「我的身份是個小商人，如此而已。」

勾上天仰天一聲笑，酷似梟叫，道：「如果你眞的是個小商人，那麼你自己動手在地上挖一口吃掉，你吃了

稀屎我們就放你一馬。」

苗太平低姿態道：「這位爺，天下沒有吃屎的人吶。」

勾上天冷冷笑道：「狗就吃屎。」

「我是人不是狗。」

勾上天忽然收住笑，道：「你連狗也不如，只叫你吃屎已經便宜你了，吃！」

五個粗漢沒有大便紙，地上用石頭蹭屁股，五個人咬緊牙關站起來，一齊大叫：「快吃，操你娘。」

有個大漢撿了一根竹棒子，在地上沾了稀屎就要往苗太平的嘴上送。

另一面，勾上天出劍了。

他的短劍拔得快遞得更快，「咻」的一聲已到了苗太平的胸前。

勾上天厲聲道：「不吃就死！」

苗太平既不願吃屎，更不想死。

相反的，他却想取他們的命。

雖然勾上天的短劍快，苗太平的反應也不慢。

苗太平的上身猛一偏，右手拖住沾有屎的竹棒子猛一送，正巧擋在劍身上。

短劍的力道强，把棒上的屎彈起一片在空中。

勾上天眞怕稀屎沾上身，他後躍。

就在他的後躍中，口中發出厲嘯，宛如兇殘的花豹般，狂叫道：「好小子，眞會掩飾你的模樣！」

苗太平奪得竹棒逼退勾上天，旋手以竹棒點上粗漢的臉，稀屎糊得粗漢怪叫連天，道：「操死你親老娘，我要你死。」

只不過他剛剛拔刀在手，苗太平的雙刃尖刀已握在手中了。

旋刀在刹那之間，苗太平已撩起一縷鮮血，那粗漢的左肩已見骨。

勾上天大叫：「退下！」

五個大漢把褲帶繫好了，這時候他們才知道甚麼叫上當。

上當的人往往是後悔不迭的，五個人就直跺脚，沒有一個不罵苗太平十八代老祖宗。

勾上天沒有罵，他左右閃晃着仔細看着敵人。

苗太平也一樣不動。

不動不表示雙方不斷殺了，雙方正在打量着對方，雙方也在覷勢出刀。

勾上天嘿然一聲，道：「你逃不過勾四爺的一雙銳利眼睛，朋友，先將你的假鬍子扯下來吧。」

苗太平也冷言以對，道：「那得勞動你姓勾的手了。」

勾上天道：「朋友，段玉那女人在甚麼地方？」

苗太平哈哈笑得聳肩，道：「你不配知道。」

勾上天道：「昨夜姓高的小子呢，那輛大車。」

苗太平道：「你是說專門切人頭的高老弟？哈，他好得很，而且好得不能再好了。」

勾上天心中吃驚，道：「姓高的昨夜傷得極重，他一定活不成。」

苗太平道：「我們的高老弟是不會輕易死掉的，因爲他已經決心把你們的頭，一個一個的切了送回壩上去，姓勾的，段老當家的英靈還在，就等着以你們的人頭去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了。」

勾上天嘿嘿冷笑，道：「就憑你們幾個躲躲藏藏見不得人的跳樑小丑？」

苗太平道：「足以摘下你們的人頭，也一定會把三船幫連根拔除。」

勾上天忽然睜大眼睛，道：「好小子，你果然是段玉的殺手，你落單了。」

苗太平道：「你也只不過多了五個有氣無力拉垮了肚皮的小跟班。」

他話甫落，那粗漢與另四人舉刀大吼，道：「四當家，我們忍不下這口鳥氣。」

勾上天叱道：「一邊守着，他今天死定了。」

苗太平冷冷道：「刀是利的，人是活的，沒交過手，老子勸你切莫吹牛。」

好一聲厲叱，勾上天道：「我宰了你這畜牲。」

短劍筆直的指向苗太平胸前刺來，他的架式是野戰八方，但他不是用槍而是短劍。

一聲冷笑，苗太平振臂力圈，便聞得一陣磨鐵也似的沙沙响，碎芒點點中，兩個人還各自互拚三掌，又彼此踢了七腿。

一邊的幾個粗漢火大了，五把刀一齊砍向苗太平。

苗太平錯身疾閃，勾上天就是用短劍沾着苗太平的雙刃尖刀狂力的絞不停，這就令苗太平心須二用了。

勾上天就是要苗太平不能專心與他交手。

他知道人多好辦事，他的人多，爲甚麼要攔住他們呢？這種製造優勢的手段，勾上天是不會放過的。

那粗漢臉上有稀屎，他幾乎早就要同苗太平拚命了。

他就是在這時候抱着砍刀插向苗太平。

他的身法是拚命的，苗太平的雙刃尖刀仍未抽回來，他只有以左掌拍在敵人的刀背上，但那粗漢在旋刀的時候，一聲大吼，砍刀已切過苗太平的肩背處。

鮮血外標的刹那間，苗太平已抽回雙刃尖刀，回殺，而且把粗漢的肚皮開了個大血口。

「唔……」

粗漢捧着肚子，往外旋跌出去，勾上天便立刻躍身直撲苗太平。

就在勾上天的身子正在空中的時候，斜刺裡，只見一個紅影罩過來。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郭榮廷支使開李柏舟，正將王妃救出，被守牢的高手發覺，功虧一簣，王妃帶着鎖鐐衝出，突來兩個幪面人指點逃走……小屈、小朱、琴格格查出救王妃的是獨孤虹，知道他不懷好意，三小找到他的住處，原來他將王妃作人質，交給大內供奉艾松，作為交易買賣般索取賞金，三小使他們在「交易」中做成內鬨搏鬥，伺機救出王妃，錢如水也來暗中協助……

神刀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孺慕情父子團圓　慈親愛母女重聚

兩小在緊張之餘，同時發出一聲歡呼。

那知就在這時，兩條人影如猛隼疾瀉而下，當然是艾松和獨孤虹了。

這種猝擊，尤其是這等曠世高手，來者一人攻錢如水的左側的「天宗」「肩井」兩大要穴，另一個在錢如水倉卒應敵之下已奪劍在手。

這一切都在瞬間完成。

錢如水大怒而斥罵，道：「那來的野人，竟敢奪妳姑媽的寶劍？」

「哈……」兩老賊同時得意地狂笑，道：「妳想知道是甚麼角色嗎？」

小屈輕蔑地道：「一個是身為『漢留』總舵主，正事不幹，專門斂財、掠奪，與友人為敵，與敵人為友的老賊獨孤虹，另一個……」

獨孤虹不以為恥道：「提起這一位，也會讓你們嚇一跳。他就是乾清門行走，大內供奉『屠龍剪』艾松……」

錢如水自然心頭一涼，這兩個角色任何一個她也弄不了，她真是作夢也想不到，他們居然會在一起。

王妃冷峻地道：「由此看來，氣數之說不能不信，『漢留』的總瓢把子竟然和清廷的鷹爪混在一起。可嘆的是，南明有顧炎武，黃梨洲及王夫之等大賢大儒，一心為國，不計生死成敗，毫不氣餒，却未料到所用非人。當年岳武穆所期望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能有幾人作到？天哪！可悲的是那些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仁人志士，為國捐軀。而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小人却位居要津。獨孤虹，你們不把南明徹底弄垮絕不罷手是嗎？」

獨孤虹恨極了兩小誤了他的大事，丟了十二個大箱子，馬士英未必能相信他的解釋，還以為他獨吞了呢？

那十二個大箱子只是福王體已珍玩的數分之一，也值五百萬兩紋銀。獨孤虹已接獲姓湯的報告，他道：「艾兄，咱們的生意是否還可以加一筆？」

艾松道：「甚麼生意？」

「這小子是屈一塵的獨子，屈一塵值二千兩黃金，這小子不是也值一千兩嗎？」

那知艾松道：「艾某手中有了這柄上古神刃，所有的生意一筆勾銷——」

「刷」地一劍攻向獨孤虹。

獨孤虹這老賊真是厚顏無恥，唯利是圖，急忙一閃道：「艾兄，此刻我們合則兩蒙其利，若是自相傾軋，後果堪虞。」

艾松道：「老天真，你真以為大清皇家是開金礦起家嗎？這一千五百兩黃金會讓你乖乖地拿走？哈……」

獨孤虹老臉再也掛不住了，原來對方根本沒打算讓他拿走金子，却想接走王妃，也就是說，對他救走王妃的事，根本就認為是多此一舉。

老賊胖嘟嘟的臉在瞬間罩了一層霜，一字一字地說：「不要說目前強敵環伺，即使你我二人，就算你手中有

一柄寶劍，你自信能佔得了便宜嗎？」

艾松篤定地道：「若無十成把握，大內供奉絕不輕易出宮。老鬼，你不妨看看四週……」

獨孤虹向前後門外望去，後院十來個全是陌生面孔，前院也有七八個，沒有一個是他帶來的人。

這老賊一向自恃心機過人，今天栽得如此之慘，不由氣結，怒聲道：「剛才是何人施用『見風倒』迷藥的？」

朱烈用拇指一指她自己的鼻尖，道：「咱家我。」

「妳……妳怎麼有『見風倒』？」

朱烈道：「這你就不懂哩！『百毒居士』江漁是我的表姪，他說中秋節沒準備甚麼禮物，只送了我一籃孟津梨，一筐大陵棗和一瓶『見風倒』。」說著又站在上風頭，撥著牛角瓶就要撒。

這一手還真唬人，一旦撒了，自己人如小屈和王妃固然也不能身免，但這二個大人物却以為他們的命更值錢些。

「慢著！」艾松冷峻地道：「妳就是把我們迷倒，你們的人也將落在老夫手中，後院是上風頭，人一湧進，嘿嘿，那時候可就一口不留哩！」

朱烈道：「這場面就叫作玉石皆焚，一個人要玩命，可不會找個算盤撥二下，甚麼『見一無除作九一』，要蠻幹咱們就擺上！」

兩個老鬼，一個是大內供奉，有福還沒享，一個是「漢留」總瓢把子，高高在上，既有名也是財源廣進，怎麼捨得撒手？兩人面面相覷。

但是後院中的人可不怕這個，因為他們是上風頭，這工夫有人在後院中大聲道：「老供奉，兩位自管動手，猜想那小瓶中的『見風倒』剛才已經用完了，就算還有，你也可以用暗器。」

朱烈道：「你們還是試試看吧！你們的上風頭上還有我們的人哪！」

後院的人有點騷亂，果真如此，他們隨時都會躺下，於是有的人散開去搜索。

朱烈道：「反正這是個不了之局，有人搶了一把寶刀，就把另一個不可一世的高手唬住了，早知寶刀寶劍比武功還重要，訪名師就不如鑄造寶刃了……」這話使錢如水、艾松和獨孤虹十分不入耳。

一個是被奪去了寶劍，一個是被人擺了一道，人質眼見是丟了，金子也沒拿到。

朱烈又道：「錢姑娘何不和獨孤大俠合作把劍奪回來？姓艾的卑鄙下流，他們陰謀詐騙在先，你們還講甚麼江湖道義，再說他們的人已包圍了此處，難道要任其宰割，坐以待斃不成？」

獨孤老鬼那會不知朱烈的挑撥之計，以便等機會脫身？兩人都不願先同意聯手合擊。

小屈道：「獨孤虹，艾老賊帶來了三千五百兩黃金，你們儘快動手，解決了這老賊，截回金子應還不晚。」

這句話對老鬼的誘惑力不小。

他喜歡黃金，所以在七八分酒意之下，常常到他的秘密寶庫去一邊喝酒，一邊伸舌去舔那成堆成堆的金條和金磚。那種屬於黃金的微甜滋味，比任何美餚都過癮些。

老鬼看了錢如水一眼，心已動搖。

朱烈向小屈使個眼色，小屈對錢如水道：「阿姨還不動手？」

這一聲「阿姨」叫軟了錢如水的心，在門口撿了一柄別人的長劍，道：「獨孤老殺才，這叫作自作自受，剛才他還和你稱兄道弟，像穿一條褲子似的，如今已不把你當一道菜啦！怎麼樣？上吧。」

獨孤虹道：「對付這個老賊，在下一人足矣。」說著一抖軟劍攻上，他不過是為了顏面，却也沒有拒絕錢如水。

錢如水也仗劍出招撲了過去。

別看艾松有寶刃在手，以一對二，對付這二個高手可沒有半點把握，他的寶劍不斷地去打兩人的兵刃。

軟劍也不是凡鐵，但和錢如水這柄青霜劍相比可差得多，所以獨孤老鬼不能不迴避以免被毀了兵刃。

這樣雙方暫時勉強可保持平手之局。

朱烈的窮嚇唬已被艾松的部下看穿了，一聲令下，前後夾擊，撲入屋中。

小屈把自己那柄長刀交給了王妃，自己又找了一柄，雖不稱手，也湊合了。朱烈也找了一柄劍，三個人鼎足而立背對背應付二三十個。

好在這客廳不太大，一邊是艾松力戰錢如水和獨孤虹二人，這邊二十餘人圍困三人，十分擁擠，施展不開。

正因為人多地方小，這二十多人不能全部上，有人被擋在後面，英雄無用武之地，等於十來個人在圍困三人。

兩撥人厮殺，都是不了之局。王妃這邊有些人的攻力並不在「八友」之下，是艾松帶來的大內錦衣衛。

由于王妃雙手被銬，銬子又沈重，功力大為遜色，而小屈撿了一把刀也不稱手。至於朱烈，自被鐵貝子佔有之後，即十分頹廢沮喪，武功又荒廢，雖然朱紹基傳了她三絕招，却只學了點皮毛。

儘管如此，圍攻三人的高手，已有兩人負傷。

小屈對王妃低聲道：「前院中已無人，王妃佯裝進攻艾松，他必閃避，王妃可自前院脫身。」

王妃道：「此計甚妙，可是本宮豈能獨善其身。」

小屈道：「王妃，我們兩人一定能全身而退的。」

王妃道：「年輕人不可如此輕敵，

須知這是在屋中迎敵，對方不能全上，要是在院中，我們就沒有這麼順利了。」

朱烈道：「王妃自管走，我還有幾件法寶可以唬住他們。」

王妃道：「朱姑娘，本宮知道妳的計謀很多，但本宮未證實妳確有法寶之前，絕不單獨離開。」

朱烈道：「好吧！我們三人先竄到後院去，他們一追出，我就給他們紅蛋嚐嚐。」

王妃道：「朱姑娘，是甚麼紅蛋哪？」

朱烈道：「一會王妃就知道了。」

王妃急於找鐵匠鋪弄開銬子，眼見寶劍在艾松手中，或在獨孤虹手中，都不可能爲他解困。三人一作暗號，狂攻之下，對方急退中，三人殺出一條血路，對方倒下三個，已衝到院中。

對方向外蜂湧，朱烈厲聲道：「不要過來，我要丟霹靂球哩。」

她手中抓著一顆鵝卵大小的鐵球作勢欲擲。對方一個老者道：「這丫頭是朱紹基的姪女，早就吃裏扒外，你們自管上，出了漏子有艾老爺子扛著。」

此言一出，立刻有人領先撲過來，只要有人領頭，附從者就多了。朱烈手擲出那鵝卵大的東西，在那些撲上來的人中間地上一震，「轟」地一聲，烟屑泥塵向四周及上端暴濺，連五丈外的地殼都震動了。

「噭……」至少傳來了五人的慘嗥之聲。

這就是火藥，本是國人發明的，但做成傷人的爆炸物，却是由歐美人及波斯人傳入中國的。

這玩藝只有鵝卵大小，威力却大得驚人，武林中有一種火龍梭，其實就是這類火藥製成的。

武林中任何暗器也沒有這玩藝霸道，瞬間爆炸，輕功再快也脫不出爆炸威力圈。

場內烟屑散開，倒地死亡者一人，重傷卧地呻吟者三人，不重不輕，身有數傷者三人，輕傷而面目黝黑，衣衫破碎者七八人之多。

總之，凡是來到後院的人，多多少少都受了點傷。

王妃道：「朱姑娘，這東西果然厲害，還有嗎？」

朱烈揚揚手，道：「不多不少，還有兩顆，不怕死的儘管上。」

小屈道：「王妃請先走吧！在約定的地方見，我們還要接應錢阿姨。」

王妃道：「錢如水曾助我除去了脚上的桎梏，我怎能先她而走？」

小屈道：「王妃儘快弄開銬子，也許還來得及趕回來。」

王妃只好離去。

被炸的人沒有人還敢以身試彈。被炸死那個，焦黑的身上淌著殷紅的鮮血，重傷的人，剛剛的英雄氣概已不復再見，在地上哼哼。

現在屋中搏殺的人也來到院中，乍見這景象也不由怵目驚心，艾松道：「這是甚麼人下的毒手？」

朱烈擎著另一顆霹靂球，道：「咱家我！」

艾松的窩囊就別提了。本來他雄心勃勃，打算接回王妃，騙了獨孤虹，大勝而歸。而現在，人質已不見了，帶來的部下十之八九受了傷，馱金子的牲口也不見了。

而獨孤虹還是獨孤虹，他雖丟了王妃，這場仗還沒完，勝負之數難預料哩！

小屈道：「錢阿姨，請到這邊來。」

錢如水一看這局面，兩小還眞能控制全局，正要過去，艾松仗劍一攔，道：「獨孤虹，不能讓這婆娘過去。」

獨孤虹自然也知道這道理，兩人攔住了錢如水。

如此一來，朱烈就不會丟那霹靂球了。

朱烈道：「錢阿姨，妳要原諒我，爲大局著想，必要時我不能不丟這霹靂球。妳一條命換兩條只賺不賠。」

錢如水這人武功很高，却是個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的女人。要不，怎麼會硬要小屈叫她一聲「娘」呢？

錢如水無法體會小朱的用心，朱烈是要她和她作戲，一唱一和，如果錢如水聰明，就該和她配合表示她以一換二，死而無憾，叫她自管丟那霹靂球，如艾松上當，就必須丟下寶劍。

可是錢如水大叫道：「小崽子，妳憑甚麼慷他人之慨要我陪他們上西天？他們都在五旬以上的人，死了也不算夭壽，我才三十郎當歲，一朵鮮花還沒開呢？」

兩個老鬼相視而笑，艾松道：「是啊！這小妮子目無尊長，吾等豈能放過她？」

獨孤虹道：「錢如水，妳救王妃，他們並不領情，居然要妳陪榔(綁赴法場陪死而不眞正被殺者)，那會把妳放在眼裏？」

朱烈看了小屈一眼，低聲道：「這女人眞蠢！」又對錢如水道：「錢阿姨，花兒不開就不會謝。人要聰明些，就不會吃虧。我唸首古人的詩給妳聽：

「江風索我吟，
山月喚我飲，
醉到落花前，
天地爲衾枕。」這是叫她在丟出霹靂球時立刻躺下。

錢如水不耐地道：「妳在胡扯甚麼？」

錢如水肚內墨水不多，這也正是當年屈一塵對她不感興趣的原因之一，但她却一直不死心。

朱烈向小屈嘆口氣，低聲道：「小屈，這女人眞蠢如豬，難怪屈伯伯昔年對她胃口缺缺了！你說怎麼辦？」

此刻兩個老鬼也在耳語，事實上是蟻語傳音，交換應付之策。朱烈道：「艾松，你只要把寶劍還給錢阿姨，各走各的，我絕不趕盡殺絕。」

艾松怎麼會聽她的，眼珠疾轉，忽然大叫道：「好啦！李柏舟來哩……」且向兩小身後擧手打招呼。兩小不由地一扭頭，立知上當，在此同時，「叮」地一聲，朱烈手一痲，手中的霹靂球已被震落在五七步外。薑是老的辣，艾松只不過擲出一枚制錢而已。

但並未炸開，這顯然是個木頭做的，塗上了黑漆。

因爲她只有一顆霹靂球，都是「百毒居士」江漁送給朱紹基的。

兩個老鬼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但笑聲未畢，艾松突然向獨孤虹刺出一劍。

儘管獨孤老鬼並未大意，怎奈這一劍來得倉卒，「嗤」地一聲，左袖被挑破一道口子。

朱烈道：「怎麼樣？獨孤老鬼，艾老賊心目中的大敵是你，而不是我們，此賊不除，你休想安枕！」

獨孤虹道：「艾松，咱們還是拚吧！」兩人一動上手，錢如水也不怠慢，她再無心機，也知道萬一艾松殺了獨孤老賊，她自己也走不了。

三人重行動手，小屈道：「朱烈，我們要想辦法把兩個老賊留下才對！」

朱烈道：「兩個？你的口氣可眞不小。」

小屈道：「艾松是大內高手，殺一個少一個；獨孤虹却是『漢留』的內賊，此人不除，一些仁人志士流血流汗，拚命的成果都被他斷送了。」

朱烈道：「話是不錯，這兩個老雜碎不是虛有其名之輩，一個都不好調理，況且寶劍在艾松手中。」

小屈道：「如何能奪下艾松的寶劍？或使他不用劍？」

朱烈道：「你眞會出難題，連獨孤老賊和錢如水合擊都無法奪他的寶劍……」就在這時，突見三片烏雲凌空瀉下，顯然是三個穿斗篷的蒙面人。

兩個老賊知道他們必是敵人，各自挫身迎敵，那知三個一齊撲向艾松。

兩個左右夾擊，一個凌空飛掠，未出兩招，寶劍竟到了三個蒙面人之一的手中。兩小不由大聲叫好，而且看出，這奪劍的蒙面人，正是身材碩長，未見左臂的一個。

極可能就是上次救小屈那一個。

更絕的是，這蒙面人奪劍在手上屋而去，但不到盞茶工夫，再次飛掠於屋上時，只聞「嗆」地一聲，劍已進入錢如水背上的鯊皮劍鞘之中了。

這一手不但衆人吃驚，錢如水更是不知所措，抽出一看，正是自己的青霜劍，她大叫著道：「喂！別走！你到底是甚麼人？」

那蒙面人早就沒有影兒了。但錢如水追了出去。

儘管奪劍是在另兩位蒙面人的夾擊之下，儘管三個蒙面人來得倉卒，正如錢如水被奪寶劍的情況略似，在兩招內兵刃被奪，來人的身手，可想而知。

況且，另外兩個蒙面人的身手並不高。

兩小驚喜震駭之餘，隱隱猜到這蒙面人奪了劍去而復返，必是去切開了王妃的手銬。

那麼，這位武功及輕功都別樹一幟的幪面人是誰？也就可猜出十之八九了。

艾松眞是流年不利，倒了血霉，也不能不這麼想。

因爲這是他出道以來最窩囊的事，不由羞怒交集，向兩個幪面人之一撲去。老賊含怒出手，加上這幪面人又怕另一老鬼夾擊，這幪面人未出五招就顯得手忙脚亂了。

獨孤虹以爲，除去另一個幪面人才能找艾松算帳，袖手是不智的，立即撲向另一幪面人。

不出三五招就試出這兩個幪面人的深淺，不過是那個奪劍者的影子，不論武功及輕身術都差得很遠。

小屈道：「朱烈，我們不該袖手旁觀。」

朱烈道：「小屈，如果奪劍那位是屈伯伯的話，爲何兩次都沒有和你接近或談一句話？」

這的確也是小屈所想不通的事。

小屈道：「無論如何，這三個幪面人爲錢阿姨奪回了寶劍，總不是清廷的人，也不是獨孤老賊的同路人。」

朱烈道：「小屈，這三年多來，我見得太多了！武林中，江湖之上的事，眞是雲譎波詭，捉摸不定，就以上官行來說吧！不要說別人，就連王妃也沒想到他是在她身邊卧底監視她的人吧？」

小屈道：「是的，的確想不到，他要不是在王妃身邊監視家父有否和王妃連絡，恐怕早就向王妃下手了。」

就這一會兒，場中已起了變化。艾松不愧爲大內供奉，不過十來招，把幪面人之一，一掌砸了個跟蹌，顯然已受了傷。

獨孤虹似也不甘落後，堪堪扣住另一幪面人的左手，但那幪面人不理那手腕，右手以攻代守抓老鬼的咽喉。

這一手對付「八友」中的人一定有用，對付這兩個老賊就太嫩了，獨孤虹一式「龍門三擊浪」，竟揪住了這幪面人的衣領。

這幪面人急中生智，「脫袍讓位」，施展小巧工夫蹦出一丈之外，獨孤老賊手中拿了一件黑色斗篷發楞。

這是一個鶉衣百結的叫化子。

原來這二人正是伍彥青的兩個師

弟姚節和文成器。這工夫另一個也扯下了面罩，正是文成器。

小屈一躍而上，擋住了獨孤虹，道：「老賊，你想趕盡殺絕要先過我這一關。」

獨孤虹對兩小深痛惡絕，道：「要不是你們兩個小崽子，今天那會有這麼多的節外生枝？小崽子，這可不是老夫專撿軟的捏，實在是你們活膩了自己找死！」

小屈道：「我死了可能會有人流點淚，你要是死了，不知有多少人會到你墓上去大笑三聲。」

這工夫艾松打了個手勢，叫輕傷的人攙扶着重傷的人及那死者速離現場，但一個中年人道：「啓稟老供奉，馱金子的兩匹牲口不見了！」

艾松道：「有沒有派人去追？」

「有，但到如今還沒有消息。」

艾松揮揮手道：「走，回頭再算這筆帳。」

此刻，獨孤虹的人已陸續醒來而來到後院。原來朱烈施展「見風倒」，獨孤虹的部下首當其衝，所以昏迷時間較久些。

現在，小屈和獨孤老鬼游走了一匝，老鬼大刺刺地擊出一掌，小屈知道厲害，以陰柔掌勁一接，順便卸掉約兩三成勁道。

那知獨孤老賊是絕世高手，「忽」地一聲，小屈的身子有如紙鳶般飄退一丈，仍感五內翻湧，眼前直冒金星。

小屈心頭震駭，但是，他知道父親的內功心法玄妙，剛才若多用點陰柔巧勁卸去五成，就不會如此狼狽了。

其實獨孤老賊比小屈還吃驚，他以爲只須這一掌就交代了，最低限度也會當場破金吐血而受重傷。

似乎小屈根本未受傷，反而又緩緩欺了上來。

一邊受傷的姚節和文成器兩人不由愧感交集，眞正是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他們兩人苦練了近三十年，師父也是宇內數大奇人之一，居然不如一個毛頭小伙子。

「小子，你如果能接下老夫這掌而不躺下，老夫決定姑且放生，讓你多活幾天。」

小屈道：「你老賊也活不了多久，先不說別人，就是福王手下的『五彪』『五廣』和『十孩兒』就不會放過你的。」

自宦官劉瑾及魏忠賢得權之後，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就設了「東廠」「西廠」「錦衣衛」(清廷因襲之)「五廣」「五彪」及「十孩兒」等殺手，這些冷血殺手盡了職，也加速了明朝的敗亡。

朱烈道：「老雜碎，你誤國誤民，罪該萬死，別以爲你這兩下子挺帶勁，也不過是武大郎練功夫——王八架子。八成豎着出來要被橫着抬回去。」

獨孤虹修養雖好，怎奈壞事的就是這兩個年輕人，且爲他丟了十二個大箱子，不由猛挫銀牙，一聲不響集十成內力推出一掌。

小屈對父親的內功心法已窺堂奧，天人合一，以陰柔妙勁卸掉洶湧澎湃的暗勁約五成全力一接，「忽」地一聲，又連退了五七步。

地上不太平滑的青石板石屑紛飛，一步一個腳印。

老賊驚愕，二丐心驚且佩，小朱猛伸舌頭。

小屈還是小屈，只是五內翻騰，全身骨節欲裂，面孔通紅。姚節道：「屈少俠，不要和他硬碰，你不礙事吧？」

小屈搖搖頭，朱烈道：「這小子深藏不露，還有看家絕活還沒亮出來，叫化子大俠，兩位大可放心，你們問問那老雜碎，要不要準備一口上好的壽貨……」

獨孤虹也不想在此磨蹭時間，他決定五十招內擺平小屈。不錯，他一出手就是不常用的招式，內勁雄渾，火候老到，變招靈捷，不失爲一代宗師的身手，可是由於心術不正，就失去了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派。

小屈像掉落在狂濤駭浪之中。

在感覺上，他全身每一根骨頭，每一根筋或每一寸的肌肉，都負荷了飽和的壓力和拉力，甚至感覺連呼吸氣道都不夠寬敞了。

敵人太强了，他從未設想過自己對付比「八友」中人武功倍增的人物。

此刻老賊一掌平伸過來，看來是那麼平凡，甚至還可以看出他的手背上的青筋及一些老斑。但是，掌一翻一挽，瞬間就是七個不同的變化。

小屈盡一切努力，只能化解五個變化，被一推一拍，重心不穩時又被掃了一腿。

小屈栽出五六步，幾乎倒下。

幾乎在小屈還沒有站穩時，人箭已至，雖然朱烈已到了小屈身邊，但這老鬼殺機已動，絕對不想留他們的活口到處傳話，掌影重疊，掌勁如山，「啪啪」兩聲，兩小又栽了出去。

反正機先已失，處處受制於人，椿步不穩，朱烈已被踢出一丈之外。小屈好些，也被抓破了肩衣。

老賊殺機盈臉，他的部下動也沒動，要不，朱烈早已被擒，似乎要看看他們還能支撐多久。

老賊一滑而至，小屈正要主動攻擊，人家幾乎知道他的招式，竟然準確地抓住了他的左臂，竟被舉起，「嘿」地一聲力摔而下。

朱烈全力撲上，已知無法馳援。而老賊誠心想把小屈當作一個熟蕃薯，爛糊糊地摔在地上，他這一摔不下千斤之力。

小屈雖用父親的心法去了一部分下摔之力，只可惜人在頹勢之中，時間又如電光石火之短暫，沒有充裕的時間來應付這危機。

但所能用的方法都用了。

「蓬」然大震，一個活生生的人硬被摔在石板地上，身下石板碎了一片。朱烈嘶呼着，不顧一切地撲上，只攻不守。

身手相差懸殊，只攻不守也不成。

只是那麼閃爍中七八腳中的一腳，就把朱烈踹出兩三丈之外，而且立即昏了過去。老賊的人發出一陣訕笑。

小屈在石板上蠕動，似乎連翻身都不一定能辦得到了。他的口角處一道血絲蜿蜒流下，老賊抬抬下顎道：「送他上路算了！別讓他活受罪啦！」

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走近，他是獨孤老賊的心腹，一腳踩在小屈的心窩處，一字一字地道：「說句實話，就爲你們屈家留一條根，僅取你一條胳膊，說！屈一塵是不是剛才那個奪劍的幪面人？」

「……」小屈的雙目半睜半閉，面孔慘白不出聲。

「小子，我只再問你一次，只要我的腳一用力，你就會骨碎肉糜……」

不錯，正如此人所說的，只見小屈的右臂在此人小腿上一圈一別，「克察」一聲，順勢在躍起時雙掌一推，此人向一邊無人的牆上砸去。

「蓬」地一聲，震回三四步，正是骨碎肉糜。

一邊的人發出一陣怒吼和驚呼，一齊撲向那具屍體。

獨孤老賊的痴肥老臉抽搐了一陣！好像刹那間受了一次教訓，差點因太自負而小覷了這個小崽子，他嗆着一抹獰笑緩緩地走近。

小屈剛被摔傷，全靠他的沉着，躺在地上就在那短短地盞茶工夫以「太乙玄牝心法」內功，天人合一，穩住了傷勢，把那人摔了出去。

這就是靜、定、慧的奧妙。

但小屈知道，現在才是生死一髮的關頭。雖然父親的心法給了他力量，要全身而退卻毫無信心，這差距太懸殊了。

獨孤虹的腳步爲他的部下們帶來了無比的快意報仇的信心，一個個瞪着血紅的眸子望着小屈。

就在這時，朱烈醒來，一聲不響地奔到小屈身邊，她知道今生要和他廝守是無望了，但能死在一起，不也是差强人意的事嗎？

但小屈掄臂把她推了回去道：「朱烈，快走吧，死一個就夠了。妳可以爲我作點別的事，大可不必賠上一條小命。」

「嘿……」獨孤虹冷笑道：「朱紹基立場不穩，態度曖昧，已不被信任，他的晚輩屢次助敵，上面已有『格殺勿論』的暗諭，今天一個也走不了。」

朱烈道：「你聽到沒有？老賊根本沒打算放生，不如放手一搏。」

「退下去！」小屈怒斥，而老賊已攻了上來，頂尖高手，一代宗匠，絕無倖致之理，招式精博，衍化無窮。

兩小集畢生之力接招，「蓬啪」兩聲，人如風中斷草，又飄出兩丈以外，老賊揮揮手道：「料理一下，馬上離開！」

「是！」有兩人又各自撲向卧地寂然不動的兩小。

就在這時，忽聞有人淩空狂歌而來：

「終日奔波只爲飢，
方纔一飽便思衣，
衣食兩般俱皆足，
又想嬌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
恨無田地少根基，
買得田園多廣闊，
出入無船少馬騎。
槽頭拴了騾和馬，
嘆無官職被人欺，
縣丞主簿還嫌小，
又要朝中掛紫衣，
若要世人心裡足，
除非南柯一夢西。」

只見一個身着灰色破衲衣的老和尚，手持竹杖，有如足不沾地自屋面而來，落在院中，要向兩小下手的人立刻止步。因爲這些人見多識廣，知道人家是凌空蹈虛，是輕功中的最上乘的身法。

獨孤老賊面色木然，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感受，道：「來人可是一勺大師？」

一勺道：「叫老衲一勺和尚就行了！何必客套？」

獨孤虹道：「在下與大師素無過節，大師爲何攔路搶劫？」

一勺道：「獨孤大俠，你可否把話說明白些？老衲不中用哩，耳子不靈，招子也不亮囉！記性不好，忘性可不差，你倒說說看。」

獨孤虹冷冷地道：「一勺，你少賣狂，別人怕你，老夫見的世面可多啦！」

「當然，當然！」一勺道：「大俠是『漢留』中的頂尖人物，紅得發紫，紫中透黑，長袖善舞，上下其手。而且膽大包天，非但敢和佞臣劫你們主子的十二大箱珠寶，居然還和北邊眉來眼去，私通款曲。這還不說，在貪心不足，吃慣了嘴之下，居然又多了一個行當，販賣起人口來哩！我說獨孤大俠，聽說你還有個怪癖，喜歡在黃金堆前飲酒，我看你和李柏舟差不多，他因小相公的秀色可餐而丟了人質，恐怕要垂頭喪氣回星宿海吃他的老米飯哩！你則因『金色可餐』也丟了人質，你們這一對活寶，可眞是『二人上梁山——一對大拉蘇！』」

獨孤老賊的臉皮雖厚，當着一干屬下，老臉也燒了盤(紅臉)，冷峻地道：「一勺，識時務者爲俊傑，就憑你們這幾個遺老，胳膊扭不過大腿，絕成不了大事。一勺，十二個大箱子是在下受人之託代爲轉運的，如果還給在

下，一定領情而有所回報，尤其你是出家人，要這財貨也沒有用。」

一勺道：「老衲凡心已動，準備還俗，弄些黃金欣賞，說不定還要請教李柏舟一番，到底小相公有甚麼意思呢？」

獨孤老賊知道，和他再談下去，必然把他的裹脚布全抖出來。厲聲道：「老禿驢，這麼說來你是來找痲煩的了？」

一勺道：「老衲是想向你化緣，江南數省，旱澇不均，有些百姓嗷嗷待哺，希望你這位曠世大俠，勇開慳囊，把堆存的黃金拿出一部分賑災，則百姓幸甚，老衲幸甚，大俠幸甚！」

「老禿驢，你準備自衛吧！」

一勺頭也沒回，道：「姓屈的小子，你還要在地上裝死嗎？」

小屈一躍而起，道：「晚輩拜見大師。」

一勺道：「你小子先不用嘴甜，老衲面對這位天下第一高手，小腿似要抽筋，你小子如果眞有孝敬之心，就爲我擋一陣子。」

小屈道：「晚輩謹遵召命！」

一勺道：「小子，我看你常和小朱在一起，別的沒學會，吹牛、嚇唬的功夫高人一等，你的心跳得很厲害吧？」

小屈道：「前輩，晚輩還沉得住氣。」

「過來我摸摸……」

小屈果然走近，一勺伸出枯瘺的左手，往小屈心窩摸了一會，道：「小子，你可眞行，面對這等高手，居然沒有心跳，老衲在你這年紀可差得多，成年兩道鼻涕，晚上還不敢上茅廁哪！」

小屈剛剛被一勺摸了一會，只感一股充沛的眞氣洶湧進入體內，立即導入奇經八脈之中。他却不知道，僅這一點，足抵他苦修七八年「太乙玄牝心法」。

一勺道：「小子你眞要爲老衲擋一陣？」

小屈道：「晚輩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一勺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老衲的大徒伍彥青附敵，小徒做了佞臣的走狗，沒想到你小子倒有這份孝心，所以老衲感激之餘，要送你一首世態炎涼的打油詩，你要牢記，對你有莫大好處：

「花開蝶滿枝，
花落蝶依稀；
惟有舊巢燕，
主人貧亦歸。」

一勺似怕他記不住，又重複了一遍。其實這是十二招武功的名稱，爲：花開並蒂、招蜂引蝶、暴雨滿枝、花落繽紛、惟我獨尊、有心插柳、舊巢雙燕、天火同人(八卦中的卦稱)、貧無立錐、亦步亦趨、雷澤歸妹(八卦名稱)。

這些自然都是王妃教過的招式！只是順序如此排列，小屈感到錯愕不解，甚至以爲有幾招先後排列會有相尅的危險。

一勺似知他的疑心重重，道：「不必多慮，錯不了的。」

獨孤老賊大怒道：「禿驢，你如果不是個銀樣蠟鎗頭，就不必找這等乳臭未褪的東西來搪塞，你儘管走，可有一樁，得把十二個大箱子退回來。」

一勺道：「獨孤老雜碎！老衲前些日子閃腰岔了氣，人一旦老了就不中用哩！就讓這小子試試看如何？俗語說：人走時運馬走膘，兔子背運抬老鵰。說不定你老雜碎要開始走霉運，栽在這小子手中……」

獨孤老賊「嗆」地一聲撤出了藍森森的軟劍。

小屈早已撤刀在手，而且是搶先出手。

這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了，即使論輩份，恐怕也差了兩輩半之多，剛才兩大高手在動嘴皮子，小屈却在唸那首打油詩，也就是在背那十二招的順序。

「花開並蒂」是第一招，獨孤老賊自然也知道一勺指點過小屈，也輸過眞力給他，但絕對不信一夕之下能造就一個不世高手出來。

而這招「花開並蒂」他也認識，所以軟劍根本不予破解而是逆攻。這完全出乎小屈的預料，却在一勺意中。

沒想到第二招的「招蜂引蝶」把馬步不穩，退了兩步的小屈穩了下來。老賊忽然覺得這數百斤重擔應該在小屈身上，却突然壓到他的肩上來了。

也不過是一招「招蜂引蝶」罷了。

老賊一邊不服，却也下了戒心。

那知小屈的第三招「暴雨滿枝」不甚有威力，老賊盪開他的長刀，竟踏洪門硬上，小屈的手都在抖了。

不是他害怕，也不是對一勺沒信心，實在是老賊的功力太深，招術太純太奇，壓力太大了。

那軟劍有如萬條菜花毒蛇騰竄撲噬。可是第四招「花落繽紛」甫出，立刻又穩了下來，對方的軟劍攻守各有一半了。

獨孤老賊是何身份？二十年前就曾單劍力斬倭寇名劍手三十六人，而且未超過半個時辰，力敗武夷雙魔，也未超過兩百招即予挫傷。

現在，對這個十來歲的孩子，只不過第四招，就嚐到了從所未有的心理壓力。

小屈心無旁騖，天人合一，一勺的眞氣沛然與己體眞力相合，相輔相成，滙成巨流，他自己都能感到刀上的力道已經倍增。

更奇的是，還有增無減。

第五招「惟我獨尊」已不再是忽強忽弱了。

第六招「有心插柳」，顧名思義是正大光明，明來明去，兩人硬拆了一

下，小屈僅多退了半步。

一邊的朱烈早已醒來，只是未聽到一勺唸詩給小屈聽而已。如今見他表情肅穆，全神迎敵，幾招下來，居然還能罩住，看來有板有眼。怎麼會半日之間脫胎換骨了呢？

是獨孤虹老賊因一勺大師在一邊而怯場了嗎？

對方的人面色更是凝重，他們更想不通，一位絕頂高手即使不能在三五招內擊斃這小子，也該使他狼狽不堪，招架乏力才對。

第七招「舊巢雙燕」過後，接着是「主客易位」和「天火同人」，這正是招式排列所產生的生尅奇變的極致。本不是甚麼奇招，由於先後排列，以及上一招的餘緒及下一招的承合之故，威力何只倍增，衍化無窮，玄妙無比。

老賊再接「貧無立錐」這招時，眞有如一個人窮得無立錐之地，天地雖大而無他生存的空間，只感小屈的森森窄長之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見之在左，倏忽在右。刀山刀浪充塞於方圓三丈之內，軟劍竟然只有守的份兒。

朱烈呆了。

一勺却連連點頭，而且也有點小小的意外。他雖信把王妃的招式重行排列，搶佔機先攻出，威力必然倍增，也未想到十招之內已迫使老賊只能採取守勢。

「亦步亦趨」是第十一招，可想而知是乘勝緊追的式子，也是爲最後一招鋪路的重要關鍵。

老賊一肚子悶氣，借一聲低嘯發洩出來，本想振作搶回主動。但小屈的最後一招「雷澤歸妹」已施出。

最後一招必是一個段落的總結，威力的重心，衍化的大成，老賊忽感這招已絕了他的退路，既不能退，攻也無路可循，無隙可逞，無計可施。

到此地步，誰都會以自己最有信心的招式配以最後的全部眞力施出，「嗆郎郎」聲中，兩人的兵刃都各自被對方無儔內力震開，變成了近搏。

最單純也最具有吸引力的打法是硬碰。

大力的人遇上同類的人，他們都迷信自己的雄渾內力，只聞「忽嗤」一聲，雙方足下石板下陷四五寸，石屑四下激射，人也各自被震出。

小屈的身子在三丈外空中來了個雲裏翻，落地拿穩了椿，却張口吐出一大口鮮血。

獨孤老賊的身子在三丈外空中搖曳而下，退了一步才拿穩了椿，面色蒼白，軟劍垂下，在夜色中閃爍着冷芒，似在微顫。

如說他們是被對方震出兩三丈外，毋寧說是被他們自己的反震力震出的。

一勺道：「差不多算是平手之局了，只不過，獨孤大俠那口鮮血又嚥回去了，雖然不利，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嚥下去總是臉上好看些……」

獨孤虹的身子微微顫抖，不管他是否吞下了一口鮮血？平手之局即等於慘敗，因爲雙方的身份太懸殊了。

後院中有他的部下約二十人，都像一些人椿釘在那兒，一片死寂，落針可聞，一世俠名就此斷送。

本以爲艾松灰頭土臉，栽得不輕，其實他栽得還好看些，至少是三個蒙面人奪下了他的劍。

所謂世上還有比死更可怖的事，大概也就指這種局面了吧。

終於老賊的部下中有人大叫道：「老爺子，這禿驢一定使了甚麼詭計，咱們也不必和他們講甚麼規矩了！拚吧！」這部下想爲老賊找台階，老賊還不是那麼下三濫，揮揮手，領先拔身上了牆，嘍囉們尾隨離去。

他所以不開口，是因爲即使吞下了鮮血，只要張口，口中還是紅的，絕對瞞不了一勺大師和小屈等人。

一勺大師的兩個徒弟，姚節和文成器奪得三千五百兩黃金，但不幸的是，蒙面人搶得艾松手中的寶劍，趕去切斷王妃的手銬時，已有五六個清廷走狗圍攻王妃。

有呂殿英，齊劍宏、阮哲，閔振東、鐵博古和江漁。

王妃技藝雖高，其奈雙手被銬，雙手握刀，力戰六大高手。這些人中，以呂、齊、阮，閔四人功力較高，可是最痲煩却是江漁。

他以爲目前不必爲王妃多浪費時間，聽說那個極似屈一塵的蒙面人又出現了，他們應該集中全力去對付蒙面人。

因此，江漁大聲道：「各位，讓兄弟來對付她，叫她睡上幾天……」

王妃要搶上風頭也不可能，因爲她不能立刻突出重圍。

於是她搖搖倒下，栽在「百毒居士」江漁的「三日醉」之下。

齊劍宏道：「江兄眞是名不虛傳，這叫甚麼名堂啊？」

江漁得意地道：「這玩藝兒叫做『三日醉』，沒有解藥，三日即醒。」

阮哲道：「設若別人偷了你的『三日醉』對你老兄這麼一撒呢？」

江漁神秘地一笑，道：「我有辦法，但不是解藥，事關隱秘，恕難奉告。」

齊劍宏道：「眞的叫也叫不醒嗎？」

江漁道：「女人最怕格支癢，不信齊兄在她的腋下試試看。」

這些人當中鐵博古較好色，所以經常到閔宅去享受溫柔之福，他表示不信道：「有這等事？小弟倒要印證一下，以增見聞……」

鐵博古走近王妃倒卧之處，衆人也跟了過來。此處是這兒唯一的鐵匠舖，有個不小的院子。鐵博古彎身要去摸王妃的腋下。

人類受好奇心驅使，美化了性的表面，比喻說，很多人會以為富家千金和小家碧玉不同，王妃和民婦更是不同，甚至於就連生理也不完全一樣。

鐵博古在衆目睽睽之下去摸王妃，即基於這種好奇心理。但是，他的手快要觸及王妃的身體時，突然空中一聲斷喝「住手！」

鐵博古本就作賊心虛，身心一顫，回頭望去。

一片黑雲在這鐵匠院中，十分暗淡的空中電射而下，斗篷飄展如巨靈之翼，劍芒閃爍中，「刈」地一聲，一顆人頭帶着一蓬猩紅液體飛濺而出。

其他諸人是旁觀者，尚未來得及撤出兵刃。

然而，寒光暴旋，「嗆郎」聲中，至少有四件兵刃已只剩下半截握在手中，有人驚呼暴退，有人呆了。

來人其疾如風，挾起王妃已上了鐵匠舖的屋頂。沒有人去追，是因為他們都夠老練，如果明知出風頭就等於玩命，這風頭是缺乏誘惑力的。

蒙面人切開了王妃的手銬，送回了寶劍。只是錢如水去追蒙面人沒有追上。

由一勺大師帶路，文成器挾着內傷的小屈，繞了幾個圈子來到郊外一家罩在林蔭中的農宅。

其實這是姚節的親戚的房子，人丁單薄，只一老一少住到另一農舍中去了。一到了這裏屋中，發現王妃臥在炕上，蒙面人站在炕前。

另有一人坐在一邊，正是高燁。

高燁見了一勺，可不敢嘻嘻哈哈，躬身道：「前輩援手，咱們就多了幾成勝算了。」

一勺道：「不必客氣，由於一塵的關係，老衲情願犧牲一輩，你就叫我老禿好哩。」

屈一塵這才取下面罩，雖稍蒼老些，儀表非凡，仍是風光霽月、英氣逼人，只是左臂齊肘斷去。

兩小立即大禮拜見屈一塵，尤其是小屈抱住父親的雙足低泣着，屋中充滿了悲愴氣氛。

就在這時，劉培元帶着琴格格和侍女寒梅也來了。原來因寒梅身手太差，帶着她行動不便，只好總是把她放在安全處所。

劉培元見過一勺和屈一塵，也不免唏噓及表示敬慕，琴格格大禮參拜，道：「屈伯伯，我一直相信您必定還好好活着，我娘她也以為……」一時激動，又覺得不便扯上王妃，立即上炕觀察王妃。

屈一塵道：「琴兒放心，妳娘只是中了『百毒居士』的『三日醉』，即使無解藥，三日內即可自動醒來。」

高燁道：「一塵，你和一勺大師的關係是……」

屈一塵道：「我們是忘年之交，本來他比我大一輩，而你我是生死之交，也該和一勺同輩相交，大師最不喜歡客套。」

高燁道：「能伸這孩子不負衆望，天資聰明，又肯吃苦，現在我恐怕已不是他的敵手……」

屈一塵道：「高兄不要過譽這孩子，他才練了幾天？」

劉培元正色道：「屈大俠，這你可就不清楚了，像『燕京八友』中的人物根本不是他的敵手，兩個勉強能和他打成平手，這都是王妃傳的刀法高明……」

朱烈道：「還要加上高前輩的輕功才行。」

一勺道：「精彩的你們還沒見過哪……」他說了小屈力戰獨孤虹的緊張情景，諸人都不僅眉飛色舞。

姚節道：「在下跟家師數十年，也見過不少的火爆場面，像屈少俠的不卑不亢、不屈不撓，聰明伶俐，一點就通的過人資質，在下平生僅見。尤其是臨危沉着，眞正做到了天人合一，外鶩不侵的境界，敝師兄弟虛度五十，望塵莫及。」

屈能伸道：「姚大俠，這太過份誇張了。其實晚輩內傷不輕，而且主要是大師把本門的刀法招式重行排列產生了難以想像的威力。」

一勺大師道：「重行排列招式，本就是你們這一派的特長，你爹和王妃之所以所向無敵，主要是善於排列招式，使之生尅變化無端，非但威力倍增，對方再高，也無法猜測下面的招術衍化。」

小朱道：「莫非屈伯伯和王妃是……」

一勺道：「他們是同門，王妃是他的師妹，可是這關係一直守密到現在，原因是他們的立場不同，若非如此，王妃也許不會站在『漢留』這邊，甘願放棄清廷的爵位呢！」

一勺道：「能伸這孩子好好調教，堪當重任，他受了內傷，哪一位先為他調息療治一下？」

高燁道：「由我來吧！」

一勺道：「還是請劉大俠先來吧，大家輪流着，老衲先要和一塵及高大俠談談迎敵之事。」劉培元去為小屈療傷，姚節、文成器護法。

小朱和琴格格則看守着沉睡的王妃。

朱烈低聲道：「阿琴，妳見了屈伯伯，有甚麼感受？」

琴格格道：「我……我很希望有這麼一位父親……」

朱烈喃喃道：「我也是……可是他不就等於妳的父親了？」

琴格格正色道：「絕不，屈伯伯和我娘的感情極深，但光明正大，一絲不苟……」

此刻在另一屋中，三位高手面色凝重，高燁道：「一塵昔年負傷太重，能恢復到今日的情況，已經很不錯了。好在有一勺大師撐着……」

屈一塵道：「你不知道，一勺大師不能開殺戒……」

高燁愕然道：「這是為甚麼？我們和漢賊不兩立，有甚忌諱似乎都該一時從權了。」

屈一塵喟然道：「大師的父兄昔年在朝為官皆死於馬士英及阮大鋮之手，所以大師對南明不感興趣，只儘力救助百姓，曾在亡父靈前發過誓，今生絕不為南明殺生破戒，但也不再報仇。」

高燁無話可說了。此仇不報，這份涵養襟胸已令人心折，至於他對南明不感興趣，也無可厚非。目前的南明所作所為，實在激不起明眼人的同情。

高燁楞了一陣子道：「這麼說，你們兩位高手都只能有限度的幫忙了？」

屈一塵點點頭道：「不過，在總對決之前，我會先零碎收拾幾個人。」

一勺喃喃道：「依老衲想，三天內，還有高手南下，這是一次決定性的硬仗，老衲的全部希望放在你的那小子身上。」

屈一塵道：「僥倖成功一次，大師不必對他期望過高。」

一勺道：「我知道你和王妃都還有新招沒有傳他，尤其是你，這些年來必有新的創意，通通傳了他之後，我們以三天時間，各出一半的眞力，灌輸給他，老衲再幫他導引消化……」

＊　＊　＊

這天晚上，屈一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傷了李柏舟，宰了呂殿英，救出了鐵貝子，但朱烈並不感激，儘管鐵貝子捨命幫過她，但她心中容不下第二個人。

屈一塵主要是去宰上官行、呂殿英以及去擄江漁要他救醒王妃的，但上官行和江漁正好不在家。

朱烈對鐵貝子道：「你是有爵位的人，甚至在坐龍椅的排列順位方面，你也沒有超過第十五位，前途無限，你還是自動回去吧！」

鐵貝子道：「我已是武林中人，自這次南下，我發覺我的確不是作官、消閒、享受榮華富貴的人，我適合於漂泊流浪生活。」

朱烈也不再理他，本來她曾打算宰了他的。

第二天深夜，江漁被生擒，他知道不合作可能這條小命不保，只好施行瑜珈「照心術」叫琴格格呼喚，大約兩盞茶工夫王妃醒了。

當她看到屈一塵時，這情景是無法描述的。這在屈一塵來說，以兩句詩可知端倪：

「秋水雙瞳中有我，
不須明鏡照芙蓉。」

「一塵……」

「阿凡……」兩人的手握在一起，諸人走了出去了。

＊　＊　＊

秋風秋雨籠罩着野狼谷，這兒已無野狼，只是傳說這兒曾為戰場，明清雙方在此死了七八百人，所以不免有鬼的傳說。

雙方的總帳就在這了結。由於敵方的人數五七倍於一勺這邊，他們倒未弄鬼，但一勺却不能不防。派出丐幫忠貞弟子百餘人在谷口監視。

風在呼號，雨在飛旋，雙方的人都變成落湯鷄。而屈一塵已不再以蒙面人出現，他首先面對敵人大內供奉乾清門行走的二人之一「終南十五指」萬杰道：「屈某昔年在清方臥底，自信小心翼翼，未曾暴露身份却突遭清方狙擊，而且還有『漢留』的人……」

對方數十人中，以兩個大內供奉萬杰及艾松為首，其次是李柏舟、朱紹基、伍彥青、上官行、李信以及「八友」所餘下的幾人。對方不出聲，屈一塵續道：「在下已完全查明，昔年為了總舵之位，獨孤虹出賣了在下，且曾配合圍擊使在下負傷。至於半途變節的，更不乏人，上官行何在？」

上官行也不再蒙面，道：「良禽擇木而棲，在下沒有甚麼不對。」

「伍彥青何在？」

「老化子在此，姓屈的，今夜可不容你跋扈橫行。」

屈一塵往雙方中央一站道：「一勺大師在此，在下一方面為『漢留』除害，一方面代表一勺大師，為窮家幫清理門戶……」

這兩人甚是膽怯，但又不能不出頭，兩人暗暗嘀咕了幾句雙雙走出。但伍彥青用竹杖，上官行用劍。

風雨不停，谷中能見度極低，三人開始移動游走，四週的人只感雨水向外激射，三個影子在泥水中騰挪閃滚，刀浪滚滚，兵刃上的撥風聲伴着閃電及雷聲，谷中充滿了陰森森的殺氣。

「嗷……」兩聲慘嗥，一左一右，兩個人體已經飛出，左邊的是上官行，胸前一個血窟窿，右邊的是伍彥青，咽喉全被切開。前後整整是五招。

由於李柏舟負傷，艾松栽了一次，「終南十五指」萬杰顯然是此行的總指揮，他的綽號由來是因為他的雙手多出五指，右手多出三指，左手二指，有如二把蒲扇。

因此，他練成了奇絕的掌法。此刻萬杰揮揮手，有人拖走了屍體，突然一聲「拿下」。李信、阮哲、齊劍宏和閔振東立即撲向朱紹基。

朱紹基大聲道：「萬老供奉、大敵當前却自亂陣脚，這……」

李信冷笑道：「兩小被擒，你却把他們丢出窗外被高燁接住救走，押解王妃訂製囚車，你又前去買通莫鐵匠，幸事先發覺，你還有甚麼好說的……」

朱紹基早知已罩不住了，他作的也是反間，像屈一塵當年一樣，也相當成功，使很多人都討厭他，小屈即為一例。

朱紹基瞬間亮出仙人刺，一招三式，明攻李信，却掃向齊劍宏。朱紹基深藏不露，他的功力不在李柏舟之下，齊劍宏自救不及，腰被挑了一尺長的血槽，但仙人刺的去勢未完，再攻閔振東。李信萬沒料到，朱紹基的目標是他這個叛賊，「刈」地一聲，仙人刺回擊，李信的雙腿迎面骨稀爛。

清廷這邊大亂，因爲誰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內奸？所以也沒有人來救，朱紹基一陣狂攻，又打倒了閔振東和阮哲。沒有人下令，雙方陷入混戰。

在混戰中萬杰沒有動手，一個動手但不殺人，眞正宰人的是屈一塵、高燁、王妃、朱紹基、劉培元和三小。

才不過兩盞茶工夫，劉培元和高燁輕傷，對方的「八大錘」及「八友」中人物已全死光。一勺大師作「天龍禪唱」喝止，道：「萬大俠，現在是對決單挑的時候了。」

萬杰道：「久聞一勺大師武功蓋世，萬某今夜……」已排衆而出，但這邊走出的却是屈能伸。萬杰不由盛怒道：「大師如此輕率？不嫌有失身份嗎？」

一勺道：「實不相瞞，此子的功力已與老衲等相伯仲了。」

屈能伸知道今天面對的這個比獨孤虹可能還要厲害，按照幾位前輩的計劃和安排，又搶先出了手。

三天不長，但小屈的這三天眞有如脫胎換骨了。

攻出第三招時，萬杰忽然搶回先機，小屈被摔出五步之外，萬杰一搖三擺地走過去，朱烈和琴格格尖叫要撲出去。

但是，這工夫小屈居然如行屍一般，膝未彎肘未曲，人已站起，再度搶先攻擊，勢道之猛，連萬杰也不禁皺眉。

大約又是第八招，小屈再度被砸出。顯然，萬杰比獨孤虹高出一籌有餘，可是這次小屈連動也未動一下，萬杰道：「一勺大師，如果你的功力眞的和他伯仲之間，你還是趁早投降吧。」這時忽然有人驚叫了起來，只見小屈一躍而起，大踏步地走向萬杰，萬杰心底有一寒意，雨還在下，在濛濛雨絲中，他望着這個一身泥漿的大孩子，他幾乎不信有人能挨他兩掌而不受嚴重內創的。

於是他又揚起了蒲扇似的大手，他未攻出，小屈先到。這次萬杰在十招內沒有取勝，過了十五招忽然覺得內力也未必能勝這小子，在招術上這小子乍看輕鬆，但發出後的變化奇怪無比，於是萬杰陷入苦戰。

而此刻艾松向屈一塵叫陣，王妃却接了下來，她的刀法眞正發揮了潛力，屠龍剪深猛無儔，絕不想到王妃的刀法居然是天下無敵的。

大內供奉萬杰越打越窩囊，二十五招竟未再擊倒這個大孩子。

在第五十二招上，萬杰眼被雨水迷住，就在他一拂的瞬間，小屈像是多了一隻手，實實地砍在萬杰的後側肋骨上，發出了力折濕枝的聲音。

在萬杰踉蹌後退中，李柏舟疾射過來，一勺把他擋了下來，未出二十招，被一杖擊中肚皮，退着咳嗆不已。

而艾松此刻已被王妃刺了一刀，就在艾松瘋狂反撲時，一個人影自倒地的屍體堆中射向王妃。屈一塵大叫「阿凡當心背後……」似已遲了，眼見來人的長劍已到了王妃背後的一尺左右。

但是誰也未曾想到，幾乎同時，五七步外一棵不太大的樹上枝椏中也射出一道人箭，「嗆」地一聲兩劍相接，行刺王妃者的長劍只剩下了半截，救王妃的是錢如水，因爲她有削金斷玉的寶劍，她本以爲來人劍已斷，必然知難而退，那知那人是獨孤老賊，由於敗在小屈手中，而小屈的武功又是王妃教的，他誓報被折辱之仇，況且他丢了十二個大箱子，已不容於那些人，必有「五廣」「五彪」等殺手永無休止地追殺他，所以他抱着必死的決心孤注一擲。

半截劍突然出手，錢如水絕未想到。「刈」地一聲，只有劍柄在錢如水的胸骨之外，而此刻正好屈一塵也到了，刀上寒芒在電光下一閃，獨孤虹的一隻左手已飛了出去，而屈一塵已抱住了欲倒的錢如水。

錢如水口鼻中流濺着血水，隨雨水冲下，道：「一塵……眞……想不到……我是這……這樣躺在……你的懷中的……可是我仍然……很慶幸……要不是這樣……我怎麼能……」在雷震電閃下，她的眼已閉上，青森森的臉色似噙着一抹差强人意的滿足笑意。

王妃悲聲道：「都是爲了我……」

獨孤虹已逃走了，艾松被高燁補了一劍，屍體泡在雨水中，李柏舟也跑了。

萬杰忽然醒過來，道：「一勺……請告訴我……這小子學了王妃和屈一塵的刀法，萬某……前所未見……這到底是什麼刀法？」

一勺冷冷的道：「『菩薩刀』。」

萬杰仰天悲呼道：「萬某微末之技，因緣際會，有機進入大內，即夜郎自大，不可一世，我這種人活着還有什麼意思。」揚起蒲扇大手拍向天靈。

但一勺大師的竹杖挑開了他的手，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萬老賊，你能頓悟前非，應該多糟蹋幾年糧食，站起來，一道走吧。」

朱烈見人家父子團圓，母女孺慕情深，觸景傷情之下不告而別。由於小屈去追尋朱烈，琴格格在心灰意冷之下也出了家。

菩薩是大慈大悲的，然而，酒醉的菩薩手中有一把刀又如何？(全文完)



上文提要： 余顧南與信水君久別重逢，才得悉最近杭州城有一個叫「興魔會」的組織將成立，廣邀邪派高手參加，羣豪懷疑主持人就是嚴敬重；信水君把余顧南帶往靈隱寺，欲把全套「神龍刀法」授予他，第二天却又不辭而別，余顧南遂回杭州城找他，却遇上西鴻翦仲台及其隨從，翦仲台得悉余顧南是齊雲高之徒，便着其徒翦學鴻與他較量，翦學鴻不敵，欲出絕招……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魔教正式成立　廣招邪派高手

激鬥間，翦學鴻雙拳齊出，速度極快，有個名堂，喚「明駝千里」，但余顧南左臂一沉一掃，一招「孤雁尋羣」，便將他雙拳化解。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他右掌急揮，使出一招「破薄而出」！

這一招不但速度快，而且有出人意表之功，翦學鴻不虞有此，大吃一驚，倉惶後退，堪堪避過。

余顧南鬥了百多招才摸清其拳路變化，一舉迫退對方，豈肯放過此一良機？是以標前一步，雙掌自兩邊分擊，名爲「彩雲追月」。

這一招蘊藏的變化甚多，翦學鴻雖是武林紈袴子弟，但到底系出名門，見識不凡，知道厲害，忙採取守勢，誰知余顧南掌到半途，左掌突然提高，右掌下沉，避過對方雙臂，直擊要害。

翦學鴻避無可避，電光石火之間，突然一個急轉身，但聞「蓬蓬」兩拳，余顧南雙掌已印在其背上。

余顧南正在高興，不料雙掌隱覺對方體內傳來一股反擊之力，旋見翦學鴻下身向後凸出，再突然一個反撞，身子反撞入余顧南懷中，再一拱後背，屁股突起，反撞余顧南下陰。

這一着不但動作突兀怪異，而且出人意表，大出余顧南意料，急切之間，抽身後退，左脚抬起一蹬，踢在翦學鴻臀上，但覺一股潛力湧來，去勢更速，幸好他臨危不亂，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落下。

翦學鴻吃他右脚一蹬，幾乎失却重心，蹭前兩步，所幸根基紮得穩，才不至出醜獻乖。

這幾招兔起鶻落，招來滿堂喝采聲，兩人重新面對面站着，要尋找對方的破綻和空門。翦仲台暗道：「齊東雁的徒弟，好生沉得住氣，鴻兒毛躁，再鬥下去，說不定會栽在他手中！」當下輕輕拍掌道：「好好，老夫喜見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一場平分春色，難分勝負，就此結束吧！」

不料翦學鴻不知其叔的用意，忿忿不平地抽出刀來，道：「拳脚比鬥，你可作縮頭烏龜，若用兵刃，勝負高下立分，小子，你敢與少爺再鬥一場麼？勝負只怪自己學藝不精，與師門榮辱無關！」

翦仲台暗罵他笨蛋，正在斟酌詞句，準備化解，不料余顧南已抽刀道：「在下若不答應，恐要吃各方好漢恥笑！動刀你那駱駝峯便派不上用場了，在下就不信，你敢用尊臀撞我的刀口！」

一句話惹來滿堂笑聲，翦學鴻怒不可遏，飛身撲上，舉刀便砍，他用的鋼刀與中土一帶不同，略短而彎，刀鋒又薄又快，舞到急處，就像風車般，刀鋒沁出冷森森的寒芒，教人胆戰心驚。

余顧南一刀在手，胆氣頓壯，玄

鐵寶刀見招破招，毫不退縮，他刀法變化不如翦學鴻，但卻自然而然有股磅礴的氣勢。

翦仲台見余顧南年紀輕輕便有此氣勢，又羨又妒，暗道：「怎地老天爺不讓老夫遇到一個像他這樣佳質的弟子？這小子只跟齊雲高四年……嘿嘿，當眞是後生可畏，再過幾年，咱們這些老傢伙都要退位讓賢了！」

余顧南的刀法中有許多是自創的，大違常規，威力雖不如神龍刀法，但翦學鴻反而覺得難以應付，縱使他習武時間較長，但一時之間也落在下風。

余顧南開始施信水君所授的新招式，尚覺生疏，到後來越使越順手，翦學鴻便更覺難以應付，幸而他的功力及經驗到底較佳，因此一時之間還不致於一敗塗地，可是翦仲台臉上可有點掛不住，同時也怕侄兒落敗，影响自己的聲譽，是故忍不住用「傳音入密」大法道：「鴻兒，沉住氣，先穩住守再思反攻！」

旁人雖聽不到他說些什麼，但瞞不過「不愁僧」一對利眼，立即道：「翦西鴻，你這一招有失身份吧！」

翦仲台老臉微微發熱，訕訕地道：「老夫用那一招有失身份？」

「你暗中提示，不公平！」翁皓道：「假如咱們開口提示小余，料你也會覺得不合理！」

翦仲台冷笑一聲：「老夫若提示，還會是這種局面？兩位要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腹，老夫也無話可說！」

「不愁僧」道：「以閣下之身份，料亦不會做出偷偷摸摸的事來，總之任由他們決鬥，咱們仍然端坐不動就是！」

翦仲台自知理虧，又不肯認錯，冷哼一聲，專心注視兩小比鬥，看來翦學鴻越來越艱難，而余顧南則越來越勇，忍不住道：「算啦，印證武功，可非有國仇家恨，既然平分春色，便當作打平吧！」

翦學鴻喚道：「師父，徒兒未敗，尚可挽回……」

「住口！又非要決生死，印證武功罷了，何況刀槍無眼，任何一人受傷都不好……」

翦學鴻甚少見乃叔對自己如斯厲言疾色，呆了一呆，余顧南刀已至，但離肩寸餘，便已收手，彈腿跳開，道：「不算不算！」

翦仲台鐵青着臉道：「看人家多有禮，還不謝余少俠。」翦學鴻沒可奈何地向余顧南抱抱拳，目光怨毒之至！

余顧南忙道：「彼此份屬武林一份子，不必客氣，在下能略佔上風，只是翦兄不適應在下雜亂無章的刀法而已！」

這句話聽在翦學鴻耳中，又是另一層意思：你連雜亂無章的刀法也應付不了，遑論其他了！是以他冷冷地道：「剛才翦某只求摸準刀路，少攻幾招，並未落敗！至於余少俠那些不是雜亂無章的刀法，未知幾時有眼福欣賞一下！」就憑這句話，已知樑子結定！

余顧南結結巴巴地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話未說畢，翁皓已截口道：「小伙子，趕快回來喝酒吧，越描越黑！」余顧南又向四周抱拳，再向翦仲台點點頭，然後回座，翦學鴻當然不敢再找碴子，悻悻然回座。

翦仲台呵呵一笑，道：「余少俠的刀法，絕非雜亂無章，未知是出自那位高人？」

余顧南紅着臉道：「小時候晚輩在鏢局呆過，那些鏢師東敎一招，西敎一式，不收效果，後來遇到信水君前輩，方得其啓蒙，並授了幾招『神龍刀法』，因閑時無聊，因此胡亂創了幾招玩玩……」

翦仲台吃了一驚，暗叫一聲不得了，臉色又是一變，緩緩地道：「恐怕不止你一人之力吧？老夫看得出，裏面有你們『神鼎門』劍法的痕跡！」

「當然，家師也常指點晚輩！」

翦學鴻道：「二叔，咱們還是吃菜吧，吃飽了飯還有事辦！」

「放肆！難道愚叔不會安排，只顧吃喝，不思長進！」翦仲台語氣生硬，但目光卻充滿了憐愛！

余顧南回席，不愁僧舉杯道：「小伙子，貧僧今日要爲你破一次戒！」言畢將杯中酒一飲而盡，余顧南甚是感動，忙亦舉杯狂飲。

翁皓哈哈笑道：「老和尚一年破戒幾趟？」

不愁僧一本正經地道：「貧僧已逾半年滴酒不沾唇，除非遇到甚麼特別高興的事。」

余顧南忙道：「不管大師一年破戒幾次，晚輩都深感榮幸！」

不愁僧上下打量他幾眼，道：「你這小子眞的越看越順眼，貧僧好不羡慕齊雲高！嗯，貧僧決定送一件禮物與你，你要甚麼？」

余顧南受寵若驚地道：「有大師此言，已勝千百件禮物，晚輩並無甚麼需要。」

翁皓罵道：「笨蛋，老和尚的壓箱本領多得很，你只要能學上一項，已夠你終生受用不盡。」

不愁僧道：「不必你打邊鼓，貧僧自有主意，待幾時有空，貧僧點撥你一下刀法。其他的因你已拜名師，不敢越廚代庖，以免令師誤會！」余顧南大喜過望，連忙拜謝，却讓不愁僧拉住。「和尚最怕禮數，否則豈能做到不愁？吃菜！」

翁皓又道：「和尚，這幾天杭州龍蛇混雜，恐怕有一場熱鬧，只是這場戲如何開場，還教人想不通。」

不愁僧臉上嬉笑之態全斂，道：「山雨欲來風滿樓，貧僧只怕腥風血雨弄髒了大好的杭州城，若西湖變成血

湖，當眞大煞風景。」

「此事也許已醞釀了許久，但酒鬼居然聽不到一絲風聲，演戲的是甚麼角色，思之已知泰半。」

不愁僧又恢復嘻嘻哈哈的神情，道：「事情若要發生，誰也不能挽救，何須杞人憂天？酒鬼，你怎不喝酒了？」翁皓哈哈一笑，剛舉起酒杯，樓梯又傳來一陣鞋履聲。

高立道：「莫非又有甚麼牛鬼蛇神來了？」言畢，梯口走上來十多個男女，爲首那人一張國字形口臉，望之甚有威儀，五十餘年紀，滿臉紅光，甚是健壯，他背後的男女，年紀都在十八至三十間。

一個年約廿七八歲的漢子高聲道：「小二，有位子沒有？給咱們兩張桌子。」

小二上前招呼，哈腰道：「今日客滿，諸位請稍候。」那漢子望着老漢，徵詢其意，老漢點點頭，示意稍候，一對利眼却四處打量。

翁皓低聲道：「此人莫非就是『鐵劍門』的掌門屈千秋？」

不愁僧頷首道：「不錯，跟小二交談的漢子是其大徒孫盛，背後穿藍衫的是他兒子屈成龍。」

「鐵劍門行事正派，只是這屈千秋傲岸自高，少與同道來往，聽說他那套『霸王劍法』十分威猛，敗了不少高手，可惜酒鬼未曾開過眼界。」

不愁僧微笑道：「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爲謀，說不得甚麼傲岸自高！他門下弟子亦人人規矩，正派得很，否則『鐵劍門』至屈千秋才第二代，名頭亦不會這麼响！」

說至此，那屈千秋已發現不愁僧，走了過來，不愁僧忙長身道：「想不到在此巧遇施主！施主不在家裡課子敎徒，勞師動衆來杭州，有何貴幹？」

屈千秋詫聲反問：「難道大師不知道，杭州將有大事發生？大師不是爲此而來，又是爲何？」

不愁僧笑嘻嘻地道：「因聽到一點風聲，故而來湊湊熱鬧，却不知實情！」他邊說邊讓位，小二忙搬了張椅子過來，屈千秋推讓了一下才坐下，不愁僧替他們介紹一番，翁皓替屈千秋斟酒。

屈千秋木訥得很，說話之前常須先考慮一下，翁皓覺得不甚痛快，遂低頭喝酒，不愁僧却急不及待地問：「施主可知詳情？」

屈千秋道：「屈某打聽到一個消息，謂『毒書生』丁鶴成立了一個甚麼『興魔會』，據說要集合所有黑道高手，與白道中人拚個死活，屈某怎能袖手旁觀？是以……咳咳，想不到如今杭州來了這許多高手，屈某是杞人憂天了！」

翁皓忙道：「非也，屈兄來得正好，誰不知你嫉惡如仇？有你在場，羣魔懾服，省却了許多事。」

屈千秋道：「嫉惡如仇乃本門宗旨，屈某身居首位，更不敢違背。至於翁兄後面那半句，實不敢當！」

翦仲台隔遠道：「在諸位心目中，老夫大概是被嫉的一份子了。」

屈千秋轉頭問余顧南：「少俠，未知這位自稱老夫的是何許人也？」

翦學鴻怒斥道：「不知天高地厚的糟老頭，你連西鴻也不認識，還敢在此誇誇其談！」

屈千秋道：「誰叫西鴻，屈某的確不知道，天下這般大，千千萬萬的人，說不定有百十個叫西鴻的。」

翦學鴻罵道：「糟老頭，你別借瘋罵人！」

翦仲台輕咳一聲道：「翦某草名仲台，屈兄大名，翦某在西陲亦有所聞，今日得以相會，幸何之有！」

屈千秋這才作出恍然大悟之態。「喔喔，原來是大名鼎鼎的東雁西鴻之西鴻！請恕老朽眼昏，不識泰山。」

「屈兄來此，料是爲了滅魔？」

「不敢當，老朽以一己之力，怎敢誇稱滅魔？不過欲爲武林正義盡一分棉力罷了。」

他表面上說得溫和，實則句句針鋒相對，翦仲台不便發作，心頭不痛快，忙呼小二送酒。俄頃，已有食客會賬，屈千秋帶徒弟兒女走過去，這席依然只剩下余顧南、翁皓和高立。酒樓裡平靜了一陣子，不料須臾，梯口又傳來一陣沉重的步履聲。

樓上食客都不期然地轉頭望過去，但見兩個袒露着前胸的強壯漢子走了上來，背後跟着一位姑娘，那姑娘一身紅衣如火，眉眼帶着幾分春意，又俏又蕩，敎人一望，心頭便怦怦亂跳，翁皓認得她是丁鶴的大徒洪蓮。

洪蓮一對勾魂攝魄的眼珠子往樓上食客一掃，不知爲何，亂哄哄的酒樓，一下子便變得鴉雀無聲。前面那精壯的漢子高聲道：「諸位且住，敝會洪香主有事宣佈！」

食客更加屏息而觀，只有翁皓道：「且慢，誰知道你們是甚麼東西？老夫爲何要聽你的命令？」

那兩個漢子倏地一轉身，以背對着羣豪，但見他後衣繡着兩個黑字——興魔。刹那間，酒樓上又像一鍋開水般鬧騰起來。羣豪來杭州，均爲興魔會而來，但興魔會正式出現，還是頭一遭。

翁皓哈哈笑道：「好好，你們也眞夠坦白，自認是魔！憑此，老夫便且聽你們放屁！」

屈千秋亦附和道：「不錯，且聽他們放甚麼屁！」

洪蓮格格笑道：「老人家眞風趣，咱們若是來此放屁的，老人家又甘心聽之，不是願當聞屁精麼？」

屈千秋吃了一記悶棍，惱羞成怒，罵道：「臭丫頭，再敢放厥詞，老夫立即收拾你！」

洪蓮又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老爺子好大的火氣！憑你屈大掌門的

身份，與一位無名後輩斤斤計較，也會弱了你的身份！」她突然一斂面容，取出一張大紅帖來，道：「這是本會成立典禮的請帖，只因近日杭州城內的各路好漢雲集，未能一一親手派發，是故本會會長令賤妾來此宣佈及邀請各位英雄參加！」

傳聞中的事，終於揭開了，羣豪又靜了下來，靜聽她宣佈。忽然下面有人喚道：「且慢宣佈，老夫在下面聽不清楚。」話音一落，梯口又多了一個鶉衣百結的叫化子。

此人又是余顧南的舊相識——丐幫六大長老之一的白富貴！幾年不見，白富貴的鬍子更加雪白精亮，衣衫雖破爛，却洗得十分乾淨，看來比以前更加精神健壯。

酒樓上立即有人低聲道：「此人乃丐幫的白長老。」

白富貴問道：「小妮子，貴會成立大典，可有好酒菜吃麼？是否任人吃喝至走不動為止？要不要送禮？」

洪蓮滿臉笑容地道：「那當然啦，就怕請不動長老，本會總舵主規定受邀嘉賓，不必送禮。」

白富貴道：「貴會金銀堆滿山，不怕人吃喝，老叫化自然去，不但如此，而且必把徒子徒孫全帶去。咱們窮，平素沒吃過好東西，難得有此機會讓他們解解饞，一來為自己積點德，二來替貴會佈點善，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老叫化先此謝了，只是先此聲明，屆時若咱們叫化子吃不飽的，鬧起事來，老叫化恐亦控制不了！」

霎時間，酒樓中爆出一陣哄堂笑聲，白富貴不但說得風趣，而且語藏機鋒，洪蓮自無聽不懂之理，也虧她鎮定，臉上笑容不改地道：「敝會金銀不多，但要請諸位吃喝一頓，還勉强付得起，白長老但請放心！」

白富貴道：「咄！既如斯，幾時有好東西吃，還不快宣佈。」

洪蓮輕咳一聲，高聲宣佈：「本會籌備已久，得各方好友垂注，雲集杭州，令本會上下受寵若驚，本來成立日期乃在下月，今因好友們來杭已久，盛情感人，是以決定提早成立，茲訂於後日，即七月十五日成立，屆時略備小酌款待。又因本會人手不足，未克一一親自將請柬交與諸好友，是以一律歡迎，無須持柬，却拒不收禮……」

白富貴截口道：「小妮子，你說了這許多廢話，至今尚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洪蓮微微一笑。「賤妾尚未說畢，長老又怎知我會遺漏？」

席中有人道：「廢話少說，快說正事，免敗了咱們的酒興！」

洪蓮道：「請各方好友，準於七月十五日巳時到天香樓，屆時本會自會派人款待，若有不週之處，尚盼好友們體恤！」言畢將請帖收了起來。

不愁僧忽道：「慢，發柬的是甚麼人，女施主尚未宣佈！若是尋常人等，老衲豈非遭人戲弄！」霎時間，附和之聲，此起彼落。

洪蓮道：「成立典禮，由家師丁鶴主持。」

翁皓又問：「他是甚麼身份？」

洪蓮神秘地一笑：「屆時諸位自然知道，也許尚能見到本會其他要人，賤妾宣佈完畢，後日尚請準時！諸位且失陪，賤妾尚要到別處宣佈。」言畢帶着那兩個漢子下樓去了。余顧南忙請白富貴入席。

白富貴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已長得這般高大了！令師這向可好？」

「托長老之福，家師一切尚好。」余顧南替他們介紹了一番。問道：「長老不與常幫主一起？」

「老叫化剛趕到杭州，尚未去分舵，因聽見聲音，趕緊上來。」白富貴舉箸便吃，老實不客氣。「對不起，叫化子已一整天未吃過飯！」余顧南覺得他比以前開朗了許多，料心情愉快。

忽然有人高聲道：「諸位，天香樓掌櫃說，他們未曾接過與魔會的生意，咱們上當了！」

另一個忙問掌櫃，「也許他們以私人名義設讌，掌櫃，後天中午可有接到大生意？」掌櫃連連搖頭。

又有人道：「不知與魔會有甚麼詭計，咱們先去追那女的，嚴刑迫供，不怕她不說實話！」說着便有一大羣人也不會賬，衝了下去，掌櫃百呼不應，連連苦笑。樓上有身份的人都仍端坐着，全不將此當作一回事。

高立忽然輕嘆一聲，余顧南忙問道：「高兄有何感觸？可否說與小弟聽？」

高立瞪了他一眼。「你何必明知故問！」余顧南這才省起方菱失踪之事，至今尚未有眉目。不知為何，眼前突然浮現伊人的倩影來，登時悶悶不樂。

不愁僧輕輕拍其肩膊，道：「小哥，咱們先走吧！」余顧南見翁皓仍端坐如舊，不由用詫異的目光望着不愁僧。

翁皓罵道：「笨蛋！和尚要點撥你的武功，還不快去！」

余顧南大喜，連忙拜謝，回頭又對高立道：「高兄且到丐幫分舵等小弟……」

話未說畢，不愁僧已快口道：「今晚你便不必等他了，他最快也得明日下午方能回來。」

高立趕緊問一句：「最遲甚麼時候回來？」

不愁僧食指往桌上一戳：「最遲後早巳時前，在此相會。」他向翁皓點點頭，便携余顧南下樓去。剛至樓下，便遇到那些追洪蓮的好事之徒，乃問之：「那小妮子呢？」

「乖乖不得了，那娘兒好像背上生翅，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咱們分開搜查，發覺其他酒樓並沒有人去宣

佈甚麼成立大典的。豈有此理，活了一把年紀，才吃那小丫頭戲弄，此恨難消！」

不愁僧淡淡地道：「後日巳時，老衲還是會來此。」他拉着余顧南一直往城外走去。

余顧南問道：「大師要去靈隱寺？」

不愁僧笑道：「和尚不住和尚廟，還有甚麼地方好去？」未幾到了靈隱寺，不愁僧身份不同，住在內院客房。「咱們莫驚動別人，就在房內練。」他的客房甚大，其實是兩房打通，是故空間甚大。不愁僧立即令余顧南將所習所識的刀法演練一遍。

余顧南行了一禮，將自己所懂的演練了一遍，不愁僧道：「將你自創的，再一招一式表演一次，待老衲看清楚。」

余顧南紅着臉道：「請大師指點。」當下又將自己所創的刀法演了一遍，不料不愁僧只指出其幾處錯誤較大的地方，余顧南雖感失望，仍欣然受教。

待余顧南將那幾處缺點糾正之後，不愁僧又道：「老衲且教你一套羅漢刀法，這套刀法看似平平，實則易學難精，且是刀法之基礎，你所缺乏的正是基本功。」他先讓余顧南背熟了口訣，然後開始示範。余顧南聚精會神地看着，生恐看漏一招半式。

不愁僧教導方式頗佳，余顧南這人既聰明又勤力，故而上手甚快，一整天，已將七十二招羅漢刀法學齊，最後才將其中之精微詳細解釋，余顧南頓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並深覺其對羅漢刀法之評價極有見地，的確是易學難精。

至次晚半夜，不愁僧道：「今晚不能再練了，好好睡一覺吧，明天也許有場斯殺。」

余顧南在第三天一早便醒來了，胡亂擦了把臉，便提刀在房外練習，但覺對刀法了解大大增進了一步，默思一陣，改良了好幾招自創的招式。

忽爾背後有人道：「小施主這般早便起來啦？」余顧南連忙向不愁僧行禮，多謝他傳授刀法之恩。

不愁僧道：「吃早齋去吧！」至齋堂，寺內許多和尚紛紛過來與他打招呼，都讓不愁僧屏退。「老衲有事要與小施主商討，諸位師兄幸勿打擾。」靈隱寺的和尚隱然很尊重他，忙合什退下。

席間，不愁僧對余顧南勉勵一番。「小施主資質之佳，平生罕見，但最難得的是肯吃苦，又能吃苦。」

余顧南道：「也許晚輩自小失怙，故此較能吃得苦，欲學成終身受用之技藝，絕無取巧之道，不吃苦，那能學到手！」

不愁僧喜道：「正是如此，小施主深明此理，將來成就必不止於此。」

余顧南紅着臉，連聲不敢當，心頭却暗自高興。不愁僧又把羅漢刀法的一些精微要義傳授與他，道：「小施主，老衲望能看到你自創刀法之志得到成就，並預祝你早日成功！」

余顧南見他一本正經，心中更為感激，謙道：「多謝大師指教及提點，大恩難言謝，只恐晚輩不能成材，有負大師之厚望！」

不愁僧笑笑，道：「快點吃，下得山來便差不多了！」

兩人匆匆吃飽，回屋取刀。不愁僧又道：「待會兒估計有一場斯殺，須得小心，不可落單！」余顧南心頭暖乎乎的，忽然又想起信水君來。

兩人出了山門，天地一片昏暗，涼風陣陣，入體生寒。不愁僧忽爾長嘆一聲：「人謂山雨欲來風滿樓，誠哉斯言！此刻杭州城亦正如此，面臨腥風血雨，希望有化解之力……」他回頭望着余顧南，問道：「小施主可有甚麼妙法？」

余顧南沉聲道：「唯一的辦法是以殺止殺！」

不愁僧身子一震，喃喃地道：「以殺止殺？殺生太多，有違天和……不過除此之外，是否沒有辦法？」

「那就得由時機決定了，天時地利人和配合，也許可將這場斯殺消彌！」

不愁僧伸手拍拍其肩，笑道：「小施主睿智聰明，使老衲茅塞頓開！」

「此乃因大師太過關心耳！」余顧南對這位平時滿臉笑容的老和尚，又增加了幾分敬重。

忽然，一陣宏亮的歌聲傳來：「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不愁僧和余顧南轉頭望去，只見一位身材高大健壯，年齡五十的漢子邁步而來，行動極是快速，那漢子看也不看他倆一眼，旁若無人地繼續高歌。「虞兮虞兮奈若何……」何字尾音未落，已不見其人影。

余顧南心頭一驚，道：「此人必是高手，未知是誰？」

不愁僧皺着眉頭，想了一陣，道：「莫非他是『北虎』趙魏漢？除他之外，還有誰有他那種氣質？」

「北虎趙魏漢？」余顧南雖不認識他，但亦認為非此氣質氣勢，不足與乃師匹配，是故道：「晚輩同意大師之見解。」

「連極少涉足江南的趙魏漢也來了江南，這場熱鬧更加可觀！」不愁僧道：「武林四大高手來了三個，不知令師會否聞風而來？」

「還有信叔叔，不知他又去了何處？」

兩人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已至杭州城，一入城便覺氣氛與前不同，街上站滿了翹首而望之閑人，在街上大步而行的，都是腰懸兵刃，身着勁裝疾服的武林人士，這些人都向一個目的地前進。

時尚未屆巳時，但天香樓外已擠滿了人，天香樓大門緊閉，有人用力

拍門，有人高聲阻攔，情況甚是混亂。余顧南一眼便望到「不醉翁」翁皓坐在天香樓樓上憑欄喝酒，忽聞他道：「諸位可曾發覺一樁奇怪的事？爲何綠衣教教主、山西五鬼、天魔教主等人都不在？」

有人道：「已時未屆，尚未到達，絕不奇怪！」

「問題是他們也有弟子在此！老夫認爲，這些人是已到了興魔會總舵！」

又有人高聲問道：「興魔會總舵在何處？」

「老夫若知道，還會坐在此處喝悶酒麼？」

余顧南和不愁僧來至人叢外，余顧南游目四望，希望能找到熟悉的人，可惜只見到常虛谷，歐陽凱和高立等人。人叢中突有人高聲叫道：「已時已屆，不見勞什子興魔會的人，咱們被愚弄了！」

話音剛落，遠處驀然傳來一陣吵雜聲，又聞清脆的馬蹄聲，羣豪都轉頭望過去，俄頃，只見街上馳來好些豪華的雙套大馬車，首輛馬車軒上站着一位紅衣少女，滿臉春風，可不正是洪蓮？霎時間，人羣又騷亂起來。

洪蓮面對羣豪，毫無怯意，高聲道：「諸位英雄稍安勿躁，巳時剛屆，賤妾依時而至，並無遲到，何事喝倒采？」

「臭丫頭，你騙了咱們，還說得這般輕巧！」

「先將這娘子拉下來揍一頓，再慢慢跟興魔會算賬！」

也有人呼道：「咱們要對付的是興魔會的頭目，刁難這小丫頭，有失身份！」

羣豪叫聲此起彼落，亂成一片，忽聞一聲暴喝：「且住，今日杭州城羣英雲集，武林高手幾乎全在此，幾時輪到你們七嘴八舌？」衆人抬頭望去，但見屋頂上站着一位鐵塔似的漢子，正是「北虎」趙魏漢！

洪蓮乘機道：「不錯，這位英雄說得好，爲難賤妾不顯得英雄，敢上馬車的才算得是好漢！」

趙魏漢冷笑一聲：「給你三分顏色，你便開起染坊來了？此處盡是各地精英，會這般容易中你激將計，也不敢來此！先說清楚，上馬車來作甚？」

「由賤妾帶諸位到敝會總舵赴宴，此方顯得敝會誠心誠意，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貴會總舵在何處？」

「賤妾奉命只能領你們去，不能在事先透露！」洪蓮連忙在車上行一禮道：「請恕嚴命在身，敬希亮察！」

趙魏漢哈哈一笑：「就是龍潭虎穴，老夫也要闖一闖！」「颼」地一聲，自屋頂躍下，落在馬車上，別看他身材魁梧，但動作輕巧得像一片葉子，人羣中立即爆出一陣采聲！

洪蓮目光一亮，問道：「尚未請教英雄貴姓大名？」

趙魏漢大笑。「趙魏漢被人視作惡魔，從未被人稱作英雄！還不開車！」

洪蓮目光再次發亮，道：「這輛車只載趙爺，後面的車誰肯上的，請莫遲疑！」不愁僧拉着余顧南躍上第二輛，其他人亦紛紛效尤，眨眼間，十二輛馬車已坐滿了人，但仍有大部分的人未能上車。

洪蓮忙道：「諸位均是敝會嘉賓，不遠千里而來，敝會自不會冷落嘉賓，請稍候一陣，待會兒將再回頭接載！」言畢叫了一聲，馬車便往前走去，兩旁的人都紛紛讓開。

剛轉進另一條街道，背後傳來一陣清脆的鈴聲，但見十來匹駱駝尾隨而來。翦仲台仍然坐在駝背上，呵呵笑道：「老夫賤骨頭，坐不慣馬車，姑娘大概不會認爲老夫膽子小吧！」

洪蓮高聲道：「能請到『西鴻』翦當家的，乃敝會之榮幸，誰不知翦當家的大名？晚輩怎會認爲翦當家膽子小！只是敝會總舵淺窄，恐怕招呼不了您的愛駝。」

翦仲台道：「老夫怎會爲難你？這個你不用擔心，駱駝自有老夫手下料理！」

忽然，屋頂上飛下幾個人來，其中一個落在最後那乘馬車的篷上，笑道：「老夫總算及時趕到，來得及討一頓酒吃！」

洪蓮見車前的人都是異族人，吃了一驚，忖道：「怎地來了這許多不明來歷的人！」又看不到那輛馬車的情況，遂揚聲問道：「未知來者是何方高人？請賜大名，以便稱呼！」

「老夫拓跋齊天！」篷上那老人白髮紅顏，精神矍鑠，呵呵笑道：「荒野山人，料姑娘未曾有聞！」

洪蓮又吃了一驚，此拓跋齊天名頭僅次於東雁西鴻、南龍北虎，與嚴敬重不相上下，但論武功，則未必會輸給四大高手，只因他較少露面，名氣自然稍遜。當下忙道：「西天老神仙之名，晚輩如雷貫耳，怎會不知？貴价及令徒請尾隨馬車吧！」

當下馬車繼續前進，翦仲台道：「拓跋兄不在山裡若練補納之術，巴巴跑來杭州作甚？」

拓跋齊天不以爲忤道：「老夫靜極無聊，下山活動活動！」

翦仲台冷笑道：「拓跋兄說這句話，未免有欺人之嫌！天下何等之大，何處不能供你活動？」

拓跋齊天臉色一沉道：「翦兄自己又因何事而來？以翦兄之聰明，本不應該有此一問！」翦仲台吃了一記悶棍，不由閉上嘴巴。

翦學鴻怒道：「老魔，別人怕你，咱們可不怕你！」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翦仲台將你當作寶貝，老夫卻不將你放在眼內，憑你還未有資格對老夫說這種話！嘿嘿，那當然是令叔爲你撐腰……」

翦仲台截口道：「拓跋齊天，你好歹也是一代宗師，跟小輩計較，沒的教人失望！」

拓跋齊天針鋒相對。「翦兄寵愛令侄，以致他狂妄無人，老夫乃爲你好，方數說他幾句，翦兄若好歹不分，老夫也懶得多說。」

洪蓮見他們不咬弦，芳心暗喜：「他們雖然人多勢衆，但各懷心病，也不見得可怕！」

俄頃，馬車突然停在一幢巨宅之前，洪蓮跳下車，道：「敝會總舵便在此，請諸位下車！」言畢大門倏地打開，自內走出六名大漢，分兩排而立，立即顯出威風來，然羣豪都不是省油燈，紛紛下車，並無人害怕。

拓跋齊天自車篷上躍下，道：「還不帶路？」

洪蓮神色鎮定，道：「請進。」一入門，便見院子裡放了數十張桌子，擺得密密麻麻的，中間一條甬道鋪着大紅毯，一直延伸至聚義廳前。大廳建在石墩上，高出地面六尺，是故還有八級石階。一名中年漢手持摺扇，率人自廳內出來，青白的臉皮、神色晴陰不定，似乎又喜又憂。

拓跋齊天問道：「你便是興魔會的總舵主？喚甚麼名字？」

「區區丁鶴，諸位先上廳再說！」

丁鶴見他倨傲，心頭不快，但不敢妄動，肅手迎客。

拓跋齊天回頭道：「翦兄請上。」

翦仲台道：「還是拓跋兄先請！」

拓跋齊天大笑：「如此咱們並肩而上，省得囉嗦！」他倆並肩上石階，顧盼自如，就似在自己家中般，全不將丁鶴放在眼中，老實說，憑丁鶴，實無資格主持今日這個盛會！不過丁鶴能伸能屈，索性走在最後面。

洪蓮道：「師父，天香樓外還有人，待徒兒再去接。」

丁鶴道：「來杭州城的同道，厚情隆意，給足敝會的面子，千萬不可簡慢！」

拓跋齊天與翦仲台上了大廳，只見廳內擺着八張八仙桌，尚甚寬闊，且已坐了一半人，對拓跋齊天和翦仲台來說，除了少數幾個之外，餘仍十分陌生。丁鶴自後趕上，請他倆坐在次席，道：「兩位老兄，因爲廳內位子有限，是故除令大徒之外，餘者只能安排在院子裡，尚希原諒。」

拓跋齊天目光一掠，道：「小意思，丁鶴，怎不替咱倆介紹介紹座上的高人？」

丁鶴道：「這個當然！」當下逐一介紹，比較聞名的有天魔教教主天一散人、綠衣教教主綠袍老祖、「鬼見愁」青木道人、劇盜「雙刃飲血」薛滿衣、龍虎僧人、陰陽童子、「梅花針」蔣三妹、皇甫快、吳屏藩、唐前彥和山西五鬼等等。

忽然背後有人道：「還有老衲不愁僧、『不醉翁』翁皓和余顧南三人！」當下衆人分頭坐下。

（未完・七）

上文提要：方恨少在壽宴中强出頭，被朱月明的兩大愛將任勞、任怨，再加上「八大刀王」的兩大刀手蕭白、蕭煞夾攻，焉得不敗，溫柔不得不强出頭，本想叫白愁飛，不如省了這口氣，轉叫王小石，都不應手，來的是「女刀王」兆蘭容、「伶仃刀」蔡小頭向她夾攻，正在危殆間，天衣有縫將她救走，再回來救方恨少，他示意要救中恙的羣雄，天衣有縫正將任怨等人收拾，突然來了高瘦個子出來迎戰……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金風細雨樓

控制局面未遂　偷襲得手溜走

目覩的人都不會忘記，在發劍的一剎那間，高瘦漢子手上拿的不是這樣一個又老又黃又破又舊的包袱，而是太陽！

千個太陽，在手裏。

* * *

「天衣有縫」的雙針回刺，「氣劍」暴射，但瘦黃個子雙腿一彈，連膝蓋也不曾曲折過，便把兩名中了恙的漢子踢了起來，替他擋了兩劍。

「天衣有縫」知道他的「氣劍」並沒有命中。

而他已中了對方的「勢劍」。

——也只有是「勢劍」，才能一出手便奪了他的先機，佔了先勢，破了他的「氣劍」！

（對手一直都在宴中，可是深藏不露，自己居然覺察不出來。）

（對方又把煞氣轉移入壽帳之後，引開自己的注意力，而在背後一擊得手！）

他雖然沒有回頭，但已知道來者是誰。

他一直想會會這個人。

他知道自己只要還在京城，遲早都會遇上這個人。

遲早會跟他一較高下。

——沒想到，却在此情此境下遇上。——而且一上來，自己就受了傷！重傷！

* * *

「天衣有縫」仍然沒有回頭。

他只悶哼道：「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道：「遇上我，你認命吧！」

天衣有縫道：「咱們有寃？」

天下第七道：「無寃。」

天衣有縫道：「有仇？」

天下第七道：「無仇。」

天衣有縫道：「你却處心積慮，在此伏擊我？」

天下第七道：「這五個月來，我已跟踪了你七十三次，有廿五次想要動手，但都沒有眞的下手，你可知道爲的是什麼？」

天衣有縫道：「我現在才知道原來那可怕的殺氣，一直緊隨不去，原來就是你。」

天下第七道：「因爲我沒有十足的把握。」

天衣有縫苦笑，鮮血一直自他唇角淌落。

你一向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我對你的『氣劍』，一直都沒有絕對的取勝的把握。」

「今天却給你逮着機會了。」

「既然你是天衣有縫，今天你的大意失神，算是機會難逢。」

天衣有縫長嘆，硬生生吞下一口剛湧上來的鮮血：「既然咱們無寃無仇，你爲什麼非要殺我不可？」

「兩個理由。」

「願聞其詳。」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因爲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我要殺你，你就得死，你死得若不明不白關我何事？」天下第七這樣說着，忽然，他的雙目裏流露着一種奇怪的神色。

一種說不出的神色。

——一向森冷如冰的眼神，忽然轉爲一種英雄痛惜的眼色，而這種眼色，又是在看另一個英雄時才會孕生的。

「因爲是你，我也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天下第七接道：「第一個原因，便是因爲你就是『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慘笑道：「莫不是我的外號也有個『天』字，這就開罪了你不成？」

天下第七肅然道：「因爲『天衣有縫』是『大嵩陽手』溫晚手上第一愛將，要殺溫嵩陽，先殺許天衣。」

天衣有縫嗆咳起來，咳一聲，一口血，好不容易才能說話：「你……要殺溫大人？」

天下第七不答，只道：「第二個原因，也因你是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怒笑道：「這次又犯着你什麼了？」

天下第七道：「誰都知道天衣有縫愛上了溫家大小姐，溫柔。」

天衣有縫忽然激動了起來，：「胡說！」

天下第七道：「可是，要殺溫晚，溫柔是勢在必得的，要不然，誰也難以將溫嵩陽自他的老巢裏引出來！」

天衣有縫怒道：「你們……」

天下第七道：「只要溫柔落在我們的手裏，不怕溫嵩陽飛得上天！」

天衣有縫震怒得全身都激抖了起來：「卑鄙！」

天下第七淡然道：「殺人並不卑鄙，武林中已成名的人物，莫不曾被人殺過、或殺過人？」

天衣有縫憤怒地道：「枉你是成名人物，殺人卻用這種卑鄙手段！」

天下第七全無怒意：「我只要把溫老頭兒引出窩來，再與之對決，誰說這就卑鄙！」

天衣有縫道：「你卻下恙……」

天下第七截道：「下恙的是任勞、任怨他們的事，與我無關，我只負責除掉你，因爲你一直在明在暗，保護溫柔，使我們的人無法下手。在雪橋上你放飛針助王小石，爲的也是救護溫柔。六分半堂雖想重用你，可你志不在此，你只爲要把溫柔送出京城。」

他陰寒的臉上竟有一種說不出的神色：「你來京城的目的，其實也可以說完全是爲了溫柔。」

天衣有縫迄此際還不會回頭。

要是他回頭，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天下第七怎會說着說着，便有了這樣子的神情。

這種神情跟一向陰冷、森寒、傲慢、殘酷、無情的他完全不調和。

——一個多情善妒的年輕男子，或許才會偶爾出現這種表情。

也許天衣有縫也自語言中聽出來什麼呢，但他始終沒有回頭。

天下第七臉上的那種神情，也一閃而逝。

可是天衣有縫卻笑了，他笑一聲，咯一口血，喘一口氣，又笑一聲，「我知道了……」

天下第七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

天衣有縫笑得很痛苦，他一直背着天下第七，但卻仍向着不少在座受制於恙的江湖漢子，誰都可以看出他笑得很痛快。

「我知道你是誰了……」

他笑。

「我一直在查一個人……」

他咯血。

「我知道你做過的事了……」

他喘息。

天下第七恨恨地盯着天衣有縫的背影。

——當一個人這樣地盯着另一個人的背影時，你可以感覺得出來，他不會再讓對方有活下去的機會。

忽聞「哈哈」一聲，一個人笑吟吟的走了前來，正是剛才在壽帳後撲了個空的方恨少。

方恨少在壽帳後撲了箇空，忽見任勞、任怨也掠了進來，以爲他們要對他出手，馬上警戒防禦，不料這兩人卻跌了箇餓狗搶屎，方恨少這下全出意外，一時倒忘了向他們出手，過得好一會才笑得出來。

任勞、任怨狼狽爬起，卻見天下第七已現身出手。

——既然天下第七已然出手，大局已定。

——他們也不急着去收拾這書獃子方恨少！

方恨少聽得天下第七和天衣有縫的幾句對話，泰半都似懂非懂。

他只知道天衣有縫使的是「氣劍」，而天下第七使的是「勢劍」，剛才似是「氣劍」與「勢劍」拚了一招，還不知道是誰中了劍？

他忽發奇想：聽聞王小石施的是「仁劍」，而金風細雨樓裏，還有個善使「無劍」之劍的郭東神，據說洛陽溫嵩陽還精通「境劍」——要是這「五大劍」在一起拚一拚，那可熱鬧了！

他這般一想，又奮悅了起來。

——彷彿生命的前面，還有着許多刺激而好玩的景象，等着他去觀賞瀏覽。

所以他自作聰明的接道：「恙既是這兩個姓任的老妖怪和小妖怪下的，那麼，收拾這干江湖好漢，便是刑部的餿主意了？」

天下第七沒有回答。

他看也不看方恨少一眼。

他根本沒把方恨少看在眼裏。

他殺機已動。

他對手仍在。

——在這裏，數百人中，只有眼前這個着了他一劍的人才能配稱是他的敵人！

* * *

天下第七不答，可是這話是當着羣雄面前問到骨節眼上去，任勞任怨可不能不說話。

任勞大聲道：「我們不是刑部的人，絕未在刑部任職，我們的事，關刑部什麼事？」

方恨少哂然道：「誰不知道你們兩頭搖尾狗一直跟在朱月明身後左右。」

任勞即道：「朱刑總是我倆的朋友，難道他跟我們是朋友，我們所作所為他便要負責嗎？你與六分半堂狄飛驚也交過朋友，六分半堂的一切都攬在身上不成？」

方恨少別的不會，倒是辯才無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類聚，臭味相投，誰教他是朱刑總？一個執法掌刑的人，成天跟胡作非為禽獸不如的汪洋大盜在一起，這樣怎麼能服衆？這刑總怎麼能服人？」

然後他得意洋洋，邊走邊說：「事實擺在眼前，你們這些鼠輩也推諉不了。」

這時，他已走到天衣有縫的身邊，一邊得意洋洋的問，「你說是不是？」

天衣有縫沉聲低喝：「滾開！」

方恨少本想獲得天衣有縫的聲援，完全沒料有這一喝，他可面子拉不下來。他跟天衣有縫為「六分半堂」狄飛驚所識重，在堂內備受厚待，不過兩人均未正式為六分半堂效過大力，也未正式加入過六分半堂。

主要是因為，天衣有縫是溫晚的愛將，他此來京城是要把溫柔請回洛陽，但溫柔就是執意不肯，一定要留在開封，天衣有縫也只好留了下來。

溫晚跟當年六分半堂的總堂主雷損是故交，雷損命喪於金風細雨樓，按照道理，天衣有縫亦應協助六分半堂對抗金風細雨樓。

不過溫柔卻偏偏留在金風細雨樓，天衣有縫對這位脾氣嬌蠻的大小姐早已暗生情愫，所以也不欲與金風細雨樓為敵，以免得咎於溫柔。

除了與金風細雨樓對敵的事之外，天衣有縫倒樂於為六分半堂效命，亦遵從溫晚之命，協助六分半堂不因雷損命逝之後，便欲振乏力。

方恨少的情形也十分近似。

他來開封是為了與義兄唐寶牛會合。

唐寶牛跟溫柔在一起，與王小石等相交甚篤，也成了金風細雨樓的人了，方恨少自不好跟金風細雨樓為難，而且他跟天衣有縫一樣，都很不願意加入六分半堂作任何為非作歹之事。

可是狄飛驚待他們甚為優厚，亦從不勉強他們與金風細雨樓對敵，為了這點，天衣有縫和方恨少對狄飛驚更感「欠情」。

江湖漢子視發財如身外物，故此不怕「欠債」。

但最怕「欠情」。

「情」和「義」，都是欠不得的。

而且是「有欠必還」的。

所以，江湖上講求「還恩報仇」、「快意恩仇」，一旦「恩仇了了」或「恩斷義絕」，就可以無所顧碍、無所牽絆、為所欲為、為所必為了。

方恨少的武功與天衣有縫相去甚遠，但兩人卻相交莫逆。

方恨少喜附庸風雅，好丟書袋，天衣有縫則好縫衣。

由於兩人坦誠相交，十分接近，方恨少得悉天衣有縫一直在縫繡，其實志不在「衣」，而是在「武」。

天衣有縫正在苦練「大折枝手」和「小桃花手」。

這兩門武功一旦練成，尤勝於「氣劍」。

這兩門武藝原是溫嵩陽練成「境劍」之前，名成於天下、名動於江湖、名震於武林、名揚於江湖的絕技。

天衣有縫還秘密地修練一種絕技。

他自己所創的絕技。

「天機一線牽」。

方恨少也僅聞其名未見其實的絕技。

他只曾聽聞過，當年「纏絲手」蔡玉丹也會這門絕技，但尚未練成，已慘死在他一直捨身相助的友人石幽明掌下。

任何事情，若要有所成，必得要專心對待，全力以赴。

練武更需聚精會神，方能有成。

昔年蕭秋水能在待人處世，行吟遊歷、一花一草一木一動一靜間感悟武學天機，燕狂徒則在疏狂豪放的性情中自成一派，方歌吟在每次的格鬥與遇險裏把武學修為逐步推進，大夢方覺曉更在夢中練成絕世之劍，如今王小石亦每天靜觀日出日落而練刀試劍，關七在痴中引發「破體無形劍氣」，沈虎禪於禪中悟道，白愁飛以四季節氣變化而練成「驚神指」，莫不是把武功融入了生活之中，加以勤習，故始能有所創。

方恨少遇險的時候，心裏也不十分害怕，主要是因為；他還是有兩個救星。

一個是王小石。

一個是天衣有縫。

王小石與他交往不深，但在「愁石齋」已「試了一試」，只要這顆小石頭「及時趕到」，方恨少定不相信這干么魔小丑能奈何得了他。

可是王小石卻一去不回。

至少是未回。

至於天衣有縫——方恨少知道，無論溫柔去到那裏，天衣有縫定必跟到那裏，故「有溫柔的地方必有天衣有縫」，這句話一點兒也不錯。

其實在雪橋上，方恨少一見飛針，便知是天衣有縫暗中相助，不過，他跟天衣有縫交誼甚厚，溫柔一直不許天衣有縫跟着她，方恨少也不好揭穿。

方恨少料定天衣有縫會在現場。

——他若有難，溫柔斷斷不會不出手相助的。

——溫柔若遇險，天衣有縫決不會坐視不理的。

——天衣有縫救了溫柔，就不會不救他的。

所以他很鎮定。

天下第七突然出現，與天衣有縫交拚了一招，方恨少雖未來得及看清楚，但仍是很鎮定。

他對天衣有縫有信心。

可惜世上事不是有信心就可以解決一切事情的。

天衣有縫一般一喝，方恨少忞也怒了，還加快了脚步，繞到天衣有縫身前，嘴裏不甘雌伏地道：「你這算什麼意思！？找我發脾氣？我……」

驀地，看見了天衣有縫的前胸。

悚目驚心。

一時間，他連半句話、一個字、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 * *

從方恨少這一剎那間的表情，誰都可以想像得到，天衣有縫傷成怎麼一個樣子！

* * *

在那一剎間，方恨少已看見了天衣有縫身上的傷。

那不是傷。

而是死。

任何人身上有這種傷，早已死了。

早就是個死人了。

* * *

方恨少是個聰明人。

他唸過很多書。

雖然唸過很多書的人不一定就是聰明人，但能唸得通許多書的人則一定不笨。

方恨少把書讀得很通透，記憶力卻不大好，常常讀過就忘了。

因為他能讀能忘，所以他仍是一個很真誠、很可愛、也很沒有機心的人。

他人聰明，所以反應也很快。

聰明的人大多反應很快。

他一眼看見天衣有縫胸上的傷。

他悲痛。

他震驚。

但他也立即明白了，天衣有縫為何喝止他前來的原因。

所以他強忍。

強忍自己的驚呼。

可是驚惶、悲痛仍在他的神情裏流露。

眼神裏宣洩出來。

——只不過是這麼一點兒抑制不住的表情，天下第七已明白了一切。

他肯定了一件事。

天衣有縫已傷重。

——天衣有縫已完了。

既然敵人已快「完」，他就要對方立即變成「不是敵人」。

他認為把「敵人」徹底地變成「不是敵人」的方式只有一個：

那就是把「敵人」變成「死人」。

——殺了他！

殺了他的敵人！

* * *

是以天下第七立即動手。

* * *

天下第七快，可是天衣有縫更快。

他已着了天下第七的「勢劍」，卻仍強忍痛楚，背向對方，似是有恃無恐，還岔開話題，拖延時間，一來是要讓對方莫測高深，不敢突然追擊，二是為了要等王小石回來。

——只有王小石或可與天下第七一拚。

他跟王小石並沒有交情。

可是他在京城這麼些日子裏，跟蹤了溫柔好些時日裏，已深知王小石的為人。

——羣雄受制，方恨少遇險，王小石這種人決不會袖手旁觀的。

是以他不能讓天下第七知道自己已受了重傷。

——對方一旦知道，定必速戰速決。

故此，他的胸膛雖然已爛了，被那一記「勢劍」完全震毀了，但他仍強恃着、強裝着、強熬着、拖得一時是一時，拖得一分是一分。

他甚至不讓血液噴濺而出。

——雖然仍是有血淌出，但與傷口之重不成比例。

但是這樣強忍着，更加重了傷勢。

而且到最後仍是被方恨少撞破！

天衣有縫明白，天下第七正是希望方恨少繞過來看看自己，因為，只有從朋友的眼中才能看出：自己受的傷有多重！

因為朋友關懷朋友。

朋友愛朋友。

——朋友要是受了重傷，沒理由會不驚惶。

朋友的感情是瞞不住、偽飾不來的。

天下第七正要利用這一點。

他要知道天衣有縫的傷勢如何才能出手。

天衣有縫見方恨少走過來，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一切都要被揭破了。

所以他先下手為強。

就在方恨少一驚之際，天衣有縫霍然回身，猛然而全力地，發出了他的「氣劍」！

* * *

那剎間比方恨少色變更快。

比天下第七出手更快。

可是他一回轉身，天下第七也看見了他的胸前——

那是一副悚目的景象：

已潰爛的胸膛。

像被炸藥轟開了的胸膛。

鮮血淋漓。

血肉模糊。

天下第七就在天衣有縫出手攻擊他的同一刹那發現了這一點。

他在發現這一點的同一刹那作出反擊。

這一刹裏，他的「勢劍」聲勢陡然極張盡盛。

眞似是千個太陽在手裏。

* * *

天下第七手裏的千個太陽。

* * *

天衣有縫瀕死一擊。

一鼓作氣。

而且還要一氣呵成。

天下第七反擊的時候，已確知天衣有縫身受重傷。

他已佔了優勢。

還奪了先勢。

* * *

「氣劍」遇着了「勢劍」。

* * *

千個太陽炸開。

那兩道銀泉也似的劍氣，亦淚分濤裂。

天下第七臉色灰敗，一把抱住了他的包袱，甚至把包袱緊緊地摟在胸膛上，他大口大口難辛地喘着氣，彷彿他的氣突然間全被抽光。

只剩下了皮和骨。

天衣有縫卻仰天而卧。

方恨少一把扶住。

他即向天下第七扇子一揚，霍的一聲，並大喊了一聲：「看暗器！」然後抱着天衣有縫就走。

其實他什麼暗器也沒放。

甚至連屁也沒放。

他只不過是說了一個謊。

說謊主要是想要天下第七分一分心、凝一凝神。

他的目的是救走天衣有縫。

——他一看天衣有縫的傷勢，就知道天衣有縫完了。

他一定要救走天衣有縫。

——不論任何代價。

* * *

救人的代價往往是：救不了自己。

對某些人而言，只要救不了自己，也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種人通常被俗人稱爲「傻子」。

但在江湖上，則被視之爲「俠士」。

* * *

方恨少從來只是個書呆子。

一個絕不迂腐的書呆子。

此刻，他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不會是天下第七的對手，他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天衣有縫已決非天下第七的敵手，他更一清二楚地知道：要是他現在立刻就走，或許還有逃命的可能，如果他想把天衣有縫在天下第七手裏一齊救走，那到頭來誰都走不了。

他知道。

可是他仍然要救。

——因爲他不能見死不救。

因爲天衣有縫是他的朋友。

* * *

在江湖上，「朋友」兩個字，就是一切。

在好漢的心目中，爲了朋友，可以拋頭顱，洒熱血、義無反顧、萬死不辭、赴湯蹈火、視作等閒。

所以，莫要奇怪當江湖上的漢子們常常明知不可爲而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除了臨大節而留守忍辱負重任的人之外，大家都寧可冒險赴義，寧可站着死，不願跪着生，並以裹足不前、怯於赴難爲恥。

天下間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因爲眞要是「朋友」，本就甘苦與共。

否則「朋友」就只是「豬朋狗友」、「酒肉朋友」的簡稱。

當然，「眞正的朋友」或許只是一闋神話，但如果你運氣好，卻可能會遇得上。

遇上便是你的幸運。

遇上不止一位更是你的幸福。

——朋友如此，更何況是兄弟！

* * *

方恨少救走天衣有縫。

他的武功當然不比天衣有縫高。

可是他的輕功卻很好。

天下第七怎會讓他的「獵物」輕易溜走？

所以他出手。

他衝前。

聚勢。

他的「太陽」仍在他手裏。

他的「太陽」隨時可以把天衣有縫炸成碎片。

也可以把方恨少炸得像天衣有縫一樣：胸前一個大洞。

就在他向前一傾、聚力出手的一刹那。

突然間，鼻尖一涼。

他連忙大仰身。

緊接着，左手一辣。

他的「勢劍」即運緊於左手，在劇痛的當兒，立即一剪。

任勞、任怨都禁不住失聲低呼。

因爲他們看見了另一個悚目驚心的奇景：

天下第七的鼻子突然掉落下來。

他左手尾指、無名指也同時斷落。

就像被人用刀削去一般地斷落。

血激湧。

任勞呆住。

任怨怔住。

連天下第七自己也震住了。

* * *

方恨少死在這稍縱即逝的時際，抱着天衣有縫逸出了廳外。

他甚至不知道廳內在短短的瞬息間，發生了那末大的變化。

* * *

劇痛。

但痛楚並沒能擾亂天下第七的心神。

他很快就發現了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也很快的明白自己走錯了那一步。

然後更很快地知道自己爲何受傷。

接着他很快的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他立即做了該做的。

* * *

他做錯的事。

低估了天衣有縫。

百足之蟲，死而不殭；窮巷之犬，惶而反噬。

他錯的一步是：

疏忽。

天衣有縫的最後反擊，「氣劍」反而是次着，主力是放在他另一門絕藝上。

「天機一線牽」。

這就是他受傷的原因。

天衣有縫已發出了他的「天機一綫」。

無色、無聲、無息、甚至是似有若無。

天下第七一衝前，就已陷入了這透明的網裏：

——鼻頭的一塊肉，即被削落。

——兩隻手指，也被纏住、割斷。

天下第七發現得早。

也反應得快。

他立即做的事便是：切斷這漫空的游絲。

可是仍然負了傷。

他即刻爲自己止血、療傷。

而且一面止血、療傷，一面追了出去。

他受了傷、掛了彩，自是奇耻大辱，但是，他也肯定了兩點：天衣有縫比他傷得更重，而方恨少決不是他的對手，就算他已受了傷，這優勢依然沒有改變。

而他一定要報仇。

——斬草要除根！

所以他追了出去。

——必殺天衣有縫！

* * *

才不過是片刻間的事，場中又回復了原來局勢。

一衆雄豪，全中了「恙」，動彈不得。

任勞、任怨、蔡小頭、兆蘭容、蕭白、蕭煞，這一夥人依然控制大局。

* * *

由於方恨少、溫柔、天衣有縫等人一鬧，局面變迭，任勞任怨本已控制大局，現感顏面盡失，威風很有點撐不住。

蔡小頭偏不討好，在這時候問了一句：「任爺、任少，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任勞怪笑道：「怎麼辦？鬧了這一陣子，我看我們的溫黨魁、葉黨魁、諸位英雄好漢，都早已想得通透了罷？」

沒有人回應他。

任勞冷笑道：「怎麼了？老子只算給大家下了點恙，可還沒餵啞藥呢。」

驀地馮不八咆哮道：「姓任的，別枉費心機了，有種，過來一刀來殺了你娘吧！」

任勞嘿嘿乾笑了兩聲，眼裏倒動了殺機。

任怨忽然掠起，平平落到馮不八身前，這時候，趙天容狂吼了起來：「兔崽子！有種把大爺也給殺了。」

任怨的樣子還是含羞答答。

他只是秀眉一軒，似笑非笑。

可就在他似笑非笑的時候，予人一種很奇特的感覺。

殘忍。

那感覺就是殘忍。

然後他開始做一件事。

他掏出了一柄刀子。

鑲着珍珠寶鑽的小刀。

他去劃馮不八的臉。

刀入三分，已劃了三横四直，血珠滙成一串串的，自馮不八臉上淌落。

馮不八居然連眼睛也不眨：「眞是毛未長齊的傢伙，就懂這玩意；你娘我奶奶的跟閻王爺打交道爭場子，還沒見過你這把割臍帶用的小刀麼。」

任怨一聽，青筋在額上一閃。

他倒眞的不用刀了。

他用手。

他用手去撕馮不八的衣服。

馮不八索性閉起了眼睛，慘笑道：「灰孫子也眞乖，給你老娘脫衣洗身服侍來了。」

陳不丁忍無可忍，大叫了起來：「求求你，別……」

任怨的手停了停，冷然道：「說下去。」

陳不丁怔了一怔：「說甚麼……」

馮不八怒罵道：「老陳，你別現孬，這兒有的是英雄好漢，老娘清白之身，還怕得着人看髒了不成。」

任怨雙手突然一扒，撕開了馮不八衣衫，提起匕首，就要往馮不八乳尖上割落。

陳不丁慘叫一聲：「我說，我說了。」

任怨的手一停，然後溫和地道：「最近我身體不好。」（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胡中玉在地下室中追殺崔小山，紅鼻子、醉獅等應戰，金雷也從賀娘娘屋下隧道來協助胡中玉，地下室是一大山洞，四海村的人全部撤退，將山洞封死，二人被困，輾轉找出路，鑿穿洞壁，別有洞天，金雷發現如置身傷心塔中，又遇上那美女，上次因古軍不敢探索而離去，胡中玉亦怕中魔，強扯他離開，但最後還是被困，不能不到處探索出口，發現房間中的死人，如生前一樣，栩栩如生……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少女似紅粉魔頭　金雷約中玉逃走

胡中玉嗯了一聲道：「不錯。」

他朝那紅衫少女的身上望了望，突然一拱手道：「姑娘，你何須再裝下去，我和金兄雖然年少識淺，却也不是甚麼事都不懂之人，今日無意闖進你的地方，實非得已。」

突聞身後傳來一個吼聲，金雷回身瞪了那花豹一眼，此刻那紅衫少女突然拿起茶杯，喝了一口，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死？」

胡中玉面色蒼白，道：「不瞞姑娘說，姑娘在第一個房間時，我便發現妳是個活人，這道理並不難懂，只要朝這屋裡的死人看一眼便明白了。」

金雷道：「我不明白。」

胡中玉淡淡地道：「這些人俱已死了不少時間，每個人身上落下不少塵埃，只有這位姑娘身上一塵不染，這不是很值得奇怪的事麼？」

那紅衫少女面上冰冷的道：「你觀察得還很仔細，你可知道我是誰？」

胡中玉顫聲道：「你是傷……」

他的話說到一半，再沒勇氣說下去了。

紅衫少女點頭道：「對了，我是傷心塔中的少女，你們遇上我，可知道會有甚麼結果？」這問題問得好奇怪。

金雷道：「我這是第二次遇上妳，只覺得妳並不如傳言那樣。」

紅衫少女冷笑道：「那你就錯了，在烏濛山時，我只是看你還是個孩子，沒有殺你，現在可不同了，你倆居然敢闖進寒家之門，窺探這裡的秘密，我如果讓你們活着離開，就會把這天地間最大的秘密披露出去，所以……」

胡中玉道：「這裡的人都是妳毒死的？」

紅衫女冷冷地道：「是我又怎麼樣？」

胡中玉一愕道：「這……」

紅衫女冷笑道：「你是不是很不舒服？」

胡中玉長吸口氣道：「不錯，這些人都是無辜的人，你連殺這許多人，我眞不知道你的心腸爲何會這樣狠。」

紅衫女淡淡的道：「你不要忘了我是個傷心的人，傷心的人是沒有良心的，殺上百兒八十個人，在我說來，只不過是司空見慣之事。」

金雷聞言大怒道：「妳簡直比野獸還狠毒。」

那少女嘿地一聲道：「這麼說你倒是個有骨氣的人了，數年來沒有一個人敢罵我，沒想到你姓金的倒還蠻有種的。」

金雷冷笑道：「你雖然長了一個美麗的外表，可是妳的心，却有如蛇蝎般的狠毒，不管妳武功多高，我却無法心服。」

那少女大笑道：「這許多年來，江湖上的所謂高手，遇見我的沒有一個不嚇得跪地求饒，或是亡命而逃，却沒有一個敢這樣罵過我，我本來想立

刻殺了你，可是我這裡還有許多事情需要人來做，因此只好把你暫時留下來了。」

金雷道：「假如我不做呢？」

那少女冷哼道：「那我就讓你日日嘗受生不如死的痛苦，我相信你是個聰明人，不需要我說得太明白。」

金雷怒聲道：「妳不要把所有的人都看得那麼低賤。」

那少女哈哈大笑道：「這樣說你是不願意幹了？」

金雷哼了一聲道：「不錯。」

那少女冷聲地道：「這也不難，你只要有本事便和我動手，能立於不敗的地位，我便不要你再做任何事，因爲你這是憑本事換過來的代價。」

金雷沉聲道：「我願意試試。」

那少女咭咭一笑道：「不過我得事先告訴你，這裡所有死去之人，無一不是昔日名滿武林，脚踩四海的人，他們的結果怎麼樣？還不是死得無聲無息。」

金雷大聲道：「利用下毒手法是爲下策！」

那少女道：「你錯了，這些人都是自動喝下毒去，決無人勉强他們，更不是有人暗中下毒，這事你不會想到吧？」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任誰也沒想到這滿屋子死人皆是自願服毒而死，世上雖然有許多自願身死之人，但却沒聽過有這麼多人願意同時自殺身死。

金雷道：「他們明知是毒藥爲甚麼還要喝下去？」

那少女道：「明知不可爲，何須再掙扎，不如全家服下毒藥，若無其事的盡情享樂，在不知不覺中死去，倒也是件相當稱心如意的事。」

胡中玉問道：「甚麼事使這家人甘願放棄生命，而勇於就死？」

那少女道：「這是個秘密。」

金雷突然問道：「下毒之人難道不是妳？」

少女冷笑道：「也許是我，也許不是我。」

金雷怒聲道：「這是甚麼話，是妳就是妳，不是妳就是不是妳，那有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滿面不屑的望着她。

那少女冷哼道：「這其中因果豈是你能了解？」

金雷道：「我的確不了解，事實上也不必了解，反正……」

他話聲一頓道：「妳在這裡幹甚麼？」

那少女怒聲道：「你們來這裡又是幹甚麼？我正在奇怪呢，這裡與你們毫不相干，你們竟還能找着這個地方。」

胡中玉道：「我倆無意中闖進來。」

少女怨毒的道：「少在我面前耍花槍，你倆明明是在探索這裡的秘密，在我面前故意裝得頗像有那麼一回事。」

金雷大笑道：「好毒的女人心，妳殺了這許多人還要賴在我們身上，這件使人髮指的事情，若不是我們碰上，江湖上恐怕還無人知道眞相呢！」

少女道：「你要說出去……」

金雷大聲道：「只要我不死，誰也無法使我不說！」

少女道：「你進來這裡便別再想活着出去了。」

金雷冷哼道：「這得看我的運氣如何了，如果我能擊敗你，你要留我也留不住，如果我不幸敗在你的手裡，我想逃也逃不了。」

那少女突然展顏一笑道：「你倒頗有自知之明。」

她突然露齒一笑，那足以勾魂攝魄的回眸一笑，當眞是傾國傾城，金雷和胡中玉雖然是滿懷怒意，被她這勾魂的一笑，也不禁使兩人差點無法自制。

胡中玉忖道：「如果她再笑兩下，我和金雷都要毀在她這笑裏。」

他沉聲道：「姑娘當眞非要置我兄弟於死命不可麼？」

少女道：「暫時我不想要你們的命，但當我把這裏的事弄得告一段落之後，那時我自然不會留下你們。」

金雷怒吼道：「我願以死相拚。」

少女道：「這的確是個機會，不過你敗的機會太大了。」

金雷憤憤不平的道：「我敗了之後由你擺佈，那時你再神氣，現在誰是敗方誰是勝方尚不可知，妳不要再說大話。」

少女道：「好，動手吧。」

她輕輕拂理着額前飄亂的髮絲，眼瞼輕輕低垂下去，根本不瞧金雷一眼，像是沒有他這樣一個人存在一樣。

良久，金雷始終沒有行動。

少女冷冷的啓開雙眸，道：「你怎麼還不動手？」

金雷大聲道：「我這樣動手豈不佔盡便宜！」

少女道：「你根本沒有便宜可佔。」

金雷冷笑道：「我不信！」

少女道：「那麼動手吧！」

金雷被那種視若不見的態度，幾乎給活活的氣死，他長長的吸了口氣，全身眞力刹那之間佈滿全身。

他大聲道：「好。」

那個「好」字方落，他健碩的身子已朝前疾射而去，右掌斜斜一斬，一股掌勁彷彿利刃巨浪般，照着那少女的身上切去。

這一掌既快又狠，斬去的時間正是時候，任誰遇上這快的掌勢，都不容易避過。但那少女在他掌刃方要觸及她的身子上時，突然道：「你敗了！」

誰也沒看出她施的是甚麼手法，

不過金雷的手掌落空之後，自己的左肩上確確實實的挨了一下火辣辣的敲擊，她的手法太快太厲害了，攻人處使人防不及防，閃隱處又使人追不可追，金雷登時面紅耳赤羞不可忍。

他長嘆道：「你這是甚麼手法！」

少女道：「九死返魂！」

胡中玉大驚道：「你是常敗將軍的徒兒。」

少女斜睨了他一眼道：「我只是學過他的武功，却沒拜他做師父。」

胡中玉長嘆一聲道：「常敗將軍一生中遍歷一十三省，會過七八十位武林人物，可是他所遇上的沒有一個不是江湖高手，因此他每戰皆敗，每敗每戰，因爲在屢次戰敗中，讓他悟出了一種永遠不敗的武功『九死返魂』這種以靜寓動，以意會神的常敗武功，彼不攻、己不攻，敵動、己也動，當年的確是給江湖上帶來一陣騷動！」

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懂得倒還不少！」

胡中玉冷哂的道：「我也只不過是偶而聽人說起而已！」

金雷垂頭喪氣的道：「姑娘，我敗在妳手下無話可說，勝者是主，敗者是奴，現在你有甚麼吩咐，盡量說吧。」

他個性倔強，自己在一招之下吃了敗戰，不覺感到大是洩氣，以自己數年苦修，竟然一敗塗地，這在他來說是件不堪饒恕的事情。

少女道：「我當然會吩咐！」

她朝胡中玉道：「你很會說話，我在這裏非常寂寞，你的工作很輕鬆，只要多多和我聊聊天就可以了！」

胡中玉面一寒，道：「伴君如伴虎，這差事並不容易！」

少女冷笑道：「一斗明珠隨君取，這是個好工作。」

她朝金雷道：「你是第一個敢頂撞我的人，我必須要讓你吃點苦頭，嗯，讓我想想該給你點甚麼工作。」

金雷冷冷地道：「妳最好想點刻薄的事。」

少女指着左邊道：「那間房裏正要挖一條地下道通往別的房間，我正愁無人挖土，你年輕力壯，對這件事一定會勝任愉快！」

金雷轉身行去，甚麼話也沒有說。

少女朝那頭凶狠豹子一招手道：「你過來——」

那豹子當眞是善懂人言，悶聲不吭的跑到她面前，那少女低下身去，輕輕撫摸着那豹子的頭道：「去給我看着他，如果他要逃跑，你便咬死他！」

那金錢豹搖搖尾巴追隨金雷的身後奔去。

* * *

那間黑黝黝的大屋間裏，僅有一盞昏黃的油燈，金雷是個重信諾的人，自己拿着長鏟鍬，默默的挖着泥土。

汗流滿金雷的身上，他咬着牙忍着。

那頭金錢豹露着兩隻凶狠的目光，伏在地上，默默注視着金雷的行動，顯得是那麼瀟灑自在。

金雷抹額上汗漬，回頭道：「老兄，給我滾出去，一頭畜牲也來仗勢欺人，未免太過份了。」

那豹子彷彿聽懂他的話，搖搖尾巴，突然長長嘆了口氣，金雷是因爲心情惡劣，沒地方發洩，和豹子說說話，沒想到自己才回過身來，背後便傳來一聲聲的嘆息，他聞聲大悚，朝身後一望，除了那頭豹子根本沒有半個人影。

他忖道：「怪了，那裏傳來這聲嘆息？」

他低着頭又挖泥土，但聞一聲輕嘆道：「這工作本來是我幹的，現在換了你了。」

金雷回聲道：「誰？」

四下靜悄悄的，那裏有半點人影。

那頭豹子伏在地上，半睜半閉的低垂着眼瞼，彷彿欲睏欲眠的樣子，但他却還是留意着金雷。

金雷大聲道：「誰跟我說話？」

那豹子突然道：「是我！」

世上雖然怪事層出不窮，但一頭畜牲能發人言的事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怪事，金雷聞聲大驚道：「你會說話？」

那豹子突然站了起來道：「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還不是與你一樣……」

金雷滿面詫異的道：「這……這……」

那豹子道：「我是個人，只是套了這身豹皮而已。」

他突然站起身來，在那腹下露了一排扣子，這豹人緩緩解開扣子，自裏面鑽出一個面色呈黃，目光陰沉的少年。

金雷問道：「你是誰？」

那少年道：「我叫丁傑，在這裏已整整三年。」

金雷長長吸了口氣道：「你爲甚麼要化裝成這個樣子？」

丁傑道：「這是我個人的愛好。」

金雷皺眉道：「你和傷心女有甚麼關係？」

丁傑道：「我恨不得殺死她！」

金雷道：「那你便該動手殺她。」

丁傑冷笑道：「談何容易，她的本事高我太多。」

金雷道：「殺不了她，你就該逃走。」

丁傑嘿嘿地道：「我留在這裏終日隨着她也有原因。」

金雷奇怪的道：「甚麼原因？」

丁傑面上略略一紅道：「我只想再多看她幾眼，尤其是她那足以傾城的一笑，眞是百看不厭，當我恨她時，我恨不得一劍剁了她，可是當我想起

那美麗的一笑後，我所有的恨和仇全都給她的回眸一笑粉碎了，這就是我爲甚麼不逃的原因。」

金雷一愕道：「這麼說你有辦法逃跑了？」

丁傑道：「當然，我在這裏的幾年，甚麼地方都摸清楚了，如果我要逃走，隨時都可離開這個死亡之城。」

金雷道：「如何逃法？」

丁傑道：「我告訴你可不准逃跑。」

金雷道：「當然，沒有你的同意我決不逃。」

丁傑道：「好，你跟我去看看。」

他帶着金雷一連轉了七八個房間，最後來到一間放滿雜七雜八東西的大房間，丁傑望着這間房子，道：「這裏面有路可通往外面。」

金雷在房中一瞥道：「甚麼地方？」

丁傑在一塊長板之前停下，道：「掀開這塊長板，便可直通外面，不過我當初爲了挖這條地道的確是花了不少心血，希望你不要輕易講出去……」

金雷沉聲道：「當然，當然。」

他輕輕掀開床板一角，果見那長板後面有一個深長的大洞，黑黝黝的不知通向甚麼地方。

丁傑突然神情一變道：「有人來了，你快回去工作！」

金雷心弦一顫，急忙和丁傑奔回原來的地方，果然看見那少女和胡中玉自這房間門口經過，緩緩行去。

直至午夜，金雷才能休息，他今日只覺非常高興，絲毫不覺得勞累，腦海中一直在籌劃着如何逃跑。

目前他希望胡中玉能速速回來，把逃離地底之城的計劃告訴他，與他暫時逃出這個地方……

矇矓中，胡中玉推開房門踱了進來，金雷霍然跳了起來，只見胡中玉神情委頓的躺了下去。金雷問道：「怎麼樣？」

胡中玉長嘆道：「咱們落在這女人手裏，這輩子是別想逃跑了，我和她混了大半天，這才發現她不但聰慧詭譎，武功更是深不可測，我們從西崆峒派的創立，一直談到北天山的沒落，武林掌故，各門各派，她幾乎沒有不知道的。」

金雷冷冷地道：「你好像被她迷住了？」

胡中玉苦笑道：「這是甚麼話？在這半日談話中，我發現她是很寂寞又可憐的女人，爲了某種原因，使她變得相當無情……」

金雷哼了一聲道：「你由可憐變爲同情，由同情變爲愛慕，我看你是忘了她是個紅粉魔頭，舉手投足間都可殺人。」

胡中玉長吸口氣道：「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金雷道：「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胡中玉一怔道：「甚麼事？」

金雷壓低了聲音道：「逃跑！」

胡中玉突然跳了起來，道：「這裏房間無數，根本無路可逃。」

金雷冷笑道：「今天我發現有條路可通往外面。」

胡中玉問道：「在甚麼地方？」

金雷道：「現在你先不要問在甚麼地方，只問你有沒有意思逃開這裏？」

雙目灼灼如神，不瞬的盯在胡中玉臉上。

胡中玉沉思道：「如果眞有這個機會，我當然願意試試。」

他轉了一下眼珠子道：「不過這裏的秘密却使我發生了興趣。」

金雷一怔道：「甚麼秘密？」

胡中玉道：「寒門全死的秘密。」

金雷冷笑道：「你何必說得那麼好聽，你只不過是不願意離開那個女人而已！」他心中一怒，面上立刻變了顏色。

胡中玉凝重的道：「金雷，我請你相信我的友情，咱們共同生死已不知多少次，我斷不會輕易出賣自己的朋友。」

金雷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胡中玉一愕道：「關於那方面的？」

金雷道：「那頭豹子。」

胡中玉大笑道：「一頭豹子又會有甚麼秘密？」

金雷凝重的道：「這個豹子與衆不同，牠不是豹子而是活生生的人，此人叫丁傑，裝成一頭豹子，追隨傷心女。」

胡中玉一呆道：「有這種事？」

金雷道：「此人恨那少女，直入骨髓。」

胡中玉輕哦一聲道：「這個我倒沒想到。」

金雷翻轉身道：「明夜我要逃出去，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胡中玉道：「好！咱倆試試運氣如何？」

兩人皆在黑暗之中翻着身，却沒有一絲睡意，可是誰也不願再開口，各想着自己的心事，只盼這長長的夜早點過去。

* * *

次日，丁傑穿着那張豹皮又督促金雷去工作，他今日顯得相當沉默，自始至終還沒和金雷說過一句話。

可是他目光却愈來愈怨毒，彷彿有人搶去了他的甚麼寶貝似的，頹喪的神情使金雷心中生寒。

過了一會兒，丁傑道：「金兄，請你把那柄劍借給我玩玩好吧。」

若無相當交情，在江湖上隨便開口向人借劍，定會引起一場誤會或不快，但金雷是個耿直豪爽之人，他淡淡的一笑道：「這柄劍你認識？」

丁傑道：「上碧下血，江湖第一名劍。」

金雷將碧血劍拔了出來，道：「你若喜歡，我便借給你玩玩。」

丁傑伸手接過，道：「待會兒我便還給你。」

他拿着碧血劍轉身出了房間，剎那間便消逝不見，金雷雙眉一皺，腦海中有若電光火石，忖思道：「他突然向我借劍幹甚麼？」

他點頭道：「也許他有甚麼目的。」

金雷一時覺得好奇，偷偷溜出外面，遠遠的跟在丁傑身後，只見丁傑在這地底之城中，一連穿過七八個房間，非常詭秘的停立在一間放滿柴火的小屋裏。

他在各處隨意的瞥了一眼，然後在那堆乾柴之中拖出兩個箱子。兩個箱子一大一小，全都是青銅鑄的，古色斑爛，每個都加上兩重鎖。

丁傑滿面歡欣之色，道：「這是個秘密。」

他斜舉長劍，突然一劍削向那口小箱的重鎖上，只聽喀地一聲輕響，那箱子的古銅鎖應手而落。

丁傑迫不及待的掀起小箱，但見裏面覆蓋着一層紅綢緞，丁傑面上那種歡愉高興的神情，簡直不是任何人所能形容，他眉飛色舞，抖顫的欲掀開那綢緞。

但一種下意識使他回過頭去，看看各處，金雷急忙閃身躲在門邊，沒有讓丁傑發現他的跟蹤。丁傑喜道：「托天之幸沒人發現。」

他身子泛起一連串輕微的抖顫，惶恐而歡欣的，把那面紅綢緞一掀，霍然出現一個雙目圓睜，怒髮沖冠，血漬斑斑的死人頭。

他啊了一聲道：「這……」

因爲這事使他頗出意料，不管丁傑的膽量是何等的大，也不禁被嚇得連着倒退三四步，方始定下心來。

他顫聲道：「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他再看看那個死人頭，只覺得這個人長得威武異常，頗像個英雄人物，只是他如何被殺？腦袋怎會被放置在這口鐵箱裏面便非丁傑所能了解了。

丁傑喀地把那鐵箱關上，放回原處，自言自語地道：「不要又是個死人頭……」

他目光凝住在另一口大鐵箱上，却沒勇氣再啓開看看箱中所放是爲何物。因此他在那兒猶疑，遲遲沒有動手。

過了一會，丁傑心中一橫道：「不管是甚麼東西，我還要再看看。」

「喀——」

古銅鎖應手而落，鋒利的碧血劍，登時把那長鎖削爲兩半，丁傑此刻已迫不及待的啓開箱門，一蓬耀眼的光華，隨着箱蓋啓開射將出來。

他啊了一聲道：「這……」他雙手捧着箱中之物，嘩啦嘩啦直響，道：「我終於找着了……」

在那飛揚的光灧中，顆顆珍珠有若拇指般大，瑪瑙翡翠滿箱都是，丁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沒見過這麼多珍奇之物，似乎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之物。

他手舞足蹈，道：「上蒼待我不薄呀，數年的忍辱終於找着了代價，哈哈，有了這許多財物還怕不享盡人間之福……」

當他正得意忘形之時，突然驚覺了甚麼，驀一回身，只見金雷含笑而立，目光只淡然的瞥了那箱中一眼，便移過頭去視若無睹。

丁傑的臉剎那間沉了下去，剛才的歡欣和快樂如一陣煙般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深寒。

金雷笑道：「恭喜你發財了。」

丁傑道：「你來幹甚麼？」

金雷道：「只不過是好玩而已。」

丁傑冷笑道：「你要分我的財寶？」

金雷哈哈大笑道：「這點東西還沒瞧在我的眼裏。」

要知金雷在金銀島上所見，雖無敵國之富，但也比這裏多出不知多少，那時他把這些視若糞土，如今更不會放在眼裏了。

丁傑一楞道：「你好大的口氣，這箱中之物沒有一件不價值連城，沒有一件不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寶物，你平常想看一件都難，我就不相信你會不動心。」

金雷冷笑道：「不錯，如果以一個農夫來說，他一輩子也難得看見這種東西，但對我來說，我所遺棄的，也比這個箱中多得多，也許你不相信，當我說出個故事給你聽，你便會相信了，那時你才曉得甚麼才是眞正的財富。」

丁傑冷冷地道：「你要我分你一半，可別在我面前吹牛。」

金雷道：「你不要窮大方，你就是全部給我，我也不會看它一眼，不是吹牛，我看過的珍珠也比這個大得多……」

丁傑道：「胡說，世上那有這種事！」

金雷冷笑道：「東海之上，有一寶島其名金銀，遍島荒涼，但却是海盜之窩，日日夜夜，都有海盜自海面上回來。」

丁傑睜大了眼睛，道：「你是說金銀島？」

金雷嗯了一聲道：「不錯，金銀島是盜徒的樂園，海上之城，天下財富幾乎全被藏在那裏，我想這個傳說你一定聽過。」

丁傑道：「我聽過這件事。」

金雷道：「我便是那島上來的。」

丁傑道：「什麼？你是來自金銀島？」

金雷淡然的道：「不錯，我確是來自金銀島，但却不和那一般海盜爲伍，不過他們却都認得我。」

丁傑緊張的道：「那島上眞如其名，金銀滿地？」

金雷暗暗哼了一聲道：「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丁傑道：「那你……那你……」

金雷得意的道：「我現在擁有金銀島的全部秘密和財富，海盜留給我的珍珠寶物，簡直是車載斗量，可惜我對這個一點也不感興趣。」

丁傑羡慕的道：「金銀島的財富全歸你？」

金雷道：「所以說眼下這點東西，我決不會放在眼裏，因爲我有的，你不見得有，而你有的，我可隨手取得。」

丁傑長吸口氣道：「金兄，這是什麼話？非份之財我丁傑豈可獨佔，嘿嘿，金兄，咱倆是見者有份，各取一半。」

金雷搖搖頭道：「通通給你。」

丁傑道：「分你一半。」

金雷冷冷地道：「你好像突然慷慨起來了麼？」

丁傑道：「金兄這話可把丁某人看錯了，我丁傑最愛交朋友，更是疏財仗義，這點財物算得了什麼？咱倆各取一半，如果胡中玉也算一份的話，我丁傑也毫不皺眉頭。」

金雷忖道：「如果不是我告訴他關於金銀島的事情，他會這麼大方麼？恐怕早就設法把我給殺了。」

他轉身而去，道：「我還要工作。」

丁傑急忙把那兩隻箱子原樣的放好，道：「這一半你隨時再來取。」

但他腦海中却忖思道：「假如我把金銀島的全部秘密給騙過來，那我化的心血將不會白費了，嘿嘿，那時……那時……」

他深沉的笑了笑，緩緩的行去。

金雷回到原先那間小室，拿起鏟子默默的挖着泥土，泥土愈堆愈高，漸漸挖得深了，突然丁傑拿着那柄碧血劍闖了進來，默默的站在他身後，望着他瞪視着。

金雷回身道：「我可以停工了嗎？」

丁傑冰冷的道：「我有話要問你。」

這種態度轉變得太快了，金雷楞了一楞，剛才他還那麼大方的要送自己一半財物，誰知就在這瞬間他就變了。

金雷道：「什麼事？」

丁傑道：「我差點給你騙了，你那個金銀島的故事太迷人了。」

金雷道：「迷人的不是故事，而是那些財富。」

丁傑大怒道：「你想以滿腦子的幻想，騙取我對你的信任？」

金雷笑道：「因此你現在大興問罪之師？」

丁傑道：「不錯，我不能讓你的故事迷昏了頭。」

金雷哈哈的道：「你的意思……」

丁傑道：「我要殺了你以保留我自身的秘密。」

金雷斜睨了他一眼道：「金銀島的珠寶對於你不再有興趣了麼？」

丁傑哼聲道：「根本沒有這回事。」

金雷哼了一聲道：「海上之王這個人你大概曉得，金銀島便是他的，他手下盜船無數，財寶如山，晚年已收山不幹。」

丁傑猶疑的道：「你說的是血影人？」

金雷道：「他便是我的師父，現在把島上寶窟送給了我。」

丁傑道：「我如何能相信你？」

金雷道：「你可以不相信。」

丁傑大聲道：「那我便殺了你。」

金雷淡淡的道：「你不怕傷心女知道？」

丁傑陰笑道：「我殺死你後，便說你因不堪工作的勞累，自殺身死，她對死一個人看得最淡，不會再追究下去。」

金雷哈哈的道：「你想的眞週到。」

丁傑一揚碧血劍道：「你沒話可說了。」

金雷握着長鏟道：「拿我的劍來對付我，不嫌太過份麼？」

丁傑道：「這樣才能使她相信你是自殺的呀。」

他突然一抖長劍，照着金雷一劍刺了過來，招式之毒，手法之狠，可稱是一流使劍之人。

金雷躍身而退，道：「你不要太過份。」

他迎着對方閃射而來的長劍，抖出那手中長鏟，反劈向丁傑的手臂上，丁傑一劍擊劈，登時把鐵鏟削成兩半，墜落地上。

丁傑道：「你還不給我乖乖等死。」

金雷怒聲道：「我也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他長吸口氣，衣服倏地隆隆鼓將起來，滿身滿面泛射出一片血影，斜撩手掌，揮洒而去。

丁傑啊了一聲道：「這是血影功？」

金雷冷笑道：「現在你總該相信金銀島的財富了吧？」

丁傑飄身而退，道：「金兄，請停手。」

口吻突然已變，改以金兄相稱，他這種仇恨在前，恭維在後的態度，前後判若兩人，使金雷大是凜異。

金雷冷冷地道：「什麼事？」

丁傑道：「我與金兄開玩笑，尚請不要生氣。」

金雷哈哈大笑道：「剛才丁兄恨不能置我於死地，出手之毒，就是殺父奪妻的仇人，也不過如此，這樣的玩笑敢問有誰吃得消？」

丁傑訕訕的道：「金兄誤會了。」

金雷怒聲道：「怎麼個誤會法？」

丁傑道：「在下剛才和金兄相戲，全係好心相試，如果我說明和你動手，純屬試招，我相信金兄斷不會全力以赴，當然更不會顯出眞正的功夫。」

金雷寒着臉道：「這好像有什麼目的？」

丁傑道：「只爲了證明一下你是不是金銀島的人。」

金雷道：「如果我不是呢？」

丁傑坦白地道：「那我就殺了你。」

金雷機凜凜的顫了一下，道：「這又爲什麼？」

丁傑面上突然一展笑容，道：「這道理很簡單，你如果眞是擁有金銀島所有的財富，一定和血影人有着深厚的關係，至少這個海盜之王的武功會傳授給你一招半式，假如你不是金銀島的人，那麼你在開頭就欺騙我，根本沒有誠意跟我交朋友，那麼我殺了你並不過份。」

金雷哈哈大笑道：「你倒很坦白。」

丁傑道：「對你金兄，我是有話必說，絕不隱瞞。」

他雙手把碧血劍捧着還給金雷，道：「謝謝你。」

金雷腦海中念頭起伏，雙目寒光畢露，微微一笑，伸手往那劍柄握去，丁傑深沉的望着金雷道：「這劍當眞是柄名劍。」

話聲未落，那劍柄突然直直的撞向金雷肋下大穴，金雷似是沒有料到他有這招，啊喲！一聲倒翻在地上。

丁傑哈哈大笑，那一劍柄撞的正是地方，剛好的把金雷撞翻在地上，整個大穴登時全給封死了。

金雷躺在地上全身無法動彈，道：「你……你……」

丁傑道：「你的故事太迷人了，我沒有辦法等待着你出去。」

金雷道：「你的意思……」

丁傑道：「我想請你告訴我一點那島上財富的事情。」

金雷冷笑道：「你認爲用這種手段我便會告訴你麼？」

丁傑嘿嘿地道：「金兄，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不會自找痲煩的跟自己過不去？我想金兄會和在下非常合作的談談。」

金雷大笑道：「你倒是很有把握。」

丁傑道：「我知人最明了，以金兄的爲人，不會是婆婆媽媽之輩，更不會故意和在下過不去，金兄，你說對不對？」

金雷點頭道：「對，對。」

丁傑道：「這麼說你是願意合作了？」

金雷道：「遇上你這麼個大陰險家，我不和你合作行麼？」

丁傑道：「好，好，好。」

金雷冷冷一笑道：「你好什麼？」

丁傑道：「好夠意思。」

金雷道：「你不是好夠意思，是個好不要臉，對不對？」

丁傑冷冷的神情隨着一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金雷大笑道：「你痴心妄想的欲把天下財富，聚集在你一個人身上，使你這一個窮光蛋，一下子變爲一個大富翁，哈哈，這種憑空幻想，不是不要臉了，又是什麼？」

丁傑凝望着金雷道：「以前我確實有這種幻想，但現在幻想成爲事實，上蒼有眼，讓我碰上了你，由你身上帶給我金銀島的秘密和財富。」他得意的道：「人要發財，山也擋不住。」

金雷哼了兩聲道：「我說出來你千萬不要失望。」

丁傑詫異的道：「關於那方面的？」

金雷淡淡的道：「當然是關於金銀島的財富。」

丁傑精神一振道：「怎麼樣？」

金雷道：「金銀島地居東南，原是一個無名小島，因爲那島太小了，平常無人去注意，只有漁民偶而在那裏歇足，可是自從海上之王佔據了那小島之後，這島便出名了。」

丁傑道：「快說，快說。」

金雷斜視了他一眼道：「你急什麼？這又不是趕時間。」

丁傑喜道：「我只是希望早點看看那筆大財富而已。」

金雷不屑的道：「你將來一定是個守財奴。」他繼續道：「那小島由一個荒涼無人的小島，一下子變成海盜聚合之所，變成他們的海上樂園，因此金銀財寶源源而來，那無數的珠寶，幾乎能把金銀島都蓋起來，因此海上之王便利用天然和人力的併合，建成了一座神秘之洞，把島上所有財富藏在這大洞裏。」

丁傑目中滿是燃着火樣的歡欣，道：「怎樣才能進這大洞？」

金雷道：「這個我目前還不想告訴你。」

丁傑一楞道：「爲什麼？」

金雷道：「我告訴你後，你便會一劍殺死我了，如果我把部份秘密保留一點，也許你還會讓我多活一些時候。」

丁傑大怒道：「你以爲我現在便不能殺你麼？」

金雷道：「那個秘密你還沒有弄到手，至少你不敢。」

丁傑冷厲的道：「這可說不定，我既然已知道東海有這個地方，憑自己摸索，恐怕也能找到，惹起我的怒火上來會照樣殺你。」

金雷冷冷地道：「你殺我之後才會眞正後悔。」

丁傑道：「爲什麼？」

金雷道：「說起來你會更失望，因爲那批財富落進我手中後，我淡薄這些身外之物，通通拋進水裏。」

丁傑哎呀一聲道：「該死，該死，你居然通通拋掉。」

彷彿這些財富已是他的一樣，一聽金雷把那麼多金銀珠寶拋進海中，宛如剜他的肉樣，連聲惋惜之至。

金雷哈哈大笑道：「所以說你只爲了一種空想而去殺一個人，未免太不值得，我始終不願把眞相說出來，是不忍看你失望之色。」他故意拿丁傑開心，說話更無顧忌。

丁傑却聽得臉色蒼白，道：「你……」他狠聲道：「我非殺你不可！」

金雷道：「你恐怕沒有這個機會了。」

他的身子突然躍了起來，揮手一掌劈在丁傑的臉上，借那突發的勢子把碧血劍從丁傑手中奪了過來。

這變化大出丁傑的意料，他不禁被驚楞在地上，一時手足無措，面色蒼白，不知金雷何以會穴道自解。

良久，他顫聲道：「你……」

金雷道：「你那一劍柄撞的雖然是我的穴道，但你却沒想到，在你撞我之前，我已把穴道封住了，因此你撞我那一下，根本沒撞着，而我故意像是受傷的樣子，你便誤以爲眞。」

丁傑聽得心中生涼，勉强笑道：「金兄，我那是眞正要撞你，只不過是……」

金雷大笑道：「天下雖大，皮厚者，惟你也。」

丁傑蒼白着臉道：「金兄要殺我？」

金雷道：「你認爲我會留着你麼？」

丁傑突然跪倒在金雷脚前，抱着金雷的雙脚，道：「金兄，請你原諒我不懂事，我家中尚有八十歲老母，兩個孩兒，你若殺我，他們便要挨餓受凍。」

金雷一怔，忖道：「此人豈眞是大丈夫本色，能屈能伸，能軟能硬？呸！大丈夫寧死勿屈，這種混蛋簡直丟臉。」

他怒聲喝道：「你娘怎會養你這種兒子？」

丁傑道：「這……」

金雷長嘆一聲道：「看在你八十歲老母親的面子上，我暫時饒了你。」

丁傑暗暗歡喜，忖道：「看來你這小子死在我手中的機會又來了。」

但他面上却絲毫不露形跡，道：「金兄義薄雲天，小弟感激不盡。」

金雷不再理會這個陰險而又狡猾的青年，一個人默默的拿着長鏟挖起土來，碧血劍放在旁邊，絕口不再談那件事，彷彿根本就沒發生過那件事情一樣。

丁傑上前道：「我給你挖。」

金雷一怔道：「噫，你怎麼突然好心起來？」

丁傑伸手接過長鏟，道：「不瞞金兄說，你饒我一命，我願意做牛做馬來報答你這比天還厚的恩情，這點小事自是應該代勞。」

金雷淡然一笑道：「說得倒很動聽。」

他尋着一塊乾淨的地方，閉目躺在地上，不一會，便沉沉睡去，像是非常勞累一樣，睡得非常之熟。

丁傑高聲叫道：「金兄，金兄。」

金雷呼呼大睡，根本沒有一點反應。

丁傑望了金雷那熟睡的樣子，腦海中疾快忖道：「我如果乘他熟睡之時，一鏟敲在他腦袋上，他一定會猝不及防下，慘死於我的長鏟之下，那時……」

但是一個念頭又轉過他的腦海之中，忖道：「不可以，我一鏟敲死他後，傷心女一定曉得是我殺的，那時胡中玉豈會和我罷休，況且金銀島的財富只有金雷一個人曉得，我豈可放棄這一個大好機會。」

他腦海之中念頭連轉，目光不覺瞥在放在旁邊的茶具之上，他靈光一閃，心頭暗喜，不覺忖道：「我若在那茶杯之中放些毒藥，他豈不是連想都想不到，那時這以死相脅，相信他一定一字不漏的把金銀島的秘密全告訴我。」

他覺得此計大妙，見金雷始終沒有動靜，故意大叫兩聲道：「金兄，你怎麼睡着了？」

「嗯。」金雷翻個身後又睡去。

丁傑急忙自懷中拿出一瓶藥水，倒在茶杯之中，他自己便若無其事似般的，安心的在挖着泥土。

那裏共有一個茶壺兩個杯子，一個有毒一個無毒，金雷睡得根本沒有知覺，自是不曉得杯中有毒之事。

丁傑想到此計太過高明，不覺更加高興，一高興手上隨用起力來，刹那間，泥沙翻飛滿屋子都是濕泥。

他不時偷偷瞧金雷一眼，忖道：「他媽的，這小子還不給我快點醒來。」

金雷這一覺睡得時候眞不算短，丁傑只想親眼看着金雷喝下那杯毒藥，拚着辛苦在那裏工作，否則他怕不早就離開了。

「嗯！」

金雷長長的吸了口氣，雙目緩緩啓開，身子緩緩坐了起來，一眼看見丁傑在那裏揮汗工作，道：「丁兄，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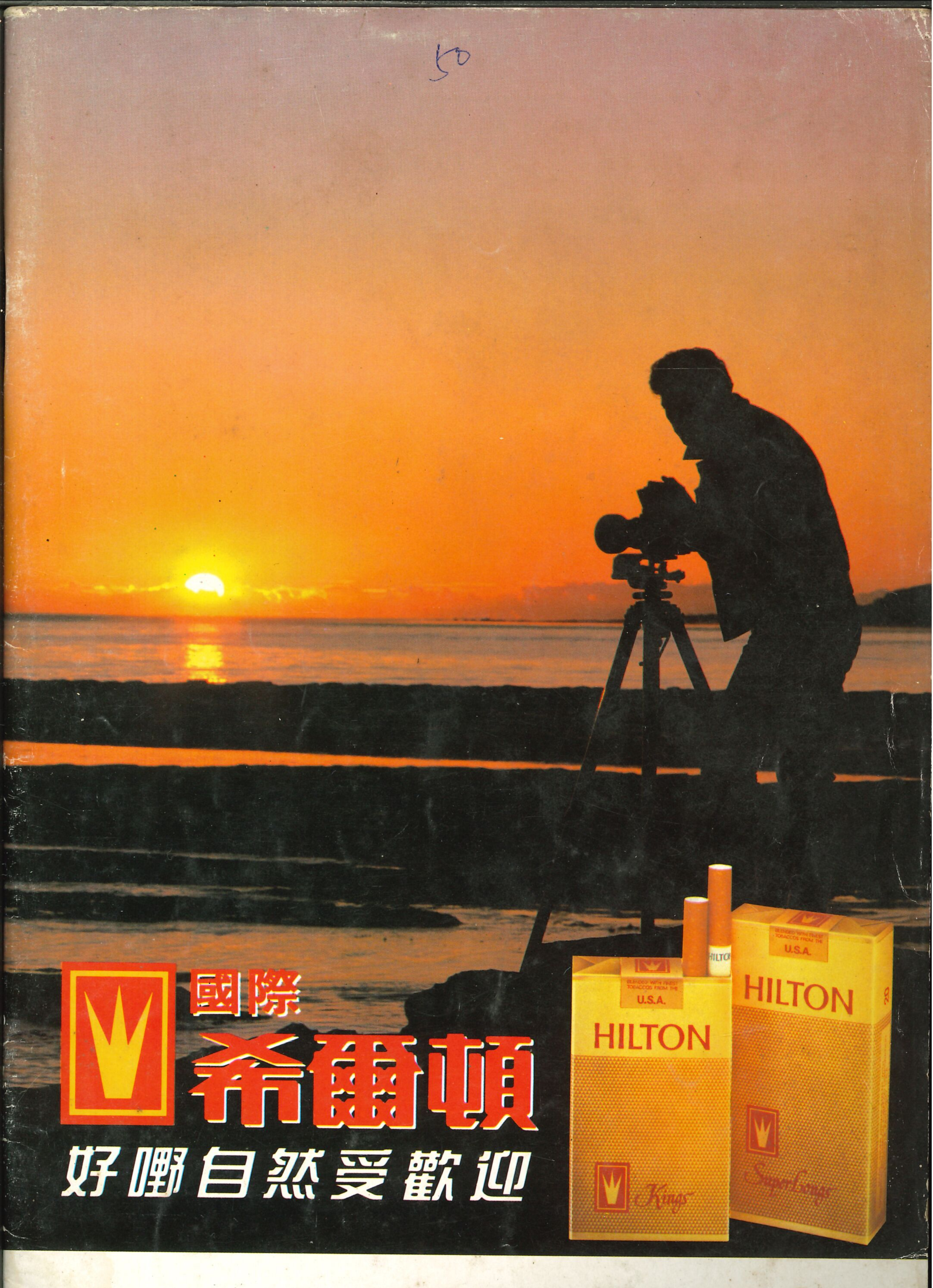
丁傑道：「不苦不苦。」

手下不停，泥沙翻飄，金雷輕聲道：「睡覺起來，怎麼口乾欲裂……」

丁傑道：「我已給你倒出一杯涼茶了……」

他當眞是殷勤的使金雷大是受用，急忙跑過去端過那杯茶來，金雷淡淡的瞪了那杯茶一眼，道：「謝謝！」輕輕放在嘴唇上喝了一口，丁傑看他果然不知內中放毒之事，心神大定。

（未完・十三）


50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愛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